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泉中雄
(F)



第六十三章 疑无路 柳暗花明

燕铁衣是老江湖了，黑白两道上的什么把戏花巧几乎全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对这一方面的见识丰富，经验老到，而一般机关密室的建筑格局也大多了然放心，因此，他有自信可以找出藏人的隐密处所来，如果真有这种处所的话。

他判断熊小佳是被幽禁在这“宏仁园”之内，因为祁少雄要避着他的父亲，不敢明目张胆的随便暴露他这种龌龊行为，“宏仁围”是祁少雄可以控制的小天地，他把人藏在这里，要比起藏在祁家堡任何一个角落都要安全得多。

除非祁少雄已将熊小佳移走了，但这种可能性不大——祁少雄缺少时间；从事发到他们找上门来，只是昨晚与今晨的这一段间隔，如果再加上祁少雄二更天以后才离开乃父的耽搁，等他从熊小佳口中查清了底蕴，他又召集心腹会商应对之策的延宕，这一连串的辰光耗费，只怕他便不易再有余暇将熊小佳移走了，而这种事在白天又不能做，他想如此干，便必须选择黑夜，如今，黑夜尚未来临，燕铁衣和熊道元却先来到了。

燕铁衣相信熊小佳必被暗禁于“宏仁围”某处，但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熊小佳不在这里，只要找出任何一处密室隐道，找出任何一个被强抢来此的良家妇女，也一样可以佐实祁少雄的罪名！

他全神贯注，先从“宏仁围”三幢相连房屋的左边一间开始搜查，他搜得如此仔细，查得这般缜密，不放过任何一处可疑的所在，不轻忽任何一点小小的异状，他利用自己的知识与经验，无论是立体的或平面的，明显或阴暗的角落，他都一再查视，反覆摸触。

由屋顶的承尘，檐角，支柱，到墙壁，陈设，门窗，不管固定与不固定的，他完全加以反覆搜查，几乎是一寸寸的，一分分的在找，在看，在摸索。

祁雄奎便亦步亦趋的紧随在燕铁衣身后，祁少雄也由十余名堡中教头围护左右，屋外四周，则布满了祁家堡的属下，这样的气氛是非常不调和的、僵硬、窒闷、冷森、加上一触即发的火药意味……

燕铁衣让熊道元走在自己身前，以便随时能以保护，他从左边的这幢房屋搜到中间的一幢，又自中间的一幢搜到右边的一幢，他尽了全力来搜查，但是他却没有发现什么，他在这桩工作上所消耗的精神，甚至超过一场激烈的拚搏，而拚搏有结果有代价，目前，他却任什么收获也没有。

汗水，已从他的鬓角眉梢淌落。

祁雄奎一言不发，脸上宛似能刮下一层冰霜来。

冷冷的笑意浮现在祁家堡这些教头的面孔上，当然，在这些不怀好意的面孔背后，更隐藏着深刻的怨毒与尖锐的讥诮，他们尚未使心中的不满感应明朗化，但是，就快了。

祁少雄更是毫无表情，带着一股浓厚的委屈神色悒郁的移动着脚步，只要看他一眼，便能令人兴起一种受冤受辱的无辜者的感想。

在搜完第三幢房屋而毫无发现之后，燕铁衣不由静止下来，他深深的沉思，在记忆的影像中再一次回省自己是否曾经遗漏了什么？

空气凝冻了一样，又萧索，又冷森。

再有的，是那种看不见却体会得到的窘迫与尴尬意识。

于是燕铁衣又从头开始，这一次，他是按照三幢房屋的反顺序，由右向左逐幢搜查，行动更加细密，注意力更加集中。

祁家堡的人从祁雄奎以下，还是那些人，寸步不离的随行在侧，虎视眈眈！

当燕铁衣再次重新搜查过一遍之后，却仍然毫无收获，没有发现一点端倪，什么可疑的处所也没查出来，更遑论熊小佳的下落了。

现在，他站在左边那幢房子的门外，有些疲乏的靠在廊柱上默默无语。

熊道元在他身边，微微抽搐着，表情是木讷又迟钝的，紫乌肿胀的一张面孔，就像是戴了一副牛皮面具一样的生硬又麻痹。

死一样的寂静。

片刻后，祁雄奎走上几步，寒着脸道：“这‘宏仁园’里，我看已经没有再搜查的必要了吧？”

燕铁衣苦笑道：“似乎是如此……”

祁雄奎重重的道：“说话不要模棱两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你不放心，大可以再搜一遍，甚至你把这三幢房子拆了，我都不表反对！”

燕铁衣低沉的道：“这倒没有必要，如有地窖、机关或密室，定然在外面有开启之处，在外面找不到，就表示不一定要有这种设备，况且拆人屋宇，亦非求理之道……”

哼了哼，祁雄奎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随便你怎么搞都无所谓，只要，你在事完之后能给我一个交待，你明白这一点就行！”

燕铁衣道：“如今，我就正在对这一点耽心。”

祁雄奎面容沉狠的道：“没有人逼着你这样做，弄成这种场面，全是你自己找的，对内对外，于公于私，我祁雄奎都可以交待过去，现在就看你姓燕的是不是交待得过去了！”

点点头，燕铁衣道：“我不会耍赖，祁堡主，你有公道给我，我岂会不给你一个公道？设若我错了的话。”

后面，尤一波不屑的接口道：“十有八九，姓燕的，你是错了，错到家了！”

燕铁衣笑笑，道：“这只是你的想法，尤朋友。”

尤一波恶狠狠的道：“真是少见似你这样的赖汉——姓燕的，你是不见棺材不下泪！”

平静的望着对方，燕铁衣道：“你的口气很大，尤朋友。”

尤一波一付挑衅的架势，他挑眉瞪眼，气势凌人的道：“口气大你又能怎么样？”

燕铁衣淡淡的道：“尤朋友，在你咄咄逼人，张牙舞爪之前，你最好能掂估出你的份量来，否则，只怕你会弄得灰头土脸，大不好看呢。”

尤一波咆哮着：“你敢威胁我？”

燕铁衣道：“对你这种下三流角色而言，‘威胁’两字是高抬了你，低论了我。”

双眼中凶光毕露，尤一波狰狞的道：“我会教训你的，燕铁衣，我会叫你将你吐出的狂言，一个字一个字再吞回肚里！”

笑笑，燕铁衣道：“尤朋友，你实在可悲。”

尤一波大叫：“我什么地方可悲？”

燕铁衣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份，不明白自己的能力，不清楚自己是干什么吃的，尤朋友，这若不叫‘可悲’又能如何形容呢？”

尤一波气涌如山，切齿道：“你死在临头，大难将临，不但不知收悔过，犹在这里跋扈嚣张，满口胡说，姓燕的，我看可悲的，不是我是你才对！”

燕铁衣安详的道：“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么？”

尤一波愤怒的道：“莫非我还怕你？”

摆摆手，祁雄奎昂然的道：“燕铁衣，你是来这里办正经事的，还是与我手下口角来的？”

燕铁衣冷冷的道：“祁堡主，我认为阁下所属要先将规矩树立，才是指责他人的先决条件！”

神色一变，祁雄奎厉声道：“你是在说我律己不严了？”

燕铁衣坦然道：“正是此意！”

祁雄奎暴躁的吼叫起来：“燕铁衣，我对你的容忍已经到头了，你不要以为我顾忌你，一旦惹翻了我，任你三头六臂，在祁家堡只怕你一样讨不了好？”

燕铁衣冷硬的道：“如果阁下要在阁下地盘上恃着人地之利硬要弃理就蛮，以众凌寡，我燕铁衣除了舍命奉陪，倘有何话可说？”

噎了一口气，祁雄奎恼恨的道：“好，姓燕的，便是要白刃相向，我也要叫你心服口服，半句怨言发不出来！”

燕铁衣冷峭的道：“如此，才是大丈夫的磊落行径！”

祁雄奎火辣辣的道：“下一步，你还要搜那里！我说过，祁家堡内外上下任由你翻寻索查，我言出必行，就看你找得出人来了！”

咬下下唇，燕铁衣道：“我还要再在这里搜一遍！”

祁雄奎怪叫起来：“你已在‘宏仁园’反覆搜查了两遍，却什么也没发现，我相信这里绝不会有问题，你却还要搜到什么时候？”

那红脸独臂大汉激昂的道：“乾脆将此处夷为平地才能趁了他的心愿！”

燕铁衣道：“房屋之内不用再搜了，我想在外面园子里看看？”

祁雄奎大声道：“真是荒唐，便算万一有什么密室夹壁，也一定隐在屋宇之内，外面园子里除了花树就是亭池，明晃晃的一眼到底，又能有什么隐密存在？”

燕铁衣道：“找一找总可以吧？这是你允诺过的，而能否发现什么，却是我的事了。”

祁雄奎气愤的道：“简直舍本逐末，莫名其妙！”

这时，祁少雄却激动的叫：“爹，没关系，便叫他去找，任他去搜，正如爹爹所言，要他心服口服，毫无怨言！”

燕铁衣望向祁少雄，他发觉这位祁家堡的少堡主，在此时说话的神气是扎扎实实的，有恃无恐的，没有一点点忧虑抑或不安的细微反应，甚至连方才那种委屈抑郁的模样也消失了。

这其中表示着什么意义呢？

莫非园子里真的没有值得这位少堡主担心的事物！

沉吟着，燕铁衣在琢磨祁少雄目前的心思。

尤一波又在鼓动：“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们少堡主没有干过

的事谁又能指责他干了，红口白牙随意诬赖的人是不行的，要拿证据出来！”

祁少雄也是一付慷慨激昂的架势：“要搜要查何妨彻底？别说园子里，便抄翻了整座‘祁家堡’，也无不可，祁少雄生死荣辱原不足惜，为了父亲与‘祁家堡’的声誉，今天说什么也得弄个水落石出！”

极难察觉的点了点头，祁雄奎泰山笃定般四平八稳的道：“燕铁衣，外面请吧。”

嘘了口气，燕铁衣没有说话，他伸手搀扶着熊道元缓缓的走到庭园前面，在这里，他用目视巡视了一遍，然后，又走向后园。

燕铁衣刚转过曲廊沿着几级石阶来到后院，在那靠墙的一座小巧假山下，有一湾颇富情调的清澈小溪流过墙底幽洞淌向墙外，这时，却有一个正在临溪浣衫的青衣少女匆忙站起，像是受了惊一样急步绕过溪边，似是要赶往园角一隅的那扇窄门！

这位青衣少女若要前往那扇窄门，就必须经过燕铁衣身前，就在她仓惶几近奔跑的从燕铁衣前面经过的一刹那，燕铁衣已冷森的道：“这位姑娘，且请留步！”

青衣少女闻声之下似是悚然一惊，脚步顿形不稳，她不朝别的地方歪，却奔向燕铁衣身上斜了过来！

本能的反应燕铁衣退后一步，同时伸手轻扶对方，而就在他右手伸出的刹那间，这青衣少女的手掌也按撑下来！一个小小的纸团，便在这时极其迅速的递交到燕铁衣手中。

心里一动，燕铁衣却声色不露，他打量着面前的这位青衣少女，这是个看年纪只有十八、九岁的女孩，长得十分清秀灵巧，肌肤白，神韵中却隐隐然流露着一股倔强刚毅的意味。

她便直立在燕铁衣身前，表面上的形色似是颇为惊悸不安，腼腆羞怯，但是，燕铁衣的直觉告诉他，这青衣少女是故意装出来的，在这少女实质感受上的，只怕不会这么手足无措。

抢前几步，祁雄奎瞪着青衣少女，呵责道：“你这女娃是谁？堡里正有事，你瞎闯胡跑做什么？”

青衣少女瑟缩了一下，用手弯紧挽着一只内盛透湿衫裤的竹篮，她低下头，语声惶悚的道：“老堡主，你不认得我啦？我是后面厨房赵嫂的侄女。”

“哦”了一声，祁雄奎若有所思的道：“你就是赵嫂的侄女？难怪我看着有些面熟，你跑来这里做啥？”

青衣少女怯怯的道：“洗衣裳嘛，每天这个时候我都是来这里后园洗衣裳的，这里方便，从厨房一出门走几步就到了，不必跑到前面去兜圈子。”

祁少雄走了上来，轻轻的道：“爹，他就是后头厨房赵嫂的一门远房侄女，名叫杨凤，小名叫凤娃，平素和赵嫂一同住在厨房外间，帮着赵嫂打杂，她是大半年前才从老家前来投奔赵嫂的，爹平时甚少和她朝面，可能不太认识。”

点点头，祁雄奎道：“凤娃，记住以后如果堡里有外客来到，你们妇道人家便少往外抛头露面，看看会叫外客认为没有规矩，知道么？”

杨凤畏怯的道：“我下次不敢了，老堡主。”

一挥手，祁少雄道：“还不快点回去！”

正想奔开的杨凤，却又被祁雄奎叫住了，这位八臂钟馗回头向他儿子道：“雄儿，方才是燕铁衣喝阻凤娃这丫头的，燕铁衣既然有此举，便多

半心中有疑，你若这般将凤娃遗走，他还不知你暗里有什与隐情呢？现在，我们把一切摊明，任由他查询探问。”

祁少雄躬身道：“爹说得是。”

于是，祁雄奎大声向燕铁衣道：“这丫头是你叫下来的，燕铁灰，有什么话，你不妨尽管问她！”

燕铁衣平静的道：“如此，我便不客气了。”

说看，他和颜悦色的砖问杨凤：“杨姑娘，我想请教你几件事。”

急急摇头，杨凤惶恐的道：“不，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卑微的丫头，一个老妇的侄女而已。”

燕铁衣温和的道：“请你不要害怕，我绝对没有任何恶意，我仅是问你几个问题，你不知道没关系，若你晓得，便老实回答我，可以吗？”

睁着那双惊悚不安的眼睛，杨凤求救似的望向祁雄奎父子，模样之娇弱畏缩，宛如一头受了威吓的小小羔羊。

祁少雄面无表情但目光却尖锐阴狠，祁雄奎反倒大大方方的一点头，不以为意的道：“凤娃，不管他问什么，你都照直说予他听，不用怕，知道什么便讲什么，一切都有我来替你承当！”

杨凤似是在微微颤抖，她声音里泛着无可掩隐的慌张：“是，老堡主……但我的确什么也不知道……”

祁雄奎不耐的道：“照实说就行，知道的讲出来，不知道的便不讲，有什么答什么，只要不是胡言乱语就没关系，我为你作主！”

燕铁衣道：“杨姑娘，你真是你说的这种身份？”

连连点头，杨凤道：“我是个丫头，我是我姨娘赵嫂的侄女……这种身份怎会有人冒充呢？”

燕铁衣缓缓的道：“在‘祁家堡’，尤其在后面‘宏仁园’里，你可曾发现什么来历不明的女子？或者这些女子经常哭泣，吵闹，悒郁不欢？她们都有个特点，便是大多年轻美丽，颇俱姿色。”

又急急摇头，杨凤回答得很快：“没有，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说的这些女人，‘宏仁园’里只有两个女人，我姨娘和我，少堡主住在这里，也没见他 and 任何一个陌生女人在一起过。”

燕铁衣的脸上失望之色展露无遗，他低沉的道：“你没有骗我吧？”

杨凤委屈的道：“我全说的是真话，老堡主交待过要我照实讲的，我怎敢骗你？”

这时，祁少雄眼中那种带有强烈威胁性的尖锐狠毒光芒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股赞许中泛着狎虐的神色，他毫无表情的面孔，也浮起了一抹得意又安闲的笑容——当然，这是不细心便不易发觉的。

燕铁衣背对祁少雄是而不会注意，但和祁少雄正面相朝的杨凤却看得清楚，她的神态仍如现状，可是唇角的肌肉却不由自主的在抽搐。

嘿嘿一笑——这是祁雄奎第一次真正在笑，他大马金刀的道：“燕铁衣，有什么话，你不妨继续盘问下去，我却怕你问到明年也是枉然！”

燕铁衣没有理他，又沉重的道：“你住在这里有多久了？”

算了算，杨凤呐呐的道：“快八个月了。”

燕铁衣道：“一直便没搬挪过地方？”

杨骂道：“没有！”

思付了一下，燕铁衣又问：“为什么只有你姨娘同你两个女人住在‘宏

仁园’中呢？”

杨凤怯怯的道：“我们是小厨房，车门侍候少堡主膳食的，平常都是我姨娘掌厨烹调，我来之后，帮着煮饭洗碗，打杂清扫……这种事，女人也一样做，而且做得更好，我不知道这位爷为什么会认为奇怪？”

燕铁衣忙道：“我不是认为奇怪，我只是问问而已？”

杨凤低下头，玩弄着自己的衣角，这时，燕铁衣发觉杨凤的一双手却是粗糙的——典型的惯常操作妇女的那种手。

现在，他至少断定了一点——杨凤的身份可能不会假，她的确是个打杂帮工的小丫头，过惯了苦日子的下人，虽然，她的气质却很清灵。

犹豫了一下，燕铁衣续道：“杨姑娘，你们少堡主平日的素行如何？”

呆了呆，杨凤尚未及答腔，祁少雄已愤怒的道：“我是一堡之主的公子，燕铁衣，你怎能去向一个小婢询问我的品德行为？不论她如何回答，我的素行岂是一个下人中所能凭断并做为依据的！”

燕铁衣冷淡的道：“令尊允诺——我可以尽情询问我认为该问的事！”

祁雄奎沉声道：“不错，雄儿，叫他问，我不相信他能找出任何疑窦来，只要我们光明正大，不欺暗室，子虚乌有之事莫非还怕人家栽诬不成？”

咽了口唾液，祁少雄勉强的道：“是爹爹……”

于是，杨凤嗫嚅着道：“少堡……主是一位正人君子，坦诚爽朗，和善可亲……尤其谨守礼教，格尊父训，对我们做下人的，更是十分体恤。”

燕铁衣“哦”了一声，涩涩的道：“你可是言出由衷？”

杨凤垂下目光，道：“全是实话……”

祁雄奎泰山笃定的高声道：“燕铁衣，这些话，可没有人教她说，我们崇尚公正，便想歪曲事实也不可能，人的嘴是无法锁闭的，现在你还有什么问题？”

燕铁衣慢慢的，道：“没有了。”

祁雄奎大刺刺的道：“那么，我可要叫这丫头走啦？”

燕铁衣似是十分懊恼的道：“请便。”

仰着头，祁雄奎一挥手：“凤娃，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回去吧。”

祁少雄也满意又顺心的笑望着杨凤，目送她挽着竹篮，急步离开。

乾咳一声，祁雄奎道：“燕铁衣，前后园你也都看过了，不知你下一个目地又是想搜查那里？”

燕铁衣表情有些窘迫的道：“我想，去查看一下那位姑娘所说的厨房。”

祁雄奎查明快的道：“可以，请吧。”

燕铁衣抢前两步，以一个拂襟的假动作低下头来，匆忙展阅手掌上的那个小小纸团——这只是由一张两指宽窄的纸条搓揉成的，在这张绉揉的纸条上，只有简简单单笔迹生硬拙劣的几个字——“今晚初更，树下土地庙”。

顺便又将纸团握回手中，燕铁衣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心里尽管在琢磨猜测，看上去却自然得和一惯的神态毫无二样。

那扇窄门后的厨房，仍在高耸的堡墙范围之内，里间是炉灶锅台，外间是搭着两张床铺的简陋“卧室”，根本便没有奇突扎眼的地方。

在这里，燕铁衣遇见的只是一个像貌平庸粗手大脚的中年妇，想就是那杨凤的姨娘了，却没有再发现杨凤的踪影。

查看了一遍之后，燕铁衣退了出来，祁雄奎吊着一双浓眉道：“这么快你就搜完了？”

燕铁衣尴尬的笑笑：“很惭愧，我在这里同样找不出什么来。”

祁雄奎脸色不善的道：“整座‘祁家堡’，我看你也不会找出什么来！”

回到窄门里面的后围中，燕铁衣仿佛心事重重的道：“祁堡主，有件事，我想和你打个商量，不知道行是不行。”

祁雄奎瞪着对方，火辣辣的道：“得要看是什么事？”

模样是迟疑又不安的，燕铁衣搓着手道：“今天时光不早了，祁堡主，我与我的这位手下，显然不是贵堡欢迎的人物，所以，我想就此打住，明天我们再来继续未完成的搜查工作。”

第六十四章 众成势 重围自逸

上上下下打量了燕铁衣一阵，祁雄奎以一种极其古怪的腔调道：“你以为，我这‘祁家堡’是什么所在？你又以为，你燕铁衣是什等样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人物？”

燕铁衣神色不变的道：“祁堡主，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祁雄奎厉烈的道：“来我这祁家堡找碴的是你，要遍搜全堡的是你，如今，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也是你，燕铁衣，我对你万般容忍，一心只想证实我儿的清白，洗刷祁家子弟所受的冤枉，你今天没有个交待便打算一走了之？”

燕铁衣忙道：“堡主误会了，我绝对没有‘一走了之’的意思，纯系天色已暗，不便再做打扰，是而才想暂停搜寻，明日一早再来。”

冷冷一笑，祁雄奎道：“你也未免把‘祁家堡’看得太稀松了，燕铁衣，你要来就来，要走就走，愿搜便搜，想查就查，你眼中还把我们这些人看做人么？你又将‘祁家堡’当成了那一等的所在？”

燕铁衣耸耸肩，道：“却未料到阁下有这许多的联想，老实说，我的确只是想今天的工作告一段落，从明晨再开始查探贵堡其他所在，阁下允诺此事的时候，并没有限定时间，所以，我才有此项提议。”

祁雄奎嗔目大喝：“燕铁衣，莫非你要搜上一年，我们便奉陪一年，你要查上十年，我们就等上十年？”

怒叱一声，那尤一波接口道：“堡主，姓燕的十有八成是因为找不出诬陷少堡主的证据来，看情势不妙，意图就此下台，溜之大吉。”

祁少雄也是一付“悲愤不已”的模样，跺着脚叫：“爹爹，今日若不分个是非皂白，断个水落石出，孩儿所蒙之冤，所受之辱，便永远也混淆不清，再也没有个公论了。爹爹，‘祁家堡’的声望，你老人家的威信，孩儿将来的名节，便全在此一夕！”

用力点点头，祁雄奎道：“不错，我儿言之有理！”

燕铁衣眨眨眼，道：“我要斗胆请问一下，贤父子的尊意到底如何？”

祁雄奎粗悍的道：“这件事，必须从始至终，不能半途而废，换句话说，这一次就走得弄个明白，绝不往后拖延，你今天开始搜查，今天搜不完明天，明天搜不完后天，就算你一连查探十天十夜，亦不可中间停顿，你一直搜下去，在没有确定最后结果之前，我们便一直奉陪到底！”

燕铁衣似有些不解的道：“祁堡主，我现在离去，明日再来，与连缓不

缀此一搜查工作，又有什么两样呢？”

祁雄奎大声道：“你不要装迷糊——燕铁衣，你继续留在这里搜查下去，便没有事败溜走的可能，若现在放你离开，你明晨来与不来，只有天晓得！”

燕铁衣摇头道：“祁堡主，阁下未免小看我了，燕铁衣自来言行如一，慷慨赴难，断无退缩之意，况且，那位熊姑娘的下落我们仍未查明。”

祁雄奎板着脸道：“我根本不认为有你说的这回事，也根本就没有你所说的什么‘熊姑娘’，从头到尾，这就是一桩阴谋，一个陷阱，一种诬赖！”

燕铁衣也有了火气：“祁堡主，我吃多了没事干么？大老远跑到你这里来诬赖你？你该仔细想一想，我从何来此动机？我找你麻烦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祁雄奎硬板板的道：“这只有你自己心中有数！”

踏进一步，那独臂红脸的光头大汉凶恶的道：“堡主，我们乾脆现下就将这一对奸徒困起来拷问，弄清楚他们到底是何居心，背后的真正意图又是什么？”

“双全儒生”尤一波颌首说道：“雷刚说得对，堡主，他们故意诬少堡主的行为，可能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烟幕，骨子里，必然尚有其他阴谋！”

祁雄奎拢摆手，阴沉的道：“你们不必再说了，我自有主意。”

叹了口气，燕铁衣道：“这真是有理讲不清了，明明我手下的胞妹遭人掳劫，我来以礼相见，追查事实，却在一切未言弄清之前，先被位扣上一顶‘诬赖’和‘阴谋’的帽子，实在是从何说起？若我别有用心，可以有另外许多方法同贵堡为难，何必单单挑拣了这么一条吃力又不讨好的途径？而我们一共只来了两个人，如果我们想对贵堡不利，大可广石人马，兴师问罪，怎么会只来两个人呢？”

尤一波抢先接口道：“其中奥妙，恐怕你比谁都明白，你问我们，我们怎么知道？”

燕铁衣无奈的道：“祁堡主，你是一定不同意停止这搜查工作，非要无休无止的持续下去不可！”

祁雄奎粗横的道：“并非‘无休无止’，等你搜不出证据来，无法否认我儿的冤屈时，这工作即告结束，而你，也就到了该付出代价的辰光了！”

看了旁边显然处在极度痛苦中的熊道元一眼，燕铁衣晦涩的道：“如果时间一直拖延下去，我的手下体内所蕴之毒一旦深植，岂不是连救也来不及救了？”

祁雄奎冷硬的道：“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燕铁衣怒道：“是被你们暗置机关中毒虫所伤，怎么说是我们自己的事？”

祁雄奎气势汹汹的道：“我早已告诉过你——没有人请你们进入那‘铁棺材’的陷阱中，是你们自己闯进去，也是你们自己拨弄的机关，你们自己作的孽，如今又怪得谁来？”

燕铁衣咬着牙道：“但依江湖的规矩……”

打断了燕铁衣的话，祁雄奎昂然道：“没那么多江湖规矩可言，我还是那几句话，只要你能证实我儿的罪行，我就双手奉上解药，并必定还你一个公道，否则，解药不要想了，就连你，也一样要吃不了，兜着走！”

燕铁衣愤然道：“设若在我找出令少君的犯罪证据以前，我的手下便毒

发身死了，却又该怎么说？”

祁雄奎狂笑一声，咆哮起来：“燕铁衣，这就全看运道了，但你要明白，这运道的优劣比重全操在你手里，你要救你手下的性命，只有一条路走——尽快找出结果来！”

燕铁衣的唇角抽动了几下，他道：“你这是在强人所难了……”

祁雄奎霸道的一仰头：“只是你的感觉而已，燕铁衣。”

退后一步，燕铁衣闲闲的道：“但我却不需要格尊你的意见，祁堡主，我有我自己的打算，多少年以来，我一直就信奉我自己的主见。”

怔了怔，祁雄奎大吼道：“什么意思？”

燕铁衣的神态在忽然间变得那样平静又那样安适，他不愠不火，非常恬淡的道：“‘祁家堡’的范围很大，建筑又多，单凭我一己之力，又在各位重重的监视之下，只怕不易在短时间里能够将贵堡搜查完竣，而掷耗的辰光，却对我的手下构成生命的威胁，这是一桩不合算之事。”

祁雄奎目光炯炯，严厉的道：“怎么样？”

燕铁衣道：“所以，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手段来处理这档子麻烦，而不是用各位指使或要胁之下解决。”

祁雄奎戒备的道：“你想如何？”

燕铁衣一笑，道：“现在，我要向各位暂时告辞，我先设法找人医治我手下的毒伤，然后，再另行考虑如何解决彼此之间的疑窦。”

祁雄奎吼叫起来：“你是想逃？”

摇摇头，燕铁衣道：“这不是‘逃’，只是离开贵堡而已，我一不犯法，二不存私，三不心中有愧，何必‘逃’？阁下却是言重了！”

祁雄奎虎视眈眈的，道：“你可以试试看，燕铁衣，试试看你如何‘离开’这里？”

这时，祁家堡的人手们纷纷散开，业已布成了几圈严密的包围阵势，有六七名堡中好手，甚至早已跃上了围墙顶上，攀据树之间，居高凌下，随时准备阻截燕铁衣的退路！

“双全儒生”尤一波横里越前，歹毒的道：“堡主，等他先动手，何不如我们先动手？”

祁雄奎冷冷的道：“我倒要看看这位燕当家的是怎么个飞天遁地法？”

燕铁衣古怪的一笑道：“祁堡主，你真要见识见识么？”

祁少雄嗔目切齿的大吼：“就凭你那几手臭把式，也配叫人来‘见识’？”

燕铁衣无动于衷的道：“祁少爷，你这么激动，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不安？”

祁少雄青筋浮额，脸孔泛紫，双拳紧握着吼叫：“你放屁，我心里会有什么不安？姓燕的，你纯是一个小人，一个刁汉，你居心狠毒，手段卑鄙，你简直不配在江湖上闯名立万！”

不带笑意的笑了笑，燕铁衣道：“往往，一个内疚神明，有所亏负，而又必须在表面上做掩饰的人，才会在某些不值一怒的情形下大呼小叫，这只证明他的衷心有愧，意识不宁，现在，祁少爷，你可不正是如此？”

祁少雄凸着眼珠子狂吼：“我要宰了你这血口喷人无是生非的奸妄之徒！”

点点头，燕铁衣道：“早晚你会有这个机会的，但却不是眼前。”

祁少雄嘶哑的叫着：“爹爹，爹爹啊，我们就任他侮辱，任他指骂，任他践踏我们的尊严，唾弃我们的节名么？爹爹，我再也忍不住了！”

磨牙欲碎，祁雄奎也激动的道：“燕铁衣，我要你为你的放肆与嚣张，为你的狂妄同险毒付出代价，不是以后，就是如今！”

燕铁衣安详的道：“祁堡主与麾下各位情绪激荡，怒火遮眼，自然心智不明，举止进退也就失却惯常的冷静了，在此种形势之下，我认为还是等到各位平静下来之后，我们再做较有理性的谈判方为合宜。”

祁雄奎大喝：“那里走？”

燕铁衣一笑道：“自墙端飞越而已。”

斜刺里，身形猝闪，尤一波进袭如虎，两柄又窄又利的“飘刀”映起寒芒似虎，陡然罩向燕铁衣的上半身，却又在光华眩目的一刹那泻向下！

叫雷刚的赤脸独臂大汉也贴地猛旋，单臂探击，宛若铁桩横空，又猛又重——这是苦练过“大力臂”的功架！

那凸眼阔嘴的人物，那满脸褐印的仁兄，加上其他六七名“祁家堡”教头，也同时一拥而上，各般点刃的冷芒晃舞如林！

而燕铁衣却根本不正眼相视，他手挽熊道元，“呼”的一声拔空几近八丈凌虚倒旋，已暴掠八丈之外！

祁少雄飞腾而起，大喝一声：“下来！”

随着他的叱喝，两面黄闪闪，边沿锋利无比的钢钹便尖啸着翩然斜斩，去势仿佛流星过穹！

但是，钢钹却没有跟上燕铁衣挽挟着一个人的速度，差了好大一截，横穿过燕铁衣和熊道元的背后，旋转着击向石墙之上！

居高临下的“祁家堡”其他好手们立时喝叱连声，但他们却已不再是“居高临下”了，因为燕铁衣拔升的高度业已超过了他们所在的位置，现在，他们都变成了上仰的姿势，六七种各形各式的暗器纷纷出手，凌空飞射青光白芒，交织一片。

燕铁衣掠出八丈之外的身形只是又那么凌虚暴旋，他挟着一个人却再飞出了八丈之远，其快其疾有如鹰隼翼下扑。

于是，一大蓬暗器便又落在了他的身后。

就那么眨眨眼的功夫，燕铁衣已越过了高耸的堡墙，正往下急落！

大吼如雷，“八臂锤馗”祁雄奎猛跃而起，人在空中四肢一展猝收，“刷”声扑出七丈有奇，在他掠射出去的一刹那，连串十一个空心筋斗急翻，而在这样的翻滚中，漫天的金芒如雨，从四面八方喷飞罩过去！

这种食指粗细，长有半尺的金色暗器，前锐后丰，通体溜滑，宛如一只只的金笔，它们有个名字——“钉妖笔”。

“钉妖笔”乃是祁雄奎的成名暗器，他每次都在身上携有一百只——插在围腰的特制宽皮鞘中，密密麻麻，看上去宛同一条宽大的黑度鞘带里插满了金条一样。

此刻，祁雄奎一次出手就是五十余只“钉妖笔”，只见满天金流，闪亮穿舞，锐啸破空，掣掠飞腾，真有如八臂齐挥，又密又疾！

燕铁衣身形尚未落下，后面飞掠穿射的“钉妖笔”业已呼啸而至！

这一次，燕铁衣不得不动用兵器了。

“照日短剑”的光华似是一枚突然爆碎的晶球，溅洒着四射齐喷的莹芒清辉，那参差不同却无懈可击的冷锐条线，形成了一幅映现于刹那的光纹组

合的奇景，它们掩遮了燕铁衣与熊道元的身影，撞击上背后射来的绵密“钉妖笔”。

金铁的碰撞声清脆串连，像一窝风似的挤进了人耳，只见金芒激荡跳撞，四处纷散，而待到一切静止，却早已失去了燕铁衣和熊道元的踪影！

祁雄奎站上了堡墙，神情愤怒的瞪着空茫茫的堡外松岗无语，他的手下们也紧跟着—掠到，尤一波大喊着：“堡主，姓燕的还带着个累赘逃不远的，我们快追！”

恶狠狠的瞪了尤一波一眼，祁雄奎重哼了哼，转身跃回园中，只剩下祁少雄与一干“祁家堡”的“教头”们呆在墙顶面面相觑，半晌作声不得。

夕阳西下。

燕铁衣与熊道元两人并没有走得太远，他们就在“祁家堡”外面的矮松岗，隐藏在岗脚一处十分幽僻的乾沟里。

依坐在乾沟的沟堤上，熊道元的神气更见不佳，他一阵一阵的痉挛着，呼吸粗浊，肤色越加黑紫，这片歇来，他似是又增加了痛苦。

注视着熊道元，燕铁衣心焦如焚，但语气却是出奇的平静：“现在，道元，你觉得怎么样？”

眼泡肿胀，眼仁泛赤的熊道元努力牵动着嘴唇，哑哑的道：“热……魁首……热得很……烧在心里的……的那把火……似是蔓延到……蔓延到全身……四肢百骸来了……”

燕铁衣缓缓的道：“还有什么其他难受？”

熊道元非常艰辛的转动着舌头，似是舌头也僵麻了，他的呼吸像拉着风箱，“呼噜”“呼噜”的，嗓门嘶哑得恍如掖着把沙：“眼睛……魁首……赵发蒙胧了……看什么……也是模模糊糊的一片……先前还能……挺着两条腿走几步……现下……现下却软塌塌……抖索索的……连站也……难了……”

用力喘了几口气，熊道元挣扎着又道：“另外……另外……呼吸……呼吸很费力……胸口……似是叫什么……压着……不恶心了……但脑筋似是……变得麻木啦……耳中听着什么事……却老久转不过弯……弯来……要想好一阵子……才能体会……”

燕铁衣轻轻的道：“不要急躁，道元，照祁雄奎的说法，那‘小癞珠儿’的毒性得二十四时辰才会发作日来，你如今的情形，只是毒发前的先期征候而已，没什么关系，时间还早得很，一定有法子施救的。”

迟延了好一会，熊道元方才慢慢的摇摇头，用浓重的喉音道：“魁……魁首……看这……光景……我……恐怕……不成了……。”

燕铁衣厉声道：“胡说八道，只这么一点小不舒服，中了一只小蜘蛛的毒，你就摆出这一副窝囊像来，也不怕丢人现眼？真是不成气候！”

抖索了一下，熊道元嘴唇噙合着：“魁首……你不明白……我好难受……啊……这副皮囊……被弄得……翻来覆去，折腾得……不似……是我的啦……有时睁大眼朝外……望……像有鬼影……幢幢……方才……方才……我似是看见了……阴曹……索魂……的牛头……同马面啦……”

燕铁衣又是心焦，又是有气的叱喝道：“简直莫名其妙，熊道元，你牛高马大的一条汉子，只叫这么只小小蜘蛛咬了一口，就整得你白天见鬼起来了？你平时经常自夸英雄好汉，你可曾看见一个真正的英雄好汉似你这般疑

神疑鬼，自怨自艾的？”

长长吐了口气，熊道元沙沙戛戛的道：“我……不是……怕死……魁首……人总有死……但……但我却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个死法啊……”

燕铁衣怒道：“混帐，谁说你会死啦？如果真要死，你也会死得轰轰烈烈，死得像条汉子，绝不会就这么叫一只蜘蛛送了终的！”

痉挛了几次，熊道元肿胀乌紫的面孔扯动着，他呐呐的道：“魁首……你可不是……诓我吧？”

燕铁衣道：“我几时诓过你来？”

十分辛苦的咽了口唾液，熊道元道：“可……可是……怎么我有时……会见……鬼影子……在我眼……眼前晃呢？先……先时……还好似……和那一对……老伙计……牛头马……马面朝了相啊……”

燕铁衣没好气的道：“放你的浑屁，你招子受毒性侵蚀影响视觉，遭了轻微损害，瞳孔自然模糊，看出去幻像丛生是可以预见的，再加上你心里恐惶不安，有种惊悸的压力，便越加疑神疑鬼胡思乱想了。”

熊道元软弱无力的垂下了头，就像要断气一样沮丧的道：“但愿，是像魁首……所说的这样……我……我就安心了！”

燕铁衣重重的道：“看你那副狗熊架势，真没出息！”

望了望天色，他又接着道：“道元，你聚集心力仔细听着——本来我想带着你马上离开此地，去找个郎中替你疗毒，但似你中的这种毒性，必然十分特异难治，一般的草药郎中只怕不会有绝对把握治得好，而今晚初更我有个机会去见一个人，她可能会晓得解毒的法子，或者她可以把解药拿给我——现在我尚不敢断定，如果今晚上此路不通，我便立时带你另寻派良医设法施救，在我前去会见那人的时候，不一定将发生什么变化，我想这只是我过虑，但不论届时发生任何枝节，我自信有法子应付，你目前的责任只是在这里休歇，什么事都不准管，便是听到什么异状也不准现身探查，你明白么？”

熊道元抖抖的道：“魁首！我……”

一探手，燕铁衣道：“好了，就这么办，不用多说了，你歇着吧。”

熊道元闭上了眼，粗重的呼吸着，他那张肿眼变形的大脸上，似是浮现着某种悲怆又凄苦的神韵，合着那样的落寞与空茫，映在夕阳嫣红泛紫的余晖下，便更有一股子说不出，道不出的孤伶了……

燕铁衣也闭上了眼，表面上他似在费神假寐，实际里，他现在的心绪比这一天的任何辰光都更不安宁。

第六十五章 梢月暗 玉人姗姗

还不到起更时分，燕铁衣已经并不十分困难的在松岗之下找着了那座所谓的“土地庙”。

“土地庙”是在松岗左端头上的一片土崖下，外面丛生着密密的矮松，地上长着蔓莛的杂草，连条羊肠小径都辨不出来，而这座“土地庙”也只只不过有个“庙”的称谓而已，不但小得只有一间灶房那样大，更残破坍塌得找

不着“庙”的原形了，在那勉强可以算是神堂，也是唯一的供坛里，约莫刚刚可以站进一个人去，若再加上一个人，就转不开身了，到处是蛛网、灰尘、鸟兽的粪便，以至那里供奉在案后的土地公公神像，也模糊残缺得不像是尊神像了。

燕铁衣盘膝坐在庙外的一丛矮松之下，静静等待着。

今夜无月，星辰稀疏。

时间很快的过去，但是，除了四周偶而传来的虫叫兽鸣声，便只有簌簌的松针摇落声响了，非常静，像这样的声响，非仅增加不了丁点荒郊野外的生气，反而更衬托得凄清幽寂，令人头皮发麻。

当然，燕铁衣的头皮是不会发麻的，他已经惯了这样的场合，处多了此般的环境，一个人在生死关、阴阳界打转打了太多次以后，对于人鬼之间那种怪诞奇幻的传说，也就看得淡薄了。

不时的，他仰头观望星斗的移换，他不能确知现在的辰光，但他已等待了很久，他可以断定已经过了初更的时分了。

杨凤仍未到来。

燕铁衣虽然早就防备着这可能是一个陷阱，但他却不相信这会是一个陷阱，因为他的直觉上没有这样的反应。再说，布置这个陷阱的动机很虚渺，人，不会做没有目的的事。

但，杨凤为什么还不来呢？

是临时畏缩了么？是发生了什么变故？抑是地出不了“祁家堡”？

燕铁衣表面上沉静如昔，心里却不禁七上八下的在忐忑着，眼前，这杨凤可以说是他唯一的希望，也是他唯一可期盼的指引他的人。

有很多谜，很多疑难，很多隐密，不一定是用武力可以突破颖悟的，这时，就需要有人来揭发，来指点了，杨凤可以说乃是最为适当的人选，她如果愿意吐露什么，燕铁衣确定，至少会比用强力逼压出来的结果更有价值，怕就怕她忽然为了某种原因而变了挂。

夜，是有点凄清。

尤其此情此景的夜，在燕铁衣的感触上，就更觉得凄清了！

他耐着性子等待着，但心里却逐渐烦躁不安起来。

又过了很久，他几乎不想再等了。

那样轻悄悄的，小心翼翼的，还有点长畏怯怯的细碎脚步声，便自右边的矮松阴影中传了过来，很轻很轻。

经验立即告诉燕铁衣，来人是个女子，没有什么武功根底，而且，只有孤伶伶的一个人。

他凝紧目光，注视声响传来的所在。

终于，他看见了，一个纤细瘦小的身影闪闪缩缩的出现，似是极度紧张的在往土地庙的神堂里探首窥视——一边还拉着欲跑的架子，显然她随时准备逃走。

静静的，燕铁衣等那身影更走近了一点，他才温柔的出声：“杨凤？”

那瘦小的身影似是大吃一惊，猛的跳了起来，又急急用手抚住了自己的嘴巴，看模样，像是吓得不轻！

燕铁衣更加温柔的道：“不要怕，我是你约的人。”

于是，那原本几乎撒腿就跑的人影总算站定下来，是个惊恐娇细的口音，抖抖的：“燕铁衣？”

这三个字出自一个惊骇不安的少女口中，又带着那种疑虑忌惮的意味，便显得相当生硬了，仿佛是从喉管里逼出来的。

站起身来，燕铁衣微笑着——他不管对方在黑暗中是否看得见他的微笑，但他微笑着，轻柔的道：“是我，你是杨凤杨姑娘？”

对方似是这才定下心来，急步走近，嗯，不错，正是燕铁衣白天在“祁家堡”“宏仁园”中遇见的那位青衣少女杨凤。

两人朝上了面，杨凤的一张清水脸色犹是煞白煞白的，她抚着心口，余悸仍在的微微颤抖着嗓音道：“老天，刚才你突然一叫，险些把我吓死！”

燕铁衣抱歉的道：“对不起，我就是因为怕吓着你，已经把声音放到最低最柔的程度了，不料却仍然将你吓了一跳，杨姑娘容我再表歉意。”

长长透了口气，杨凤忽然脸儿一热，她垂下目光，羞涩的道：“不要这么客气嘛！”

燕铁衣低声道：“你约我是在初更时分，你迟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杨凤的秀丽面容上立时涌起一股痛恨，愤怒的，更加杂着羞辱的表情，她咬咬牙，声音从齿缝中迸了出来：“鬼，都是那个卑鄙龌龊，贪淫无行的魔鬼把我纠缠住了，我恨死忿死，但我却无法按时赶来，燕铁衣还请你不要怪我。”

燕铁衣小声问：“你说的这人是谁？”

急忙伸手拉着燕铁衣走近矮松深处，燕铁衣发觉杨凤的手是冰凉的，轻轻颤抖着的，皮肤粗糙，并不似一般女子那样细嫩滑腻。

两个人面对面的坐下之后，杨凤先将自己的呼吸调匀了，等她心情平静下来，才悄悄的开口道：“这里很隐密，不怕被人看见或偷听到什么。”

笑笑，燕铁衣道：“附近都很荒僻，就算在刚才那个地方，也一样不怕被人查觉，何况，没有人能潜近我三十步以内的范围而不被我发现。”

杨凤注视着燕铁衣，表情上有些娇羞：“我今天躲在后面柴场里，曾看见你带着一个人飞跃出堡，好快好疾啊，他们那么多能手都没有追上你，尽管你是在腾掠脱困，身法却依然那么美妙，燕铁衣，难怪那个鬼怕你。”

燕铁衣和蔼的道：“杨凤，你还没告诉我，这个你所谓的‘鬼’是谁？”

睁大了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杨凤诧异的道：“咦？你不是早就如通他是谁了吗？你今天到堡里去就是指证那个人呀。”

缓缓的，燕铁衣道：“祁少雄。”

点点头，杨凤咬牙道：“就是他，这个披着人皮却不是人种的畜牲！”

沉默了一会，燕铁衣道：“果然不错，我一见此人，就知道我们原先的消息是正确的，那邱景松的话大都属实，尤其在供吐这幕后主使人的一点上，更是没有瞎说！”

杨凤气愤膺胸的道：“除了祁少雄这魔鬼，就不会有第二个人！”

望着杨凤，燕铁衣道：“杨姑娘，你真是那什么妇赵嫂的侄女？在‘祁家堡’做底下人？”

杨凤坦然道：“我是。”

有点儿迷惑，燕铁衣道：“恕我直言……杨姑娘，你为什么要冒着这重的危险，几乎是生命的危险，来帮我这个忙呢？”

形色变得凄楚了，杨凤低下头，幽幽的道：“因为我恨！”

怔了怔，燕铁衣道：“恨谁？祁少雄？”

杨凤悲戚的道：“就是他，我恨死他了，我巴不得能吃他的肉，挫他的骨！”

燕铁衣会过意来，他谨慎的道：“莫非……你也受过他的迫害？”

惨然一笑，杨凤道：“不必说得这么保留，燕铁衣，我不止受过他的迫害，更遭遇他无数次的污辱与强暴，我的清白就是毁在他的手上，也就是说，我的贞节，名誉，和我终生的幸福都被他糟蹋了……”

燕铁衣凝重的道：“祁少雄——他尽可设法从外面掳劫女子来供他发泄兽欲，却为什么会把邪念动到你身上来？这不是很危险么？”

杨凤脸庞十分苍白，她咬咬牙道：“燕铁衣，你是个正人君子，因此你便永不会明白一个贪淫好色之徒的习性，祁少雄便是一个十足的色魔，色鬼，色狼！他根本没有羞耻心，没有道德感，一当他兽欲发起的时候，他不管是什么女人都要强迫拉来供他蹂躏！而我，只是一个卑贱的丫头，他糟蹋我，更是毫无顾虑，他还以为这是他赐给我的荣宠呢！”

燕铁衣皱眉道：“难道说，他就不怕你揭发他的罪行，把他的禽兽行为哭告他的父亲？”

摇摇头，杨凤苦涩的道：“他不怕，一点也不怕。”

燕铁衣道：“为什么？”

叹了口气，杨凤道：“今天的情形，燕铁衣，你也亲身体会过了，连你这样一位在武林中如此赫赫有名，在江湖上地位恁般崇高的人物，还获有部份实证，都不能得到他父亲，也就是老堡主的相信，我一个在厨房烧水打杂的卑微丫头，又那里告发得了他呢？如果我要这么做，不但丝毫效果也没有，恐怕我自己除了失去一命之外，更将落个千秋万世的污名。”

燕铁衣道：“他竟是这种邪门道？”

冷冷一哼，杨凤切齿道：“他有什么邪门道？说穿了半文钱不值，他有一个宠爱溺爱他的老子，他又是个会装会扮的孝顺儿子，他是高高在上的少堡主，更豢养着一批为虎作帐，助纣为虐的走狗爪牙，帮着他，护着他，遮挡着他，他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么特殊的身份，我就是一头撞死，也不可能得到丁点伸冤叫屈的机会！”

幽幽的，她又接着道：“我只来到‘祁家堡’的第三天，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他忽然闯进房来，挥令我姨出去，他就那样毫无忌惮的污辱了我……事后，他威胁我不得向外泄露，他很坦白的告诉我，在‘祁家堡’我无处伸冤，他说他父亲必然不会相信我的一面之辞，如果我敢揭发他，他除了要受尽痛苦而死之外，更会指证我存心不良，有意诬赖他以图沾个名份，况且，他说他能找出人来证实我的破身是为了自己不守妇格，浪荡成性，主动勾引男人，他可以安排下预定的奸夫、人证、物证，叫我一死之外更留污名……我心恨极，但我也怕，后来，我仔细观察，发觉他所说的话并不是在吓我，他绝对有力量可以办到。”

燕铁衣低喟了一声，道：“不错，在他这样的环境里，他的确可以办到。”

杨凤悲愤的道：“我不惜一死，但我却要死得清白，死得有代价，因此，我不敢揭发他，我只有忍辱偷生，逆来顺受，暗中等待机会……也许我表面太过依顺软弱，反倒消除了他对我的戒备，当然，他也看稳了我奈何不了他，渐渐的，他开始有意无意吐露一些他的秘密给我听，将我引做他的私下人，而他主要的秘密，就是暗中掳劫外面的良家女子回来供他玩弄欲……我在知悉这些罪大恶极的丑事之后，并没有异常或不满的反应，更不敢吐露给任何

人知道 - - 也幸亏如此，后来我才明白他是起意在考验我，日子久了，他对我放了心，掳来的女人，他便叫我暗中给她们送饭，有时也帮他劝说那些女子就范，以及作一些他不便叫旁人做的杂务。”

燕铁衣兴奋的道：“如此说来，你知道祁少雄的藏人之处了？”

杨凤点头道：“知道一个地方，另外还有一处更隐密的所在，我没进去过，但我却晓得在什么位置以及进入的方法！”

燕铁衣欣悦的道：“好极了！”

顿了顿，他急道：“杨姑娘那你也看见那位熊小佳熊姑娘啦？”

杨凤轻轻的道：“何止看见？我还给她送过一次饭呢！”

燕铁衣忙问：“她没有被祁少雄那畜生糟蹋了吧？”

杨凤悄细的道：“没有，可是好险啊！”

燕铁衣赶紧道：“请你说得详细些。”

杨凤低徐的道：“昨晚上，约莫三更过了，我被邱景松叫起来，吩咐我马上送点心到‘麒室’去，‘麒室’就是第一号密房，我送去了，在门外就正好听到熊姑娘一边哭泣一边叫骂的声音，她痛斥着祁少雄，又反覆表明了自己的出身来历，她说她是‘青龙社’大护卫熊道元的亲妹妹，也同‘青龙社’的双龙头燕铁衣情逾骨肉，她更明言她已是得要出嫁的人，而且你与他哥哥，都已亲来参加她的婚礼了，她同时警告祁少雄，只要胆敢侵犯她毫发，你与她哥哥就断不会饶过祁少雄和‘祁家堡’的每一个人，她哭着闹着，一直折腾了个多时辰。”

燕铁衣低促的问：“后来呢？”

杨凤接着道：“后来我敲门送点心进去，看到那位熊姑娘，当时，她只被用一只手铐铐在床栏上，满脸泪痕含着气愤同委屈，祁少雄先是有些发楞的站在一边，见我进去，则烦躁的来往踱步，神情似是极为不安。”

燕铁衣道：“说下去！”

杨凤又道：“我才将托盘送到熊姑娘面前，她已一下子给打翻了遍地，但我心里非但不觉生气，更高兴得不得了，我深深记住先前她所说的话和那几个名字 - - 燕铁衣，熊道元，而我也知道，祁少雄这一次作孽可算闯出纰漏来了，他已招惹了不好惹的人物.....因此，我就开始等待，非常留心的等待，我期望你们会找上门来，至少，为了我自己，也有了个求帮求助，雪耻除恨的机会，我暗里琢磨，你们在江湖上有很大的势力，不会害怕‘祁家堡’，我可以指望你们，我只要向你们揭发祁少雄的罪行，助你们救出熊姑娘，我想你们也一定会顺带完成我报仇的心愿，我与熊姑娘是一样的痛苦，一样的悲愤，仇人也是那同样的一个。”

燕铁衣深沉的道：“我允诺你，杨姑娘，为了熊小佳，也为了你，我们一定重惩祁少雄！”

杨凤惊喜又兴奋的道：“当真？”

用力点头，燕铁衣道：“我自来不说空言！”

杨凤又担心的道：“燕铁衣.....我知道你们也有很大的力量，但是，你自信可以对抗得了‘祁家堡’？他们可是很凶横厉害的啊。”

笑笑，燕铁衣道：“用不着怕他们，杨姑娘，面对你的人绝不会被他们吓倒了！”

杨凤安慰的道：“这样我就放心了。”

燕铁衣问道：“听说祁少雄在发觉熊小佳的来历之后，还十分紧张的召

集了他的一帮狗腿子们匆忙商议应对之策，忙了好一阵子？”

杨凤道：“一点也不错，看他们那种惶恐忧虑的样子，我心里高兴死了，祁少雄是在天亮前召集他那几个心腹前往‘宏仁园’他的住屋会商的，一共有七个人——曾王安，邱景松，颜亮颜老竹竿，尤一波，‘铁龙臂’雷刚，‘鳄尾’程半途，‘飞狐’石顺，他们一直商议到大天亮，我才送早膳进去，但见一个个神色晦黯，形态沮丧，连祁少雄也是一样的愁眉不展，怔忡不安。”

燕铁衣道：“他们商量的结果只有一个——死不认帐！”

杨凤陋夷的道：“我也想到他们会这样做，反正无凭无证，一推了之，但他们却没料到及我会在等待你们，打定主意要帮助你们。”

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笑颜，她续道：“燕铁衣，我却没料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居然第二天就找上门来了，我是直到你们突破‘铁棺材’才晓得你们来到了，你们通姓报名的那一刹那，我好激动，好兴奋，后来，当老堡主答应你们在‘宏仁园’及堡里搜查，我就马上回去写了一张小纸条搓成一小团，故意装做在后园洗衣等待你们。”

燕铁衣嘉许的道：“你这法子很聪明，但也很冒险，万一我不到后园来，或者你将纸团递交于我的时候被‘祁家堡’的人识破了呢？”

杨凤神色湛然，毫不畏惧的道：“要湔雪耻恨，要完成报仇伸冤的心愿，就免不了冒险，我早想好了。你如不到后园，我也要另外设法接近你，如果万一露了形藏，大不了一死，而我也考虑到行迹暴露，至少亦会引起你的怀疑，便做不到如今的这样完美，好歹也给了你一个暗示及指引，便是死也算尽了力，总此永远似这般忍辱偷生下去要强！”

燕铁衣言出由衷的道：“你真勇敢，杨姑娘。”

杨凤脸儿泛红的道：“别夸我……说起来实在羞惭，我也是被逼出这般胆气来的。”

燕铁衣正色道：“这已经颇为难能可贵了，有多少似你这等情形的少女，便要了她的命，她也无法鼓起像你这样不屈不挠的勇气来。”

杨凤羞涩的一笑，越见小家儿女的妩媚之态，她轻轻的道：“人不到绝处，便不敢想像那种不顾一切后果的鲁莽，事后若是回想起来，只怕自己也要吓出一身冷汗。”

第六十六章 托屈辱 弱攻破疑

燕铁衣挚诚的道：“杨姑娘，你决不会想到，你今天的举止帮了我多大的忙，老实说，若非你的指引和提示，我除了用武力逞强，的确再难以思忖出适当的方法来解开这个死结，在与你见面之前，展现在眼前的可以说是一片迷茫和黑暗，好像面对着一座浑无间隙的石山，除了硬生生砸碎之外，就没有其他方式进入了。”

杨凤十分理智的道：“燕铁衣，我认为你所具有的力量，最好只用来做为吓阻的后盾，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杀戈与残暴的发生总是那样悲惨的结果，永也不会有个改变……‘祁家堡’的能手多，声势壮，但你们也相似的有着雄厚的武力，两边一旦火拼起来，便必然血流成河，伐伤人命甚钜，这却不值得的，因为少数人的罪恶，却累及多数人受害，讲起来未免有失公

允，有干天和。”

燕铁衣笑道：“当然，你说的道理是正确的，不到最后关头，我也并不愿造成这样的血腥场面。”

杨凤悄声道：“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你想知道的一切，你打算怎么去进行呢？”

神色非常肃穆，燕铁衣道：“祁雄奎要的是证据，我们必须拿出证据来给他看，而且我们所执有的证据一定是真实的，明确的，无以反驳的，如此一来，我们首先要知道祁少雄藏人的地方，更要找出我们被掳的人来，设若尚其他的受难者，自属更佳，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证，总之，定要使祁少雄无可狡赖，令他俯首认罪，推卸不得，杨姑娘，如果有这个需要，你敢不敢挺身而出，为我们做证？”

杨凤毫不犹豫的道：“我敢！”

燕铁衣颌首道：“我相信你会的。”

杨凤毅然道：“只要你告诉我怎么去做，我就会照你所说的做到，你放心，我决不会退缩！”

燕铁衣道：“很好，我想我们会有再度借重你的时候，杨姑娘，据你所知，祁少雄的密窟中，此时是否还囚禁得有其他的良家妇女？”

杨凤道：“我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昨晚‘麒室’只有熊姑娘一个人，而‘麟室’是否还有别的女人就难说了，这两处密室若关得有人，大多数都是由我送饭，但另外尚有一个祁少雄贴身的男仆老俞帮忙，老俞是祁少雄的心腹，他可以同时进出‘麒’‘麟’两室，而我却只能到‘麒室’室，不能进入‘麟室’，我最近一次将食盘送到‘麟室’的暗门外，大约是三天以前，不过，却未敢断言这三天来‘麟室’就一定没有人在，说不定由老俞送了饭去也有可能，按照规矩，我和老俞不准谈论这些事，而厨房每天都准备得有十份额外饮食，有时送给那些被掳来的女人吃，有时也会被‘宏仁园’其他的人当了宵夜点心，所以无法从饭食的份量来猜测密室中有没有人在。”

燕铁衣沉吟着道：“那么，现在熊姑娘是被关在那里？‘麒室’抑是‘麟室’？”

杨凤小声道：“我推想，熊姑娘必是已被关在‘麟室’！”

眉梢微昂，燕铁衣道：“何以见得？”

杨凤侃侃而谈：“‘麒’‘麟’两间密室，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严密，而且机关陷阱也多，换句话说，把人囚禁在‘麟室’里，要比关在‘麒室’里越加安全牢靠，而知道‘麒室’所在的人也较清楚‘麟室’位置的人为多，祁少雄生性猜疑，行事缜密，当他觉得某些举止上有了差错的时候，他就会以最小心的步骤来应付，所以，我认为熊姑娘极可能已被移到‘麟室’去了！”

燕铁衣有些忧虑的道：“依你看，祁少雄会不会已将熊姑娘暗中送出堡外，或者有这种意图？”

摇摇头，杨凤道：“你别急，祁少雄根本没有时间这样做，他的顾忌太多，而你们又来得太快，他不可能抽出空暇来把熊姑娘暗里移走，据我所偷听到和私下观察到的种种情形，祁少雄似乎也相当困扰，他像是对熊姑娘一见钟情，一时舍不得杀她灭口，像有软磨的打算，他亦绝不会把熊姑娘送出堡外，因为他害怕走漏风声，了消息，堡中尽有如此严谨的密室，他为何舍而不用，却反倒冒着暴露私隐的危险，将人送到外面？外面天地浩阔，卧虎藏龙，就不是同他‘祁家堡’内一样可以颐指意使，为所欲为了。”

燕铁衣道：“对，我也这样判断过。”

杨凤又道：“现在堡里风声很紧，老堡主又随时要祁少雄侍伴身侧，祁少雄就更没有时间这样做了，不但熊姑娘他不会送走，就算有其他的女人，他也一样要暂时隐藏堡内，以避风头，何况，他如今若有暗里将人移送的打算，也要防备着你们的拦截啊。”

燕铁衣低沉的道：“希望祁少雄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兴起‘灭口’的主意才好，否则就大大不妙了。”

杨凤安慰着燕铁衣道：“不会的，我已说过，他对熊姑娘似颇倾心，一时难舍加害，再说，他也存有万一的想法，假如他留着熊姑娘活口，事情弄到最糟的时候还有一步退路，如果害死了熊姑娘，任什么方法也挽回不了你们对‘祁家堡’的惨烈报复了，祁少雄这人，我对他有相当的了解——阴狠、狡滑、贪淫、毒辣，但却自私得很，一个过份自私的人，往往都会为自己保留一条最后的求生之路。”

微皱着眉，燕铁衣没有回答，心中却并不十分同意杨凤的这一段说法——他很清楚，像祁少雄这样一个深沉狡滑，一幅假面孔的角色，任何举止都不能违反他本身的利益前提，如果再加上自私，他就会把消灭一切证据作为最后求生之路的法则了。

当然，燕铁衣却但愿杨凤的观察是对的。

清清嗓子，他开口道：“杨姑娘，可否告诉我那‘麒’‘麟’两处密室的正确所在，方向位置，以及如何开启的方法？还有，其中都有那些陷阱布着？”

杨凤详细的道：“那‘麒室’的位置，就在白天你看见我坐于溪边浣衣的那块大方石的下面，入口的掩饰伪装得非常高明，四周全着垫步花砖，人踏上去便不会在附近留下脚印，那方石头的颜色是青中带褐斑纹的，相当坚硬，表面平滑，不管移上多少次也不会显出痕迹来，其实大方石的下面暗连着扣勾，只要把手在大方石临溪的右端伸进去，便可摸着那段扣勾，轻将扣勾拨开，不须怎么用力一顶右边，整块磨盘大小的方石就会往上掀起——因为石侧底下按着压紧的机簧，借劲一掀，机簧就能将方石撑起，石下有阶通落，阶有九级，即达一条甬道，甬道长只丈许，面对一片铁门，里面，即是他们所谓的‘麒室’了。”

燕铁衣一边默默记住，一边叹了口气：“果然巧妙，真叫人料想不及，连我这老江湖也被瞒过去了。”

杨凤又道：“出来之后，必须将身子向斜竖的石面一伏，藉着身子的重量，把石块压下，里撑的机簧也就自行紧并，再伸手拨回扣勾，一切就又恢复原状。”

舐舐发乾的嘴唇，燕铁衣感叹的道：“这样的设计，实在高明，它就摆在你的面前，展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明显，如此简单，却就引不起人们的怀疑，难怪我找了个满头大汗也发现不了一点端倪……大隐于朝，小隐于市，越秘密的地方，便是越公开的场所，真是不错，杨姑娘，是谁设计的这个地方？”

杨凤恨恨的道：“就是祁少雄自己。”

燕铁衣惋惜的道：“好一个聪明人，可惜聪明却用错了用场。”

轻将衣襟扯平，杨凤幽冷的道：“你不觉得，燕铁衣，越是聪明的人，一旦坏起来便越入骨三分？”

点点头，燕铁衣道：“是的，脑筋没有几条纹路的角色，便想使坏，也尽都是些糊涂行径，容易令人查觉识破，人若精明，再行为邪恶，就如虎添翼，不可收拾了。”

稍停一下，他又道：“那么，‘麟室’又在那里？”

杨凤古怪的笑笑，道：“他已经双脚踩在‘麟室’的上面过了，而且，你也已经找到了开启它的钥匙，但你唯一的错失，便是误用了开启它的方法！”

不但迷惘，而且有些惊愕，燕铁衣忙道：“请你再说得清楚一点。”

杨凤清晰的道：“那‘铁棺材’下面，就是‘麟室’的正确位置，而进入‘麟室’的方法，也是扭动那具用为壁饰的铜狮头，但是，却并非往右转，而是向左旋，往右转就触动了害人的机关，同左旋便有一道暗门，开启在走道尽头的部位，他们每在转动过那具铜狮头之后，都用一种特制的渍喷上去，使它看来晦黯无光，痕斑斑，像是许久没有被人触摸过一样。”

燕铁衣怔忡半晌，方始连连摇头道：“真是心计巧妙，高人一等，想不到，想不到……杨姑娘，这个地方可也是祁少雄构思设建的？”

杨凤憎恶的道：“除了他，还会有谁？”

燕铁衣道：“知晓这‘麟室’所在以及开敢方法的人只怕不多吧？”

杨凤道：“除了祁少雄和曾玉安，尤一波，雷刚几个人晓得外，就只有老俞了，连祁少雄其他几个爪牙如程半途，石顺，邱景松，颜老竹竿等人都不清楚。”

燕铁衣道：“你是怎么会得悉这桩秘密的呢？”

杨凤微微一笑，道：“本来我也早就猜想到‘麟室’是在那附近，但正确位置却不敢断定，后来有一天老俞喝多了酒，才无意间在我面前泄露出来。”

燕铁衣道：“这‘麒’‘麟’两处密窟之中，到底有些什么机关埋伏？”

似是在细细慎思，杨凤缓慢的道：“先说‘麒室’，那块掩护入口的大方石必须要按照我刚才所说的层次开启，否则，只要以强力推掀，便会将扣勾下方的钢索带起，引发暗置于小溪底的强弩，那是一排淬毒弩矢，安置的方位与固定的射向又紧又密，可以在一次齐发之下囊括那方石块上下四周三丈的范围，矢出之下，虫鸟难遁。下去之后，注意石阶的倒数第二级不要踩踏，只要一脚踏实，顶上有一面缀满倒勾的大网罩落，而石阶也会倒翻，倒翻的第一面，便是一片刀板。”

燕铁衣若有所思的道：“脚下翻转，人的本能反应必往上跃，勾网又适时罩落，都是一样逼人入彀的险毒机关。”

杨凤道：“除此之外，甬道中的那扉老铁室门也要注意，只能往上提起朝外拉，不能贸然向里推！！记住在拉门的时候千万往上提，否则一旦触动埋伏，整段甬道的顶壁立时坍塌，大量的石灰就会弥漫满布了……”

燕铁衣噓了口气，道：“真叫阴毒！”

杨凤低幽幽的道：“更阴毒的设计还在‘麟室’，我都是问或听老俞吐露的，‘麟室’之外固然有‘铁棺材’‘小癞蛛儿’的那一险，而扭转铜狮头现露出暗门以后，通往下面的石阶第一、第二两级都不能踏，若是踩上，往下的七级石阶便完全翻竖，早就装置妥当且扯紧机簧的连珠弩即时同射。想想看，七级石阶的面积可以安装多少具连珠弩？而全部齐发又是一种如何密集的情形？下了石阶，就是一个圆形天井似的空间，记着不要从这圆形天井

的中间走过去，要沿着它的边缘石槛上走，因为只要踩入那圆形天井的地面上，整个天井便会沉陷，下边却是一具巨大的油锅，借着这伪装天井的石板沉落而磨擦出火，马上就引燃满锅的油，那个天井就变成炼狱了……”

吞了口唾液，燕铁衣喃喃的道：“竟然这么厉害。”

杨凤接着说下去：“天井对面即是‘麟室’的铁门，可以放心启门入内，但进门之后，必须踩在嵌在地上的莲花图案走，要不，一个踩空，落脚处即陷，下面的空格里全是一窝一窝奇毒的蛇虫蜈，但这一道机关却是可以关闭的，以便祁少雄寻欢时免掉顾虑，关闭的方法我就不甚清楚了，好像是拨动某样固定嵌连的物体，使原本可以陷落的地砖各有铁链伸出承托，如此一来，便不踩花图也无妨了，不论如何，你只要记住其中关键所在，就不会中伏吃亏。”

燕铁衣道：“还有别的名堂么？”

杨凤道：“就是这些，你不是嫌太少了么？”

笑了笑，燕铁衣道：“嫌少？我现在已觉得头皮发麻了！”

杨凤也不禁笑了：“我所说的这些，只要你全都记牢在心，便不会出错，除了我所说的之外，不会再有别的陷阱了。”

燕铁衣正容道：“十分感激杨姑娘，若非你提供这样详尽的内情？恐怕我就免不了要上当，在你说出这些事情之前，我实在没有料到‘祁家堡’里，竟然还有此般奥妙又毒辣的设计。”

轻轻叹息，杨凤道：“只要能够消除我心头之恨，给那个淫邪狠毒的色魔以报应，就是再叫我多牺牲一些，我也甘愿！”

燕铁衣道：“也真难为你了，可是怎么刺探得如此清楚详细的？”

微喟一声，杨凤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燕铁衣，我被糟蹋了将近八个月！这八个月中，我全心全意的在策划我雪耻报仇的步骤，八个月来，这就是成绩。”

燕铁衣低声道：“杨姑娘，听你的谈吐用辞，好像你也颇为知书识礼？”

杨凤垂下头，道：“穷苦人家的丫头，还那里谈得上‘知书识礼’四个字？也不过幼时念过几本书，学得几个字而已，比起你来，浅薄多了。”

燕铁衣道：“你太谦虚，杨姑娘，以你的机智聪慧来说，做一个底下人实在也太委屈，我想，此事之后让我来替你安排一下将来的生活环境，好不好？”

惊喜的看着对方，杨凤有些颤抖的道：“真的？你不是在哄我高兴吧？”

燕铁衣道：“当然是真的，杨姑娘，我不愿你被埋没在这个污秽的地方，不愿你受屈于天下任何不适宜你生活的所在，我会替你找一处安身立命的环境。”

一刹那里，杨凤因为过度的喜悦而显得有些激动了，她哽咽着道：“谢谢你……燕铁衣，谢谢你……我从小孤苦，家境贫困，只与我的寡母相依为命，自来没有享受过一点母爱以外的人情温暖……没有人关怀我，没有人体谅我，呵护我……年前我那可怜的母亲过去之后，就连这一点点仅有的母爱也被上天剥夺了……我投奔于这位远房的姨娘，原指望能攀住一条根，好歹过日子……但那里知道却一脚踩进了深坑？人活得清苦不要紧，活得羞耻就不如不活了……我以为这一辈子就这么算完，做梦也想不到会遇上你，遇上你这位教我脱离苦海，摆脱冤孽的活神仙……谢谢你啊，我不知道怎样向

你表达我内心的感激才好。”

燕铁衣和霭的道：“不要客气，杨姑娘，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而已，算不上什么，尤其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不敢说这是报答，就称做是一种对你的关怀好了。”

拭着溢出眼角的泪，杨凤咽噎着道：“燕铁衣……你真是位好人……我原以为这人间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好人了！”

燕铁衣笑道：“傻孩子，这只是你受了太多苦难，遭到太多委屈才会兴起的偏激想法，其实，人世上，仍有其美好善良的一面，并非处处都是这么黑暗冷酷的。”

杨凤的嗓音还带哽咽：“我……该怎么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惠？”

燕铁衣温柔的道：“快不要这样说，这岂能算是‘恩惠’？就算你真的要报答我，你帮了我这一个大忙，业已是报答得太多太多了。”

用衣袖拭去泪痕，杨凤注现着燕铁衣，一派感恩载德之状：“我想不通……为什么人都是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心性、道德、厚薄，却差得这么远呢？”

燕铁衣平静的道：“这是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环境的薰陶问题，杨姑娘。”

杨凤默然道：“你只是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但你却待我这么好，我的姨娘总是我的亲人，她竟眼睁睁的看着我受辱受欺，连一星半点的表示都没有，都不敢有！”

燕铁衣道：“这个，你却不能怪她，杨姑娘，你的姨娘只是一个无知的妇，位卑职贱，吃人家的饭，她如何有力量来表示她对你的关怀！况且那欺辱你的人又是她的主子，是她所绝无能耐可以抗衡，甚至胆敢抱怨的权力人物，她要活下去，又要领着你活下去，她便只能忍气吞声，不问不闻，否则，你又要她怎么办呢？”

杨凤神色伤感，没有说话。

燕铁衣又沉缓的道：“不要只记得人家的坏，也要记住人家的好，杨姑娘，若非赵嫂，你投奔何处？几时方能安身？好歹她总算照应了你。”

抬起头来，杨凤羞涩的道：“我想，你是对的。”

燕铁衣问道：“你今年多大啦？”

杨凤难为情的道：“十九足岁了，该叫二十了。”

燕铁衣微笑道：“这个年龄，在你来说已经算是很懂事了，稍稍欠缺的只是人生的经验与世故，等你再长大一点，你便会逐渐了悟的，你很聪明，并不需要太多的指点，就能自行融会贯通了。”

杨凤真诚的道：“以后，还请你多教我，多引导我……”

燕铁衣道：“不敢当，但我也不会故作客气就是。”

忽然 - -

杨凤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她急急问：“燕铁衣 - - 你的那个手下呢！他莫非已经……”

燕铁衣摇头道：“没有，他还活着，但很痛苦，我正想问你，你知不知道被那什么名叫‘小癞蛛儿’的毒蜘蛛咬了，应该如何救治法？或者，你知不知道置放解药的地方，拿不拿得出来？”

杨凤显得十分急迫的道：“今晚上来，这也是我要告诉你的几件要事之一，解药我拿不到，因为全放在老堡主与祁少雄的身边，他们父子人在那里，解药便置于那里，地方随时变换不说，他们更将另外几种外形相同的药物并

摆一处，叫人不易分别，就算拿到手，也不一定就会拿的是解药，万一搞错了，更是弄巧成拙，耽搁性命，而那‘小癞蛛儿’奇毒无比，中毒的人只有二十四时辰好活命，一待毒发，即时呼吸阻塞，七窍喷血，活生生的被窒闷致死……”

听在耳中，不禁心惊欲裂，燕铁衣沉重的道：“如此说来，岂不是再无其他救人的法子了？”

杨凤忙道：“不，还有一条路可走……”

精神一振，燕铁衣迫不及待的道：“快说。”

杨凤迅速的道：“离此百里，向南去，有个‘青木沟’，住了约莫百十来户人家，在‘青木沟’头上，几株合抱的大槐树旁边，有一幢竹篱茅舍，那里面住着一个怪人，姓洪冬坤，这洪坤为人极其怪诞，知道他的人称他为‘寡医’，他的医术很高明，而也只有他能治这种‘小癞蛛儿’的奇毒，除了找他，就只有依靠祁家父子的解药了，但他们决不会说出解药的来源，更不可能吐露配制解药的人是谁，况且，我认为你便是能够拿出证据证明祁少雄的罪行，在眼前已经造成的恶劣情势下，事情也不会顺利解决，只要稍一耽误，时辰一到，熊道元的生命便没法施救了。”

燕铁衣焦灼的道：“你的意思，还是要我先去找那‘寡医’洪坤？”

杨凤道：“除此之外，再无良策！”

燕铁衣咬咬牙，道：“好，我就去找他。”

杨凤又叮咛道：“听说此人生性奇特，行事怪诞，有很多不合常理常情的习惯，你去找他，可千万谨慎应对，别把事情弄僵了！”

燕铁衣不解的道：“可知道那洪坤有些什么怪癖？”

杨凤歉然道：“我也不知道，就这桩隐密，还是听到老俞说的呢。”

眨眨眼，燕铁衣道：“那老俞可告诉了你不少事情呀。”

脸儿一红，杨凤又悻悻的道：“他是死不要脸，故意说这些话想讨好我，其实，他的用心我还会不明白？哼，他无非是表示对我的信任与亲切，叫我以为他不把我当外人看，好藉此接近我，引起我对他的好感，其实，他是做梦！”

燕铁衣道：“错不了吧？”

杨凤肯定的道：“不会错，老俞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记得他的神气 - 巴不得念句咒，立即将洪坤摄来我面前给我看看。”

心里在急，但却忍不住笑了，燕铁衣道：“千百年以来，便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

杨凤又是羞臊，又是忸怩的道：“你看 - - 你人家在说正经的，你却调笑起来来了。”

燕铁衣连忙一正脸色，道：“对不起，我是顺口溜出了这两句话 - - 我就这么决定了，马上去找‘青木沟’的那个洪坤。”

轻轻的，杨凤道：“那么，你们就快点动身吧，时辰不早，我也出来半宵啦！该回去了。”

燕铁衣站了起来，关注的道：“你等会回‘祁家堡’，有没有什么危险？”

杨凤一面跟着起立，一边悄声道：“放心，不会出差错，我知道一条隐蔽的荒径，而且外堡墙角下有个不为人知的小窟窿，是墙基年久重压后自然陷裂的结果，没有任何人晓得，我已利用这个小洞出入堡中多少次了。”

第六十七章 访寡医 重金求命

点点头，燕铁衣道：“千万小心，一切要以自身安全为重！”

杨凤清秀白净的面庞上浮起一种复杂的表情，她犹豫着，宛似有什么话想说，而又顾虑着如何启齿。

燕铁衣查觉了，他和悦的问：“还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

咬咬下唇，杨凤很谨慎的道：“等你们再来‘祁家堡’，也就是同祁家父子拉下脸来，准备彻底解决这项争纷的时候了？”

燕铁衣道：“这是无庸置疑的，杨姑娘。”

杨凤苦笑道：“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但又怕你斥我矛盾，其实你细细体会一下，就可以发现这并不是矛盾。”

燕铁衣微微一笑道：“你且慢替我的观感下定语，因为我还不知道你要说些什么。”

杨凤紧扭着双手，彷彿有些艰涩的道：“我要说的是祁雄奎……祁雄奎这个人，生平最大的短处，也是他唯一的短处，便是过分溺爱他的儿子，他太宠祁少雄，太相信祁少雄的言行，被他儿子的表面功夫所眩惑，所蒙蔽，而毫无感应，这是他最叫人惋惜的地方……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祁雄奎却是一个好人，一个真正的豪杰，他粗犷却不蛮横，暴躁却不嚣张，他很明道理，很讲忠义，尤其嫉恶如仇，戒贪色淫邪于严律，这是个不愧为一堡之主的长者，因此，他儿子的罪行，似乎不应该也要他来分担报应。事实上，他也是被蒙骗者。”

燕铁衣道：“你的意思是？”

杨凤嚅嚅着道：“当你们回到‘祁家堡’来的时候，请不要伤害老堡主，不要过份难为他，因为他儿子所做的事，他是真的不知道。”

燕铁衣深沉的道：“我会记得你的要求，杨姑娘，我也会尽力去这么做，而你，也是一位本性善良的女孩。”

杨凤又是高兴，又是忐忑的道：“燕铁衣，你不会认为我幼稚无知吧？”

严肃的，燕铁衣道：“当然不，一个少女的仁厚与慈悲，怎么会是幼稚无知呢？”

杨凤感激的道：“谢谢你，燕铁衣，这样一来，我心里就觉得安适多了。”

燕铁衣缓缓的道：“对于祁雄奎，我也同样早有一点谅解与了悟——他的生性素行确如你方才所言，而不论做儿子的如何罪孽深重，做老子的疼爱儿子却是一种天性，并非罪恶，何况，祁少雄的卑劣行为他父亲并不知情……我明白这些，所以，我会努力设法不使祁雄奎同我之间有什么不幸的结果。”

杨凤诚心诚意的道：“再多谢你一次，燕铁衣。”

燕铁衣和蔼的一笑道：“你回去吧，时间不早了。”

杨凤轻轻的道：“你们也要快点去‘青木沟’，事不宜迟，更别忘了早点转回来救我们脱离苦海啊！”

坚定的颌首，燕铁衣道：“绝对的，杨姑娘。”

闪身离开，杨凤犹依依不舍的回头招呼：“再见——一定？”

燕铁衣道：“一定。”

于是，杨凤迅速奔向黑暗之中，密密丛丛的矮松有如黑暗中的鬃脚，

很快便将她的身影卷掩消失了。

静静的思索一会，燕铁衣也举步离去。

他在想着杨凤所说的那个人，那个洪坤，那个称做“寡医”的人。

燕铁衣琢磨着，洪坤为什么会称为“寡医”？他又有什么古怪的习性与不入常情常理的举止？

不管如何，燕铁衣已经有了某种预感——这遭去找那“寡医”求治祛毒，恐怕不会是桩轻易可达目的的事，他们必然会遇到困难，受到阻碍，甚至会发生一些预料不到的麻烦和困扰。

但是，燕铁衣同时也下定决心，无论在任何情势之下，他都会不惜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挽救熊道元的生命，那怕是流血也在所不计。

夜，更深沉了，此情此景的夜，越觉荒寒凄冷。

从天没亮就开始赶路，抵达“青木沟”的时候却已过午了，这一阵急奔快驰，就好像是拚命一样，到了地头，人疲马乏，就只剩喘气的份了。

燕铁衣在这一路上来，是使用一种较为奇特的趲赶方法，他抱着熊道元骑在马背上，另一匹马便跟在后面奔跑，而每奔十里，他便凌空跃起换马，如此往来交替的由两乘坐骑轮番接力，一路甚少休歇的直放目的地，这样的赶路法，快是快了，但人与马却都疲乏得够消受的。

找“青木沟”不难，找这“青木沟”村头上的那幢竹篱茅舍更不难，那几株又高又大，枝叶又茂密的合抱大槐树，在老远便做了指引了。

今天的天气不错，阳光灿丽，大地一片绿意盎然，充满蓬勃的生机，但，燕铁衣的心里却有些冰寒，明亮的光辉映照着熊道元的那张不成人样的肿脸，就更显得愁惨凄惶了。

下了马，燕铁衣深深的吸了几口气，等把呼吸调匀，他才抱着熊道元庞大的身体，缓步走近了竹篱之前。

轻轻叩击着那扉灰剥陈旧的简陋门扉，而燕铁衣并没有像预期中等待得那么久，茅屋里，一个尖尖细细的窄嗓门已传了出来：“谁呀？门没下问，自己推开进来吧。”

燕铁衣微微一怔，随即升起了几分希望——这人的语气相当和善，更透着那么股子热劲，似乎并不显得有什么“古怪”。

“哎呀”一声推开了门，燕铁衣抱着熊道元走了进去，又用脚跟将门掩上，他来到茅屋的门槛边，朝半闭的门里发话：“请问，洪坤洪大郎中在不在家？”

屋里响起一阵轻笑，那个尖细的口音道：“在在在，我这就来啦！”

声音响着，一个瘦瘦高高，年约四旬的中年人业已出现门口——这中年人生了一张白净净的长方脸孔，留了两撇八字胡，穿着一袭月白短衫裤，模样是很斯文，但却一副放荡不拘的德性。

他一见燕铁衣与燕铁衣怀抱着的熊道元，并没有任何惊讶的反应，仅是随随便便向熊道元脸上看了一眼，然后，笑吟吟的道：“看病来啦？少兄。”

燕铁衣打量着对方，谨慎的道：“请问，洪大郎中……”

那人细长的双眼眯了眯，便右手大姆指倒点自己胸前笑道：“我就是，‘寡医’洪坤。”

燕铁衣如释重负的暗中松了口气，忙道：“原来尊驾是名闻天下的再世华陀，妙手神医洪先生，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失散失敬……”

连连扬手，洪坤笑笑道：“得，得，得，我的年轻朋友，别给我数高帽子啦，任你费了如许唾沫星儿，诊金药费自然半文也不能少，我们不作虚套，来，屋子里谈正经的吧。”

进了这间布置简单却颇清爽的草堂，燕铁衣正闻得那股子飘漾在空气中的淡淡药香味，洪坤已过来帮着他将熊道元平置在一张靠墙的竹榻上。

燕铁衣低声道：“洪先生，我这位伙计的情况只怕已很危殆！”

先让客坐下，洪坤自己却拉了张小板凳靠在竹榻边坐着，他端详着燕铁衣，慢条斯理的道：“有关你这位贵友的病情，不用你来着急，我比你更清楚，他是中了毒，但没关系，辰光还早着，至少还能挺上个半天断不了气。”

燕铁衣焦急的道：“但半天的时间，也很急迫了，洪先生……。”

打断了燕铁衣的话，洪坤笑道：“人送到我这里来，就是我的事，你犯不上瞎操心，这位少兄，看样子，你与你这位贵友，都是江湖上的同道吧？”

抑止住内心的焦急，燕铁衣强笑道：“不错，我们都是草莽中混饭吃的苦哈哈。”

洪坤伸出蓄了长指甲的左手小指，轻搔鼻孔，淡淡的道：“苦与不苦，在我来说是毫无分别，一视同仁，百万富翁同下人杂工完全一样，诊金药费一个子儿也不能少。”

燕铁衣已有些感觉到对方的“怪癖”来了，他堆着笑道：“这一点，尊驾大可放心，需费若干，一定照数奉上，分文不少，我们虽不富有，这方面却尚可勉力应付。”

点点头，洪坤道：“很好，但我这里的诊金可是特别贵呐，而且药材配料之费用也比一般的狗屁庸医要超出很多。”

燕铁衣乾脆的道：“我们一样照付。”

洪坤又道：“可也不能赊欠啊！”

燕铁衣忙道：“决不赊欠，完全现银奉酬。”

笑得显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洪坤道：“你这位少兄倒很爽快，我想你也不会介意先付吧？”

燕铁衣大方的道：“可以，尊驾需要多少诊金药费？”

洪坤像是早就把帐在心里算好了，他毫不考虑的道：“诊金纹银五百两，药材费用是一仟二佰两，合计一仟七百两银子，当然黄金银票十足抵用。”

一个普通的小康之家，只怕辛苦积蓄上十年八年也存不下一仟七百两银子，而洪坤一开价却是这么个数目，委实是“狮子大开口”了。

燕铁衣明知对方是有些“敲竹杆”，更带着“乘人之危”的味道，但他却并没有一点肉疼的表示，非常乾脆落槛的道：“没有问题，救人要紧，我现在就给你。”

从怀中掏出一厚叠银票来，燕铁衣故意在洪坤面前翻亮了好一会，然后，他才检出两张面额凑齐一仟七佰两银票来交到洪坤手中：“开封府‘大丰钱庄’的票子，如数包兑，请收下。”

洪坤接了过来，先把数目看清楚了，又查对了一下票子上的钱庄鉴记，他点点头，一边将银票放进怀里，一边瞅着燕铁衣手上那一大叠票子，不禁叹了口气：“我可真后悔。”

燕铁衣诧异的道：“后悔？先生后悔什么呢？”

洪坤老老实实的道：“刚才我一见贵友中的毒很深，而且征候上乃是一种罕异难治的热毒反应，所以就想狠狠刮你一笔，我在开出价钱来的时候，

已经照心里盘算的底数增高了三成，本是留给你还价的余地，但却想不到你这么慷慨就答应了，连一分一文也不削我的价。”

燕铁衣道：“这不是正合尊意么？却又有什么后悔的地方呢？”

摇摇头，洪坤似乎心疼的道：“江湖中人穷的占多，我原未想到你却如此殷实，又这般豪爽，否则，我就会再增价钱，猛捞到底，结结实实的榨你一票，现在想想，我先前开出来的数目，可实在太少太少了。”

燕铁衣安详的一笑道：“做医生的人应该有医德，具仁心，悯苦惜贫才是，太过计较私利己益，似乎不是你们这活命救人的一行所应有的态度。”

洪坤细长的双眼霎了霎，平淡的道：“少兄，你说的只是表面上那套仁义道德罢了，管不了肚皮填饱，在这个穷乡僻壤，平素生意淡得出鸟来，就想啃上什么病家一口，也是‘老鼠尾巴上生疮——挤不出多少脓水’来，有幸遇上机会，若不好好捞上一笔还行？这就所谓是‘三年不发市，发市吃三年’哪！”

燕铁衣道：“你倒很坦白。”

洪坤道：“我是喜欢说真话，少兄，‘术体天心’那一套可不能当饭吃呀！”

燕铁衣道：“洪先生，辰光不早了，是否可以请你早点动手，为我这位伙计祛毒施医？”

就在小板凳上转过身去面对熊道元，洪坤点头道：“当然，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少兄你且请宽坐，我这厢就开始施展我的神术妙技了。”

燕铁衣觉得这位洪大郎中委实是有些“大言不惭”，但他却声色不动往前挪挪身子，仔细注视着洪坤替熊道元诊治的动作。

先把脉，然后，洪坤翻开熊道元的眼皮看了看，接着他使力又将病人侧过身去，猛的撕破了熊道元背后的衣衫，于是，当后颈下，两边肩胛骨中间现露出一块巴掌大小，上布瘰癧泡粒的丑恶肿痕时，洪坤已突然一僵，缓缓的开了口：“‘小癞蛛儿’……”

燕铁衣这时才对洪坤的医术有了信心，他低声道：“不错，是那种‘小癞蛛儿’咬的。”

嘘了口气，洪坤道：“这种毒蜘蛛最是霸道，毒性奇热，发作缓慢，但却难以遏阻……少兄，我奇怪你们怎会找上了我？”

燕铁衣道：“有人向我们专诚推荐。”

“哦”了一声，洪坤问：“不知是那位朋友如此捧场？”

燕铁衣一笑道：“这是秘密，先生。”

谅解的点点头，洪坤道：“老实说，幸亏你来找我，否则，这周围几百里的地面，恐怕任是那一个大夫都没法治好这种毒伤，而我却是对这一门道有独特之研究及心得，不是我夸口，其他的草药郎中遇见这种疑难杂症，包管连伸手部不敢伸！”

燕铁衣道：“所以，我们就来找你。”

洪坤自负的道：“算你们运气好，若是换了个人，只怕连你这伙计中了什么毒都断不出来，三年以前，百里外的‘祁家堡’有个汉子，也叫这同样的玩意咬着了，送来这里请我医治，却还往他们自家脸上贴金，说什么刚好他们自备的特制解药过了时效，新制的解药尚未送到，所以才来求我帮忙，真是一派胡说！普天之下，我不敢讲无人能除此毒，但在这两河一带，除了

我洪某人之外，我敢肆言再找不出似我这般高明的祛毒圣手，便非天下第一，至少也是当地无双！”

燕铁衣心忖——难怪那老俞知道洪坤能够治疗这“小癞蛛儿”的奇毒，原来却是这么一回事，他拱拱手，道：“佩服佩服，仰名而来，尊驾果然医术超群，颇有华陀再世之风……”

洪坤道：“这位少兄，你先慢来这一套虚情假意，我此遭接下了这桩生意，可是吃亏吃大了，早知道你的伙计是被‘小癞蛛儿’所咬，一千七百两的诊金，至少也要加上个倍数才行，你不知道医治这种毒伤是如何的耗时费力，更须赔上多少精神，使用多少珍贵药材？三年前‘祁家堡’那个汉子，整整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才给他把毒伤治好。”

燕铁衣微笑道：“你的意思是还要加钱？”

洪坤道：“最好你能再加几个。”

燕铁衣道：“多少？”

略一犹豫，洪坤道：“再加一千两如何？”

燕铁衣爽快的道：“行！但要你包治痊愈？”

洪坤傲然道：“当然！”

燕铁衣紧接着道：“而且不要再见风涨价，贪得无厌？”

洪坤面不改色的道：“就此为限——好在你是有钱的大佬，也不在乎多赏几文。”

往椅背上一靠，燕铁衣道：“这不是有钱无钱的问题，洪先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凡事求酬，总须适可而止，过份贪婪，就流于邪魔外道了，是不？”

嘻嘻一笑，洪坤道：“你这位少兄回真是利嘴利舌啊，但随你说吧，我是好不容易才碰上这个机会，你花了大把钱财，损上几句也不妨，却不能不让我狠咬一口！”

燕铁衣道：“你倒是说老实话。”

洪坤道：“在这等节骨眼下，不说老实话也瞒不过你，反不如直说了好。”

燕铁衣道：“如今你所提的报酬我也答应了，我这伙计的毒伤你也诊断出根由了，洪先生，事不宜迟，你还有什么犹豫的？”

洪坤颌首道：“好！我这就开始动手，你却别急，我得先准备点应用物事，这‘小癞蛛儿’的毒伤，可比不了一般症候，得谨慎诊治才行，一个弄不巧，蕴毒反窜，你的伙计活不成，我的招牌也就砸了。”

说着，他大声叱喝，招呼进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徒弟来，这位“寡医”一边掖衫束发，一面叠声吩咐：“小良呀，快备妥银盆、银刀、银针、三大桶滚水，再烧盆炭火，越旺越好，净布一大卷，止血散，生肌膏，活脉丹各适份，另外我那床头顶上的乌心木药箱给拿来，记着水要沸啊！”

叫小良的那个小徒弟连声答应着，相当机伶的转身自往张罗去了，洪坤便在这时将侧身躺着的熊道元翻了过来，变成俯卧的姿势。

燕铁衣注意到洪坤在翻动熊道元的时候，熊道元那么大的块头，洪坤却并未如何出力便已将他翻转过去，由这一点，燕铁衣断定这位“寡医”是有武功根底的，但是，火候如何，没有试或未曾眼见，就难以揣测了。

片刻后，那小徒弟已将洪坤所吩咐准备的東西一一搬进，地下桌上摆了个满，然后，这小徒弟退出，洪坤净手银盆，打算工作了。

第六十八章 色中色 彼虎此狼

燕铁衣也不知怎的，心里泛起了一点轻微的不安——好像觉得替熊道元疗毒的这档子事并不会就如此顺利成功一样，虽然，目前洪坤已在准备施术了。

洗好了手，洪坤一边用块软巾揩乾，一边有意无意的回头问道：“少兄，你知道我的姓名，我却未请教你呢？”

燕铁衣抱着“行不改姓，坐不改名”的江湖传统，也觉得没有什么隐讳的必要，因此他便照直告诉了对方：“燕铁衣。”

揩手的动作蓦地停顿下来，这三个字像是在洪坤的意识中起了很大的冲激作用，他惊愕了好一阵，方才转过身子，怔怔的，也是大感讶异的注视着燕铁衣，声音十分古怪的道：“你是燕铁衣？‘青龙社’的魁首燕铁衣？”

点点头，燕铁衣道：“我是。”

呼吸变得急促了，洪坤宛似被燕铁衣的名声压窒得透不过气来一样，他仿佛在挣扎着，腔调由古怪转为颤抖，更夹杂着兴奋的成份：“想不到，真想不到，燕老大，我对你才是仰名已久啦！便是‘如雷贯耳’吧，也没你刚才告诉我你的万儿时那样震动法，乖乖，威凌天下的泉中之霸，居然光临到我这茅屋寒舍来了。”

燕铁衣平静的道：“更是来有助于你的呢？”

呆了片刻之后，洪坤的笑声有些尖锐得不正常，他竟带着激动的表情道：“太巧了，太妙了，燕老大，你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真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这岂非上天的安排？安排下这么一个解我忧惶，除我痛苦，免我煎熬的救星降临！”

燕铁衣疑惑的道：“我不懂你话里的意思。”

脸上的神色连连变幻着，眼瞳中的光彩也是明暗不定，洪坤显然在思考着一件什么事，他在非常慎重，非常仔细，也非常激奋的琢磨着某一项主意，他的双手微微痉挛的互搓着，他似乎在思忖如何进行，估量怎样安排步骤……

有一种企图早就存在他的内心深处了，但在刚才的一刹那前，这却是个只能深蕴于心的“企图”而已，仅乃一桩并无连贯性及计划性的想像，那只是一种不成形的意识，一种迹近怪诞狂悖的欲念罢了，可是在这须臾之后，当洪坤知道了来人是谁之后，他却迅速将心中的意识连衡，想像凝固，把他一直视为渺茫空幻的企图强撑为实质的希望，他马上有了计划，而且，他也构思妥当如何使这计划实现！

瞬息里，这位“寡医”认为他那盼切的欲念，便要在他突发的奇想下与事实连贯在一起了！

燕铁衣观言察色，不禁在疑惑中更增不安，他勉强笑着道：“洪先生，你好像一下子变得很兴奋？而且你刚才说的话我也不太明白，上天安排了那一个救星来解你忧惶，除你痛苦，又免你煎熬呀！”

手舞足蹈的跳了几跳，洪坤似是得意忘形的道：“燕老大，你真个不知

道么？”

冷冷的，燕铁衣道：“至少，不会为了我才令你如此兴奋吧？”

急急摇头，又连连点头，洪坤指着燕铁衣道：“你，是的，就是因为你我才会这么高兴，又这么欢欣呀，燕老大，你是我苦难中的观世音，是我焦渴时的杨枝露，更是我求命安神的回生丹啊！”

不禁有些啼笑皆非，燕铁衣道：“洪先生，你该不是那里不舒服吧？我看你似乎有点不大正常。”

洪坤忙道：“不，不，我很好，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精神愉快，心情舒畅过，我也很正常，比你，比任何人都要正常得多。”

燕铁衣警惕的道：“那么，你可是有病？”

洪坤大笑起来：“我有病？我也会有病？我……”

忽然，他在僵窒一下之后，笑容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愁惨，一股委屈，一片难言的怨意：“是的，我有病，我可不是真有病么？这又是多么令人伤心痛苦的痛啊。”

燕铁衣满头雾水的道：“你若有病，会是一种什么病呢？你的医术如此高明，莫非连你也治不好自己的病痛？”

点点头，洪坤苦涩的道：“不错，我自己治不好我自己的病。”

燕铁衣迷惘的道：“你得的是那一种病？”

指指心，洪坤道：“心病，燕老大，我得的是心病。”

吁了口气，燕铁衣哭笑不得的道：“心病，你们习医悬壶的人，不是有过这么一句行话流传下来，心病须用心药医？你为什么不去找那‘心药’来治你的‘心病’呢？”

洪坤注视着燕铁衣，双目中闪动着炙热的光芒：“说得对，燕老大，我就正想去找这‘心药’，但我却心有余力不足，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上我这个忙，解我的痛苦和煎熬之中。”

燕铁衣重重的道：“你是指我？”

双手用力一拍，洪坤跳了起来：“对极了，燕老大，就是你，就是你啊！”

燕铁衣的反应却十分冷淡，他道：“尊驾怎么知道我会愿意效劳？”

洪坤急切的道：“你会的，你一定会的，燕老大，我知道你会帮我这个大忙。”

燕铁衣沉沉的道：“我看你未免稍嫌武断了一点。”

洪坤忽然狡猾的笑了：“燕老大，我实在不愿逼迫你，但你却不要非叫我这样做不可，逼迫和威胁，说起来总是不够愉快及有伤和气的。”

燕铁衣扬扬眉梢，道：“我看不出你能如何逼迫我，威胁我？”

洪坤轻轻的道：“你真看不出？”

揉揉鼻梁，燕铁衣道：“或许你有一身好本事，但我可断言你不是我的对手，也可能你在江湖上有点影响力，我却相信对我及我的组合起不了什么牵制作用，洪先生，请问，你用什么来迫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呢？”

洪坤一指竹榻上的熊道元：“用他。”

神色不动，燕铁衣道：“你敢对他不利么？”

摇摇头，洪坤道：“我何须如此做？我只要拒绝为他疗毒就够了。”

燕铁衣森寒的道：“但你收了报酬。”

自怀中取出刚才那那两张银票，洪坤以手平置桌上，他道：“谨此奉还。”

燕铁衣冷峭的道：“我可以剑逼你为我的手下医治！”

洪坤夷然不惧的道：“当然你办得到，但我也会坚拒不从，你一怒之下，可能会杀了我，我若一死，你即将遭遇两大麻烦，其一：传扬出去，大名鼎鼎的燕铁衣残害一个无仇无怨又无恶行的济世郎中，你如何向天下交待？其二，你的这位伙计也就再来不及找第二个人为他除毒保命了，我一上道，他也必难幸免，现在，燕铁衣，你可以考虑一下事情的利害得失。”

沉默了一会，燕铁衣道：“你真卑鄙，洪坤。”

叹了口气，洪坤道：“我也是迫不得已，燕老大，如果再不设法取到那‘心药’，我可是实在懒得苟活下去了……你不明白，我有多么个痛苦法！”

燕铁衣冷酷的道：“洪坤，你该清楚，我不是个惯于遭受威胁的人，假如我答应你，我也可以在做完此事，等你医好熊道元之后将你解决！”

洪坤静静的道：“你不会。”

哼了哼，燕铁衣道：“这句话不该你说！”

洪坤微笑道：“你一定不会这么做——如果你答应我，将那‘心药’取来之后，横竖已经取来了，你又何苦再杀了我以至白费一番力气？再说，我深知你的信诺如铁，我会使你同意在帮助我成事后不杀害我——用你这位手下的生命做交换，而你一旦允诺，你便遵从到底，对不？”

燕铁衣咬牙道：“洪坤，你是个狗娘养的！”

贼嘻嘻的一笑，洪坤道：“你有权骂几句出出气，好在我非十恶不赦之徒，好歹也还算个济世活人，仁心仁术的医生，你不能杀我而背上臭名，现在，我要你允诺事后不得对我迫害！”

燕铁衣不作声。

洪坤笑道：“我要提醒你，这可是以你这位既重要，又忠诚的心腹手下性命做为交换条件的，我会负责救活他，使他康健如牛，而眼前他的活命时间却已不长了，燕老大，你斟酌一下，只是帮我取回‘心药’，你这位手下的性命便可保全，在你毫无损失，在我受益无穷，机会一过，永不再来，你仅是略为辛苦，便能挽回你这忠心属下的命，否则，等他一伸腿，你便是凌迟了我，也任什么都晚了……将来，道上会沸汤相传，说你燕铁衣见死不救，袖手观望，明明能使不死之人硬置于死，如此，则你声誉何存？威名何在？更遑论你再用什么脸面去领导你‘青龙社’的大批手下了，燕老大，你受惯了尊敬，爱戴，服从，一朝那些尊敬，爱戴，服从你的人开始对你离心离从，甚或倒戈相向，那等滋味，就远非现下去取‘心药’的这股闷气可以比拟了。”

燕铁衣冷冷的盯着洪坤，现在，他已进入状况了，这“寡医”，的确是怪诞邪异，不但如此，更狡猾奸险得很！

他不由暗自嗟叹，这两天来，怎的便好像将天下的坏蛋歹徒全碰上了，遇着的人，真是一个比一个刁恶，一个比一个毒辣！

洪坤催促着道：“燕老大，决定要快，时间不多了。”

沉思片刻，燕铁衣终于缓慢的开口道：“好吧，我答应去帮你取回那什么‘心药’，也答应事后不伤害你，但是，你却必须治好我的手下，保证他康健如常！”

洪坤大喜逾望，他用力一拍自己瘦骨嶙峋的胸膛，信心十足的道：“包在我的身上，若是医他不好，我便陪葬！”

燕铁衣冷冷的道：“你要记住你的保证，否则，你将会明白这不只是一句空话，真到了那步田地，恐怕你就势必要走上那条路了。”

嘻嘻一笑，洪坤道：“你不用吓唬我，燕老大，没有几分把握，敢拿着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你这位伙计固然不想死，而我，也一样没活腻味呀！”

燕铁衣生硬的道：“你知道便好。”

搓搓手，洪坤眉开眼笑的道：“人呐，便不能不相信预兆，打今天早晨一起来，便觉得左眼皮直跳，又听得喜鹊在叫，心里半在纳闷，可是什么好事临头了？啊哈，一点不错，这才过午嘛，你这位救苦救难的活神仙就自家找上我这寒舍柴扉来啦。”

燕铁衣没好气的道：“少罗嗦，说吧，你那‘心药’是什么玩意？到那里去找？我们快刀斩乱麻，早点完事早点分手，我多看你一眼，就忍不住加强想扭断你这鸡头的意念一分！”

摆摆手，洪坤道：“别这么凶狠行不行？燕老大，我们这是‘互惠’，彼此扶助，利害与共，正可谓是一种缘份，你又何苦非要破坏此中的和诸气氛？”

燕铁衣怒道：“放你的屁，那一个在和你‘互惠’？你完全是乘人之危，藉机要胁，纯粹的强人所难，乃是下三流的勒索手段，我恨不能活剥了你，居然还来向我谈‘缘份’，说‘和谐’？简直是岂有此理！”

洪坤忙道：“好，好，好，我不和你辩白就是，你说的话全对，我只求你施布甘露一滴，这一生业已受福无穷了，我……”

打断了对方的话，燕铁衣不耐的道：“该说的马上说，我不能再与你磨增下去！”

连连点头，洪坤道：“这就向你禀报，燕老大，我那‘心药’，并非生长在什么瑶池仙府，亦非成长于什么炼狱魔窟，而就在距此三十里外的‘秀楼山’下，很近便，是么？”

燕铁衣毫无表情的道：“既近又便，你为什么不自去采取，却费了这么大功夫，绕了如许圈子来找我的麻烦？”

洪坤苦笑道：“若是我自己采取得来，早就去采取了，何须等到如今？又冒了此般性命上的风险来招惹你？燕老大，我是的确有心无力，才会求到你啊！”

燕铁衣峭厉的道：“不要唠叨了，说下去。”

洪坤急急点头道：“是，是——就在‘秀楼山’下的一幢小巧棋阁里，那幢楼阁精致幽雅，背依青山，面临碧溪，四周又葺满牡丹千朵，真是画秀富贵兼而有之，人朝那里一站，便留恋忘返，再也挪不动这双腿了。”

疑惑的，燕铁衣道：“这种地方，会有你所谓的‘心药’？洪坤，说明白点，你的‘心药’到底是什么东西？奇花异卉？灵兽珍禽？仙丹妙药？或是罕见的珠宝？”

摇摇头，洪坤道：“若是这些可求之物，也就非但平凡，更且俗气了，老实说，燕老大，我那‘心药’却是个人，活生生的人啊。”

怔了怔，燕铁衣意外的道：“人？你的‘心药’是个人？活生生的人？”

满脸的虔诚敬仰之色，洪坤双手合抱胸前，以一种缓慢的，庄严的，尊重的声音道：“是的，是个人，但她却不是普通的凡俗之人，她是那样圣洁，那样高雅，那样美丽，那样仁慈又那样气质飘逸，冰雪聪明，便是天下的仙女，绝代的尤物，也不能望其项背，难以相提并论！”

倒吸了一口凉气，燕铁衣惊愕的道：“天爷——你说的‘心药’，居然是一个女人？”

点点头，洪坤道：“是的，女人，但却是一个无比高贵艳丽的女人，天下无双的可爱女人！”

脸色倏沉，燕铁衣厉声斥责：“荒唐！洪坤，你简直是疯狂悖谬，莫名其妙，说了这么久，想不到你竟要我去替你找一个女人，你把我看成什么人？”

洪坤赶忙道：“燕老大，我不是请你去找她，而是请你去将她骗来、抢来或诓来，随便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不伤害她，把她交到我手上就行。”

燕铁衣怒道：“要我去抢劫一个女人或诱骗一个女人，你这不是同样在糟蹋我的名誉，破坏我的人格么？万一叫人知道，我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

涎着脸笑了，洪坤细声细气的道：“燕老大，你可真是聪明一世，蒙胧一时——将那女人弄来的方法很多，你就不会筹思一条瞒人耳目的妙计？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她送来这里，不被任何人晓得，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你燕老大寿划帷幄，领导指挥过多少阵仗，主持过了多少艰巨行动？风浪那么险恶的场面你都安然渡过，圆满成功，这一点小小的花巧，又如何能难为着你？”

燕铁衣叱喝道：“你混帐透顶！”

洪坤奸笑着道：“再说，这个女人是我的命根子，对你却不关痛痒，你为我设法弄了来，本身毫无损失，而你的伙计这条命就算保住了。”

燕铁衣寒森森的道：“可是你考虑到我的立场没有？”

点点头，洪坤眯着眼道：“当然这种事站在你的立场而言，办起来是较为棘手的，不过，这‘棘手’的程度，却万万比不上你这伙计的死亡对你所负担的精神痛苦，对么？”

沉默了很久，燕铁衣方才冷清的道：“洪坤，你这条卑鄙计划的安排，是早有预谋吧！”

还是见到我之后才有生起的‘即兴’之作？”

洪坤老老实实的道：“本来只是存在心底的一个意念而已，及至知道了你是谁，又发生了你来求医的事情以后，方才令我将这心底的意念构思成一项美满的计划，虽是‘即兴’之作，也不愧着有急智吧！”

燕铁衣咬咬牙，狠狠的道：“早晓得你如此奸险，我应该随便编个假名字告诉你。”

嘿嘿一笑，洪坤道：“等到下一次遇上相似之事，你再这样做不迟，燕老大，世上有些事是后悔不来的，当它发生，即早有因果注定了。”

燕铁衣嗔目道：“你去死！”

洪坤不以为忤，笑嘻嘻的道：“燕老大，这里隔那‘秀楼山’上不过三十余里，我认为你天黑以后再开始行动比较合宜些，骑马去，大半个时辰就足够了。”

脸上的肌肉紧扳着，燕铁衣粗暴的道：“你给我记住，洪坤，此事之后，我们两个最好不要再朝面，否则，便有得你消受的了！”

洪坤耸肩笑道：“放心，燕老大，那人间仙子一旦入怀，我马上远走高飞，带着她找一处景色清幽的山水胜地，再也隐世不出，共渡那神仙伴侣的逍遥日子去了。”

燕铁衣重重的道：“你想得倒挺美的，洪坤。”

洪坤眨眨眼，得意的道：“这并不是梦幻，因为我找着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他也会脚踏实地的付诸行动，是么？所以找只要安排好异日的美

满生活，然后静待那位美娇娘到达就行，啊，将来的远景该是多么绮丽又温馨，鸳鸯仙侣，亦是神仙美眷……”

燕铁衣不禁嗤之以声：“记牢了，洪坤，由来好梦最易醒！”

第六十九章 心药苦 畸恋入邪

洪坤一点也不生气，他咧着嘴道：“容我再说一次，燕老大，这并非做梦，而是即将实现的事实，我不尚空谈，只要行动，行动么，有了你这一位几乎无所不能的高强人物相助，还怕不马到成功？”

燕铁衣冷锐的道：“我是被迫如此，决非与你同流合污，更非对你这种龌龊行为有所苟同，这一点观念上的分解，必须要先弄清楚！”

洪坤笑了笑，道：“不管怎么样，也不管你如何去进行，燕老大，我只要等着你把人送来就行。”

忍住满腔的火气，燕铁衣大声道：“那个女人姓什么，叫什么？是何模样、有何特征？住在‘秀楼山’下那幢小楼的什么位置？会不会武功？四周有些什么人护卫着她？”

不但是兴奋欢喜，更是精神抖擞，洪坤赶忙道：“我这就将我所知道的一一向你回禀——那位娇娘姓易、芳名秋盈、生得是美若天仙化人、倾城倾国、纵非沉鱼落雁，亦乃闭月羞花，美到极处，艳到极处；说起特征，就是她那秀丽的姿容，只要一见到她，便会知道她就是你所要找的人了，易姑娘身边有个丫环，但你却不可能认错，因为那丫环与她一比，可谓莹光之比皓月，简直光彩全无，不堪一提了，只要你一接触易姑娘主仆，休说燕老大双目锐利，善于辨人，就算你瞎了这双招子，仅凭直觉的感应，也觉得出易小姐那种高华清雅的气质！这是她那丫环所绝无的。”

燕铁衣烦躁的道：“说重点，不要净是唠叨些废话！”

洪坤连连点头道：“是，是，马上就说到重点了；那整幢楼阁之中，便只有这两位女子，其他的便全是些大男人，臭男人了！”

微微皱眉，燕铁衣慎重的道：“听你这一说，住在那幢小楼中的人还不少？”

急急摆手，洪坤道：“不多不多，除了易小姐与那名贴身丫环之外，就只有易小姐的父兄三人，以及她父亲的两位好友，再就是一个老苍头，一个厨师，合总也就是这几个毛人而已。”

思忖了一下，燕铁衣道：“易秋盈的父亲怎么会把他的两个朋友长年留住在家中呢？”

洪坤迟疑片刻，方始苦着脸道：“她父亲的两个好朋友，其实也就是她父亲的拜把子兄弟，亦乃她父亲当年的手下，她父亲自江湖上退隐之后，这两人便一直追随在侧，说起来，也等于她家的成员一样，不分彼此了。”

燕铁衣立即问道：“易秋盈的父亲是谁？”

洪坤有些顾虑的道：“燕老大，这个——你没有什么一定要知道的必要吧？管她父亲是谁，总归也糊不住你，吓不倒你。”

燕铁衣怒叱：“少来这一套，洪坤，你要不实说实话，害我因为判断错误而有了失闪，你就等着我回来拎下你的脑袋当球踢！”

洪坤惶然道：“唉，唉，燕老大，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何必这么急躁？”

燕铁衣冷森的道：“不准绕圈子，也不得隐瞒或编造，洪坤，我要知道一切实际情形——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你要挟我去干这件丑事，莫非还打算把我坑在其中？”

举起右手，洪坤指天盟誓：“燕老大，我要有一丝半点这种天杀的念头，便叫我五雷轰顶，不得好死，燕老大，我甚至可以向你——”

“呸”了一声，燕铁衣火辣的道：“你歇着吧——现在，告诉我，易秋盈的老爹是谁？什么来历，又什么出身？”

咽了口唾沫，洪坤像是极为艰辛的嗫嚅着道：“说起来，你一定也知道这个人……他姓易，叫易重云，十几年前，曾是关东红胡子帮会‘血角旗’的大当家！”

燕铁衣神色一凛，脱口道：“‘荒寒一尊’易重云？”

洪坤有些瑟缩的道：“就是他，‘荒寒一尊’！”

喃喃的，燕铁衣道：“熊道元必不知道，他的老家‘仁德村’周围两百里的地面之内，居然竟是精英毕集，藏龙卧虎的所在……又是‘祁家堡’，又是‘寡医’，如今，再加上了一个‘荒寒一尊’……”

这时，洪坤急着为燕铁衣打气：“燕老大，不论这易重云是那一路的‘尊’，又曾干过什么红胡子，也休管他十几年以前是个什么等样的角色，但他却也压不倒你，在他称雄道霸的时候，你同样崛起江湖，独当一面，而他见风转舵，洗手退隐之后，你却更是声威日隆，霸业日固，他不错当过‘血角旗’的瓢把子，可是老大你亦乃北地‘青龙社’的双龙头，论出身、论来历、论资格、论才学、论地位、论本领、论势力，你任是那一样也决不输他，反之，更可凌驾姓易的之上。”

燕铁衣冷冷的道：“你不要忘了，还得论一论道理。”

尴尬的打着哈哈，洪坤顾左右而言他：“所以呐，燕老大，对这易重云来说，我的确是招惹不起，但你就大大的不同啦，招惹不起的是他，见着你，只怕姓易的便不退避三舍，也要闻风而逃。”

燕铁衣生硬的道：“易重云号称‘荒寒一尊’，曾掌关外最具威势的红胡子组合‘血角旗’二十余年，今天他虽早已归隐江湖，但若有人去抢或去骗他的女儿，他再是饭桶窝囊，也不可能‘退避三舍’‘闻用而逃’？我看你是叫他的女儿给迷昏头了。”

洪坤忙道：“可是，至少你总不会含糊他吧？”

燕铁衣沉着脸道：“只要行得正、立得稳、问心无愧，我不含糊任何人，否则，便是面对一个九流走卒，我也是一样汗颜不安！”

洪坤呐呐的道：“你大可以不必与易重云朝面。”

燕铁衣阴冷的道：“这不是我想如何便即如何的事，我不愿与他朝面，但在动手之际，万一朝上了面又怎么办？洪坤，你能把我化作一阵风消失掉么？”

洪坤乾笑道：“燕老大，我想无论在任何情势之下，你都必然会有妥善处置的方法！”

唇角一撇，燕铁衣道：“我知道你的心意——反正是我去冒险，是好是歹，是死是活，与你毫无干系，任何场面你都不用往上沾，天塌下来，横竖有我抗着了。”

洪坤窘迫的道：“话不是这样说，燕老大，我们可是有言在先，谈好了条件的……固然事情是稍稍有些棘手，但你却不能因此故意找碴挑剔；再说，若非事情棘手，我早已自己办了，又何苦费了这么多力气来求你？”

燕铁衣木然道：“洪坤，你知不知道这等于一个圈套？你所布下的圈套？”

洪坤脸色有些泛青的道：“皇天在上，燕老大，我巴不得你马到成功，如愿而归，我比你心意更紧张，更忧急，怎么会布下圈套来叫你上当呢？这真是冤枉啊！”

一挥手，燕铁衣大声道：“小楼里除了易重云之外，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是么？”

洪坤迅速的道：“不错，易重云的这两个儿子，一个是易小姐的哥哥，一个是易小姐的弟弟。”

燕铁衣问：“一定都有一身好本事了？”

洪坤吞吞吐吐的道：“本事当然会多少有一点，只是不晓得火候深浅如何？”

燕铁衣沉沉的道：“只要他们习武，便不会差到那里去，所谓‘名师出高徒’，这兄弟二人设若练过功夫，他们的父亲就是当然的老师；易重云艺业精湛，修为深厚，调教出来的子弟必然不弱，家学渊源，即未尽得真传，也会颇有可观。”

洪坤拍着马屁道：“但燕老大，你却是万人敌！”

没有理他，燕铁衣迳自问下去：“易重云随侍左右的两名手下，是那两个人？”

洪坤低声道：“一个是‘飞天狮子’贾标，一个是‘毒金刚’诸生长！”

哼了一声，燕铁衣道：“这两个人我都知道，全是当年‘血角旗’的急先锋，易重云左右的哼哈二将，两个人皆以勇猛骠悍而驰名白山黑水。”

洪坤陪笑道：“却也未见得能以比拟燕老大你身边的‘青熊狮爪’及三旗领主！”

燕铁衣摇摇头，道：“洪坤，你不该做医生。”

微微怔愕了一下，洪坤迷惘的问：“我，我不该做医生？”

燕铁衣讥诮的道：“你若当叫化子更好，嘴巴灵巧，能捧能吹，人要一户，你讨十家，包管一样生活优裕，吃穿不愁！”

洪坤白脸发赤，强笑道：“燕老大真会说笑，真会说笑！”

燕铁衣目光上扬，缓缓的道：“易秋盈住在楼中的什么地方？”

又振作精神来了，洪坤十分熟稔的道：“楼上，正对楼前的右边厢，不过，你最好从后面掩上去比较容易些，她的父兄与贾标、诸生长等人便住在楼下正面，整个楼上，除了一个书房、一个佛堂，另加那丫环的居室之外，就剩她的香闺了！”

点点头，燕铁衣道：“很好，你再想想，还有什么其他应该告诉我而尚未告诉我的事？”

思索了好一会，洪坤堆起满脸假笑道：“没有了，燕老大，我所晓得的业已全部向你禀告过了，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半点保留也没有。”

燕铁衣瞅着洪坤，忽道：“我忘了问你，大郎中，你是怎么认识易重云女儿的？又如何对她家里的情形知道得这般清楚，就好像也是她家里的一员似的？”

怪难为情的红了红脸，洪坤期期文交的道：“说起来，呃，也是缘份……约摸半年以前，易家慕名前来请我出诊，到他们住在‘秀楼山’下的‘小秀楼’去替老易的么儿子看病！就在那时，呃，我便见到了易小姐！说也奇怪，我经过的女人亦有不少了，从来也没有什么难舍难忘的感觉，可是，独对她便一见钟情，心荡神移……后来，我又接连去了六、七次，每次见到她，就越觉仰慕，爱意日增，几达不能克制的地步！我也曾向她暗示思念之情，但她却毫无反应，冷然不睬！我急了，表示得更露骨些，她却干脆不再理我，连面也不见了！唉，这段相思的日子可真苦啊，可以说是魂萦梦系，刻骨铭心，我想她想得茶不思，饭不想，整日价闷恹恹的憋得慌！”

燕铁衣揶揄道：“可是你却没有忘记敲竹杆！”

叹了口气，洪坤道：“要生活嘛！”

燕铁衣又问：“她父亲或家人知道你向易秋盈示爱的事么？”

摇摇头，洪坤道：“不知道，我向她接近并表达爱慕之忱的时候，都是只有她一个人在的场合，而且，我认为像这种事她也不会同她父兄去讲，女儿家嘛，多半是羞于谈论涉及私隐之事的！”

燕铁衣道：“很有可能，否则，以你如此轻佻失态的行为，易家人早就找来将你活拆八块了！”

有些悻悻的痉挛了一下，洪坤道：“老实说，我的武功也相当不弱，但我也有自知之明，我晓得，凭我这几下子手脚，是断乎惹不起易家人的，我又想又怕，可是我一点法子也没有，我不能去求亲，也找不着机会去接近易小姐，无缘无故，我又不敢老是往那里跑，以免启人凝竦，对我不利！我想念易小姐真是快到发狂发痴的程度了，日也思，夜也想，神魂颠倒，坐立难安！燕老大，若非今天遇上了你，承蒙见怜，慨允赐助，只怕我这一辈子便要痛苦的单相思了。”

燕铁衣毫不苟且的道：“什么‘承蒙见怜’、‘慨允赐助’？完全胡说八道，我纯是受你要挟，乘人之危而加以胁迫，不得已才勉强答应的！”

洪坤呐呐的道：“像我这样说法，此较好听一点！”

燕铁衣冷笑道：“你手段如此齷齪，还怕说法难听？真是笑话！”

用力挤出一丝笑容，洪坤搓着手道：“燕老大，方才你问我是怎么对易家情形如此清楚，以及如何认得易小姐的？我已通盘托出，我想，你该没有疑问了吧？”

燕铁衣道：“你倒是有心人，只怕早已准备着来这一手了！否则你如此注意这些细节做什？洪坤，我替你担心的是，易小姐一旦到手，你如何善后？易家人不活剥了你才叫见鬼了！”

洪坤胸有成竹的道：“我不怕——第一，只要你不说出，他们便不会晓得是谁的主意，而你为了自身的名誉及安全，连你自己的形影都不会愿意显露，就更不可能吐出我来；第二，他们不知道我会找人掳劫易小姐，况且易小姐一朝入怀，我立即远走高飞，人海茫茫，任谁也便找不着我们了！”

燕铁衣深沉的一笑，道：“敢情你早就盘算好了！易秋盈会武功么？”

摇摇头，洪坤道：“不会，充其量只比一般女人灵活点而已，我有把握可以控制她！”

眼睛望着屋顶，半晌，燕铁衣道：“我决定一入黑便启程，直放‘秀楼山’。”

洪坤打恭作揖的道：“多谢多谢，燕老大，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功同

再造！”

燕铁衣硬板板的道：“可是，你忘了一件事。”

怔了怔，洪坤不解的道：“我忘了一件事？燕老大，我会忘了一件什么事呢？”

燕铁衣暴然的道：“熊道元危在旦夕，若等我劫得易秋盈回来，耽延时日，他岂不早挺了，还到那里活命去？你就没想到这一点上，光顾着去做你的相思梦！”

洪坤急急的道：“不慌不慌，燕老大，请你稍安毋躁，这件事我早已想到，且连预防方法亦已思妥；我会先用一种丹药将他体内积毒凝聚，延缓毒发时间，至少可以生效三天以上，等你回来，我立即彻底给他除毒疗治，直到痊愈！”

燕铁衣凶狠的道：“你有把握么？”

洪坤自负的道：“绝对有把握，燕老大，论武功、论声势，我是望尘莫及，相差太远，但在疗养治伤的这门学问上，我们两人就刚好反过来了！”

笑笑，燕铁衣又变得十分和缓的道：“何不好人做到底？一次给他治好算了！”

洪坤也有点狎戏的笑了起来：“燕老大，如果一次给你的伙计治好了毒伤，你万一反脸对付我，甚至不履行诺言，不去帮我找我的心上人，我又怎么奈何于你？说句不中听的话，我到时连个喊冤的地方也没有啊！”

燕铁衣淡淡的道：“我是言行如一的人，你也知道。”

点点头，洪坤暧昧的笑道：“我知道，但在这件事上，我认为还是照我的法子做比较牢靠！”

燕铁衣道：“洪坤，你很固执。”

裂裂嘴，洪坤道：“不是固执，是事情重大，不敢掉以轻心！”

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四肢，燕铁衣似笑非笑的道：“洪坤，你方才说过，你经过的女人不少，这样说来，你素性很风流喽？”

坦然颌首，洪坤道：“我生平只有两好——色与财，而色更在财之上，所以，我才会宁愿不要你金钱上的重酬，只要我的小娇娘，所以，人家才称我‘寡医’。”

燕铁衣有趣的道：“怎么说？”

洪坤嘿嘿笑道：“‘寡医’，即是当世无双，足可称孤道寡之名医，也是‘寡人有疾’的名医，好在食同色，皆为本性，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注视看这位“寡人有疾”的郎中，燕铁衣感喟的道：“你确实有点古怪，有点狂悖，也有点违反常情，你表面潇脱，内里奸刁，看似热诚，实则阴损，说你狡猾吧，你却也相当坦白，你医道高，傲气足，但有时却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你像是不拘小节的人物，做起事来却谨慎异常，步步为营；洪坤，行医如你，也可称怪了！”

洪坤拱拱手，道：“怪就怪吧，好在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也没强着谁来，迫着谁来！”

燕铁衣道：“色字头上一把刀，洪坤。”

嘴里“啧”了一声，洪坤道：“对女人来说，我也是和行医一个宗旨——愿者上钩，当然有时免不了陪衬点财帛同虚情假意，可决不用强，只对一位例外——易秋盈。”

燕铁衣嘘了口气：“我却正撞上你这个例外，背上这口可恶的黑锅！”

洪坤殷勤的道：“你偏劳，燕老大！”

坐回椅上，燕铁衣道：“洪坤，你今年贵庚啦？”

洪坤莫明其妙的道：“四十二了，燕老大，你为什么对我的年龄感到了兴趣？”

燕铁衣又道：“易秋盈多大了？”

这才颖悟过来，洪坤白脸涨赤的道：“二十挂零！”

笑笑，燕铁衣道：“老夫少妻嘛——如果匹配得成的话，这未免有点不大合宜，我说洪先生，如你婚娶得早，生个女儿也该有这么大了！”

洪坤脸红脖子粗的声辩：“爱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燕铁衣道：“不错，如果两相情愿的话，倒也未尝不是一桩美谈，可惜你只是单方面，所谓剃头挑子——一头热，这其中的说法，就相差不能以道理计了！”

洪坤急切的道：“我管不了这许多，我只知道我爱她，我爱她就必须得到她——不惜用任何手段，任何方法来得到她！”

燕铁衣道：“这就是疯狂。”

洪坤气愤的道：“我不同意。”

燕铁衣一笑道：“那么，你认为这是什么？理所当然，抑是天经地义？”

窒了窒，洪坤有些老羞成怒的道：“你不要管我是如何认为，你只要履行诺言，把人给我带回来就行了，其他一切全不干你的事，你也少给我冷言冷语！”

燕铁衣慢吞吞的道：“洪坤，我不是冷言冷语，而是言出由衷，一个少女的青春幸福，因为你的疯狂，我的无奈，就要断送在眼前了！”

洪坤怒道：“这是我的事，你只须行动，别的不用你来担心！”

摇摇头，燕铁衣道：“我并非担心什么，洪坤，我只是内疚，要替你去做一件伤天害理的罪孽……男女相悦，不能勉强，但你却在勉强，我又竟然是实际去勉强那姑娘的人，唉！”

忽然狡笑起来，洪坤道：“你不要想说服我，这是不可能的；燕老大，我劝你还是多想想你这位伙计熊道元的性命吧，只要你时刻不忘，办起这件事来，你就会全神贯注，快马加鞭的完成了！”

燕铁衣道：“多谢你一再提醒我，洪先生。”

背负着手，洪坤道：“今晚上，我先备上一某丰盛的酒菜，且边你饱餐战饭，也算送行，待明朝，你凯旋归来，我再替你设上庆功筵，并由我夫妻共同作陪！”

端详着对方，燕铁衣问：“你夫妻？”

尖声笑了，洪坤道：“不错，我与我的小娇娘——易秋盈。”

燕铁衣不知道他自己的笑声为什么也会这样尖细？他跟着笑：“洪先生，我怕你这相思病已经病入肤骨了，居然已影响及你的神智都不清啦，这里八字尚不见一撇，你就开始做起‘鸳鸯梦’来了？老天爷，你夫妻？熊道元不用你治，就应该笑醒了才对！”

洪坤顿时恼怒的道：“不准再讽刺我——从现在开始，你准备傍晚启行，在启行的前后，你不妨多想一会熊道元的性命问题，我忠告你，你必须达到目的，而且时间只有三天，过了时限或者空手而回，我们两人的下场就会一样的悲惨。”

燕铁衣淡淡的笑着道：“你说得一点也不错，洪先生。”

目光中的神色有些怪异，洪坤道：“我劝你且先歇息一会，今晚开始，只怕你就会很劳累了！”

燕铁衣道：“这是毋庸置疑的，洪先生，因为你已将这桩原本该由你自己劳累的事推到了我身上！”

咬咬牙，洪坤又恼又气又无可奈何的，恨恨转身走出了门。

第七十章 牡丹园 牡丹解语

怀着一种复杂又沉重的心情来到“秀楼山”，燕铁衣并没有费多大功夫，便找着了那幢依山临溪，四周植满牡丹花的精巧楼阁——“小秀楼”。

“秀楼山”的山形非常奇特，一层层重叠的山岩往上耸升，宽阔浑厚而节次分明，就好像是一座耸立入云的巍峨巨楼一样，恢宏又雄伟，加上山间青翠苍郁，树木密茂，看上去，确是清奇灵秀，别有古拙深沉的韵味。

于是，那幢玲珑透剔的山下楼阁也就更显得幽雅飘逸了，楼只两层，檐飞角垂，画栋雕梁，不是金碧辉煌的那种伧俗，而是和谐柔美的这般对称，尤其被楼中的灯火与楼外门角的斗大纱灯一映，便更幽幻似梦似真样的蒙胧了。

洪坤说得不错，这里，是高雅兼具富贵，气氛令人迷恋——就更莫论楼里尚住有一位千娇百媚的如玉佳人了！

徘徊在“小秀楼”园外的空花矮墙边，燕铁衣举旗不定，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及用那一种方式来解决他如今的困境才好，江湖喋血十多年，生死阵仗见多经多了，但是，来抢掠或诱骗一个少女，这可还真是破题儿头一遭！

犹豫了老大一阵子，燕铁衣实在拿不定主意，况且，心里总有那么一股子浓重的愧疚与罪恶感，这种感觉，也是他自来少有的反应；在主持过如此浩繁场面的“枭霸”来说，似此般忧惶不安、又苦闷焦愁的情绪，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可叹！

“小秀楼”外四围的院墙很矮，仅及人们的肩，而且砌造得十分雅致，只要看上一眼，便知道这围墙不是来防备什么的，而是用作装饰的；此等情景，与“祁家堡”的深壁厚垒，高墙铁网，可谓大异其趣，气氛上完全是两种情调，这里的安适恬怡，与“祁家堡”的森严冷肃，乃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但是，两个地方却都是住着一样的霸道人物。

又在片刻的迟疑之后，燕铁衣总算好歹将心中散碎游离的意念聚成了形，他不管能否行得通，只有下定决心试上一试了。

他也知道这是一桩如何冒险的事，但他却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唯有豁出承担一切不幸后果的勇气，硬着头皮付诸行动，至少，他如行动还能有个未知的希望，若是一直犹豫下去，不但一事无成，任什么也都耽搁了。

他当然是从“小秀楼”的后面掩进。

在灯影婆娑的绰约朦胧里，燕铁衣飞起的身形有如一抹鸿翼横空的掠影，只是微微一闪，他已攀上了二楼右侧窗檐的外面。

他所攀附的窗帘之内，即是易秋盈的香闺了。

窗户是细木条厚的缕细纹冰花格子窗，糊着上佳的双层棉纸，窗檐斜排向下，檐角还悬挂着两枚精巧的小风铃，微风拂过，便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响声……“叮铃铃”“叮铃铃”……

窗子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显然房中的人并未休歇，而从影子的晃动上看，房中是两个人，倒映窗纸上的影像，证明这两个人全是女子。

燕铁衣不是用一般的“倒挂金钩”方式倒挂下来，他是整个人伏在斜面的檐上，当然，他必须提住气以减轻自己的体重，否则，窗帘的构造是承担不住一个常人的重量的。

现在，他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进房。

他不希望惊动楼下的人，至少，在他的计划确定成败之前，他不希望惊动楼下的人。

这不是畏惧，燕铁衣毫不畏惧，他只是内疚与不安而已，主要的是，他不愿在自己的意念被确定是否能为对方接受前便先遭破坏。

最后，他决定不再等待。

他试过，窗子只是掩上，并未下栓。

这扇精致的窗户，只是微微向上一掀，就像被一阵清风拂起来一下似的，声音细微似乎没有发出，燕铁衣已经翩然掠入房内。

少女的闺房燕铁衣自来很少有见识的机会，他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位少女的房间都似眼前这一间同样的令人激赏——这是一大间房子，通体是一种浅浅的乳黄色调，而地面却是用红木的小块排成了一朵朵线条声齐的牡丹图案，从雕着暗花的玉黄色承尘上垂挂下来几重如梦如幻的纱幔，就把这间大房子隔成了一大半与另一小半，外间还摆设得极为匀称的高几盘案，壁上悬着山水直条数幅，斜挂着一具形式奇古的琵琶；一只黄铜小鼎正冒着袅袅檀香，玉屏风上洒着一大片透逸的竹影，半遮着一张黑漆油亮，上置文房四宝的兽腿书桌，两排书架上密密的排满了书籍，另一幅鲜的工绣牡丹便在两具书架的当中，从这里，面对着重纱隐约的那小半间里，显然是佳人寻梦之处！只见罗帐半挽，丝衾展摊，虽然看不十分真切，但那一种旖旎娇慵的幽柔情调，却足以令人心荡气促，色授魂与！

这间闺阁，是集雅致、清淡、绮丽、高华、恬怡之大成，而且，更带着那么一股子淡淡的书香，一股子幽幽的绮丽！

在房中那张矮几旁，绣花框子早就撑开，一位眉目如画、艳光照人的佳丽正在那么安详优美的绣花，在她身边，另一位丫环打扮的俏妮子却忙着卷线引针；气氛是如此平静宁谧，使任何一个破坏了这宁静气氛的人都会感到是一种罪恶，一种冒失！

燕铁衣即有这样的感觉。

他进房的动作太过轻悄，以至他站到窗侧有好一阵子，房中的两位少女都没有发现，没有感触。

此刻，燕铁衣相信这主仆两人都不具武功的修养了。

屏息沉默片歇，燕铁衣朝前走近，他背负着一双手，脚步轻灵得就像是飘浮在地面上一样，丝毫不带声响的来到两位少女身后。

两位少女在专心的微微垂首刺绣，她们侧脸对着燕铁衣，燕铁衣这时便站在两位少女的侧后方，假如被一个不知情的人看见了这光景，包管不会相信实际上的内幕，还会以为是两小口子在如此良夜，玉手挑绣，静赏幽闲呢！

挑着绣着，那明丽美艳的少女似是下意识中觉得有种惴惴不安的感应，她轻轻抬起视线四顾，卷翘的睫毛密密如——于是，她便看见了站在旁边的燕铁衣。

在刹那的僵窒之后，她的喉咙里倒抽了一口凉气，但是，她急忙抚住自己的嘴，一双水盈盈的凤眼中透露出惊恐之色，玉也似的莹白的脸庞便更形透白了。

那俏丫头也似有所觉，她猛的转头望去，却只是大大的一呆，表情愕然又迷惘，可是，却显而易见的并没有她家小姐那样紧张惶悚。

微笑颌首，燕铁衣从容儒雅的柔声道：“二位姑娘，晚上好——这位小姐的女红可真是细腻精巧，绣的是牡丹花，色泽调配鲜艳自然，绣工生动，几可乱真，花在缎面神韵浮凸，就和活的一样叫人忍不住想伸手去摘；但叶片枝梗却也必须加意衬托才是，常言道：‘牡丹虽好，尚须绿叶扶持’，两相凑合，才各显其美，相得益彰。”

坐在饰凳上的少女像是努力抑止住自己的恐惧，她勉强镇静下来，放下抚在小嘴上的手，她怯怯的望着燕铁衣，声音有些微微发抖：“你……是谁？你想要做什么？”

那俏丫环也定下心，朝她小姐身前一挡，强硬的道：“半夜三更往人家闺绣房中闯，非奸即盗，绝不是什么好人，更不会安着什么好心，我要警告你，你如果想打什么歪主意，只怕就要后悔莫及；你可打听过我们这儿是什么地方？”

惶急的扯了扯丫环的衣角，那少女志志的道：“小真，不要这样说话，当心激怒了他——你忘记爹爹平时怎么教导我们的了？”

燕铁衣安详的道：“这位小姐说得不错，小真，你家老爷平素一定告诫过你们，当遇到危急的情形时必须镇定应付，不要慌张，不要激动，也不要做出任何足以伤害你们的举止来，然后，再见机而行，在和对方处于委蛇中筹思求救的方法，找寻机会脱险；你们老爷一定也说过，强徒歹人有时并不是存心要伤害人的，至所以常常发生这类的事，大多是因为受害者一时的慌乱或冲动才引起的不幸，因为逞强者的情绪本已紧张不安，稍微的刺激，便能使他不能自制，演变成流血的惨案。”

怔怔的，少女满脸的惊异不解之色：“奇怪……我爹爹正是这样告诫我们，但是，你怎么也会知道？”

笑笑，燕铁衣道：“很简单，令尊是江湖人，我也是江湖人。”

少女怯怯的试探着问：“那，你知道家父是谁！”

点点头，燕铁衣道：“十余年前关外‘血角旗’的大当家，‘荒寒一尊’易重云，对不对？”

又是迷惑、又是忧虑，少女的表情惴惴不安：“你好像对家父的来历十分熟悉？”

燕铁衣和霭的道：“不太熟悉，但我所知道的已足够我认识令尊了。”

俏丫环刁蛮的道：“你好大的胆子，既知我家老爷就是当年威震江湖的‘荒寒一尊’，仍敢前来意图不轨，你就不怕我家老爷剥你的反？你还不挟着尾巴尽早滚去，却尚在我家小姐闺房里磨蹭什么？”

燕铁衣笑道：“小真，你比你家小姐更厉害多了！”

一瞪眼，俏丫环道：“少拉近乎，小真小真，小真有你叫的？”

少女急道：“小真！”

摆摆手，燕铁衣道：“不要紧，我的理智比较一般歹人强徒要坚定些，并不太容易将我激怒，而且，我惯于控制自己！”

少女往后缩了缩身子，道：“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燕铁衣反问道：“你是否就是易重云的掌珠——易秋盈小姐？”

吃惊的点点头，她道：“你知道我的名字？”

燕铁衣温柔的道：“易小姐天生丽质，慧性兰心，我是仰慕已久了。”

小真又是愤怒，又是恐惧的道：“好呀，原来你是冲着我家小姐来的！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个好东西，果然不错，你竟是个下流无耻的色狼！”

易秋盈窥伺着燕铁衣的反应，边焦灼的低叫：“不要这样，小真，你会惹祸的！”

咬着牙，小真的目光溜向门边，她脸蛋涨红的道：“小姐，我可以叫，我可以呼救，只要叫一声，老爷少爷和贾爷诸爷他们就会很快从楼下冲上来救我们！”

不待易秋盈说话，燕铁衣已笑着道：“你真是个傻丫头，小真，你也不想，我既知你家老爷少爷他们都在楼下，而我仍然硬闯进来，难道说，我就没有一点仗恃么？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如果你安安静静，不吵不闹，不做出任何愚蠢的举动来，我保证你家小姐与你都会毫发无损，不受到任何伤害，反之，就难说了！”

小真倔强的道：“只要我一叫，你也逃不脱！”

燕铁衣摇摇头，道：“小真，我不愿恐吓你，但我有绝对把握在你叫声未及出口之前便使你闭上嘴巴；我的动作非常非常快，而且准确俐落无此，这样效果的融合，就产生了一种令你难以想像的威力，它宛若人的意识，只要浮现，立可存心，其间的过程短促至极，我十分诚恳的希望你不要尝试！”

小真悻悻的道：“你吓不住我！”

燕铁衣道：“那么，你叫叫看。”

这位俏丫头不禁犹豫起来，她定定的瞪着燕铁衣，呼吸逐渐急促，两腮的肌肉连连抽搐，唇角也忍不住在一下又一下的勾动。

一股怒气在腹内冲击，但她的舌头却像僵麻了一样转动不灵，而且，抑止不住的一阵阵身子泛寒，似是流动的血液都凝固了……

易秋盈赶紧将小真拉到身边低促的呵责着：“小真，你怎么这样沉不住气？眼前是使性子的时候吗？这个人的功夫不知道有多深，但是，至少人家刚才掩进房来我们就全无感觉，光凭这一点，当可判断此人必不是个庸手，你冒冒失失的一叫，无论他能否及时阻止你，在爹爹他们赶到之前他有足够的空隙伤害你却是一定的，万一你受到了伤害，为的又是什么？这不是太没有价值与目了吗？”

小真不甘不服的咕嚕道：“我是为了要救你！”

叹了口气，易秋盈幽幽的道：“只要你叫出了口，惊动了爹爹他们，恐怕我们两个人谁也活不成了——如果这人是存心想要我们活不成的话！”

小真恨声道：“如果那样，他也别想活了！”

易秋盈苦涩的道：“便算他也不能活，你我是不是会因为他赔上一条命就能回生？何况他并不一定就没有机会在伤害我们之后再脱走……小真，我不是怕死的人，主要的，生死是大事，总也得有个值得的原因，如此不明不白的死了，算是为了什么呢？”

连连点头，燕铁衣道：“易小姐果然通情达理，深明大义，说得一点也

不错；实际上，我也绝对没有冒犯二位之处，只要不逼我出此下策，我断不会主动相侵！”

小真脸色泛青的道：“鬼才相信你的话！”

燕铁衣淡淡一笑，不愠不怒的道：“原也无须你来相信——我们且待事实证明吧。”

易秋盈微喘着道：“别这样，小真，他说的可能不假……我看他容貌儒雅，神态纯真，是个尚有赤子之心的人……他年纪不大，只和我们相若，即使受了几年江湖环境的薰染，也不会坏到那里去……他或许真的不想伤害我们！”

死死盯了燕铁衣一眼，小真耸着眉道：“人小鬼大，越发不是个好东西！”

燕铁衣拱拱手，道：“易小姐，还是你见多识广，洞察入微，我的确没有一丝半点侵犯二位的意思，相反的，夤夜造访，更是对小姐你有求而来！”

怔愣的望着对方，易秋盈大出意料的道：“什么？你是对我有求而来？”

燕铁衣沉声道：“不错，还请小姐慨允相助。”

小真立时尖刻的道：“别听他的鬼话，小姐，这小子人小心坏，黄鼠狼给鸡拜年，还会安着什么好念头？我看八成是暗含阴谋，别有企图！”

轻轻摇头，易秋盈阻止了小真的插嘴，她和颜悦色的向飞铁衣道：“这位兄弟，我不知道我能有什么地方可以为你效劳？你能不能说出来，让我们共同商量一下？”

燕铁衣诚恳的道：“不论小姐是否能以赐助，在此，我先向你敬致谢忱。”

易秋盈显然感到兴趣的道：“请你说出来听听，如果力之所及，我无不乐意尽此绵薄。”

燕铁衣道：“易小姐，令尊得女如你，也该心满意足了；姿容绝俗，才德俱佳，端庄娴淑兼而有之，尤以小姐此般善良本质，便是他日幸福美满的保障！”

脸色微酡，易秋盈羞羞的道：“不敢当，你太谬奖了！”

小真恶狠狠的道：“喂，你有话快讲，有屁快放，夜深人静的你老是在我家小姐闺房中黏缠不去，你无所谓，我家小姐的清誉可糟蹋不起！”

易秋盈急道：“小真，你是要逼出事来才甘休吗？”

燕铁衣一笑道：“随他说吧，问心无愧，何畏人言？”

冷冷一哼，小真道：“想不到，乳臭未乾的毛头小贼，肚子里似也有几滴墨水！”

真有点生气了，易秋盈的声音泛了硬：“你是真要我骂你？”

偷偷一瞥易秋盈的脸色，小真赶忙低下头去，咬住唇见不哼了。

低柔的，易秋盈道：“这位兄弟，有话，就请你说吧！”

燕铁衣似是在整理着他说话的层次以及考虑着如何修辞，过了半晌，他才轻咳一声，表情有些尴尬的道：“我今夜来此的目的，原是受托——不，受到一个人的胁迫而来，主要是把你骗走或劫走，总之随便以任何手段，将你弄出去也就是了……”

大吃一惊，易秋盈花容失色，恐惧的颤着声问：“这……这人是誰？是谁要强掳我去？掳我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顿时，小真又恼了火：“小姐，我说的不错吧？我早就看出来这小子来意不善，居心不良！”

没有理会自己的婢女，易秋盈忧惶的道：“这位兄弟，请告诉我，是什么人迫你来的？那人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我自问没有和任何人结怨结仇，也没有开罪过那一位，为什么竟有人要如此对待我！”

苦笑一声，燕铁衣道：“什么理由也没有，只因为你长得很美，有人不克自禁，对你相思入迷了。”

易秋盈思索了一下，却摇摇头，迷惘的道：“这人会是谁呢？我也知道有两三位爹爹的故交戚友之后对我甚好，但他们却绝不可能以此恶劣手段来遂其心愿……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人会这样做，在平时，我甚至接触陌生男子的机会都非常少！”

燕铁衣道：“你真想不出？”

易秋盈愁苦的道：“我想不起会是那一个有此邪念！”

小真又忍不住插嘴：“喂，你不要吞吞吐吐的行不行？这岂是卖你那闷葫芦的时候？简直把人憋死了！”

燕铁衣低沉的道：“有个郎中，人称‘寡医’，叫洪坤。”

悚然惊悟，易秋盈失声道：“是他？”

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小真气不过的道：“我还以为是那一个不开眼的小子有此胆量？原来却是那个杀千刀的蒙古大夫，草药郎中！简直是不自量力，异想天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凭他那副德性，那种熊样，配？”

燕铁衣无奈的笑笑，道：“现在，易小姐，你该有数了吧？”

叹了口气，易秋盈道：“老实说，若是你不点破，我真想不到会是这位洪先生，更不可能料及他竟出此恶计，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陷害我！”

小真凶狠的道：“小姐，在姓洪的向你疯言疯语的那一次以后，我就劝你禀告老爷，请老爷好好教训他一顿，至不济也轰他出门，永不准他再进我家门槛，却又是你那软心肠作祟，说什么也硬不下心来；现在可好了，你对他一片仁慈，他却恩将仇报，居然疯癫到找了这么一个毛头小子半夜潜来要绑你的票啦！”

易秋盈幽幽的道：“谁会料到 he 竟这么……这么坏？”

第七十一章 金刀关 荒寒一尊

燕铁衣被小真左一句“毛头小子”右一句“乳臭未乾”，弄得哭笑皆非，满心的恼火，但又发作不得，只好装作一派淡然之状，露齿微哂。

这时，小真又气冲冲的道：“我早就看出这姓洪的不是个好东西了，眼斜心不正，蓄着两撇骚胡子假做斯文；他第一次来替三少爷看病的时候，那双混眼不朝三少爷的脸上观气察色，却一个劲鬼鬼祟祟的向小姐你的面上梭溜，贼头贼脑，恶形恶状的简直叫人作呕，我事后说与你听，你反倒数说了我一番，说我疑神疑鬼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喽，小姐，后来事实的演变却怎样呀？他可不是在接着来我们家几次之后就原形毕露啦？一下写几句歪诗传情，一下又背着人向你示爱，那天在后园里，他不是已经向你下跪了吗？真是丑态百出，要多丢人有多丢人；他在三少爷病愈之后，居然假借探

视之名，还送来了一大包乱七八糟的补药要我转赠小姐，哼，谁稀罕？当时小姐早已不肯见他，我也知道这些鬼东西小姐也必不会收，所以找就老实不客气的抖开纸包洒了他一头一脸，同时严厉警告他不准再来，否则我就面禀老爷一切细情，请老爷打断他的一双狗腿。”

易秋盈道：“其实你也不该这样叫他难看，他送的东西，退还给他也就是了，何必如此令他下不了台？再说，弟弟的那场热病，好歹总也是他给治好的！”

小真撇着嘴道：“要不是因为他治好了三少爷病的这点功劳，小姐，我早就收拾他了，便不禀告老爷，我也会私下告诉贾二爷或诸三爷，看他们会不会剥他的人皮？”

蹙着眉儿，易秋盈道：“这些事怎好向贾二叔与诸三叔去说？你不要胡闹。”

小真连珠炮似的道：“我的好小姐，女菩萨，你可真是好心肠啊，姓洪的蒙古大夫不但一而再，再而三的缠你找你，如今居然找人来绑架啦，他这无赖青皮约莫是眼看软求不成，就干脆来硬的了，这种‘霸王硬上弓’似的龌龊手段也是人能用的吗？我可不懂什么仁恕之道，我只晓得对付这一类二流子就要给他们来强的，拎着了便狠狠的施以颜色！”

易秋盈低声道：“这已是几个月前的事了，而且我只当那是洪坤一时失态，至多也只是不克自制的忘形或是冲动之下的鲁莽之举；尤其我根本不会理会，就也没有把这件无聊的事放在心上，谁知道……唉，他竟会冒失到来这一着！”

小真愤愤的道：“小姐，你固然不曾睬他，他在纠缠几次之后也没有敢再继续下去，但他却不是就此死了心啊，你认为根本不值一谈，他却日思夜想的发了疯癫啦，这次若不好好给他个教训，他还不知道易家的厉害，将来恐怕越将纠缠不休了！”

易秋盈轻轻的道：“我想——这位兄弟此次不帮他的忙，他以后就不会再这么鲁莽了！”

小真不以为然的道：“这种不要脸的人，除非狠狠给他来上一顿结实的，他是永不会罢手，小姐，你就是发善心，也要看对数，不能一视同仁！”

说着，这俏丫环又朝着燕铁衣瞪大了眼珠：“还有你，口口声声仁义道德，谁知道你肚皮里装的是什么毒药？说不定你是在两面讨好，左右逢源！”

燕铁衣冷冷的道：“告诉我，我两面讨好能讨到什么好？左右逢源又有什么利益可图？”

窒噎了一下，小真随又火辣辣的道：“你既不愿助纣为虐，又一再表示不肯侵犯我们，既是这般，你却为什么替他来走这一趟？”

燕铁衣道：“我已说过，我是事出无奈，身不由主，我是被胁迫来的！”

小真冷笑一声，道：“你是被胁迫来的？姓洪的用什么来胁迫你？看样子你本事不错，姓洪的那几乎三脚猫把式莫不成就能掏住你的脖颈？”

燕铁衣苦笑道：“他不是用武功来胁迫我，他是用我一个兄弟的性命来要挟我！”

易秋盈关切的道：“这位兄弟，可不可以请你讲详细点？”

燕铁衣颌首道：“我的一个心腹弟兄中了毒伤，命在旦夕，而两河一带地面却只有洪坤能治这种毒伤，我们找到他，他起先答应医治，也索取了一笔重金为酬——悔不该我泄露了姓名，他在一听到我的万儿之后，立时改变

主意，宁肯不要酬金，却胁迫我来抢你，我不允，他即以我那弟兄的生命要挟，大家把话说绝了，抢你回去，他马上救我手下的命，否则，便任由我手下毒发身亡，如今，我只有两天多的时间来挽救我弟兄的命了！”

小真惊怒的道：“这姓洪的就这么狠毒呀！”

易秋盈却想得更远，她平静的道：“你的意思是说——你那位兄弟的生命能否延续，便全看你此行是否能够掳我回去的结果上？”

点点头，燕铁衣道：“不错。”

易秋盈又缓缓的道：“如果你能劫我回去将我交给洪坤，他就马上替你兄弟疗毒治伤，如果劫不到我或你不愿下手，他就不为你的兄弟疗毒，任由他毒发身死？”

燕铁衣道：“就是这个情形。”

易秋盈温柔的道：“而你处在这种痛苦艰困的形势下，仍不愿昧心来加害于我，事实上，你却具有掳我而去的能力，对不对呢？”

燕铁衣坦然道：“对。”

易秋盈感动的道：“谢谢你这么仁慈，现在，我已经知道你要我帮你什么忙了。”

小真急道：“小姐！”

摆摆手，易秋盈微笑道：“人家为了道义，为了仁厚，为了良心的平安与不逾做人的份，不违做人的格，甚至连自己兄弟的生命都可能要被牺牲在其间了，但人家却毫不考虑的照着正道去走，这种骨节是多么硬朗，这种操守又是如何清高，而这份光明磊落的行为又是多么令人钦佩？更重要的是，人家若不顾这些一味昧着心干，又不是做不到；能为恶而不为者，无须善却行善者，最是难能可贵，这件事，不论其中经纬如何，源始如何，但关键却在于我，人家为了慈悲我可以做恁般痛苦的牺牲，我又怎能不相对的有点儿奉献呢？”

小真忧惶的道：“小姐，你知道他所言是真是假？”

易秋盈安详的道：“他不须做假，如他要对我不利，大可强行胁迫，又何必兜这样一个大圈？”

燕铁衣凛然道：“易小姐能这般信任于我，足证我此项冒险业已大有收获！”

易秋盈道：“现在，我只请问你要我怎么做？”

燕铁衣胸有成竹的道：“你跟我回去，如同被我劫回，待洪坤治好我兄弟毒伤之后，再请令尊亲往迎归，我允诺洪坤将你带交给他，但我却未曾允诺强迫你跟随于他，令尊届时往迎，他必不敢拦阻，若有万一，你迳自离开，由我将他挡住，我也说过不伤害他，而挡住他亦非伤害他——总之，你只须随我同去亮亮相就功德圆满了。”

易秋盈毫不犹豫的道：“好，我随你去。”

小真一见情势至此，知道要拦也拦不住，他赶紧道：“我也随小姐一起去！”

燕铁衣一笑道：“可以，说不定洪坤心花怒放，还以为一箭双雕呢？”

易秋盈不禁羞赧万状，小真却啐道：“休要得了便宜卖乖，小滑头！”

轻轻的，易秋盈又道：“我可以去将此事禀告家父知晓吗？”

燕铁衣道：“当然，同时我也正要拜谒令尊。”

站了起来，易秋盈向燕铁衣微微一让，偕同小真启门而出，燕铁衣跟

随在后，却不觉心里有些忐忑起来，他不知道在此情此景之下，与易重云这位老红胡子朝上了面，会是一种什么等样的局势？

体魄修伟，方面大耳，颌蓄一大把如虬赤髯的易重云坐在那张巨型的虎皮大圈椅上，他在静静聆听着女儿易秋盈的叙述；这位当年“血角旗”的大瓢把子，不但气宇恢宏，形态威猛，更有一股子隐隐然的霸势，他坐在那里，虽是毫无举止，却已令人感受到一种深沉的悚栗与慑窒意味了。

一边听，易重云宽大脸膛上一面紫气时现，他迭次拿眼注视坐在下首的燕铁衣，那双往上吊起的凤眼中光芒肃煞，凜然刚强，看在人身上，活脱像刀刮般的难受！

面对着燕铁衣而坐的，却是一个白衣白巾，三十岁上下的脱俗人物，他身材削瘦，头发以一只白玉发冠束起，五官端正，形容秀逸，然而，却在端正与秀逸之中，更带着强烈的精明强悍之慨——这是个胆大如虎，敢作敢当的角色！

燕铁衣自从进入这座布置豪华的大厅开始，便全神贯注在易重云的身上，注意着这位大人物的反应、表情，以及可能的举动——他一点也不敢懈怠，丝毫不敢放松，因为他不能断定在这种情势之下会发生如何的变化及逆转；江湖事经历多了，便令人越更慎重了，有时候，整个局面的转变非但是出人意料的，更是快得无可言喻的，在任何一件事未曾确定对方的立场之前，那种不稳的激荡叫人难安，如果掉以轻心，就是自己在找自己的麻烦了。

是而，燕铁衣并没有向对面的白衣人仔细打量，也没有人替他引介，他认为目前不需要再注意其他的人，不但包括那白衣白巾的人物，连大厅中其他环伺四周的另几个角色他也未曾详加观察——而他知道那几个人里面，必有易家的两位少爷在！

但是，那白衣人的神色却不大对劲，他虽然竭力装作平静自然，却依旧不能完全掩饰住他那出自内心的忐忑与不安；他似在躲避着燕铁衣的视线——任是燕铁衣并没有注意他——那种生硬的忸怩，使得他原本具有的刚毅之态也打了折扣！

现在，易秋盈站着说完了话，小真扶她坐到一侧。

凝望着燕铁衣，易重云声若金铁交击，铿锵有声道：“首先，我问你，小伙子，你所说的话可是句句属实？”

燕铁衣颌首道：“千真万确！”

易重云威严的道：“你年纪虽轻，尚识大体，辨是非，甚属难能可贵，尤其临危不苟，受胁不屈，正也是年轻人气节骨格的表现；我看得起你，而你未曾要胁我女，我更要向你致谢！”

拱拱手，燕铁衣道：“不敢当。”

突然，易重云道：“不过，按照我们关东的江湖规矩，小友你不经传报，不见投帖，不得允许便私下探山，即是对主人的轻与藐视，这一桩上，我却不能通融！”

那话儿来了——燕铁衣不禁暗暗叫苦！

易秋盈急道：“爹爹——”

一摆手，易重云道：“我不能通融传统上的规矩，但却可以从轻发落，小友你本该连过有我在内的五道关，但如今，就准你只打通一关便算了结！”

燕铁衣忙道：“老前辈，我以为——”

易重云不容对方置言，猛辣的道：“这一关你要挑谁来挡，由你自择——包括我，我的两位拜弟贾标、诸生长、以及我的两个犬子易力行、易履行！”

燕铁衣苦笑道：“大当家，一定要这样做不可？”

易重云沉厉的道：“你要知道，小友，五关减四，对手任挑，这已是我所能给你的最大优渥了，不要不知进退，徒增彼此间的困扰！”

燕铁衣轻轻的问：“通关以后呢？”

易重云一拂赤髯，道：“若你胜了，你的要求我全部允准，你如败了，至少也可留命而去！”

一侧，易秋盈又是焦灼，又是激动的道：“爹爹，这是不公平的，他并没有错，我也答应要帮助他，我们不能以任何理由来推卸我们的责任，爹爹这是以怨报德啊！”

霹雳一声，易重云叱道，“秋盈住口，这是山门的铁律，祖宗的规矩！”

小真赶紧劝住易秋盈，那白衣人也一脸心疼之状，他本想开口，及见易重云的神色，却又畏忌的缩回头去……。

易重云满面秋霜，紫气隐凝的道：“如何？”

站了起来，燕铁衣无可奈何的道：“好吧，恭敬不如从命，看样子，不过这一关也是不行的了！”

大马金刀的坐在那张想是易重云当年发号施令的虎皮大圈椅上，他仍然一派山大王的气息，强悍又威猛：“你挑那一个，小友？”

叹了口气，燕铁衣道：“老前辈，便偏劳你吧。”

此言一出，举厅震惊，人人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任是那一个全膛目结舌，骇然不敢置信的瞪着燕铁衣发呆！

死一样的僵窒之后！

易重云豁然大笑，声震屋瓦：“好，好小子，有胆识，有骨气，有魄力，有种，不管你能否胜我，只是这股子傲锐之势，已使我刮目相看，深感欣慰，好小子，恨不早年与你结纳！”

燕铁衣平静的道：“前辈谬誉了，在下斗胆直犯虎威，倘请前辈手下留情！”

赤髯飘拂中，易重云离座大步踏近，他顺手将身着的黑袍略一抄掖，豪迈的道：“小友，当拳不认师——不用客套了，怎么比法？你说吧！”

燕铁衣老老实实的道：“用兵刃。”

一怔之后，易重云笑声如雷，他昂扬激奋的道：“好小子，敢情你是明知我的一柄‘金背倒锥刀’斩遍关东未逢敌手，故意挑着我的招牌来了？行，归隐江湖已十余载，正好藉此机缘，重温昔日豪情！”

易重云的模样，堪称“气吞万里如虎”，慷慨激昂，凛烈浩荡，只此一端，便知道他往昔是怎生能够叱咤风云，称霸关外了！

燕铁衣安详的来到大厅中间，站定，气势深沉，静如岳峙。

这间大厅极其宽阔，好像原本便是准备着专为上演这等场面的，现在厅中的家具早已移开，就更显得敞朗了。

一个腰粗膀阔，环眼狮鼻的披发大汉往前一凑，双手高举过顶，向易重云捧上一柄黄麟铜皮鞘的沉重金刀——金刀刀柄却非寻常的钝圆，而是一具变相的三角铜锥，不用说，使刀人功夫的凶狠凌厉也便可以想见了。

燕铁去看眼里，一边暗自警惕于对方兵刃的霸道，一面却更钦佩人家规矩的森严，这么多年，又在今非昔比的情形下，“血角旗”的帮规仍然

沿传不变，一丝不苟！

拔刀而出，易重云随意一舞，即见金光闪闪，寒气弥漫，那柄刃长面宽的巨刀握在这位“荒寒一尊”手里，越见威风凛凛，雄浑浩壮！

于是，人人屏息如寂，双眼圆睁，每一颗心全要提到喉咙管上了，但他们的想法却是一样的——并未期望有幸目睹一场龙争虎斗，他们只是要瞻仰一下睽违已久的易氏刀上绝技！

两人相对而立，距离六尺。

易重云沉稳如山，他目注燕铁衣，缓缓的道：“小友，远来是客，未便僭越，请你先出招吧！”

燕铁衣双手半提，全神凝聚：“请老前辈包涵。”

涵字像一抹轻烟，几乎无声的自他嘴角消逝，一面扇形的光弧已映罩到易重云的头顶！

卓立不动，易重云刀出如矢，居中穿刺，奇准奇快，“当”的一声便汤开燕铁衣的“太阿剑”，但是，流芒闪射，“照日短剑”却暴指敌腹！

大刀轮旋，易重云斜身猛回，就宛如滚起了千百面金轮飞转；燕铁衣倏忽穿掠，长短双剑猝映猝隐，洒起一蓬蓬的光雨、一溜溜的冷电，一颗颗的寒星，但见灿莹虹彩，飞绕流腾，令人目眩神迷。

金铁的交击声时起时没，有时，是连串的跳跃，有时，却又变成短促的激汤了。

光芒的影像是瞬息万变的，它会幻成各类各式诡异又璀璨的图案，凝聚于瞬息破灭于刹那间，但是，却连续不断的一再循环！

突然，易重云一跃至顶，在跃上的同时又已反泻而下，人与刀合，带起一条宛如流星曳尾也似的光速，笔直插向对方！

这是易重云的刀上绝技之一——“飞流星”！

陡然间，燕铁衣左手短剑拄地，抡旋而出，长剑“太阿”倏颤斜迎，抖起漫空光朵，反卷向上。

易重云的刀刃“呛”一声劈得地下花砖碎裂，屑渣四溅，他却藉此一斩之力，侧翻三滚，赤髯飞张里刀柄由肋侧暴挫，双脚并齐弹踢！

在漫天的星朵纵横中，燕铁衣猛往上凑，长短双剑交叉闪挥——将一百九十一交叉的闪挥融于一次，但见奇异眩目的十字光辉流转隐现，两条相触的身影已在了一声震耳的铿锵声里猝然弹开！

易重云站在丈许之外的一张太师椅边，呼吸急促，赤髯不住栗栗颤动，他睁大着那双威凌的凤眼，似是在看着一个怪物一样瞪视着燕铁衣，他的脸微现扭曲，表情复杂而更包含着极度的惊震！

燕铁衣便靠在大厅门框上，紫袍的肩部翻裂了一大道，但好像并未伤及皮肉，他的神色平和安详，只是也在轻轻喘息着。

两个人都没有受伤，都是完整无缺的，甚至连一滴血也没淌。

但是，谁赢了呢？谁输了呢？

从表面上看，好像燕铁衣吃了亏，他的袍肩裂开了。

易力行，那个黝黑强壮，长像粗豪而酷肖乃父的易家长公子首先兴奋的欢呼：“爹，胜了……”

他的老弟，比他稍为白净一点的易履行也跟着捧场：“妙极了，爹，你的宝刀不老啊！”

易秋盈与小真却噤若寒蝉，惶恐又迷惘的左窥右探，不知到底是个什

么样的结果？她们实在分不清是那个赢，那个输了。

只是，披发的贾标与形容冷酷强悍的诸生长却默然无语，两个人的两张脸孔上，仿佛能括下一层冰霜来，而那白衣人，更连视线都垂下去了……

易力行没有得到预期的共鸣，不觉大为尴尬，他急忙故作热烈之状：“贾二叔，爹可不是赢了么？那小子肩头的裂帛即是明证，若非爹爹手下留情，这小子那条臂膀就别想要啦。”

乃弟易履行也一力支持的嚷：“大哥说得不错，是爹慈悲，否则他还能四平八稳的站在那里硬充人王？”

不待神态窘迫的贾标与诸生长答腔，易重云已焦雷也似的大吼：“不长眼的一对小畜生，还不快给我闭上那两张臭嘴？你们不成气候，莫非也要我这为父的跟着出丑见彩？”

第七十二章 毒攻毒 鸳梦成幻

易重云此言一出，不但把他的两个儿子惊得目瞪口呆，就连易秋盈与小真也颤抖悚栗，惶恐无比，因为易重云的这一番咆哮，岂不是明着表示他并没有赢？比试过招，只有两种结果，非胜则败，易重云既然揭示了他未能取胜的真相，剩下的，不就只有那个“败”字了么？

大厅中，只有贾标，诸生长，与那白衣人三个是心中有数，而他们也已显露了他们的反应——沉默。

这时——

燕铁衣走上几步，向易重云长揖道：“比武过招，原不在胜负之分，或为互磋所学，或为彼此印证，似方才情景，也只是在下受罚过关而已，此关渡否，全在前辈，高下强弱，倒不必明揭人前！”

拄刀身前，易重云突然大声道：“小子，你是谁？”

燕铁衣略一犹豫，迟缓的道：“前辈，有此必要么？”

易重云紫气罩脸，目光如炬，他厉声道：“当然有此必要，我栽筋斗，至少也该知道栽在谁的手里——你到底是什么人？”

轻咳一声，燕铁衣道：“我姓燕，名叫铁衣，燕铁衣。”

猛然退后一步，易重云脱口惊呼：“枭霸！”

贾标与诸生长也不由脸色大变，面面相觑——贾标更喃喃的道：“皇天……‘青龙社’的魁首……”

白衣人一听到燕铁衣的万儿，更是惊惶震动，心汤神移，紧张得几乎连个手脚也不知该往那里安排是好了。

急促的喘息着，易重云宛似不胜负荷的道：“怪诞怪诞，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居然会一北一东，两霸聚头，只是……却聚晚了十多年啊……缘份么？气数么？太想不到了……”

走前几步，燕铁衣恳切的道：“前辈请容我致上最大的歉意与憾意，我原不该来打扰你退隐后清修的岁月，更不该侵犯小姐的安宁，但我迫于事实，势非得已——我不能不救我手下的命！”

易重云深深的望着燕铁衣，表情转变得有些古怪：“可笑，我还一直称你为小友，屡番呼你为小子，更以为你或许是块可以造就的材料，那里知道

你竟是燕铁衣，中土北六省的绿林首脑，名震山岳的‘泉霸’，你与你组合的声望，威仪，潜势，比起我‘血角旗’的全盛时期犹更要超越，今天，证明了你本人的才能亦驾凌在我之上，我是老眼昏花了……把一条人中蛟龙看做了蜿蜒在地的草蛇！”

燕铁衣直诚的道：“前辈过份高抬于我了，只请前辈恕过鲁莽之罪，我业已感激无限……”

神色顿时舒朗——快得就像一阵狂风卷扫了满空的阴霾，易重云回手将刀交给贾标，他展开双臂，伸向燕铁衣：“好小子，老弟，我还是要叫你一声好小子，直是个好小子，输在你手里，也不算丢人，呵呵，因为你一直便比我混得强，长江的后浪果直推前浪啊，来来来，让我结结实实的拥抱你一次！”

燕铁衣迎上前来，易重云抢前一步，就在他移动的时候，脚底那双原本十分坚实的薄底靴竟然张开了口，自靴头一直裂到靴跟，举步之间呼嗤呼嗤直风——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易重云用力拍着燕铁衣肩头，大笑道：“老弟，我还得多谢你那十字形交叉剑法下的包涵哩，要不，我只是捣穿你的肩，你却早就削掉我的两只脚啦！呵呵，鞋底留情，风凉风凉……”

燕铁衣笑道：“是前辈承让！”

挽着燕铁衣归座，易重云高声嚷道：“老弟，年纪轻轻，别学得这么虚情假意，得跟我老头子学学，来呀，你们通通过来，我要正式替你们引见‘青龙社’的魁首，北六省绿林道的盟主，鼎鼎大名的‘泉霸’燕铁衣！”

于是，大伙都走了上来，小姐丫环是不必再介绍了，贾标，诸生长，易力行，易履行等一一通名报姓之后，那白衣人却正在偷偷溜向门外！

一眼瞥及，易重云怒冲冲的大叫：“瞿奇……你这兔崽子要往那里去？怎的这般没有规矩、不识礼数？你是要丢我的人还是丢你叔叔的人？贵宾面前竟然此鬼祟！”

“瞿奇”这两个字甫一入耳，燕铁衣即时一怔，他目光一转——可不是，那白衣白巾的瘦高个子，刚刚又是窘迫，又是惶恐，宛若在逼他上吊似的那般艰辛的转过身来。

白衣白巾，身材高瘦，玉簪束发，容貌端正，左眉中间有两条横切的断痕，这人的名字叫瞿奇，所差的就是一顶青竹笠，燕铁衣知道，天下不会同时有两个形状如此相似的人，这叫巧么？世间事可就真的巧得令人不能置信呢，盗“龙凤镯子”的人竟会在此地发现！

磨磨蹭蹭，仿若举步万钧般沉重的挨了近来，瞿奇是满脸的焦急加上满脸的慌张，他不敢正面朝向燕铁衣，羞羞惭惭的垂下视线。汗水业已满了一头！

易重云大喝道：“向燕大当家的通名请安呀，你平时的精明老到都跑到那里去了？别以为你在江湖上已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比起人家燕大当家的来，可是拙也不用拙了！”

瞿奇似是十分敬畏易重云，他不敢违抗，却低下头来沉沉涩涩道：“在下瞿奇，谒见燕大当家！”

赶忙还礼，燕铁太和煦的道：“不敢，瞿兄西塔贵手，指上称绝，铜尺留功，更是骇俗，我真是大大的见识了！”

机伶伶的一哆嗦，瞿奇赶忙用一种祈求的眼光望着燕铁衣，呼吸急促的道：“大当家的素来仁厚宽大，这里瞿奇要先表钦服，再表感谢！”

没有听出他们双方的问答乃是“大轴子套小轴子——画（话）中有画（话）”易重云笑骂道：“没出息的东西，人家燕老大在夸你那‘白虎指’的功夫，却也不知道谦让几句，反倒扯上什么‘仁厚宽大’来了，妈拉个巴子，真是不知所云，牛唇不对马嘴！”

燕铁衣温和的道：“瞿兄太客气了，其实无须如此，只要瞿兄愿意结交，我倒十分情愿和瞿兄不做冤家做朋友。”

话中暗含之意，瞿奇肚里雪亮，他感激异常道：“在下当然愿意和大当家的做朋友，承蒙不弃，在下刻骨铭心！”

燕铁衣是暗示对方，只要把“化敌为友”的阻碍撤除，即可替他掩遮少许，并不再追究——瞿奇精明无比，何尝不知道这个意思？又何尝不知道那“化敌为友”的障碍乃是在“仁德村”季家劫去的一对“龙凤镯子”呢？只要奉还这对“龙凤镯子”，燕铁衣就会和他“不做冤家做朋友”了。

两人打着哑谜，怎么回事只有彼此心中有数，因为仅是“点”到为止，其他任何人都没听出什么不对来，这时易重云又道：“老弟，我们言归正传，明天一早，你带秋盈同小真去，我们全班人马尾随于后，等到那草药郎中替你手下疗完了毒，我们再上前接人！”

燕铁衣连声称谢，同时又表明了不希望伤害洪坤的意思，易重云好歹总算答应下来，却问他熊道元受伤的经过——燕铁衣深恐这位老红胡子动了气愤要拔刀相助，便三言两语谎瞒了过去，他不愿破坏易重云宁静的退隐生活，更不愿为了他与“祁家堡”的事而使易重云或他的家人遭受伤害，而燕铁衣明白，他和“祁家堡”的纠葛，只要一旦加入了第三方面，便必然会闹得流血搏命，干戈大起的，这在他看来，实在没有必要。

天还没亮，燕铁衣便偕同易秋盈与小真离了“秀楼山”，直放“青木沟”。

易重云父子三人，贾标，诸生长，加上瞿奇等共计六个人，便远远跟在后面。

在燕铁衣出发之前，瞿奇便找着一个不为人见的机会，悄悄将一具内藏那对“龙凤镯子”的小锦盒交给了他，同时，瞿奇也一再挚诚的表示了感激与愧疚——原来，瞿奇强劫这对“龙凤镯子”的动机，果然是在那小镇的酒楼上，窃听熊道元谈话时兴起的，他尾随着跟着下楼，又避在一边眼见燕铁衣与熊家兄分手，然后，他隐在熊家兄妹附近，知道他们要雇车来回“仁德村”，这就够了，“仁德村”好打听，村子里姓季的只有一家，所以他找上门去很容易，而得手却更容易了。

瞿奇去强劫这双“龙凤镯子”，说起来，也是为了想赠送给一个人——易秋盈，瞿奇的一位堂叔，与易重云是多年的挚交好友，他又从小颇得易重云赏识，双方是世交，又可谓通家之好来往得密切了，瞿奇便深深爱上了易重云的女儿秋盈，而他对秋盈的感情，易重云也十分了解，但这位老红胡子却从未表示过什么意见，既不反对，也不赞同，达练世故的瞿奇知道，他这位老伯是在对他观察和考验，从而决定女儿的终身。

追求易秋盈的少年儿郎却非止瞿奇一人，另外尚有两位，家里都与易重云同样有着深厚的世交渊源，而他们本身的条件也不差于瞿奇，于是，此中便自然发生了竞争，瞿奇也就更加深了讨好易秋盈的念头——这对“龙凤镯子”的不幸便发生了。

瞿奇干下的这桩事，却不是易重云父女所知道的，非但大大违背了易

重云最为注重的“祖宗规矩”——捻股子或走单的强索，一旦退隐，本身及随追的下属人等俱不能再做“买卖”——而易秋盈尤其憎恶这类强索豪夺的罪行，此事如果一旦被易家父女查觉，瞿奇竟将鹄靶扣在了燕铁衣的头上，更被燕铁衣踩穿了内情找上门来，则瞿奇与易秋盈的好事立即告吹不说，他自己更免不了受到严惩，如此一来，他就整个儿完了。

燕铁衣只在暗里收回这对“龙凤镯子”，不但不将其中的内幕拆穿，更帮瞿奇代为掩隐，这分德意瞿奇如何不感激涕零，刻骨铭心？休说尚有易家父女的顾忌在，便仅有燕铁衣追逼临头的麻烦，也就够他天涯奔逃的了，如今，燕铁衣便在淡淡数语之中，全替瞿奇解除了这重灾难。

镯子是“完璧归赵”了，瞿奇的感觉如释重负，他暗自庆幸的有两件事——一是遇上了燕铁衣这种宽宏大量的“对头”，另一样，就是幸亏他在昨晚才刚赶到“秀楼山”，尚未及伺机向易秋盈“献宝”，否则，两端缺一，他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不去吊头也要吊颈了……。

瞿奇那天在小镇的酒楼上，并不知道燕铁衣就是名镇天下的“梟霸”，如今，他知道了，却深深感到“梟霸”并不似外传的那样凶狠冷酷，相反的，更竟如此仁慈敦厚，通情达理，简直是位“活神仙”了……。

于是，他彻底的向燕铁衣倾诉了一切，而燕铁衣也宽恕了他——心里有个想法燕铁衣不曾出口，他觉得，这位“西塔派”的俊彦人物，倒是与易秋盈足堪匹配，郎才女貌，珠联璧合。

现在，燕铁衣已来到了“青木沟”，村头上的几株合抱大槐树在望了。

他制造了一点效果——让易秋盈主婢自己将身上衣裙无伤大雅的撕破了一点，把秀发弄得蓬松散乱，另抹了些灰沙在她们的脸上，然后，他下了马后一再抱歉的将这两位美人儿困了起来，让她们一起挤在鞍上，他自己则牵着缰绳，闲闲走近了洪坤的竹篱茅舍。

此时，天朦朦亮。

“哎呀”一声推开了篱门，燕铁衣行至阶前，低沉的叫：“洪坤，洪坤，我回来了。”

但是，屋里却没有声响，没有动静。

凑到堂门傍边，燕铁衣又略略提高了嗓音：“你睡死啦？洪坤我回来了，你还不赶快出来接人？”

里面仍然没有反应。

燕铁衣心里又是疑惑又是惊恐——他生怕熊道元出了事——一脚踢飞门扉，却在那扇陋门“碰”的一声往后开启之际暴闪而入？

房中一灯如豆，显得有些阴沉晦暗，但是，在那晃摇明灭的朦胧微光下，却可以看清墙边榻上躺着的人——不错，是熊道元。

急步上去，燕铁衣仔细探视自己这个心腹手下，熊道元已改成仰躺的姿势，身上还盖了床薄被，面孔仍然乌紫肿胀，神智依旧昏沉不醒，但是，呼吸之间，却似乎畅顺了许多！

很显然的，洪坤已经依诺给熊道元服过压制毒性，延缓毒发时间的药物了！

燕铁衣刚刚舒了口气，尚不及有进一步的举止，耳朵里已突然听到竹篱外面传来几下细碎轻微的声响——似乎有人掩到载着易秋盈主婢的那匹马儿旁边了。

于是，快得和进屋时一样，燕铁衣偏身掠出，往空一个翻弹，“呼”的

一声便已落到马匹之侧，行动疾如电闪！

一条黑影正从马尾后面绕到马首之前，好像在仰着头辨认鞍上的两个女人，而易秋盈同小真在受惊之下的呼叫声犹未出口，一泓秋水也似的冷灿剑锋已那么悄无声息又平稳准确的搁上了黑影的后颈！

突的窒噎一声，那黑影身子一僵，脑袋挺着不敢稍动，口中却骇然急叫：“谁？是那一个在恶作剧？快把这玩意拿开，这可是会伤人的哇。”

哈，竟是洪坤的尖细嗓门！

手执剑柄，纹风不动，燕铁衣冷冷的道：“洪坤，你在和你那一个祖师爷逗耍子，寻开心？”

那黑影果然是洪坤，他急切的道：“是燕老大吗？我就正在通宵未眠的等着你来呀，怎么说是寻开心呢？”

燕铁衣阴森的道：“为什么不在屋里等？却鬼鬼祟祟跑到外面探头探脑？洪坤，我看你是活腻味了！”

一面说，架在洪坤后颈上的冷锐剑锋便微微往皮肉里按了按！

怪叫起来，洪坤双手连挥：“燕老大，燕老大，你手脚轻一点，轻一点呀，这锋口业已切进内里啦……你别误会，我绝没有一星半点歪心意，我只是等得烦了，出来逛一下。”……”

哼了哼，燕铁衣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花巧，洪坤，你故意隐在外面，以便窥探我是否掳劫了你所要的人回来？若然，你或许依诺而行，反之，你就想变卦了，是不是？”

洪坤满头大汗的道：“直是黑天的冤枉呀，燕老大，我只不过逛了一圈回来，没看见你，却发现了这匹马拴在篱外，鞍上影绰绰的像是有人，我起了好奇心，凑近来想看个明白，不料你却突然出现，又用这玩意搁上我的脖子，燕老大，你帮帮忙，行行好，收起家伙，要不，稍一疏忽，这利的锋口子就入肉三分啦！”

“铮”一声脆响，燕铁衣收剑入鞘，厉声的道：“洪坤，你下一次如果再这么鬼祟，就别怪我的剑不留人！”

洪坤急急转回身来，一边伸手抚摸自家后颈，一边如释重负的道：“天老爷，你真叫心狠手辣啊！”

冷峭的，燕铁衣一指鞍上，道：“人替你带来了，洪坤，下一步就看你怎么向我交待啦！”

大言过望，洪坤双眼珠子都像要凸出眼眶似的，瞪着马鞍上并挤在一起的两条身影，他咽了口唾液，迫不及待的道：“你不是诓我吧？燕老大，方才天光晦暗，黑忽忽的看不真切，还没辨清那马上人的模样儿，你就几乎吓破我的胆啦！”

燕铁衣硬板板的道：“现在去看。”

匆匆转身，但转到一半，洪坤已募的一顿，他望着燕铁衣，狐疑的道：“燕老大——怎么鞍子上有两个人？我说的只是一个……”

燕铁衣恶狠狠的道：“另一个是易秋盈的婢女小真，她们俩一向形影不离，我总不能抢来一个，留下另一个向易重云去告状吧？”

连连点头，洪坤恍然道：“对，对，对，看我这脑筋，秋盈是和她的那个丫环小真十分亲近，情同姊妹……这样正好，有她陪着，也免得秋盈将来日子过得寂寞……”

一口一个“秋盈”，洪坤的这股子肉麻，把燕铁衣弄得全身都起了鸡皮

疙瘩，他啼笑皆非的暗里摇头，心里想：这桩事到今天就为止了，那还有什么“将来”？

洪坤借着微曦的天光，仰首仔细辨认鞍上的易秋盈——易秋盈也十分合作的低下脸来让对方更容易看清，小真却不断的咕噜咒骂着！

猛的跳了起来，洪坤就像疯子一样手舞足蹈，欢欣欲狂：“不错不错，一点不错，是她，是她啊，是我的心药，我的心上人，我的心肝呀，是我的秋盈，小秋盈啊。”

燕铁衣冷然道：“另小帐加一，缀上了她的婢子小真。”

冲到燕铁衣面前，洪坤又是打躬作揖，又是呵腰拱手，一付“感激涕零”之状：“多谢多谢，真是多谢，燕老大，你功德无量，恩同再造，你是我的大恩人，是我再生的爹娘呵，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好。”

燕铁衣无动于衷的道：“不必报答，只不要忘记你允诺过的相对条件便行——我的兄弟仍然处于危难之中。”

洪坤恨不能剖心以示：“你宽怀，燕老大，包在我身上！”

说着，他一头掠了过去，小心翼翼，如获至宝般将易秋盈与小真次第接下马背，一面手忙脚乱的为她们拂灰尘，松绑解困，一边心疼不已咕噜着：“唉，这是干什么？对付两位小姐竟恁般残酷粗暴？我的天，困得这么紧法，一定把肌肤磨破，血脉都阻滞了！”

易秋盈垂首无言，竟无反应，小真却怒目瞪视着洪坤，一付咬牙切齿的模样。

燕铁衣冷冷的道：“不要得了便宜卖乖，洪坤。”

只当没有听见，洪坤向着易秋盈胁肩谄笑，极其阿谀的放软了腔调：“易小姐，小秋盈，实在对不起，害你受了这许多苦，原谅我实在想你想得快发疯了，真是魂萦梦系，刻骨铭心啊……小秋盈，你的影子像生了根一样扎在我的灵魂深处，拔不掉，挥不去，你就是我的命，是我的一切，再不能得到你，我就只有死——孤伶伶的死，凄惶惶的死，不瞑目的死啊！”

易秋盈满面飞红，羞不自胜，窘迫得就差一点找条地洞钻进去了！

跺跺脚，小真尖叫：“姓洪的，你这是做什么？污言秽语的满口胡说，把肉麻当有趣！”

以手抚心，洪坤不闻不问，恍若痴癫了一样，向着易秋盈几乎就跪将下去：“小秋盈，姓燕的奉我之命而去请了你来，他的粗鲁处我自会加以严惩，但你却不要因为我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你而生我的气，小秋盈，我是情非得已才出此下策，因为再见不到你，我就要疯了，要狂了，要死了……小秋盈，我会向你保证，我会全心全意的来爱你，我会用全生命来疼你，我要满足你所有的欲望，甚至你要摘天上的星，水底的月也行……小秋盈啊，我们未来的可子是美好的，未来的生活更是充满乐趣，洋溢幸福多彩多姿的，叫小真陪着你，让我们共同组织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易秋盈羞得差一点就要拔脚逃走了，她用手抚着脸，只能抖着声说一句话：“不要这样……请不要这样……”

小真接着她的主人，嗔目切齿道：“洪坤，你不要脸透了！”

洪坤靠近一步，是那种夸张渲染的痛苦表情：“小秋盈，你听我说，我！”

冰冷的剑锋又在这时贴上了他的后颈……部位正好吻合方才的痕印，是燕铁衣严酷的语声：“留着这些话等以后再说，洪坤，日子长着，够你慢慢夹磨的，现在，不要耽搁我的时间……快进去把我手下的毒伤根治！”

机伶伶的打了个冷颤，洪坤这才清醒过来，他双手急摇，慌张的道：“行，行，行，燕老大，我这就去，请你把家伙拿开，这不是说笑的事呀！”

燕铁衣收了剑，洪坤先殷勤的像巴结皇太后一样，将易秋盈主婢两人送进了茅舍的侧间安顿好，然后，又小心的锁扣上门，这才开始在燕铁衣的监视下为熊道元疗治积毒。

就在方才洪坤送易秋盈与小真进房的时候，燕铁衣已注意到那间大概是洪坤自家卧室的小房间里，已收拾的乾乾淨净换上了新被新褥，倘摆上了两瓶鲜花，但是，唯一的那扇窗户也加上了铁栅！

不禁暗中冷笑，燕铁衣知道洪坤早就作了准备，还是软硬俱兼呢，怕就怕他这场美梦将醒得快到连他自己都不敢置信的程度！

经过了一个多时辰，当天色大亮，洪坤已然完成了他全部的工作，但形色却已相当疲乏了。

燕铁衣急问：“如何？”

得意的一笑，洪坤嗓门更形尖锐：“如何？燕老大，我的医术还错得了么？我向你担保能治得好熊道元的毒伤，就一定会将他治好，现在业已尽除他体内积毒，并且加强了保元固本，顺气和脉的药力，此外，我也用了清凉热的药物，使他在更觉舒坦中越快缩短痊愈的日期，我可以大胆的说一句，最多不用十天，他即将康复如昔，健壮似头大公牛了！”

燕铁衣板着脸道：“你没有故意渲染夸大吧？”

洪坤像受了莫大侮辱一样怪叫起来：“这是什么话？不相信你自己看，燕老大，你杀我的头都可以，若是怀疑我的医术我可忍受不了，我可以性命向你保证熊道元的康复！”

注视着熊道元，燕铁衣终于放心了——现在，熊道元的气色已大异先前，浮肿消失了，乌紫尽褪，不但呼吸平静安详，甚至脸上的表情都舒坦许多，所遗下的中毒残迹，只是那一抹倦怠一丝憔悴而已，燕铁衣对岐黄之道并无深研，但是，却也略识皮毛，至少一个病人气色上所显示的好转与恶化，他还分得出来，此刻，熊道元的情况正在大大的好转中。

笑笑，他平和的道：“随便问问，何须如此大惊小怪？我关心我的手下，总没错吧？”

一边在收拾各项用过的药物器具，洪坤边不大耐烦的道：“好了，燕老大，我们各得其所，各还其愿了，如今，也到了应该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燕铁衣笑道：“这么快就要赶我走？你可真是无情无义，过河拆桥呀，常言道：新人进了房媒人扔过墙，尊驾如今连房尚未进，就要将我这做媒的一脚踢开了！”

敏感的“虎”然转身，洪坤愤怒的叫哮：“你想怎么样了，要毁诺食言么？我告诉你，我早已书就函帖一叠，交予我的徒弟，只要我一旦遇害，他即将遍投江湖，四撤武林，揭穿你毒辣无信的阴谋！”

耸耸肩，燕铁衣道：“别这么紧张，我言出必行，绝无反悔，走就走吧，你却犯得上这般大惊小怪？简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呀！”

一指门口，洪坤尖声道：“走，快走，背着你的这个累赘，现在就走！”

叹了口气，燕铁衣言不发的过去背起熊道元，来到门边，似乎还依依不舍般道：“再见了，朋友，山高水长，后会有期！”

急速挥手，洪坤厌烦的道：“快请吧，还你个大头鬼的再见，最好我们一辈子也别朝面！”

燕铁衣出了门，抱着熊道元上马离开，在马儿扬蹄的一刹那，他隐约听到里面屋中传来洪坤掩堂门，开扣锁的声音……。

在转过官道上的第一个弯角时，路边一处林丛低势后闪出了瞿奇的身影，他轻轻招呼燕铁衣，同时往林丛外面指了几指。

迅速策骑奔了过去，林丛后一片洼地里，易家班全员在焉——易重云、易力行、易履行、贾标、诸生长，另外，还有含羞带笑的易秋盈与面泛得色的小真！

双方才一见面，易重云已趋上前来挽住下马的燕铁衣，哈哈大笑道：“老弟，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啊，一步一着，俱在料中，更是分毫也不差，一来，那狗头郎中可要气疯了心了。”

瞿奇已将熊道元扶躺下来，这时，他站在一边，恭谨的解释着：“就在大当家监视洪坤为熊兄疗伤之际，易家两位兄弟与我已割断侧屋铁栅潜了进去，一直待到确定洪坤将熊兄毒伤根治后，方才偕同秋盈妹，小真等离开，会合了大伯与贾二叔，诸三叔一起在这里等你前来。”

燕铁衣连声道谢，易重云又殷殷问明了熊道元的毒伤却除后的情况，热情的道：“老弟，何不与你这位手下一起到我那蜗居盘桓几天？也好让我们哥俩多亲近！”

燕铁衣只好以组里事忙为藉口婉拒，易秋盈却含羞带怯的接上来道：“燕大当家，我爹这么诚意的请你来，你就好意思的拒人于千里之外？”

易重云也嚷着道：“是呀、我闺女可也帮腔了，老弟，不来不成，何况你这伙计也要找地方养歇？”

燕铁衣忙道：“前辈曾为一帮之主，亦知帮中大小事杂，为首者不可久离旷时，前辈盛情，在下心领，倘请另订后会之日，必当专程趋府拜谒！”

易重云又邀了一阵，实在因燕铁衣辞意坚恳，才只好勉强作罢，他又坚持订下了重见之期，始遗憾的放过了燕铁衣这一“马”。

但是，流露在另几张面庞上的表情，却不禁显得失望又怅然了。

易重云捋髯低笑道：“得，得，你们都喜欢多与燕大当家的亲近，我也明白，但人家堂口中的确有事，可不能为了留在咱们这里，而误了正经，我也曾掌过一大帮兄弟伙的舵，其中难处自是省得，这次放他回去，好在另订了日子，不怕他不来，否则，我老汉便找上‘楚角岭’去抬他，看他再怎么推法？您们放宽心，别一个个顶了这么付熊样子闹笑话。”

一番言语，倒不由将大伙说得都笑了，而就在他们笑声才起之际，外面官道上，已传来一阵急速的奔跑声，还加杂着一个人疯狂般的嘶号：“黑心黑肝的骗子……燕铁衣啊……你诓得我好惨……我要找到你同你拼命，我不要活了……老天爷睁眼瞧着哪……光天化日，有人在行诈使奸哇……”

脚步声奔了过去，那种披肝沥血的号叫声也越传越远：“小秋盈……我的小秋盈……你就这么狠心丢下我不顾啦？你知道我是不能没有你啊……我要找你，我要你跟我走……小秋盈啊，你在那里……”

重重一哼，易重云道：“这疯子，若非燕老弟曾替他说情，我现在就宰了他！”

瞿奇也咬牙道：“简直荒唐透顶，天下也会有这种无聊又无耻的人，若他再遇上我……”

易家兄弟也起了哄，小真亦恨恨的道：“老爷少爷还没见着这姓洪的先前那等疯癫模样呢，污言秽语的，能气死人！”

易秋盈脸如红霞，羞怯的道：“小真，不要胡说。”

“毒金刚”诸生长冷然道：“现在要惩罚他，还来得及！”

摇摇头，易重云道：“罢了，也怪可怜。”

是的，这正是燕铁衣想说的话——也怪可怜，男女相悦是人之常情，但却不能过份痴迷，尤其方式必须正确，否则，非但可怜，更也可恶了。

洪坤便正是如此，他早该明白——色字头上刀一把，如果求“色”的手段再违反了正途而流于邪异，便更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了。

燕铁衣有一点恻隐之心，但却毫无内疚与不安，因为他自始至终便未尝失信毁诺，他答允洪坤替洪坤前去劫美，不过，他从来没有许诺过这“美”的离去他也应该负责。

第七十三章 单骑会 水落石现

在与易家人分手之后，燕铁衣立时将熊道元护送回“仁德村”家里，他没有多作逗留，也未曾详细回答村中那些父老亲族的问题，他只将“龙凤镯子”交还给季学勤，便匆匆离开了。

当然，他的目的地是“祁家堡”。

这天，日头刚攀上了东山，他已出现在“祁家堡”，不是偷偷摸摸的掩进去，而是堂堂皇皇的飞越进去，大方得很。

于是，“祁家堡”内立时警号大作，上下惊动，天翻地覆也似的骚乱起来，自堡主祁雄奎以下，所有能派上用场的人全部拥集，就在堡内的那幢议事堂之前将燕铁衣团团围住！

立于重围之中的燕铁衣，神色不变，雍容自若，那种旁若无人的傲然之态，既是狂悖，又是尖锐藐视，祁家堡的一千人几乎凸出了眼珠子！

祁雄奎越众而出，一见燕铁衣，便遥指着他的鼻尖大吼：“姓燕的，你可真是阴魂不散，歪缠横赖到底，上一次被你逃掉，这一遭我倒要看你用什么法子飞天遁地？”

燕铁衣冷寞的道：“祁雄奎，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又来了？我那手下可已冤死了没有？”

祁雄奎咆哮如雷：“你除了诬栽我儿不遂，因为毒计难逞于心不甘，方才再度潜来本堡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理由？至于你那狗腿子的死活，更与我无关，我不须问，也没有这个兴趣问！”

燕铁衣严肃的道：“如果我这一次来找出了你儿子的罪行真凭实据，你又怎么说？”

勃然大怒，祁雄奎道：“我已经给了你一次机会，但你只在混闹一通之后逃之夭夭，却任什么凭据也没找出！燕铁衣，我不再上你的恶当，更不会继续容忍你这样胡为下去！”

跟在祁雄奎身后的“双全儒生”尤一波忽然冷笑一声，道：“姓燕的，戏也该落场了，别再活神活现的扮演下去啦，‘祁家堡’是开的酒楼饭么？容得你欲来就来，要走便走？”

站在另一边的那个独臂赤面大汉——“铁龙臂”雷刚也引吭大吼：“我

们今天必要擒住姓燕的，拷问出他真正的意图来；如此三番两次的侵犯本堡，诬赖少堡主，羞辱祁家的威信，到底是何居心？”

那个凸眼阔嘴的人物也怪叫：“曾玉安、邱景松、颜亮他们三个人挣扎了一夜才捡回了性命，大家都看到他们三个人已被姓燕的糟蹋成了什么模样？这等欺凌，这等侮辱，我们还能再忍受下去么？”

雷刚激昂的道：“程半途说得对，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嗯，那凸眼阔嘴的仁兄就是“鳄尾”程半途，祁少雄的死党又都聚集在一起了，而且显然都是互相呼应的呢！

祁雄奎气涌如山的道：“燕铁衣，今天你必然逃不了公道！”

燕铁衣古井不波的道：“祁雄奎，如果你中了这些奸狡小人的煽动而贸然干戈相见，恐怕你就会后悔莫及了！”

祁雄奎暴烈的道：“若说小人，便正是指你自己！”

阴冷的，燕铁衣道：“我对你们，已经非常容忍了，祁雄奎，如果你以为我的容忍就是懦弱，那你就是犯了天大的错误，至少有一点你该弄清楚，‘青龙社’不比‘祁家堡’势弱，而我燕铁衣也未见得就攀低了你祁雄奎！”

狂笑一声，祁雄奎道：“如此说来，你是有心要与我祁某人见个真章，分次高下了？”

燕铁衣森寒的道：“只要你有这个兴趣，祁雄奎，无论何时何地以何种方法，我绝对奉陪到底！”

铁龙臂雷刚大喝：“放倒他，就是现在！”

程半途也叫嚣：“请堡主下令，容我等生擒此獠！”

祁雄奎怒吼：“我自己来，燕铁衣，就在这里，只我二人决一死战！”

深深吸了口气，燕铁衣平抑着自己的情绪，缓缓的道：“祁雄奎，我们记住这个约会，但我要先将你儿子的罪恶凭据找出来！”

祁雄奎悍厉的暴叱：“子虚乌有，一派胡言，你是在藉故推搪延宕，你不敢与我较量，你是个蠢货！”

微微笑了，燕铁衣的这抹微笑却极其冷酷：“祁雄奎，认不清自己已是一种悲哀，认不清敌人则更是悲哀，你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不仅令我失望，尤其觉得可叹——我们先说好，我把你儿子的淫行罪证揭出，然后，我们俩人再做彻底了断！”

祁雄奎双手握拳，激动的道：“但这一次你再找不出凭据，又待如何？”

燕铁衣声如金石般铿锵的道：“我就自断一臂谢罪，断臂之后，你我再一分高下！”

心中一震，祁雄奎脱口道：“此话不假？”

燕铁衣冷硬的道：“我以我燕铁衣的人格与‘青龙社’的威信向你保证！”

于是，祁雄奎似乎在考虑了，但他刚现出犹豫之色，尤一波已大叫道：“堡主，切切不要中了他的阴谋鬼计，他完全是另有图谋，藉此拖延过当前不利于他的形势，再觅机施其龌龊伎俩……”

燕铁衣阴沉的道：“尤一波，告诉我，我有什么‘阴谋鬼计’？是图你们的财？嫉你们的势，畏你们的威，抑是看上了你们这片堡子的风水？”

窒了窒，尤一波张口结舌了好半晌，方才恼羞成怒的拉开嗓门厉吼：“我不管你是怎么回事，你就是有‘阴谋鬼计’，就是另有图谋！”

冷冷一笑，燕铁衣不屑的道：“你在不知所云了，尤一波，因为你胡说

八道，所以你才会不知所云！”

尤一波跳起来狂叫：“我刮了你！”

突然暴喝一声，祁雄奎厉声道：“不准妄动——燕铁衣，或就再给你这次机会，可是，这是最后一次！”

燕铁衣颌首道：“我也不可能再要求第三次！”

祁雄奎凶恶的道：“这一道，无论是任何结果，燕铁衣，你都必须有个交待！”

燕铁衣重重的道：“但你呢？”

祁雄奎大喊道：“我的许诺仍然有效，如果我儿确有你所说的贪淫罪行，我亦自将还你公道！”

燕铁衣道：“一言为定！”

祁雄奎凛烈的道：“决无反悔！”

这时，程半途，雷刚，尤一波等人全急了，他们高声叫嚣，群起鼓噪，祁雄奎立即怒目环视，霹雳般大吼道：“我已有言在先，任是那一个胆敢莽动，便休怪我毫不容情，必加严惩！”

经过祁雄奎这一压制，方才免将这些个他儿子的心腹死党按捺下去，但那种虎视眈眈，蠢蠢欲动的火燥情势，却仍隐隐待发！”

祁雄奎厉声道：“这一次，燕铁衣，你又从哪里开始？”

燕铁衣冷冷的道：“宏仁园。”

祁雄奎瞪着眼怒吼：“又是‘宏仁园’？你上一次几乎把那里的老鼠窟窿也掏遍了，却未见你找出什么凭证来，今天你又要重蹈覆辙？”

燕铁衣不似笑的一笑道：“今天，结果就会大大的不同了！”

祁雄奎咬着牙道：“千句话，万句话，只有一句话——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成功失败，都没有下一遭！”

信心十足的点点头，燕铁衣泰山笃定的道：“我比你更要明白！”

四周，尤一波、雷刚、程半途等人的脸色极其难看，全在阴晦中隐露着惊疑不安。

于是，祁雄奎引领着燕铁衣行向堡后的“宏仁园”去，和上次一样，“祁家堡”的大批人马便随同左右，不怀好意的紧紧跟缀着。

“宏仁园”的门口，祁少雄早已站在那里迎候着了，他的身后，一字排立着四个人！燕铁衣全都见过，其中三位且是素识了：曾玉安、邱景松、颜亮、以及那位长着一脸褐斑的粗壮大汉石顺。

祁少雄神色的愤怒与他眼中的恶毒相映，便组合了他整个表情上的凶暴意图，他站在那里，模样恨不能要将燕铁衣生啖了。

曾玉安的左手，断落处缠裹着厚厚的白布，脑袋上也包了好几层布带，形容委靡憔悴，奄奄的连半点生气也没有，邱景松除了左耳贴着一大块红皮膏药外，看上去还比较完整雅观些，但也一样神情惊悸忧惶，一副大祸临头似的惴栗不安状，那“老竹竿”颜亮则在腋下撑着拐杖，瘦脸枯黄，浮着蜡色，活脱大病未愈的德性，一条右腿虚站着地，像棉花做的一般软晃晃的。但是，这三位仁兄虽然都不成人样了，那股对燕铁衣痛恨怨毒的形状却无二致，三个人的三双眼睛，全都在喷射着狠毒的火焰！

微微颌首示意，燕铁衣气度雍容，有若在巡视自己手下的分支堂口一般：“久不相见了，各位别来无恙？”

三个人全没回答，流露在眼中的光芒却更形怨恨激烈了。

燕铁衣笑笑，道：“很抱歉没时间去探视三位，因为我知道在经过这一段长久的时间之后，三位自会有办法解脱束缚，安然回转的，这是人的求生本能所使然。”

其实，燕铁衣未曾回去替他们解绑，主要便是要对他们加以惩罚——他们欺骗了他！

忍不住，邱景松嘶哑的大吼：“不要得意，燕铁衣，你不要得意，只在今天，你就会一个筋斗栽到底，我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要连本带利的在你身上找回补偿来，我们会零碎分了你……”

燕铁衣安详的道：“奇怪，只这几天功夫，你的胆子忽然大了，口气也硬扎多啦？”

胖脸涨赤，宛若猪肝，邱景松又羞又恼的咆哮：“什么东西？你当我会糊你？我从来也没含糊你过，我更未向你装过蒜，使过赖，你你……你竟以为我是什等样的角色？”

燕铁衣一笑道：“九流走卒而已，邱老弟，九流。”

怪叫连声，邱景松暴跳如雷：“我豁上了，我和你拼，我宁愿肯叫你打我也不能叫你吓我，他娘的皮，我这条命也不要了……”

突然，曾玉安冷森的道：“闭嘴——这里有堡主与少堡主调度，你只须听命而行，却大呼小叫什么？”

颜亮也沙哑的道：“是呀，落进筛子的鸟雀，还怕他飞了？老邱，沉住气，过节总会有个了断的！”

当邱景松悻悻然刚刚定静下来的时候，燕铁衣已向祁少雄尔雅的一笑道：“又来打扰了，少兄。”

不知怎的，祁少雄心中震动，觉得有股寒气在背脊冒升，他在这一刹那间，跃跃感到一种强烈的惶恐与惊悸，好像，好像灾祸当头前的那般不安！

祁雄奎却十分放心宽怀的道：“雄儿，姓燕的又来骚扰我们，他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为了不令他继续纠缠下去，为父的再给他这次绝不会成功的机会——让他再搜一遍，看他如何能找出诬赖我儿的‘佐证’来？这一次，若与日前的结果相同，他就必须付出惨痛的教训，我儿素行端正，问心无愧，不妨再容燕某放肆一遭，真金不怕火炼，事过之后，为父定将你所受的委屈与冤枉舒平，向姓燕的讨还公道来！”

面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祁少雄的表情极其苦涩：“爹爹……已答应他再一次如此羞辱我们？”

祁雄奎大声呵斥道：“我还要叫他心甘情愿，无所狡辩的自领惩罚，让他对这种龌龊邪恶的行为负责到底，我们这般容忍，无非是公诸天下于我们的正直磊落，不留人以话柄，即使他的做法是一种‘羞辱’，但我们在证明我们的冤屈之后，姓燕的却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项代价，包管十倍严重于他对我们的‘羞辱’！”

祁少雄嗫嚅的道：“但是……爹爹……！”

打断了儿子的话，祁雄奎暴烈的道：“不必再说了，你这一犹豫，还让姓燕的认为你心中有愧呢，你既没做这些丑事，怕什么？他要搜，就让他搜去！”

燕铁衣笑道：“还是祁堡主阁下明道理，识大体，气度宽宏，让人由衷敬佩！”

祁雄奎粗声道：“不要废话，现在，你就开始吧，不过我要先警告你，

你的时间只到入黑！”

燕铁衣并没有“祁家堡”人预期的那种惊悚抗议，他竟非常从容的道：“可以，说不定还不需要到那个时候。”

此言一出，自祁少雄开始，他及他的那群心腹们，全在脸孔上抹现了一片黯灰面色！

一边往园里走，燕铁衣边道：“我们先从‘麒室’开始！”

于是，祁少雄斗然全身一僵，面孔也顿时扭歪了，那些与他狼狈为奸的“教头”们也齐齐震动，彼此神色大变，面面相觑——而觑及的，也只是同样的变了形的几张土包脸庞罢了！

行走如飞，燕铁衣不给对方任何搞鬼的机会，他迅速穿过檐廊，来到后园小溪边的那块大方石旁！！这时，只有祁雄奎同另外几个“教头”还毫无异状，他们仅觉得惊讶好奇而已，但是祁少雄及他周围的那帮子爪牙，却一个个的俱惊破了胆了！

祁雄奎迷惘又不耐的道：“燕铁衣，你带我们来这里是做什么？你……”

他话还没讲完，斜刺里，人影暴闪，一柄雪亮的单刀猛扎燕铁衣左肋，燕铁衣动也不动，右手猝挥，冷电一抹下截平伸，两个动作融为一次，只听得“铿”的一响，那个偷袭者已狂号着往后倒仰出去，胸膛里的鲜血，喷起了好几丈高！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条三节棍已“哗啦啦”凌空劈洛，燕铁衣仍然半步不移，左手倏斜暴翻，那么准的一把抓住了棍头，但是，他却并不扯带，也不回剑斩杀，他只将手中的棍头猛力挥劲反弹，于是，一个瘦乾似的身体已尖嚎着连连打着旋转摔出了丈外，那反弹回来的三节棍头一截，便正插进了这位朋友的左胸里，而且，深透入骨！

第一个用单刀偷袭的人，是断去一手的“双虹刀”曾玉安。第二位，却是“老竹竿”颜亮，他们抽冷子暗算人的举止发生得非常快，不过，结束得却更快。

在一刹那的惊室之后，“祁家堡”的所属立时喧腾起来，一片愤怒激动的叫骂呼喊之声像浪涛烈火般扬起，兵刃纷纷出鞘，四周的汉子们迅速往燕铁衣所在之处围逼！

燕铁衣稳立如山，他面向又惊又怒又有些举棋不定的祁雄奎冷森的道：“祁堡主，是你自己说的，你的手下如敢莽动，必加严惩！”

如梦初觉，祁雄奎往燕铁衣身边一挡，石破天惊的吼：“那一个胆敢再越前一步，当即就地格杀！”

这时，五、六名祁雄奎本人的心腹“教头”也立即转身向外，面对着正待蜂拥冲上的自己人，兵刃横举，怒目逼视，一副“违令者斩”的架势！

很快的，这场已经掀起的风暴便被硬生生的压制下去！

祁雄奎双目圆睁，朝着燕铁衣咆哮：“姓燕的，我的手下如有不是之处，本该由我自行论断，还用不着你来代劳，你出手杀害了曾王安与颜亮，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燕铁衣淡寞的道：“可以，表面的理由，是他们突然向我偷袭，我是在自卫；骨子里的理由，是因为我已找到了令郎的秘密暗窟，也就是他罪行的实证明证，令郎的这些爪牙意图替他们的少主掩饰，便妄想在我揭发真相之前把我击杀。”

祁雄奎怒吼：“胡说，我怎的没有看见什么秘密暗窟？你指出来在什么地方？”

六、七步外的祁少雄拚命叫喊：“他完全是凭空捏造，无中生有，爹爹不要听信他这一番鬼话，他是想假藉谎言分化我们，逐一杀害我们啊！爹爹，不要再犹豫，这就下令围杀。”

燕铁衣大喝：“密室之一，即在此方石之下，请看……”

说着，他故意跳上三步，手插石底，猛然吐气开声，似要将此长方形厚重石块硬生生掀起来的样子！

于是，几声惊叫响起，程半途、尤一波、雷刚、邱景松，以及那脸布褐斑的石顺立时纷纷就地扑伏隐避，祁少雄却飞跃上来伸手猛拉他的父亲：“快躲。”

正在一片混乱，有些人慌张，有些人迷糊的当儿，燕铁衣已冷笑的收住了势子，他并没有真个去硬掀这块方石！

一把甩开了祁少雄的拉扯，祁雄奎莫名其妙却满怀疑惑的大喝：“什么事，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燕铁衣缓慢又清晰的道：“他们以为我正要强行掀动这块方石，因为如此一来，前面小溪溪底密布连珠弩，就会因为引发机关而齐射并放，范围笼罩这附近三丈内的每分寸地方，祁堡主，你儿子知道这个秘密，所以才会有方才的惊慌形状，另外，你的手下尤一波，雷刚，程半途，邱景松，石顺，以及死掉得曾玉安和颜亮也都明白，你也亲眼目睹，刚才也只有他们在躲避，不躲避的人都是不知情的！”

赫然震怒，祁雄奎冲着他儿子狂吼：“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他说的这样？赶快讲实话，我要听的是实话！”

面青唇白，神色颤栗又惊窒的祁少雄却仍倔强的道：“他胡扯，爹爹，燕铁衣全在胡扯，根本没有这种事，爹爹，请相信孩儿……”

尤一波也直跺着脚嚷叫：“堡主，姓燕的纯是在妖言惑众，含血喷人，我们定要在他还没有另出诡谋之前将他收拾下来，否则再容他胡闹下去就大大不妙了啊……”

雷刚、程半途、邱景松以及那面布褐斑的石顺也齐声喧腾鼓噪，大有意思趁乱拥上，来一场昏天黑地的杀！

祁雄奎正在连声喝止，燕铁衣已突然蹲下身去，手伸有底右端，指尖的感觉告诉他碰着了细长的扣勾，于是，他轻轻拨动，跟着用膝盖轻顶石沿，这磨盘般大小的石块，果然不急不缓，毫无声息的往上斜竖起来——露出下面一个四四方方的洞，而且隐约可见石阶通落。

第七十四章 全道义 杖怒剑慈

经过燕铁衣这连串正确的启开暗室动作，当穴口显露出来的一刹那，所有“祁家堡”的人们全傻了眼，都楞住了，死一样的僵寂笼罩着这一大群人，空气中含着冰冷的冻凝，含着肃然的生硬，以及，人们心头那种无比的震撼与难堪！

长长吸了一口气，祁雄奎注视着他的儿子，声音竟然变得出奇的平静：“雄儿，我的乖孩子，现在，这是什么？你又如何向这等爱你疼你的老父解释？”

机伶伶的打了个冷颤，祁少雄虽在极度的惊悸下，却仍死不认帐：“爹爹……这只是一个密室，但却不能证明孩儿有其他不端的行为……”

祁雄奎焦雷般吼：“你还不承认！”

祁少雄抗声说道：“孩儿没有做过错事，又叫孩儿如何承认！”

一阵极度的愤怒扭曲了祁雄奎的面孔，他双目光芒宛如喷火，虬髯蓬张，青筋浮额，身上的骨节全在“克崩”的响，形容怖厉之至——他瞪着祁少雄，良久，良久，这样的激动狰狞模样又逐渐消失，终于，他长叹一声：“好吧，孩子，我既然能给人家两次机会，我也一样可以给你；但是，孩子，不要再固执下去，现在承认了你的不是，事情还有最后转圜的余地，一待实凭实证被人举出，即乃铁案如山，那时，想悔也来不及了！”

祁少雄仍然坚持到底，一口咬定：“爹爹，孩儿没有什么可承认的，更未曾做过一件所谓淫乱贪色的罪行，不能因为找到了一处密室，便令孩儿含冤受屈，承担莫须有的罪名！”

祁雄奎心中早有感觉，但是，此际他却只好按捺下来，沉沉的道：“雄儿，为父但愿你说的是实情，为父比任何人都希望你真正无辜的！”

说着，他转向燕铁衣：“你是否尚能找出更具体的事实？燕铁衣，光凭这一项仍嫌不足！”

这种情态丝毫不出燕铁衣预料，他冷冷的道：“请堡主偕同我下去一探！”

祁雄奎绝不迟疑，立与燕铁衣鱼贯进入石洞地牢之内，他们沿着石阶往下走，快到尽头之前，燕铁衣向祁雄奎提出警告，他们双双越过了倒数第二级石阶，燕铁衣用“太阿剑”反手猛点那级石阶，一点不错，但闻“克勒”一响，整级石阶翻转过来，露出了另一面满布闪亮利刃的刀板头顶上，也“呼”一声罩下一面密缀倒须勾刺的罗网！

表情先是惊愕，随即便切齿的愤恨——这种恶毒的设计，连祁雄奎都暗暗心悸，他做梦也想不到就在自己的脚底下，竟有恁般齜齜的机关埋伏存在！

接着，两人来到通道头的那扇铁门之旁，燕铁衣走在前面，有如“识途老马”，他双手抓住铁门把柄，用力往上一提，朝外拉，四道目光往里间那陈设得居然相当华丽舒适的密室中仔细搜察，但是，却空荡荡的并无一人迹！

燕铁衣立即想到祁少雄为什么到了这种关头却仍然坚不认罪的原因了，祁少雄是有恃无恐的，他知道这“麒麟室”里没有窝藏着女人，是而虽则情势险恶至此，他依旧狡赖推托，他一定也明白，只要找不出被掠劫的人来，他就可以否认到底！

关上门，燕铁衣示意祁雄奎先走，在祁雄奎离通道的一刹那，他故意不将门向上提起而往里推，于是，通道顶端“轰”然一声下塌，燕铁衣却在推门的同时暴射而出，在一片烟硝白雾的迷漫激扬中，他早已拉着祁雄奎奔出洞。

祁雄奎满怀不解的问了一句：“喂，燕铁衣，你对这里的机关设计怎的这等熟悉法？”

燕铁衣笑笑，道：“你就会知道的，堡主。”

两人出了洞口，祁少雄好整以暇的迎上，展露着一抹奸险的微笑：“姓燕的，你可找着什么没有了？”

燕铁衣淡然道：“在这里，没有，但我还知道另一处秘密所在，那个地方叫‘麟室’，我想，我们可以在‘麟室’之内找着点什么。”

顿时，祁少雄的两只眼球往外猛凸，他像突然被一记焦雷轰顶也似，整个人都僵住了，脸色在刹那间变得死灰——他没有想到对方连这个机密也知道！

没有理会他，燕铁衣领着祁雄奎便往中间的一幢屋宇走去，祁少雄的面孔由白转青，双目中极快掠过一抹恶毒的光芒，他咬咬牙，暗中向他那几个怔忡不安的爪牙使了个眼色，急匆匆的也跟了上去。

燕铁衣步履安详从容，但却十分迅速，他领路在前，毫不退疑的朝着目的地行去，祁雄奎一边紧随着，边向他身后的一名高瘦教头低声吩咐了几句什么！这种情形，祁少雄一看便凉透了，下意识中，他仿佛已经嗅到灾难的气息，体会到破灭的空茫，宛若鬼黑幡的暗影已在他眼前晃展。

祁雄奎的嗓门里也似哽塞着什么，他嘶哑的问：“这，这是到那里？”

燕铁衣简洁的道：“铁棺材。”

大大一愣，祁雄奎莫名其妙的道：“你是领我去找另一处暗室，却到‘铁棺材’中作甚？”

燕铁衣讳莫如深的道：“去了那里，你就会明白了。”

来到客堂旁边那条走道尽头的侧门，燕铁衣半点也不犹豫，他伸手便去转动墙壁上的那只铜狮子头，祁雄奎见状之下，急忙喝止：“慢着，小心触动机关……”

然而，燕铁衣却没有停顿，用力扭动了狮头——当然，他不是向右而是向左。

正在祁雄奎准备退避的瞬息，奇事出现了，没有机关发动，也没有埋伏出现，就在走道顶端的墙角下，悄无声息的滑开了一条隙缝——大约只有二尺宽窄，刚可容得一个人的身体通过。

呆呆的望着那道地下密室的入口发怔，祁雄奎还未及有所反应，燕铁衣已拉着他先后走了下去，但是，燕铁衣却一脚踩上了第三级石阶，由于中间腾出了两级的高矮来，几乎把祁雄奎闪了个踉跄。

不待祁雄奎发问原因，燕铁衣已来到阶底，他顺手摘下了插在墙上的一只巨臂型躑烛，猛力掷向第一级石阶，于是，在蜡烛的滚跳与火焰的溅飞里，那级石阶微微一沉，“夸”“夸”“夸”连串翻动声响立起，余下的七级石阶齐齐翻转，连嵌布在另一面上的并排强弩的形状都没看清，机括声业已响成一片，短矢如雨，密集又凌厉的蓬射而出！

祁雄奎才自倒吸了一口寒气，燕铁衣已示意他来到前面圆形的天井边，燕铁衣朝祁雄奎使了个眼色，叫他跟着自己踏上天井边的石槛走过去，二人到了那扇“麟室”的沉厚铁门前，燕铁衣要祁雄奎背贴着石壁，然后，他往前俯身，以剑鞘急按圆形天井的地面——七尺方圆的一块天井，就在剑鞘按点之际，“克勒”一声便陷落下去，几乎在人们的意念尚未及转动之前，那形成一个黑洞的凹口中已突然“轰”的一响喷起了一蓬火焰，火焰喷得很高，直扑室顶，然后往下洒落，又变成了一堆熊熊烧烧的火球，刺鼻的油焦味弥漫在空气中，而那团炙热的青红色巨大火光尚在跳跃吞吐，更发出“毕毕扑扑”的轻微沸腾声来，整个沉陷的凹洞里，有如一座子火山的喷口，一阵阵

热浪滚卷，连呼吸都要被窒住了。

一面匆匆拂衣袍上沾落的火星，祁雄奎一边激动的道：“这是谁搞的名堂？竟然如此歹毒阴狠，‘祁家堡’中有这种机关存在，实是羞耻！”

燕铁衣平淡的道：“请问令郎，即知详情。”

祁雄奎脸膛紫中泛红，双目凸瞪，两颊的肌肉不住的痉挛，太阳穴也在急速跳动，他咬着满口钢牙，“嘶”“嘶”的从齿缝中往下出气，模样儿是愤怒痛恨，震汤到了极点！

于是，燕铁衣打铁趁热，他回身使力扭动铁门的握把，奋力将这扇沉重的铁门推开。

室内陈设，却比先前那间麒室更为豪华都丽，一切布置都是以那种令人心荡神摇的粉红旖旎色泽为主，更特别强调了床的突出，一张特大的，宽敞的柔软的华丽铜柱镂花大床，便摆在墙边，流苏半掩着淡粉的罗帐，而床的顶上和四周，更嵌有巨镜无数，只要将帐幔掀卷，则床上的一切，即可自四面的巨镜反映中纤毫毕露了。

现在，床上并坐着两个女子，愁眉苦脸的形色，却掩不住她们原有的那一份娇艳柔美，燕铁衣一眼即已认出，右边那个便是他历尽艰辛方才寻及的熊小佳！

站在门边，燕铁衣兴奋的大叫：“二妞，二妞，可叫我找到你了！”

闻声之下，熊小佳不由全身一震，她急望过来，当燕铁衣的身影映入她的视线，这位俏美的姑娘已忍不住喜极而泣，她往外倾斜着身子，又哭又笑的喊叫：“大当家，大当家，是你吗？真是你吗？老天哦，以为这辈子也见不着你们了……”

与熊小佳坐在一起的那个少女也充满祈怜与焦灼神态的哭求着：“是那位英雄壮士？也请救救我这同遭磨难的苦命女子……”

燕铁衣回头看了看祁雄奎，这位“八臂镖馗”却早已气得连站也站不稳了，他倚在铁门上，混身不住栗栗抖索，一口牙几乎挫碎！

第一次，燕铁衣对祁雄奎起了悲悯的感觉——一个好强要面子的武林大豪，在经过大半生的奋斗努力之后，刚撑出了这点名声威信，竟叫人毁于一旦，而这个如此令他伤心失望的人，却正是他的儿子！

小心翼翼的，燕铁衣专踩着地下那拼成莲花图案的红砖上走，他来近床前，这才看清楚，熊小佳与另一位同病相怜的难友，全被用手铐锁连在床柱上！

燕铁衣的“照日短剑”很快便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一再叮咛熊小佳与那位少女要踏着地下的莲花图案走，为了怕吓着两位姑娘，他没有说破这地层的暗格中全布满了蛇虫蜈。

好不容易到了门口，熊小佳几乎瘫在燕铁衣的怀里，她一面无限庆幸，一面又悲愤的啜泣着道：“大当家的，我几乎就想寻死了，你们怎么直到如今才来救我啊？打从我被劫来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像发疯一样祈求上苍指引你们找到这里救我出去，也无时不刻不在诅咒那将我掳来，存心不良的坏种遭到报应……”

燕铁衣当着祁雄奎的面，慎重的问：“二妞，是谁主使把你劫持来此的？又是谁对你有不轨的企图？”

熊小佳毫不考虑的道：“他们其中有人称呼他是‘少堡主’，那人大约有二十多岁的年纪，浓眉大眼，肤色微黑，身材相当壮实，口气也很凶横，

我只要见到这人，即使他化成了灰我也能将他认出……”

说到这里，熊小佳的目光突然停顿在一边的祁雄奎脸上，她激动的叫：“大当家，那人的模样就和这位老生长得非常相似，莫非他们是……”

燕铁衣平静的道：“父子，二妞，他们是父子。”

那位生得娇小白净，面目秀美的少女也余悸犹存的道：“这位壮士，我也同这位姐姐一样，是被那个人强行掳来的，他……他一再想对我们非礼，想强暴我们，但我们都誓死不从……听说以前还有很多可怜的姐妹遭到了这人的污辱！”

于是，燕铁衣向祁雄奎沉缓的道：“现在，祁堡主，我相信你已不再会有疑问了，至少我证实了一点，我并没有诬陷令少主，更不曾恶意破坏他的名誉，我全是本着良心来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

祁雄奎的脸色就在这须臾间，便似苍老了几十年，他扶着铁门，颤巍巍的道：“不必再说了……我答应给你一个公道，燕铁衣，我们此时便去见见这个公道吧！”

在他们急急往密室外行出的当儿，熊小佳迫不及待的低声问着燕铁衣：“大当家，我哥哥呢！家里的人都急坏了吧！还有那掳我来的人到底是谁？和这长像凶猛的老头子又是什么关系！你又是如何找到我的！”

燕铁衣步履甚快，他左右两边扶着两位少女，淡淡的道：“过一歇，我再详细告诉你，好吗？眼前还有比这些问题更重要的事需要解决！”

他们方才到了石阶下，已经听到出口外面传来一阵阵喧腾吼叫之声，像是有什么人正在发生冲突，叱喝咆哮，乱成一片。

祁雄奎突然大吼如雷，飞闪而出，燕铁衣也一手挽着一个越空掠起，到了出口，再一一先将她们送上，然后，他自己才跟着出来。

这时，外面的走道上业已形势大变——祁少雄、尤一波、程半途、邱景松、雷刚、石顺等六个人竟已被他们自己的伙计围困当中，五、六名祁雄奎身边的“教头”正以那位瘦长的人物为首，领着数十名弟兄在和祁少雄对峙，方才的叫骂声，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祁少雄等人想要脱走，但忠于他父亲的那些手下却坚决表示须待祁雄奎出来之后，才能任由离开，那位瘦长的“教头”更言明了，这是堡主的亲口交待！

祁雄奎的出现，立时便把场面镇住，祁少雄等人一见到祁雄奎的影子，马上便似老鼠见了猫一样噤若寒蝉，畏缩成了一堆，不但再不敢再叫骂吼闹，连大气也都不敢透一口了。

面孔是歪扭的，黑中透青，祁雄奎环眼怒睁，虬髯倒竖，气涌如山的咆哮：“吵闹什么？想造反么？”

那身材瘦长的“教头”立即兵刃横胸，躬身道：“回禀堡主，就在堡主进入密道中不久，少堡主与他身边的几位弟兄便待径行离去，我走时曾奉堡主密谕监视少堡主行动，是而不得不斗胆相阻，但少堡主非但不听，更几乎要兵刃相斗，我一再表明此举乃受命而为，又劝少堡主静候堡主出来之后即可澄清所受冤屈真伪，我详陈如此一走了之的后果极端严重，我劝少堡主，只要问心无愧，更不须有所惮忌，少堡主若径行让开，即受诬栽，也有理难言了……”

沉沉的一笑——祁雄奎这一笑却难看至极，狠酷之极，他朝着乃子道：“小畜生，人找出来了，有人证，有物证，你还有什么话说？你这个不孝不贤的畜生，你羞辱你自己更羞辱了我，羞辱了整个祁家堡，我平时是如何教

你如何训你来着？可恨你表面顺从，唯命是听，背地却阳奉阴违，干尽了一切卑鄙无耻的勾当，孽障啊，我祁雄奎半世英名，数十年清誉便全叫你一手糟蹋殆净……”

瑟缩着，祁少雄吓得抖个不停，但是，他居然仍有胆量抗辩：“爹爹……说不定这两个女人是姓燕的早就安排在里面的……”

站在墙角的熊小佳突然尖声道：“你胡说，是你主使你的爪牙把我抢来的——就是你身边的那几个，想要强暴我，污辱我的也是你，我可以背诵由你那晚上所说的每一句话，叙述出你的每一个动作，表情……”

另一位少女也悲愤的道：“就是他，我可以用人命担保，我可以起誓，把我们强掳来欲待糟蹋的就是他！”

忽然，一个女人的身影挤出了人墙，手指祁少雄，尖厉的叫：“如果老堡主还有什么疑问，我就是个活生生的实例，我清楚祁少雄的一切罪恶勾当，明白他的毒辣手段，我更是一个受过他糟蹋的不幸者！”

那女人，是杨凤！

大吼一声，祁雄奎的衣袍暴飞，他手上已握着一柄两尺长，儿臂粗的乌黑虬结短杖，只见他抖杖振腕，短杖的中空杖心又“哗啦啦”一声，伸展出一截比一截精细的四截杖身来，杖身展现的同时，他已扑向了祁少雄！

魂飞魄散的祁少雄尖叫一声，拼命往人堆后头挤，一边惨厉的呼号：“饶命，爹爹饶命……”

祁雄奎凌空扑落，嗔目狂吼：“我活劈了你这败坏家风的孽子！”

“双全儒生”尤一波急忙大叫：“堡主手下留情，少堡主到底是你的独生儿子啊……”

祁雄奎双目赤红，形容愤怒如狂，他手中的“伏魔杖”微微一抖，暴砸在旁劝止的尤一波，尤一波侧身旋避，一对“飘刀”业已出手，但是，“伏魔杖”斜挥的影子却猝然在翻舞之下，幻出了千百层纵横交织的杖山，有如八臂并展，自四面八方呼啸曳落！

脆响清充成串，尤一波惨叫着在飞闪的杖影之中连连滚跳碰撞，鲜血加杂着脑浆迸溅血散，他的一对“飘刀”也立时断折成数十截！

祁雄奎宛若疯虎，直逼他的儿子祁少雄，祁少雄连忙躲闪，泣求连声，忽然间，他又避到雷刚与石顺的身后。

眼见祁雄奎当头而来，雷刚颤栗惊恐的大叫：“堡主且慢……”

回答雷刚的，是怒涛般汹涌的杖势，这位“铁龙臂”仓惶躲让，怪叫道：“虎毒不食子啊，堡主你怎能这般无情！”

“伏魔杖”笔直捣来，雷刚略为闪开，单臂横截，飞起一脚暴蹴对方下盘。

祁雄奎狂笑着，身形电旋，雷刚的一脚甫始擦过他的腿侧，而他的杖端已被雷刚一记“大力臂”“当”一声磕低，但是，变化却突起于一刹那——往下沉落的“伏魔杖”，却在下沉的瞬息倏忽反弹，怪啸突起，杖影幻成几排重叠隐合的劲力往上暴卷！

于是，雷刚的尖号如泣，他庞大的身体连连抛起抛落，骨骼的碎裂更掺合着他满口的鲜血喷洒四周！

“飞狐”石顺然掠前，悲愤大叫：“住手，你疯了，堡主！”

单膝点地，祁雄奎双手握杖，“呼”声划过一道圆弧倒劈石顺，石顺两脚互碰，凌空一个急快的筋斗，漂亮极了，当杖身一散落空之际，这位“飞

狐”已嗔目切齿，闪出手上的“毒龙爪”，快逾石火般暴袭祁雄奎！

在四周的一片怒喝叱呼声中，祁雄奎挥出的杖身猛烈收缩，“哗啦啦”短为一截，刚好“铿”的一响震开了石顺的“毒龙爪”，而石顺翻臂旋身，凌空又是七十一爪！

爪影晃映，翩飞而下的须臾，祁雄奎大喝似平地响起的焦雷，他的“伏魔杖”眨眼激起卷荡的罡力，左右闪腾，仿佛百杵千万立地柱天，石顺的兵器顿时脱手撞抛，他人尚未及退出这片罡力的范围，“哗啦啦”暴响，杖身再展，兜穿石顺的胸膛，更将石顺捣跌出门，直摔落园外三丈之遥！

“鳄尾”程半途一声不哼，仓惶待溜，但是，捣飞了石顺的“伏魔杖”却呼”一声指向程半途的背心，这位心胆俱裂的朋友往前急扑，本能的反应用出了他的绝活——右腿微点募弹，向后猛翻，强劲有力，有如鳄鱼扬尾！

射来的“伏魔杖”第一截突然“叮”的收缩，程半途一脚不中，尚未及应变，这收缩的一截杖头又“察”一声弹出，恰好撞上了程半途的后裆，痛得他狂吼一声，手抚胯间，姿势怪异的连连蹦跳几次，却在面孔倏歪之下，一个横旋仰翻于地！

“扑通”一声，邱景松已经泗泪滂沱，脸如死灰般哆嗦着跪了下来。

这时，祁少雄已经再没有可以掩躲的地方了。

祁雄奎形容惨怖，混身血迹斑斑，他死盯着乃子咬牙切齿的喝骂：“逆子，畜生，不考的禽兽，我先铲除掉你四周这些帮凶，再来收拾你这败坏家风，有辱祖宗清誉的忤逆东西，你骗得我好，你装得真像，我要挖出你的心，看看是什么做的？剖开你的脑袋，数数你究竟有几条纹路？逆子，你还不认罪！”

跟着这声大吼，祁少雄也扑通跪倒，他面无人色，上下牙床交相碰颤着，泪涌如泉：“爹爹饶命啊……孩儿知错了，孩儿认罪，请爹爹饶过孩儿这一次……孩儿发誓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爹爹，你老人家就不宽恕孩儿，也请为祁家的香烟延续着想！”

祁雄奎嘶哑的咆哮：“我没有你这样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忤逆儿子，祁家没有你这种贪淫好色，专横逞暴的畜生，我宁可绝后，也要取你性命以谢天下，告罪祖宗，我给你生命，便是一桩错误，如今我便要收回你的生命！”

祁少雄惊恐欲绝，心摧胆裂的悲号：“爹爹饶命……娘啊，天上的亲娘，九泉下的老母啊，你老看看，睁着眼看，爹，我的亲爹要杀害他嫡亲的骨肉，要毁灭祁家单传的子孙，娘啊，请救救我……”

祁雄奎闻声之下，全身栗栗直抖，虬髯拂动，巨目含蕴痛泪，高举的铁杖颤颤轻晃，模样痛苦至极，于是，在四周，“祁家堡”的所属纷纷跪下，齐声为祁少雄请命。

蓦地，这位“八臂钟馗”仰天大吼：“祖宗恕我，孩子他娘也要谅解我的无奈，我，杀子事小，失德事大……”

沉重的“伏魔杖”凌空暴劈而下，力道万钧，裂气成啸，一片惊叫随即响起，祁少雄恐怖骇惧到了极处，他惨号着双手抱头，往前扑跌……

就在这时，斜刺里，寒芒似虹，猝射而至——不是硬架，而是侧点！

“当”一声脆响，这一点之力却凝聚在节骨眼上，劈砸祁少雄的铁杖“呼”的汤开，祁雄奎目光似火，怒吼着翻腕振臂，百条杖影暴袭那出手之人——燕铁衣！

燕铁衣夷然不惧，飞闪迎上，“太阿剑”在连串的漩涡中急曳而出，短剑“照日”由横向直，猝映电射，在一片光颤影移中，祁雄奎立退三步！

厉叱震耳，祁雄奎悍然再扑，“伏魔杖”飞旋腾舞，杖势式如排山浪涌而来，或似云卷，鸿飞而至，自每个可能的角度与方向，狂啸激厉着聚合，真个天地变色！

是了，“八臂伏魔杖法”！

燕铁衣在陡然间身形闪晃——宛同出现了数十个燕铁衣，他的“太阿剑”脱手而经天，却似在瞬息里幻为矫龙腾云，驭风呼雨，光溜溜的剑身急速翻滚曳落，由于翻滚得太急太快，以至只见毫光纵横，银虹漫空，在充斥天地之间的芒雨晶电里往下罩卷，“照日短剑”以相同的形势由下往上迎合。

“冥天大九式”的第六招——“天威起”。

光与影，势同力，势和劲的涌现在一刹那，幻灭也在一刹那——当金铁的交击声过去，呼啸的破空声静止，一切有形或无形的景象清晰了，燕铁衣仍然站在他原来站立的地方，唯一与方才不同的，就是他的左臂上衣袖破碎，有一块擦伤，血迹淋漓！

祁雄奎对面而立，相距六步，“伏魔杖”斜指地下，这位“八臂钟馗”的神态得显极其怔愕，甚至有些发呆了，他颌下的虬髯，失去了三绺，露出三条由颌至颈，直统光滑的青森刮痕来，不过，却半点创伤也没有。

当然，谁也看得出来，这下颌虬髯中的三条剃刮痕印，宽窄恰如剑锋，易言之，每一条利痕俱可直透咽喉——如果人家想这样做的话。

一片死寂过后，祁雄奎沙沙的，嘶哑的开了口：“燕铁衣……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表情是一片安详，燕铁衣慢慢的道：“令郎犯了淫行，逞于横暴，这是失德的事，但好在他却没有其他恶罪，因此，不必以死相惩，阁下一脉单传，若为令郎此过杖毙当场，非仅祁家绵延断绝，愧对列祖列宗，我这外性人也更是罪孽深重了，所以，我阻止你，另外，我们早有约定要比试一番，现在，我们业已如言而行前获得结果了。”

祁雄奎的语调忽然变得苍老软弱，他沉痛的道：“你叫我怎么对你说好？燕铁衣，是诅咒，还是道谢！”

笑笑，燕铁衣道：“那是你的事——祁堡主，请容许我们告辞，更请容许我带着杨凤一起走，是她指引我找到令郎的全盘罪恶证据，因此，我不认为她适于继续留下，况且，我对她有过许诺，我许诺给她一个较佳的生活环境……”

深深一叹，祁雄奎低沉的道：“你带她走吧，我也不能再面对这丫头而越增心头的愧疚……”

燕铁衣领着熊小佳、杨凤与另一位少女走出这幢屋宇的门口时，祁雄奎忽然跟出几步，他叫了燕铁衣一声，燕铁衣停住，回头，目光中一片友善与柔和。

有些忸怩的，祁雄奎呐呐的道：“呃，燕——燕老弟，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向你道谢与致歉才对！”

拱拱手，燕铁衣又露出他那抹惯有的，金童似的纯真微笑，转过身去，偕同三位佳丽施施然离开了“祁家堡”。

燕铁衣已将另一位受难的少女专程送回她的家中。

现在，他与熊小佳，杨凤三人三骑，兴奋愉快的策骑奔向“仁德村”。

燕铁衣的愉快是因为他做到了他应该做的，而且，功德圆满，杨凤的愉快是自此脱离苦海，开始了一种陌生却显然充满希望的新生活，展现在眼前的是光明绚烂的美丽远景，而熊小佳的愉快，便大半由于即将做新嫁娘的喜悦，小半由于历劫余生的庆幸了。

鞍上，熊小佳叽叽咕咕的，道：“大当家，我好思念我娘啊，还有记挂着毒伤刚愈的哥哥，这一刻，真是归心似箭，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探视他们……”

燕铁衣笑道：“好了，不用在我面前绕圈子了，你心里真正思念的，我看不是你娘，也不是你哥哥”怕是季学勤那小子吧？你放心，耽搁不了你的大礼，至于男方下聘的时间么，可能像比原订的日子晚一点，但也晚不了太多……”

轻啐一声，熊小佳脸庞绯红，羞得连自家也忍不住抿着嘴儿笑了……

杨凤也在笑，心中却在盘算——自己的这一天可还得等到几时？

燕铁衣略略加快了马儿的奔速，他可是实实在在的铁血男儿，他所记挂着的，确只他有的伙伴熊道元，那样的温柔情，绮丽梦，在他的心窝里，至少目前来说，还盘旋不住呢……

第七十五章 吊人树 血蒙妩媚

“祁家堡”的风浪已成往事，而连串下来的日子却是平淡又悠闲的，好像江湖上的变幻烟霞，诡异风雨，全在这一阶段里安静隐寂了，辰光是那样的恬宜，像小河流水般自然安详。

甚至燕铁衣亲赴杭州去主持当地“青龙社”堂的一次例会，也是抱着游山玩水的心情去的，非常轻松愉快。

他独个儿办完了正事，又坚辞了“青龙社”在杭州城的“大首脑”“抗山肩”陶昂的陪侍，孤家寡人，无拘无束的在杭城游历了三天。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是不错的，但无论当地的风光如何明媚秀丽，幽迷撩人，燕铁衣也认为差不多看够了！观赏景色，他认为有如品尝美点佳肴，浅试即止，最能引人回味，等到看腻了，也就伤了脾胃，再难寻思怀忆。

于是，和来时一样，他又单人匹马离开了杭州，转向“楚角岭”。

天气有些燥热，在清晨出了杭城，到如今已近午时，却是越走越觉得炎燥，阳光当头，火辣辣的，像在烤着大地，他的内衫已被汗水湿透了。

这是一条蜿蜒于田野丘峦中的大道，在如火的烈日照耀下，除了远处偶有一片荒林外，住户人家也都错落掩隐于岭脚山腰之间，稀稀疏疏，间距很远，要找处歇马、打尖的地方，可真不容易。

阳光下的大地是起伏辽阔的，闪幻着青与黄为主的色调，迢遥的景色中浮动淡淡的气氲，将景物非常轻微的扭曲，带一点凛凛的，热浪却散得更炙热了。

燕铁衣抹着汗水，一面策骑前奔，一边游目四顾，想找个合适的所在停下来休息一会，避避日火，他坐下的马匹，也湿漉漉的毛汗黏贴了。

他自己带得有乾粮、水囊，但他不到必要时却不愿面对这些——一顿新鲜可口的现煮食物，一壶香醇的酒、或者一杯清凉的饮水，不比他自己携带的冷硬乾粮，同晒热了的囊中水要享受得多？

眼前并非特殊情势，又不是身处险地绝境，他犯不上如此委屈自己，因此，他一程一程的赶下去，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解决他饮食的地方。

天气真热，对这条路与周围的地理环境他又不熟，就这么一路朝下赶，走了二十余里地，犹不见一家酒、一家路店，甚至连一户适合打尖的住家也没有。

大道上静荡荡的，冷清清的，南来北往，只有他一人一骑；阳光底下的寂静是很奇异的，白昼喧哗，这里竟这样的幽静，叫人心中另有一股落寞不安的感受，但燕铁衣十分明白这种情景的发生——烈日暴晒下，什么人愿意受着曝脱一层皮的折磨赶路？一般客商行旅，除非有急事的，大多会挑拣凉快的辰光上道！

叹了口气，他终于放弃了好好享受一顿午膳的希望，目光寻视，他勉强选中了路左边一座山岗上的几株大树下，作为他打尖的场地；那是离他最近的荫凉处，并不太合理想，却也只好将就凑合。

掉转马头，他奔离了大道，经过一条荒草蔓生的窄径后，他抛镫牵马上岗——从树下到岗顶那一株树荫处，居然连条窄径也没有了。

燕铁衣有些后悔，也有些懊丧，他一面吃力的扯着马往岗顶攀，一边回想着这几天在杭城时的口腹享受，可口的菜肴，精美的细点，各类香醇的名酒，还有各般各式风味绝佳的清凉汤羹，而如今，只不过短短的半日功夫，几十里路之隔，他就必须啃着乾硬的粗食，饮带着怪味的皮囊中水，人生的际遇，真是变幻无定啊！

来到那几棵枝叶蓊郁，互为纠缠的树荫底下，他丢掉马，取了乾粮同水囊，无精打彩的走到树根盘结的阴凉深处，坐下，先拔开囊塞，喝了几口水，然后，他长长嘘了口气，抹掉唇角的水渍；大热天，水总是好东西，虽说比不上清凉沁脾的果冻冷露，至少要比乾着喉咙要强上许多。

朝树干上一靠，他的视线随着往四周流览，正当他乏味的要将目光收回之际，却蓦地被远处一宗事物吸引住了！

在岗子后面，地形凹陷，凹陷的地势中，生满了又密又长的马尾草，再过去，就是一片疏林子，林前，有七、八个人影在晃动！

那地方，距离燕铁衣现在的位置，约有四五十丈之遥。

大热天，毒日头之下，杳无人迹的荒野山林中，这七、八个人冒着酷暑在干啥？

习惯上的本能反应，使燕铁衣警惕注意起来，他料得出其中的古怪意味，也感受得到这眼前的情况有些特异！必有些不寻常的事要发生，或是已经开始发生了！

那七、八个人在移走，在晃动，唔！有两个人分别站开，站到较高又较隐密的地势上，模样显然是在把风，接着，林手里人影又闪，也不知道从哪里又钻出两个人来，不！三个人，这两个人尚挟持着一个人，被挟持者似是加上了五花大绑，虽在用力挣扎扭动，但却无济于事，左右挟持他的两个人正在粗暴的拖拽拉扯，将他！将他推向一棵枝突兀的大树下。

另一个人手臂挥动，老天，一根绳索抛过那棵大树横伸的枝桠搭垂下来，这搭垂下来的一头业已打好了一个套结——刚能缠绕人脖子的套结，另

一端，已被那人困绑在树干上。

不消说，一幕惨剧就要发生了，他们是要活活吊死那个人！

悬挂吊绳的那株大树，本来并无特殊的地方，然而，只是多了这么一根绳子，看上去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那棵树似在陡然间变得阴森，变得玄异，变得邪恶可怖起来，树干粗糙，瘰疬斑结，枝桠伸展突兀得何其怪诞，仿佛一个奇形的，多手多臂又似欲舞欲腾，暗里狞笑的巫魔！

这是桩大麻烦 - - 人命总是大麻烦。

燕铁衣咽了口唾液，心里十分犹豫，却有更多的懊恼 - - 他不希望自己管闲事，惹麻烦，同时，他恨自己的运气，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偏偏就在这种地方遇上了这么一桩事？

他已经有够多的烦恼，够多的事情，够多的忧虑了，扰他心神的俗务冗杂之事不少，他不愿意又淌进一湾不相干的混水中。

可是 - -

他叹了口气，他就具有天生不能忍受“遗憾”的个性；那个人是谁？要吊死他的人又是谁？他犯了什么过失必须以生命偿付？最重要的，他究竟是否该死？

如果那人是十恶不赦，罪无可逭，吊死也就吊死他娘的，但，如果他不该死，他是个好人，甚至他是一个在恶势力胁迫之下的无辜牺牲者，那么！这“见死不救”的罪过可就大了，大得会令他终生不安！

要弄清这个疑团，要免除他的“遗憾”，就只有一个法子 - - 上前问个明白，不过，他也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江湖中人，最忌在“上事”之际为人窥破或阻扰，这“上事”的内容不管是寻仇、械斗、劫夺、私刑、或谈斤两，甚至只是印证武功，都不容事外人加以干扰，否则，那是一场莫须有的梁子要结！

设若那不幸的人值得一救，结梁子也就结吧，但是，如果那家伙罪大恶极，真个该死呢？这梁子却未免结得有些笑话，有些荒谬了。

燕铁衣苦恼得很，他一时决定不下要不要去冒这个险？

问题是 - - 无论那人该死与否，只要他一旦现身，便即是一场麻烦，若是救了一个无辜者，这场麻烦惹得尚值，但那人假使死有余辜，这场麻烦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难过了。

值与不值的机会是各占一半。

唯一的法子，只有打破砂锅问到底，没有其他变通的方式，至少，目前没有。

燕铁衣不禁又诅咒起自己的运道来，为什么非要今天启程？为什么不早点打尖？迟点打尖？为什么偏又挑上了这个地方？种种因素，只有稍有一项变异，便碰不上眼前这桩麻烦！

突然，他怔忡了 - - 不错，事事全这样凑巧，全配合得如此严密，莫非！莫非是冥冥中有此安排？天意如此？

冥冥中的定数该有神意的，而神意的因果，总不会去叫他救一个不应被救的歹人吧？

深深吸了口气，他聚集目力，全神贯注的向那边注视 - - 就在这时，有一阵疾劲山风卷拂，那被强力挟持到吊人树下的仁兄头发立被散飘扬，乖乖，怎的却这么长法？而且，在阳光下闪泛的发色，居然是那种淡淡的棕红色？

猛的一楞，燕铁衣已经意识到那个不幸者是个女子，而难怪在左右两名挟持者的体魄比照下，身躯竟是如此窈窕纤细。

女人，天爷，是一个女人！

这一个个牛高马大的男子汉，却为何要对一个女人下此毒手？更这般慎重其事，如临大敌！

距离太远，燕铁衣看不清那些人的五官面容，但他可以体会到施暴者的决心同愤恨，也能揣摸出那不幸者的怨毒与不甘。

现在，他们已将那个女人硬推上一截显然是临时锯下来做为刑台的树桩上，女人挣扎得更厉害了，她在尖声叫喊，不，是咒骂；有四个人紧按着她，另外一人已将横枝上垂挂的绳扣套进了她的脖子。

那女人似是极度的悲愤，极度的怨恨，她拚命反抗，头颅也在奋力摇晃，棕红色的长发在阳光的反映下，闪闪泛出一种奇异的光彩！

围在她身体左右的四个大男人死死抓按着她，而那个将绳扣套入她脖颈的人，更恶狠狠的把她的一头长发揪紧，一圈又一圈的缠上了绳索。

在吊人树几步之外，正对着将要受吊的那个女人，是默默站立着的另三个人，他们似乎是这群人的首领，他们都没有动作，只是目注这一场惨剧的发展，当然，他们十分明白，发展的结果将与他们预料中的相同。

很糊，很细微的，风声带过来尖厉的诅咒声与凶恶的叱骂声。

燕铁衣知道，他必须马上决定是否干预此事了，一切的过程演变与后果责任全在他的一念之间，他要不要阻止他们？要不要问个明白？要不要留下遗憾？

情势已经紧迫得到了最后关头。

救，或是不救？只有这唯一的机会。

男人，总有几分英雄色彩的自负，而一个女子在遭到危难之际，似乎更容易引起异性的同情，现在，燕铁衣不禁自嘲的耸耸双肩。

那边，那些人的动作要比燕铁衣预料中的快得多，就当他刚刚下定决心要前往干预此事的一刹那，只见那女子足下的一截木桩突的被人踢飞，那女子的身体往下一坠，又猛的被套在脖颈上的绳索吊紧，微微一弹，就开始晃摆起来。

燕铁衣在震惊之下，身形立腾——他已经有很久的时间没有耗过这么大的力气奔掠了，以至看起来他的飞越之势便有如一抹流光，连闪连翻，足不沾地，瞬息间便到了吊人树的侧方！

几声惊呼尚未发出，燕铁衣已凌空暴旋，寒芒眩映中，索断人落，他翻身接住了从半空中掉下来的人体，匆匆一瞥，果然正是个女人。

迅速将那女子平放地下，燕铁衣猛力扯断套在她脖颈上的绳索，然后，以熟练的手法与技巧，连连为对方搓揉推拿起来。

这时，四周那些仁兄们，好像方才定下心神来，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几声叱吼起处，两条大漠手抡朴刀，又凶又狠的扑上来猛劈燕铁衣。

燕铁衣一面在为那女子活血提气，上身不动，两腿猝然飞起倒弹，“铿锵”两声，两柄朴刀已随着两声怪叫滴溜溜抛上了半空！

那两个进袭者齐齐痛抚着手腕，却又悍不畏死的再一次赤拳冲上！

燕铁衣仍然是原来的姿势，直待那两条大汉从左右侧饿虎扑羊似的袭到，他的右脚才“刷”声竖弹，人们只是看见他的一脚扬起，冲来两条大汉已闷哼连声，打着跟头翻滚倒地！

当然，燕铁衣那飞扬的一脚，其过程业已经过了两次的横击，由于快得离奇，传摄入人们瞳孔中的影像，便仅是两击之后归于静态中的动作而已。

紧接着，叱喝连声，其余的五、六个汉子全已手抄家伙，打算一拥而上，但是，当他们正在群情愤激，待要围攻燕铁衣的瞬息，一个冷寞僵硬的口音已重重响起：“慢着。”

听到这两个字，那些待要扑袭上来的汉子们方才停止了动作，而燕铁衣也就更是放心大胆的低下头去，嘴对嘴的替地下晕绝过去的那个女子度起气来。

脸对着脸，鼻子贴着鼻子，燕铁衣一边以自己的丹田之气重覆吹度人那女子的喉腔中，一边双手在对方的心房部位用力按摩，以协助这受难者的心脏机能尽快恢复。

四周，静悄悄的。

唯一的声音，便是燕铁衣在深深吸气后又深深度气的音响，那种音响有点古怪，好像是一个人在耗力之后的嘘嘘重喘，又似是害哮喘症者病发时的呻吟。

良久 - -

轻微的，压在燕铁衣身子下的那个女人，睫毛开始颤动了，而直到现在，燕铁衣方始发觉这女人的睫毛又弯又密又长，轻轻眨目，有如两排垂。

于是，那女子艰辛又沉缓的睁开了眼睛 - - 一双虽然迷茫、怔忡、痛苦，却依然妩媚莹澈的丹凤眼。

就这样，她与燕铁衣眼朝着眼，鼻子贴着鼻子，脸颊黏着脸颊的彼此注视着，燕铁衣不能说话，也无法打手势，只有用眼神向她解释示意。

那女子先是一阵愤怒，又是一阵惊异，接着，她逐渐变得颖悟与了解，她的双瞳中的意韵非常明显易懂；后来，她的目光透露着温柔、友善，更一再向燕铁衣传了她的感激 - - 这是个聪明的女人。

又过了一阵，她主动的转开脸去，脱离了燕铁衣的嘴唇，声音是微弱又嘶哑的，她道：“够了吧？”

站起身来，燕铁衣搓搓手，道：“这要问你，是不是觉得顺畅些了？”

那女人又缓缓将面庞转了过来，深深凝视着燕铁衣，而燕铁衣也第一次如此清楚的将她看得这般真切 - - 天，这是一个多么美艳妖娆，荡人心魄的女人！她的双眉弯弯挑起，形成如两抹新月似的美妙弧度，挺直端秀的鼻子下，是一张丰润的、小巧的、能在勾动中令人魂迷的嘴唇 - - 虽然现在失去血色，也一样的诱惑甜蜜；最令人不能忘怀的是她的一双眼睛，那是一双凤眼，是一声晶莹澄澈，黑亮得宛如墨玉的一双眼，而那双眼的深处，却透着炽烈的、火焰般闪耀的光芒，看上去是那么狂野、那么大胆、又那么倔强、流露着一股熊熊的、残暴的炙热，她的左边唇角上有一颗黑痣，大小如豆，这一颗黑痣衬托得好，使她更美、更艳，也更悍野了。

这不只是个女人而已，这还是一个可以害死许多人，迷狂多少人的女人。

她大约有二十三、四岁的年纪，这个年纪对她来说，正是成熟得恰好，魅力到达颠峰的年纪，似一团火。

纵然是刚自鬼门关上捡回了一条命，纵然她刚遭受到如此残酷的心身打击与折磨，但是！她憔悴的气色，孱弱的形容，却丝毫掩隐不了她的美色，

反而更增添了一份楚楚怜人的韵致。

燕铁衣在看她，她也注视着燕铁衣。

像是微微叹息，她挣扎着蠕动了一下，轻幽幽的道：“谢谢你，朋友。”

燕铁衣笑笑，道：“不客气，哦，容我替你解绑！”

然而，燕铁衣尚不及动手，背后，那个冷硬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只怕没这么方便吧？”

燕铁衣眨眨眼，缓缓转过身来，他的背后，那三个人一字并排，说话的，是当中那个面色铁青，形态严峻冷削的人物，这人右边的一位，却是玉面朱唇，生像俊逸，而且神韵之间，与中间的说话人颇有相似之处，看样子，他们似是同胞兄弟；左边的一个，身材短小，却是环眼狮鼻，充满了一副骠悍之气，三个人卓立如山，气度沉稳，一看即知乃是这帮人的首领头脑。

另外七条大汉，早已环伺四周，形成了包围阵势，那七个人，嗯！竟是一式的兵刃——朴刀。

微微颌首，燕铁衣和气的道：“阻扰了各位的清兴，实在抱歉，这里，我先向各位赔罪。”

面色铁青的那人冷冷一哼，道：“看情形，阁下亦是江湖同道？”

燕铁衣笑道：“只在道上跑跑龙套，凑合着混碗饭吃！”

那人双目光芒萧煞，严酷的道：“既是一路中人，阁下当知道如此插手，拦事便与故意挑衅启端无异！”

燕铁衣忙道：“我确实没有这个意思，我想，这中间只怕是点误会！”

俊俏的青年人厉声接口道：“还在强词狡辩？我们与你素不相识，且无可言，我们在此解决我们的一桩怨隙，和你毫无相干，你却突如其来坏了我们的事，更不分青红皂白打伤了我们两个友人，这不是挑衅是什么？还会有什么误会？”

燕铁衣心平气和的道：“这位兄台请暂息雷霆之怒，我与各位，确是毫无，现在之前，也并不相识，但是，我偶尔经过此处，眼见各位正以酷厉之刑吊杀那位姑娘，一时心有不忍、方才冒昧施救；上天有好生之德，蝼蚁尚且贪生，不论那位姑娘犯了何等过失，好歹也是人命一条，大家有甚过节，何妨另以他法解决？动辄残命，未免有干天和，我身处局外，却不能见死不救！”

俊俏的年青人上下打量了燕铁衣一阵，以一种轻蔑的态度道：“你不能见死不救？我问你，你是以什么身份，什么立场说这句话？”

笑笑，燕铁衣道：“就算是一个心怀恻隐的善意之人吧，我想替各位做个鲁仲连！”

那人勃然色变，怒叱道：“放屁，你是什么东西？你又知道此事的什么前因后果？懵懂糊涂，一派无知，居然也大言不惭要来这里做鲁仲连？你今天破坏了我们的计划，搅乱了我们的行动，就是找碴，既要找碴，拿出本事来！”

燕铁衣陪笑道：“兄台何苦如此气恼？大家有话好说，一动不如一静，我的确并无架梁之意，充其量，只是有心化解这场纷争，问一个事由内情。”

年青人愤怒的道：“你配？”

摆摆手，那面色铁青的人踏前一步，目注燕铁衣，缓缓的道：“阁下车年年纪甚轻，但身手不凡，想亦是武林中的少年俊彦，后起之秀，初生之犊，素来不畏虎狼，敢问尊姓大名？师承何处？”

燕铁衣拱手道：“谬奖了，谬奖了，倒要先请教各位的贵姓大名？”

铁青的脸上浮起了一抹冷笑，那人道：“我是‘石虎’贺修，右边的一位乃是舍弟‘玉虎’贺弘，左边的这位，是我的拜兄‘红绸飞云’花川，那七位，号称‘七刀拢月’皆是金兰之交。”

恍然大悟，燕铁衣道：“原来各位都是‘八环聚义’的兄弟伙，难怪声势如此不凡了！”

所谓“八环聚义”乃是由八组相交深厚的挚友结义金兰，拜成兄弟，这八组人或是单一，或是数人，每一组表示一环，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力量，他们不是帮会，也非派别，却是另外结成的坚强势力，这“八环聚义”在武林中颇具声威，也有实际的份量，不是容易招惹的对象。

“石虎”贺修深沉的道：“你既知我‘八环聚义’，可见江湖情势亦极熟悉，此番你拦下此事，当也明白要还我们一个公道吧？”

燕铁衣拱手道：“我尽可能向各位讨个颜面，希望能以化解此事！”

“玉虎”贺弘道：“这算什么话？你就用这个方式来还我们所要的‘公道’么？”

燕铁衣苦笑道：“贺兄，你先别生气，大家心平气和，慢慢商酌不好么？我不是喜欢惹事生非的人，尤其不愿与各位结怨！”

贺弘傲气凌人的道：“谅你也招惹不起‘八环聚义’！”

叹了口气，燕铁衣道：“老实说，惹不惹得起是另一回事，我不愿与各位结怨的主要原因，是‘八环聚义’在江湖上侠名久着，平时急公好义，方正不苟，算得上是一批白道好汉，这样的人物，我一向钦佩，又那里希望得罪呢？”

贺弘冷笑道：“说得好，但你实则却已得罪了！”

燕铁衣忙道：“贺兄请莫误会，我的本心却出自善意，乃是要替各位消弥纷争，化解戾气，试图救下一条生命……”

“石虎”贺修冷森的道：“但是，你可知道这条生命值不值得救？”

燕铁衣一派诚挚之状，道：“值与不值，正想请教，尚祈点明一二，以开茅塞，以解疑惑！”

贺弘大喝：“你连一丝半点的内情也不知道，就莽里莽气的胡乱插手搅合，你简直糊涂透顶，糊涂人，糊涂心，糊涂脑筋，闯下的糊涂祸！”

这似乎像在骂儿子一样，非但毫无忌惮，更且张狂之极，燕铁衣不禁大大起了反感，可是，他不到逼不得已，委实不愿结仇，况且此事的争端始于己，他也就只好强行压制着自己的火气，硬硬忍了下来。

贺修向他力弟抛去一个眼色，较为缓和的道：“你突如其来的破坏了我们的行动，实是一桩天大的错误，姑不论你是否会与我们‘八环聚义’生怨，就只这个女人，你也救错了！”

燕铁衣皱着眉道：“各位与那位姑娘骨子里有什么怨隙，我是的确不明白，所以才一再向各位请教，希望能以垂告此事详情；各位和我，同是江湖中人，各位固然行侠尚义，英名远播，而我呢？虽然谈不上‘侠义’二字，但至少也有颗悲天悯人的心，因此，见到这场血糊淋漓的凄惨局面，便不由自主横插进来，冀图替各位调停调停，更想弄清楚其中原由，并明白一下此举的是非得失！”

贺弘忍不住又吼了起来：“你是闲着没事，寿星公吊颈，嫌命长啦？”

燕铁衣低喟一声，摇头道：“贺家二爷，你这股子肝火，也未免太旺了”

点吧？”

嗔目扬眉，贺弘厉声道：“不错，你又待如何？对待你这种冒失鲁莽的后生晚辈，不识自身为何物的无知小子，你还想得到什么颜色？”

燕铁衣道：“叫嚣谩骂，就不是解决事体的道理了！”

“石虎”贺修轻轻摆手道：“这位朋友，你的耐性不错，就凭这一点，我便将此事发生的来能去脉，同你做个说明，同时，只怕你也会因为你的贸然之举而后悔不已！”

燕铁衣平静的道：“希望尚不至于这般令人懊恼；贺兄，我这厢洗耳恭听了。”

贺修缓慢又沉稳的道：“首先，你认为我们‘八环聚义’在道上的声誉如何？作风如何？”

燕铁衣道：“自然是堂皇刚正，节义可风的。”

点点头，贺修道：“我们也不是自我标榜，‘八环聚义’如何的替天行道，大义凛然虽说尚不敢言，至少，锄恶扶弱，惩奸恤贫的零星义举，我们却自来不后于人，就凭我们一贯的宗旨，一贯的行为，你想想，我们岂会无缘无故的以如此酷刑吊死一个女子？”

燕铁衣忙道：“照说，当然是不会的！”

贺弘寒着脸道：“既知不会，你横插一腿又是什么意思！”

燕铁衣容忍着道：“起先我也不知道在这里要吊人的是你们各位，何况彼此间又素不相识！”

轻咳一声，贺修又道：“此事暂且不谈，朋友，你应该知晓，除非是一个罪无可逭，死有余辜的人，我们才会以此手法加以惩治，只要还有半点婉转的余地，我们也不愿，也不忍做得这般决绝！”

燕铁衣颌首道：“相信是这样！”

往燕铁衣身后的那个女子一指，贺修道：“你晓得那贱人是谁？”

回头端详了一下，燕铁衣又接触到地下那个女人的眼睛——那双墨玉般莹亮，古潭般深邃，但却宛似在瞳仁中燃烧着赤红火焰般的眼睛，那是一双狂热的，几可融化一切的眼睛，仿佛魔鬼的咒语！

转过脸来，燕铁衣摇摇头道：“我不认识她是谁，方才之前，我也从未见过她，但是，她长得非常美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突然狂笑如啸，贺修激烈的道：“美？不错，她是美，非常美，出乎人们想像中的美，但，这副美丽的外表，却是她蛇般狠毒心肠的掩饰，是她无比丑恶灵魂的糖衣，她有如鹤顶之冠，色彩鲜艳，却可蚀骨糜心，有如罌粟之花，娇丽婀娜，却可蚀人志节，腐人神智，她在美丽的姿容包含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女巫，是一副蛊神的害人工具，是一条剧毒无比的赤练蛇！”

觉得喉咙里有些泛乾泛苦，燕铁衣控制住自己不安的情绪，他没有回头望，却若有所失，若有所悟的感到心往下沉。

贺修脸色又转为严肃，他一字一字的道：“现在，你对这个女巫已经有了些印象么？”

燕铁衣涩涩的道：“她是谁？”

贺修的唇角微微抽搐，声音并自齿缝：“‘血蒙妩媚’冷凝绮！”

第七十六章 虎星沉 八环索命

不由自主的“啊”了一声，燕铁衣怔怔的道：“她？她就是冷凝绮？就是‘血蒙妩媚’？”

贺修刚烈的道：“一点不错，不折不扣，千真万确的就是这个女人！”

燕铁衣在这须臾中，兴起了好多惋惜，好多的感触，他当然也晓得这“血蒙妩媚”的事迹与她流散在江湖上的一些传闻，而這些事迹与传闻，几乎没有一件一桩是好的，全都充满了邪恶的意味，暴戾的本质，淫异的罪孽，寡毒的冷酷，以及，狂野与泼辣的内涵……总之，这个女人在黑白两道上是一个少有的比拟，难出其右的强悍女人，她的性情古怪，为人放浪，行事违背世道常理，她是集反叛，刁蛮，狂妄不拘，和心狠手辣之大成的女人！

令燕铁衣觉得遗憾的是——她偏偏长得这么美；世上配称为美的事物实在不多，那样完整，无懈可击，衬托得巧夺天工的生香活色就更不多，但这么美的女人，却又偏有一个与她外表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灵魂！

这时——

贺修又神色凛烈的继续说下去：“有关这贱人的素行，不用我多叙述，相信朋友你也必然知晓不少，她的逆恶罪孽，真是不胜枚举，擢发难数，光是为了要擒拿于她，我‘八环聚义’的弟兄们便不知费了多少心血，跑了多少时光，到最后，更付出血与生命的惨烈代价；我们以最大的努力将她擒获，而‘八环聚义’却已损失了两环五个兄弟，更伤了两环四个兄弟，这些血债血仇，都是她一手所造成！”

燕铁衣沉重的道：“听说冷凝绮的武力很高，看来此言不假了？”

贺修咬牙道：“不假，她的一身邪恶本领，甚至比你所预料的更要精湛，但是，这却好似如虎添翼，更增加了她为非作歹的本钱！”

燕铁衣低声道：“不过，各位下了这么深的功夫，费了如许力气，就为了这冷凝绮的恶声远播所使然？是否尚有什么其他原因？”

贺修大声道：“有，本来冷凝绮贻害江湖，声名狼藉，只要不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横行，我们尚可勉强容忍，可是，她却偏偏找到我们头上，做下了一桩叫我们无可容忍，也不能容忍之事！”

燕铁衣谨慎的道：“愿闻其详。”

双目火红，额起青筋，贺修愤怒悲切的道：“‘八环聚义’的弟兄伙中，有一环是‘贺家三虎’，这‘贺家三虎’，即是我‘石虎’贺修，二弟‘玉虎’贺弘，三弟‘星虎’贺尧；却不知我三弟贺尧是前生作了什么冤孽，欠了什么隔世债，居然鬼差神使的在一次远赴川西办事的回途之中，邂逅了冷凝绮这个女巫，他们不知怎的竟便发生了情感上的，夹缠了将近四个月，后来，是我三弟得悉了这贱人的底蕴，当自疏然反省，悬崖勒马，与她立断牵连，兼程赶回，可恨这贱人却纠缠不放，恬不知耻的随后追来，一心要将我三弟蚀骨糜志，拖入万劫不复之境，想我三弟虽说年纪轻轻，入世未深，终究也是出身世家门第，置身侠义行中，他猛醒回头，清灵自兴，已痛下决心与那贱人断此孽缘，永不再续，因此任那贱人初则哀求，继则恫吓，我三弟始终不为所动，甚至坚不与她见面；我三弟为了表示他的坚决意念，更选定日期，准备迎娶一位青梅竹马的大家闺秀，克日成亲，藉此让那纠缠不已的贱人知难而退！”

燕铁衣喃喃的道：“这不很好？”

贺修激动的道：“但是，谁知这黑心黑肝，无仁无义的贱妇，竟在被拒之下陡生恶念，她居然就在我三弟成亲行礼的当夜，只身混入新婚夫妻的洞房之中，杀害了我的三弟，更重伤了我那可怜的新婚弟媳……这女巫，这魔鬼，她竟狠得下心肠来做出此等丧天害理的罪行……”

燕铁衣默然不响，心里却在不断叹息。

吸了口气，贺修目光宛似浓血般道：“我三弟死得好惨，赤身露体的斜挂在榻下，肚肠外溢纠缠着，血已浸透了簇新的被褥帐幔，更将他整个身子染得鲜红，我三弟死时两眼突出，咬牙切齿，面孔五官全已变形，他是死不瞑目啊！我那弟媳也身带剑伤七处，血流遍地，奄奄一息，若非我们施求及时，只怕也就完了。”

一边向贺弘悲愤逾恒的道：“其实，救治了她，却只是给她增加更多的痛苦，留下更大的凄怆，新婚初夜，即夫遭横死，已受重伤，她年方及笄，如花芳华，往后这冷清孤单的日子却怎生指望过得？还有多少年漫长的幽寂要她去熬挨啊！”

贺修尖厉的道：“在出事的第二天，我们‘八环聚义’的兄弟便已集合，大家当堂拈香致祭，沥血起誓，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无论要费多少时光，多少力量，须付出若干牺牲代价，我们也将倾合全力，天涯海角追擒此人，为我三弟夫妻报仇。”

燕铁衣阴晦的道：“你们已经做到了。”

贺修神色惨厉的道：“可是，你却不知道我们是耗费了多少心力，溅洒了若干鲜血方才达成愿望的？为了追擒于她，我们整整以两个月的时光明查暗访，四处奔走，除了我们自己的力量外，更托请了所有的朋友，运用了一切的关系，甚至还使用钜额的金银收买眼线——我们追踪她两个多月，有五、六次机会几乎圈住了她，却又被她狡兔免脱……但是，到了最后，我们的努力终有了代价，我们的辛苦也获得了补偿，就在前天深夜，我们在距此六十里外的‘曼香山’下一座破落残庙中将她包围……星月无光，夜色如晦，‘八环聚义’的兄弟开始以生命与血肉索讨血债；在一个多时辰的激斗里，我们损失了‘盘龙双杖’谢静波、谢静涛、‘出云三鹰’饶桂堂、杜若愚、吴贯等共五位兄弟，伤了‘沧江二奇’常舫、常帆两昆仲，‘左右飞雪’宗光柔、黄殷等四兄弟，在付出此等血腥代价之后，我们终于生擒了她！”

燕铁衣感叹的道：“冷凝绮只是一个年轻女子而已，却具有如此功力，居然这般强悍泼辣法，真是出人意料，难以置信……”

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贺修嗓音微带沙哑的道：“她是一头雌虎，一条毒蛇，是邪恶的化身，魔神的诅咒……你没经历过那晚的场面，也就难以体会当时的情景的惨烈……她简直疯狂了，披头散发，笑声如泣，红着眼，咬着牙，悍不畏死，豁命拚搏，就像是叫什么邪咒附上身子一样，不带一点人的味道。”

燕铁衣无精打彩的道：“照你这么一说，拿获她可还真吃力呢！贺兄，眼下你们‘八环聚义’只有三环在此，除了业已折损的两环，应该还有三环兄弟才对，他们又到那里去了，莫非不忍目睹冷凝绮的吊颈之刑？”

贺修哼了哼，道：“‘沧江二奇’常氏昆仲与‘左右飞雪’两位兄弟全已负伤，他们已由八环大哥‘十字流星’梁不屈护送回去疗养，实则，谁又不想亲眼目睹这个妖妇的受死伏诛？”

点点头，燕铁衣道：“也真是难为了你们……”

此刻，贺弘冷冷的接上了嘴：“好了，如今你已知悉了整个内情，也该明白了是非皂白，请问，你以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呢，抑是错了？”

燕铁衣有些尴尬的道：“若是实情确如二位所言，呃，当然是没有错，这样做并不过份！”

贺修不悦的道：“过份？这已是我们所能选择的最轻惩罚——只是将这妖妇吊死曝而已，换了别人，恐怕早已将她凌迟碎剐，挫骨扬灰了！”

贺弘突然厉声道：“听你的口气，似乎对我们所说的事实抱着疑问？”

燕铁衣强笑道：“这不是信与不信的问题，二爷，这是一个做人的公正与道德问题，我想，二位总该也给我一个求证的机会，给冷凝绮一个申辩的余地吧？”

神色大变，贺弘咆哮道：“好畜生——我就知道你来意不善，心在偏袒，说不定就是那贱人的同党，否则，便是你觊觎于她的美色，妄想挟恩以胁！”

燕铁衣叹了口气，道：“越说越离谱了，二爷，我根本不认识她，远不沾亲，近不带故，三竿子捞不着，五鞭子打不着，那里会与她论成‘同党’？再说，她不错生像挺美，容貌漂亮，但却是一条毒蛇，一朵带刺的花儿，我是什么样的角色？岂敢打这种吊颈的短命骚主意？”

贺弘狠厉的道：“不管你怎么说，我认为你言词偏颇，态度暧昧，你的本意可疑。”

燕铁衣急道：“我决没有这个意思，而且，我一定公平处置。”

一声粗沉的冷笑响起，沉默至今的“红绸飞云”花川开了腔：“泼皮小子，你是武大郎当知县——不晓得自己的出身高低；我问你，你算个什么玩意？凭什么要来‘处置’我们的这档子事？我看你不必费心管这一段了，倒是你横里插手找碴的纰漏，我看你是怎么个补法？”

燕铁衣苦涩的道：“唉，各位何须如此咄咄相逼？”

贺弘大喝：“这全是由你自找！”

花川粗暴的道：“我们与冷凝绮之间的这段过节，始末原由全已告诉你，这已是我们对你最大的容让及优渥，以后的事你不用再操心，也不容你再往上夹缠，现在，我们先解决你这挑衅启端的梁子。”

燕铁衣为难道：“各位，我看这大可不必吧！动手流血，并非我的本意……”

贺弘怒叱：“亮家伙，任你跪地哭求，今天也必不能将你轻恕！”

眉心微蹙的贺修忽然低喟一声，开口道：“朋友，这样吧，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如果你自认能以与我们周旋，你便放胆动手，否则，我们由你自割一耳，放你走路；这两个方式，任你挑拣一个，你可以斟酌斟酌。”

燕铁衣满脸阴翳的道：“贺兄，这未免……太过严苛了一点吧？”

摇摇头，贺修道：“不，这非但不为严苛，已是最为仁厚的优待，你应该明白，在江湖上插手搅扰人家隐私之事，是一桩何等样的重大侮辱行为，若非你今日的对象是我们，恐怕早已血溅三步，命丧当场；我们已给了你自卫的权利，而且，也惠予你保命的余地。”

咽了口唾液，燕铁衣慢慢的道：“贺兄，俗语道：相骂无好口，相打无好手，我们远无仇，近无怨，何苦非要弄得兵刀相见不可？我的意思是……”

断叱一声，贺弘强悍的道：“你什么意思也不行，混帐小子，既然有种伸手管闲事，就该有勇气面对管闲事的后果，装蒜耍赖，不算是条男子汉。”

燕铁衣十分不情愿的道：“各位兄台，希望你们再三思而行。”

贺修阴冷的道：“摆在你面前的就是这两条路——动手，或是自割一耳，其他再无可通融；朋友，你不必再推搪了，实际上你也推搪不过去。”

花川狠酷的道：“从你先前凌空而落，斩断冷凝绮颈上绳索的那种身手看来，你的本事也相当不弱，既负如许功力，又何须畏缩惧怯？莫非你只有救人之能，却无自保之术。”

燕铁衣无奈的道：“若是我与各位周旋，请问各位是以一对一呢，抑是并肩子一拥而上？”

几句话一出口，后面地下躺着的冷凝绮已尖锐的笑出了声：

“对，问问他们这群披着侠义外衣，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们，是要以一对一呢？抑是一拥而上？”

“玉虎”贺弘嗔目切齿的叱骂：“冷凝绮，你已经缓过气，歇过神来了不是！你鬼门关打了一转在这奴才手中返魂回窍，就以为再不会去啦？不要高兴，我们这就将你两个结伴送上黄泉道！”

冷凝绮的声音仍然带着孱弱的嘶哑尾音，但她却亢昂的道：“小伙子，你听到啦？他们的口气已经明摆明显着要打群架了，你以为这些人真个是什么‘高风亮节’‘行侠仗义’的方正人物？呸，丢死了方正人物的颜面，他们纯系一批挂羊头，卖狗肉，下流无耻，卑鄙龌龊的下三滥！”

花川气涌如山的咆哮：“闭上你的那张臭嘴，烟视媚行，水性扬花的烂婊子！”

冷凝绮夷然不惧的反唇相讥：“花川，你又算什么？拆穿了半个铜板不值，充其量也只是个假仁义之名，行宵小之事的青皮无赖而已！”

花川目突如铃，青筋暴额，他厉烈的大吼：“臭婊子，我要活剥了你！”

冷笑一声，冷凝绮道：“别净站着空吆喝，姓花的，有本事松开我的绑，我们单挑单的玩两趟，我倒要瞧瞧是，谁能活剥了谁？”

花川几乎气炸了肺，他面孔涨赤，挫牙如磨：“你嘴硬，臭婊子，我让你嘴硬，当你再一次要受死的时候，就不先吊你的脖子了，我会一颗一颗敲碎你的牙齿，割掉你的舌头，在你血糊糊的嘴巴塞上人粪。”

冷凝绮不屑的道：“只要你办得到，我就担得住。”

花川大吼：“贺老大，我们还等什么？并肩子上，斩死这一对狗男女！”

贺弘也愤恨至极的道：“大哥，动手吧，事不宜迟。”

不待贺修回答，冷凝绮已尖声道：“小伙子，你看明白点，他们压根便没有公平搏战的念头，你别傻，和他们谈道上规矩等于与虎谋皮，过来替我解绑，我护着你突围！”

燕铁衣苦笑道：“冷姑娘，你有这个本事！”

冷凝绮双眉挑起，萧然的道：“我有这个本事！问得真新鲜，小伙子，要瞧瞧么？只要你松开我的绑，你就会发现我将如何收拾这些大言不惭的九流匹夫！”

燕铁衣摇摇头，沉缓的道：“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些事是否真确。”

微微一怔，冷凝绮的双瞳仿佛放射着冷焰：“你这是什么意思？”

搓搓手，燕铁衣道：“我是说——如果他们所言是实，就请你恕我不能替你担待下去，因为你罪有应得，我歉难同流合污，反之，设若他们所说有不尽不实之处，也请你当场提出申辩，届时，我会决定到底站向那一边。”

冷凝绮神色倏寒——她的形容在一刹那间变为酷厉阴森，绝美之中，

含着一股血腥的暴戾，慑人之极；她狠毒的道：“小伙子，你给了我恩惠，救我的命，我不会亏待你，有你的好处，但现在，你照我的话做，过来替我解绑，不要惹翻了我！”

笑了，燕铁衣的笑是多么纯真和憨稚：“冷姑娘，你别吓唬我，你眼前就算真个恼我，又有什么法子对付我呢？况且，我好歹总算帮了你的忙呢？你怎能以怨报德！我只要求你说真话，或是承认他们所指述的罪名，或是提出答辩，然后，我再继续下一步的行动。”

模样是又急又气又好笑，但却美极了，俏媚极了，冷凝绮恨得牙痒痒的道：“在江湖上，纵使你混过几天，小伙子，却也太嫩了，你看看这些人，这几块料，他们说的话会是真的？完全是断章取义，颠倒皂白，满口胡柴加上一嘴的放屁，千句话里就只有三句还照原样，其余七句全是他们自己编造，添油添酱又渲染夸大，相信他们所言，还不如到大荒冢里去听鬼唱诗！”

“玉虎”贺弘怒不可抑，咆哮如雷：“混淆是非，含血喷人的妖妇，我看你这张臭嘴还能挑唆瞎扯到几时——任你再向这小子胡说，也一样挽回不了你的厄运！”

冷凝绮尖刻却昂然的道：“我是混淆是非，含血喷人么？我是挑唆，是胡说么？你们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气度稍等一下？容我一一拆穿你们的谰言，驳论你们的谎诈？”

花川大喝道：“贱人，你不要妄想来这一手拖刀计，我们决不会上你的当，眼前不是上衙门打官司，亦非两造申辩官前的场合，铁案如山，早已落定，我们说的就是真话，即乃实情，你与这不自量的混小子，都认了命吧！”

冷凝绮急切的道：“小伙子，你全听到了？他们根本就有心真假不分，皂白含混，有理无理揉合着一遭往地下埋；小伙子，你不能指望他们讲公平，论道理，他们早就打算屈直罔顾，以一面之词掩饰是非的，他们不会给我申辩的机会，小伙子，你不要天真，我答应你事后向你详叙其中实情。”

燕铁衣固执的道：“不，冷姑娘，眼下三六对面，你最好现在就说个明白，他们若要阻扰，就正显示出他们的情虚，我以为他们不会这么愚蠢，况且这里有我……”

冷凝绮激愤的道：“你？你有多大个份量？你又是那一长三头六臂的人物！他们只怕连你也要一起杀了灭口，小伙子你可别放着活命的机会不要，等歇叫他们合坑了你，那就不只你冤，我也更冤了；快点解我的绑，我俩唯一生出的法子只这一桩。”

燕铁衣摇头道：“不，这样越搅越乱，你有罪无罪我无法证实，将来我背的黑锅可就大了。”

咬着牙，冷凝绮双瞳似在喷火：“死人，只目前就危在旦夕，性命难保，你不放我，还那来的‘以后’？”

转过头，燕铁衣道：“待我和他们说个明白，这件事可得……”

就在这一刹那间，斜刺里，一条栗木镶包铜头的组长三节棍“哗啦啦”的飞扫而到，凌空人影闪晃，一条赤虹般的彩影也同时笔直贯射眼前！

第七十七章 情仇泪 剑分黑白

燕铁衣的反应快得就好像他早已洞悉对方的动作，而预作了准备一样，他的整个身体随着那挥扫肩头部位的三节棍猝然翻滚——宛似是被棍端的劲力带飘空中似的，轻如柳絮，而一长一短两股冷芒便暴闪飞流，两声惊吼串成一响，两条人影往后急退，一段尺许长的红绸带子便飘落在地。

围在四周的“七刀拢月”这时各自奋进，七柄朴刀雪光生寒的朝着地下的冷凝绮猛砍狠劈，冷凝绮正在迅速滚避……

燕铁衣倏闪三步，单膝点地，一长一短的两道光虹在他往上猛起中，幻映成一轮以无数冷芒紫电所凝聚的灿烂光圈，七柄刀就在突起的破空锐啸声里撞击一片，有的甚至抛上了半空！

光人现，燕铁衣双手空空，兵刃早已还鞘，他闲散的站在冷凝绮身边，模样之轻松，就好像他一直没有动过手，一直便站在那里似的，方才的光、刃、影，倒反如幻觉了。

手执三节棍的是“玉虎”贺弘，这位“玉虎”的一条右臂上血痕殷然，挂上了彩，他的左手抚着右臂的伤口，满脸是惊愕愤怒交加的表情。

花川手上的红绸带长逾丈许，如今却只剩下九尺拖在地下，他和贺弘也是一样的神气——似见了鬼般震骇又恐怖的瞪着燕铁衣发呆。

“七刀拢月”的七位仁兄，现在正畏畏缩缩，蹭蹭蹬蹬的分别拾回他们的兵器。

没有动手的贺修，那张原本颜色铁青的面孔，如今变得更是铁青泛黑了，他死盯着燕铁衣，眼睛下的肌肉在不住跳动！

燕铁衣微笑着——多么丰厚朴实的微笑，仿佛小姑娘的羞赧一抹。

地下，冷凝绮直楞楞的打量着燕铁衣，好像，她到这时方才发觉到燕铁衣的存在价值似的。

缓缓吐气，贺修的声音有些堵塞似的闷哑：“朋友，你可是真人不露相啊！”

燕铁衣一派童稚的语气：“我不要同你们打架，这是我再三向你们表示过的，所以你们也不能怪我，是你们逼得我如此做的。是不是？”

贺修咬着牙，一个字一个进自齿缝：“你到底是谁？”

燕铁衣温柔的道：“等我弄明白这桩事情之后，贺兄，你就会知道我是谁了，我向你保证，不会令你的每一位兄弟们失望。”

贺修阴沉的道：“如果我们不照你的意思做呢？”

表情是纯真得十分可爱的，燕铁衣道：“你们会么？”

贺弘尖厉的吼道：“不管你是什么人，藏头露尾，隐姓埋名就不算是英雄好汉！”

燕铁衣安详的道：“我从来也没承认过自己是英雄好汉；我现在暂且对我身份保密的原因，只是我认为这样做比较更适宜处置现下的场面。”

贺修恨恨的道：“怎么个‘更适宜’法？”

燕铁衣道：“你们双方都不知道我是谁，便可无所顾虑，无所惮忌，有啥说啥，但是，当你们知悉了我的底蕴之后，恐怕有些话，有些内情，你们就不肯说，不方便说，也说不出口了。”

冷凝绮出声道：“我同意你的说法，小伙子，你可真有一手呀！”

燕铁衣笑道：“我那有什么‘一手’？只是碰得巧，碰得运道好罢了。”

吃吃笑了，冷凝绮道：“看你年纪轻轻，面貌鲜嫩，活脱一个乳臭未乾的半大小子，我先还道你只是个初出茅芦的雏儿，现在才晓得看走眼了；小

伙子，你表面夹生，实则城府深沉，老辣精练得紧哪！”

燕铁衣道：“比起姑娘你，却难以望其项背。”

眉儿轻挑，冷凝绮道：“好，你不但本事好，灌迷汤的功夫竟也有独到之处。”

此时，贺修忽道：“朋友，你是否打定主意要偏袒这个贱人了？”

摇摇头，燕铁衣道：“不，我谁也不偏袒，只是要分判一个清白，断定一个水落石出；对于一条生命的延续或殒灭，庶几无憾。”

贺修嗔目道：“你这就是徇私，就是偏袒。”

燕铁衣清晰的道：“贺兄，你错了，我与你们双方皆不相识，俱无瓜葛，在观念上便不可能有着差异，而你们已历述冷姑娘的罪行，但是，在情、理、法三者来说，都应该让她也有个申辩反驳的机会，如果只凭你们一面之辞，我便骤而深信，袖手离去，这样，非但违背了我干预此事的原意，也失去做一个武林人的基本道义精神；我既插足此事，便有责任做一个明确的交待，也好使我的良心平安，不愧对自己，不愧对同道。”

花川厉声道：“你凭什么非要插足此中不可？你又算是什么东西？”

笑了，燕铁衣道：“凭的么？是良智，是人性，是道义戚，至于我是什么‘东西’？我想不必赘述，方才，列位业已见过我是什么‘东西’了，就是倚恃的这么一点点，便斗胆来分断一桩疑事，够与不够，倘请列位自行裁决。”

贺弘狠酷的道：“我们不会叫你称心如意，不会叫你得逞！”

燕铁衣道：“在这里，我站着，各位若认为我无能包揽此事，便请群起而攻，反之，尚请你们让出点时间来给冷姑娘一个说话的机会。”

脸形扭曲，愤怒至极的花川，这时气冲牛耳的嘶哑呼喊：“不要做梦，便是豁上这条命，我们也要彻底教训教训你！”

微仰起头，燕铁衣冷寞的道：“你们曾要我拿出本事来和你们周旋，我做了，你们又迫我自割一耳，我拒绝，因为我不认为各位有如此相迫的权力及份量；然后，我坚持要公平的处置这件事，即让冷凝绮从容申辩，你们如同意，足见各位心胸宽阔，有容人之雅量，且是有理性的，也证实各位的杀人动机俱有被挑战而不怕的根本，有被驳斥而不惧的自信，否则，各位就未免情虚内荏，各位杀人的理由也颇值怀疑了。”

燕铁衣的态度是渐进的——越来越坚持，越来越强硬，由最初的容忍、谦让、温和，慢慢转为尖锐、稳定、沉着，他的举止言语，已在在明白表示出他是断不会在其基本原则方面有所改易或退让的了。

这个情形，“八环聚义”的人们全都看得出来，也深深感受得到。

他们对燕铁衣是存有极大惮忌的，虽然他们尚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底细，但是，由人家的神态，气质，谈吐反应，以及武功的显示方面，他们业已明白算是碰到狠角色了，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架势，这是装不像、扮不来的，他们不明白对方确实是谁，但他们却明白对方绝非易与者。

打燕铁衣在先前出现，那突闪的一剑割断吊绳开始，贺修心里便蒙上阴影，所以才阻止他的弟兄们往前凑拢，贺修知道遇上了麻烦，因为燕铁衣的那一剑他竟然没有看清，没有看清出手的角度、招式、甚至收发的动作，他唯一摄视到的，也仅是剑光的一抹尾芒而已……是燕铁衣态度的忍让谦和及辞令的婉约柔顺，一时蒙蔽了贺修的判断，方始有了刚才动手的一幕，但事实证明，贺修的忧虑是对的，他清醒得非常快，快到在深深陷入泥沼之前，

仍来得及再有一次斟酌的机会。

看样子，他不能不冒险依从燕铁衣的要求了。

人家既然敢伸手拦事，便有这伸手拦事的本钱，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他注视着燕铁衣——这孩儿面，这年纪轻轻，充满了一种明朗纯真又童稚气息的人，到底会是谁？也到底能是谁？

凑近了过来的人是贺弘，他低促的道：“大哥，我们并肩子上，不能叫姓冷的贱人胡说八道，而且，我们也不能让那小子的气压倒，否则一旦传扬出去，‘八环聚义’的名头也就叫我们哥儿几个一手糟蹋净了。”

贺修深深吸气，十分艰辛的道：“老二，稳着……”

贺弘瞪大了眼，气急败坏：“大哥，你真要向那小子低头？真要任由姓冷的贱人歪曲事实，胡扯滥言？”

面颊的肌肉痉挛了一下，贺修沉重的道：“方才，那人的武功深浅你们业已度量过了，老二，你认为我们是他的对手么？”

窒了窒，贺弘蛮横的道：“大哥，是不是对手，我们都要一拚，休说老二的血仇背在身上，便是‘八环聚义’的威名也不能在我们手里弄砸！”

贺修低哑的道：“就是因为老二的血债未清，我才不轻言拚命，老二，我们如果一死，还有谁去向大哥他们通风报信？还有谁盯着为老二雪冤？而且，‘八环聚义’的名声在目前来说未遭至太大的羞辱，继续闹下去，方会一败涂地，毁得更惨！”

呆呆的僵立着，贺弘神情悲愤，几乎就要哭出声来了。

花川观言察色，衡量情势，也不禁长叹一声，沙沙的道：“贺老大，便全凭你的意思吧！”

贺修痛苦的闭了闭眼，然后，他向着燕铁衣道：“好，你问她去！”

点点头，燕铁衣赞许的道：“贺兄，这是聪明的选择，仁义的决定，白道侠士们，原也该具有此等容人申辩的器量与面对现实的勇气。”

“八环聚义”的人们没有哼声，个个面色阴寒，表情怨恨。

燕铁衣温柔的朝着冷凝绮道：“行啦，冷姑娘，如今已到你可以申诉辩解的辰光了——如果你还有所辩解的话。”

冷凝绮那样安详的一笑，也非常平静的道：“我不是‘辩解’，小伙子，我是澄清事实，洗冤剖白！”

燕铁衣颌首道：“只要你说真话，经得起对质，有所证据。”

冷凝绮道：“我尽量使你满意就是，同时，你既也知道我这个人，你便当闻及我冷凝绮不是个好人，做惯了坏事，但却不作谎言！”

燕铁衣道：“你说吧，往往，传闻不尽可靠。”

笑着叹了口气，冷凝绮道：“小伙子，你可真叫‘铁面无私’啊！”

燕铁衣道：“求个心安而已，对你，对‘八环聚义’的朋友们，对我，全是一样。”

冷凝绮沉默了片刻，她的容颜展现出一片湛湛光彩，严肃而又庄重，这一瞬里，她的妖媚与本质中的纯良似乎混合在一起，变得那样的复杂与陌生了；过了一会，她幽幽的开始了叙述：“贺修讲的话，开头都不错，我与贺尧，确系在他自川西办完事情返家的途中相遇的，贺尧的外表生得很英俊，同时，嘴也会讲话，骨子里，更是一个风流放浪的花花公子，纨绔少爷，对女人他很有一套，我不否认我也轻佻冶荡，把男女关系看得十分随便，我喜欢风趣的、漂亮的男人，而显然，贺尧对于美丽又解风情的成熟女子也有所

偏爱，因此，一点也不突兀，也不勉强的，我们俩便在一家酒楼里认识了，谁也不别扭，不装佯，一拍即合；于是，我们开始在一起，先由纯外表的探索进入对内涵的深一步了解，由简单的肉欲渴求进为情感上的交流，逐渐的，我们发觉已经爱上了对方，这是真正的爱，真正的有目的地产生了情愫，很可笑吧？似我这样的坏女人也居然还会有真正的爱？有若不掺其他因素的情感？就如同一个初懂人事的少女。”

燕铁衣深沉的道：“一点也不可笑，人有人的天性，有人原始的本质，这些，往往便由情感来表达，天下无论是如何邪恶寡毒的人，一生中，总也有一次或几次真情流露，而在这样的机缘里，如果被接受容纳，便极可能改易此人的赋性，反之，就会变本加厉，每况愈下了。”

笑笑，冷凝绮道：“小伙子，你倒把人性看得透澈。”

燕铁衣淡淡的道：“因为我也经历过不少了；现在，请接续下去。”

冷凝绮的双眸中，那深处的火焰变得温柔了，蒙蒙胧胧的仿佛是漾浮着一片幻梦，一片雾氤，她似乎沉迷在过往的甜美回忆里：“当然，就如同任何一对年轻的，充满幻想与希望的恋人一样，我们朝夕相偎，如胶似漆，在花前月下，在林幽溪畔，甚至在床上相拥相抚的时候，我们彼此间不断的山盟海誓，互期信守，我已全心全意要嫁给他，我甚至不惜向他剖白我的一切，不论是美好的、丑恶的、善良的、邪异的……我将我的过往、我的身世、我的的人生观与对未来的理想，全都毫不保留的告诉了他，他也相对的对我有过一样深度的表示，他一再向我赌咒要娶我，发誓爱我永生……那几个月时光里，我快乐得就如同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我像浸在蜜里，浸在梦中，宛如世上一切的幸福都涌集在我一身了，而这些我从未有过的欢欣喜悦，只为了他，只为了他说要娶我。”

燕铁衣面无表情，但是，心里却明白——这又是一个典型的男女爱情悲剧。

神色突然凛寒，冷凝绮的两眼中那种蒙胧与温柔刹那时幻失，代之而起的，是如刀刃一样的冷芒，是两股毒蛇的蛇信般闪耀的火焰，她一下子就变得这样的狠厉，又这样的冷酷了，像是才自入梦，却又醒得恁般的快：“现在回想，我当时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可悲，又多么的愚蠢，我叫什么冲昏了头，叫什么迷疯了心啊？我竟然会幼稚至此，无知至此，荒诞至此！真正可笑的事到底发生了——我们在一起共有四个多月，但是，在第四个月开始，他已逐渐变了态度，先是勉强应付我，继而敷衍，再则冷淡，后来乾脆摆出了脸色给我看，我起初很惶恐，又很迷惘，不知是什么事得罪了他，那一点惹烦了他？我于是更温柔，更体贴，更尽心尽意的服侍他，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又低声下气，像个受尽委屈，生怕丈夫出休书的可怜小媳妇一样，处处迁就，处处容忍，处处巴结，可是，我这些努力却毫无效果，非但毫无效果，他甚至更形变本加厉了，他除了喝骂我，讥刺我，侮辱我之外，竟然动手打起我来，一再的打我、打我，打我……”

舐舐唇，燕铁衣明白，这就是冤家分手的辰光到了。

冷凝绮咬着牙，激动的道：“他经常打得我披头散发，皮开肉绽，经常用污水泼我，使蜡烛炙我，在我的痛苦哀求中他却放声狂笑，越为得意，其实，他那点能耐，我可以只用一只手就掏死他，但是，我不能，也不舍……我咬牙忍受，我苦苦央告，任凭他如何虐待我，凌辱我，我都无怨言，只要他不抛弃我，不踢开我，那怕是要我做小我都甘愿。”

燕铁衣没有作声，只以目光示意冷凝绮继续叙述，而他的目光却是冷寞的，不带丝毫情感与内心反应的。

吸了口气，冷凝绮接着道：“后来，那一天终于来了，那可怖的，冷血的，万念俱灰又绝情绝义的一天；就在我们自相识起算来的第四个月零七天的早晨，冒着北风我到外面替他去买了他爱吃的早点回来，他却已经不在，带走了他自己所有的一切，加上我仅剩下的一些财物，将我的衣饰丢弃得满地；他走了，走得快，走得乾脆，走得无心无肝，连一张纸片，一个字都没有留下，就这就像踢掉一只破鞋似的踢开了我，连一瞥回顾都没有。”

燕铁衣无声的嘘了一口气，不错，典型的男女爱情悲剧……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也往往就是这样的发展了，男的或女的，总要走开一个。

冷凝绮的模样转为冰寒，木无表情——没有愤怒与悲怆，激动或忧郁，没有怨意，没有懊丧，甚至没有七情六欲的活人气息，她突然间就宛如成为一个冷硬的石像，只是，石像的眼睛中光芒凛烈，会开口说话：“贺尧离开之后，整整三日三夜，我呆坐房中不食不动，我不住的想，思潮却汹涌杂乱，而想着想着，一切又突然变成空白，变成一片迷茫；三天三夜，我是在这样的僵麻同痴迷，这样的痛苦及煎熬中渡过，最后，我想开了，看透了，豁然贯通了——贺尧何尝爱过我？何尝对我有过情感？又几曾有一个点意思要娶我？他只是换个口味，挑个新鲜，玩玩罢了，但我不在乎他玩我的身体，玩我有形的一切，他却不该玩我的自尊，玩我的希望，玩我的心，玩我生平第一次付出的真感情……二十三年岁月中的痛苦，全挤迫在那三天三夜里叫我受尽了，这样也好，却叫我体悟了再过了二十三年也体悟不到的一些东西，于是，我全部的感受，只剩下一个恨，恨这个字，没有深切经验过的人是难以言传它的滋味的，它不只是一个字的表面，也不只是头上的一个音韵，它像毒蛇的啃啮，烈火的烤炙，沸油的煎熬……它能将人折磨得发疯发狂，我一天也等不及，一刻也等不及，我非要报复不可，而报复的最佳手段，也是唯一手段，我认为只有毁灭那个恨的起始，那个恨的来源！”

到正题了，燕铁衣静听着。

冷凝绮异常平静的道：“我找到了‘贺家三虎’的住处，并且经过了仔细的勘查与周密的计划，择定了一个不平的日子，就是贺尧与另一个女人成婚的那天——在我和他分手之后的第一面，即乃最后一面，在此之间，我根本没有同他见过，当然更没有贺修口里所形容的那些哀求、恫吓、和纠缠；任性、刁蛮、甚至毒辣，可是，我决非无耻，对于贺尧，我早已心如死灰，不但再也没有情感的积存，更充满了火样的恨；不错，我杀了他，在他洞房花烛的晚上与另一个女人上床的时候；我的兵器是‘血肠短剑’、‘白刃轮’及‘罗刹网’，那晚上，我全都用上了……贺尧的女人我并不想伤害她，只是她扑上来卫护贺尧，我不得已才波及了她；那个女人是个富豪的独生女，听说贺尧娶她的代价乃是获得继承他岳家的全部财产，我为那女人可怜，也为我自己可怜，至少，我明白贺尧为什么抛弃我，又为什么娶她。”

叙述完了，冷凝绮默然不再开口，她晓得，现在已到了最后审判的辰光，命运是注定的，该她死，她活不了，她该活，也死不了。

在目前的环境下，她只有任冯命运的摆布，她无能为力替自己做些什么。

当然，命运是操纵在一个人的良知、道义、同对事物的正确观感手里，那个人，就是燕铁衣。

现在，燕铁衣在沉思，静静的。

“八环聚义”的人们则惶悚紧张，个个都是一脸焦灼不安的神色，他们等待燕铁衣对结果的宣判，更殷切过冷凝绮。

良久，时空都似停顿了。

燕铁衣终于极其沉缓的开了口：“贺兄，冷姑娘所讲的话，你可有反驳之处？”

贺修大声迸出几个字来：“一面之词！”

燕铁衣慢慢的道：“你驳吧。”

吞着唾液，贺修吃力的道：“她纯系含血喷人，歪曲事实！”

燕铁衣平静的道：“指出来——她那些地方是含血喷人，那些话在歪曲事实？”

似是在挣扎，贺修强迫自己挤出话来：“譬如说，我三弟根本就不会和她山盟海誓，不会答应娶她！”

平淡的，冷凝绮答了腔：“那么，是你三弟付了银子像包窑姐一样包了我四个多月，还是我硬缠住他四个多月之久他尚逃不出我的掌握？”

窒了窒，贺修怒道：“是你自愿，是你烂污！”

冷凝绮道：“不错，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不情愿，我又如何烂污法？”

贺修吼叫起来：“他也没拿走你的什么财物！”

冷笑一声，冷凝绮道：“川西之行，你‘贺家三虎’并非什么富贵人家，只给了贺尧七百两银子，他来回一趟，俭省点刚够，但他半途盘桓四个月，却是吃谁的用谁的？回来的路费又是从哪里变出来的？”

第七十八章 怨不泯 刃断曲直

贺修的脸色是白一阵，红一阵，变换得极其难看又极其狼狈，他双手紧握，愤怒得两只眼睛都扯得一高一低了：“我三弟生性耿介，他不可能会用你的肮脏钱！”

冷凝绮十分冷硬的道：“这只是你这样以为；耿介？简直可笑，贺尧居然如此节意清高？倒似乎不是我认得的那个贺尧了，我所知道的贺尧不仅是个薄情寡义、贪婪无行、口是心非又和你一样色字当头的一个淫贼、骗子、恶棍！”

暴吼如雷，贺弘厉叱：“贱人，你给我住口！”

冷凝绮不屑的道：“以咆哮与蛮横逃避现实，那就是心虚情怯！”

花川恶毒的道：“臭娘们，你再敢大放厥词，我就把你的那张嘴也撕裂！”

冷凝绮夷然不惧的道：“你们全是一群不仁不义，假非为是的畜类！”

燕铁衣的感触很深——男女之间，当在热恋冲昏了头的那一阵子，彼此的奉献便唯恐不彻底，唯恐不尽心，而一旦分开发生怨隙，相对的攻评同辱骂，则又无所不用其极了；是谁说的来着？爱同恨，是绝对尖锐抵触但却依连至密，只有一线之差的东西，如今，可不正是如此？

目光投注向燕铁衣身上，冷凝绮冷静的道：“小伙子，你可以撕开我的衣裳审视，在我身上，还有被贺尧毒打火灸以后留下来的伤痕，虽然已有些

淡了，可是你仍能查觉出来！”

贺修大声道：“那是你自己弄上去的，是你嫁祸栽赃的诡计！”

冷凄凄的一笑，冷凝绮道：“你是多么幼稚，贺修，我自己会在我自己身上弄伤痕？弄给谁看？说与谁听？难道我早已预见今日之事，而故行此苦肉之计，等着这一天来向这位主持公道的朋友诉冤？如果我有这种未卜先知的本领，也不会上了贺尧那畜牲的当！”

贺修一时又是面青筋浮，答不上话来了。

冷凝绮平淡的道：“小伙子，贺尧对我的玩弄与遗弃，当然是他朝三暮四，放浪轻狂的本性所使然，但，他还娶了那个女人却并非为了对付我，主要的，是贪图继承女方那一笔钜额的财产，关于这一项，只要向女方略一刺探，便不难明白。”

贺弘大叫：“你胡说！”

冷凝绮尖锐的道：“事实胜于雄辩，不信，我们可以各自去找凭证！”

花川厉烈的道：“你还想生出？做梦啊你！”

突然 - -

燕铁衣摆摆手，沉缓的道：“花朋友，我看，这未必然是做梦。”

这句话出自燕铁衣之口，他的判断、他的意向、他的立场，业已昭然若揭了！

“八环聚义”的人们齐齐脸色大变，而在那样的惊震中，却全都含蕴着更大的愤怒与激动！

贺修的双颊在急速抽搐，他舌头宛似打了结：“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燕铁衣拱拱手，安详的道：“明确的说，我不认为冷凝绮应该为这桩事被吊杀！”

双方的反应极端鲜明而迥异 - - “八环聚义”的人们震荡激昂，愤恨莫名，而冷凝绮却笑了，那是一种艳丽绚烂的笑，好宽慰，好宁静、好美！

贺弘第一个忍不住跳起来怪吼：“混帐东西，你完全是偏袒，是徇私，你凭什么可以处置这件事并且下达定论？凭什么？我们可不吃你这一套！”

满面凶悍之色的花川也恶狠狠的叫哮：“好小子，你果然作了这样歪曲不公的处置，我们不会理睬你的妄断，你算老几？凭那一点我们要受你的节制？”

燕铁衣笑得好天真、好开朗：“我正要告诉各位我是凭了什麼要伸手拦下此事，更代作判行 - - 我姓燕，叫燕铁衣，另外，我有一长一短两柄非常锋利又快速的双剑；就是凭了这两样，我以为，应该够了。”

“八环聚义”的弟兄伙们，骤然之间都像每个人生吞了一颗枣核，卡在喉管里，双目突凸、脸孔扭曲、张大了嘴巴，却发不出声音来！

蓦地，贺修用力敲打自己的脑门，呻吟般喃喃：“天哪！燕铁衣……我怎么没想到是他？还有谁似他这样的形态？貌似幼嫩，实则老练？燕铁衣，啊！燕铁衣……”

花川硬生生下一口唾液，他瞠目注视着对方，却宛似觉得对方在变化，在易形 - - 那张童稚的面孔逐渐扩大，幻为狰狞如魔，那副中等的身材也在长高、长粗、恍同一座浑然的山岳挺立于前。

猛力摔摔头，眨眨眼，花川业已发觉自己冷汗透衣了。

深深吸气，贺弘异常艰涩的道：“燕铁衣？你是燕铁衣？”

燕铁衣一笑道：“不错。”

贺弘吃力的道：“你……你是北地的绿林瓢把子，却怎生……会跑来这里？”

燕铁衣温柔的道：“我虽是北地绿林出身，我的基业也大多在那里，但是，我的生意却做得很广，在南边，‘青龙社’也派得有代表，设得有堂口。不仅如此，差不多较大的商埠城镇，都有我们的分支所属或眼线，我来这里，是主持杭城本社堂口的一次例会；贺二兄，这已经答覆了你的疑问了么？”

贺弘呐呐的道：“燕铁衣！以你的声望！你的地位！你的功力来说！你不该管这桩闲事！而且，不该有所偏袒及维护！”

摇摇头，燕铁衣道：“莫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事情的大小不论，却不可抹煞真理，诬道义，所以我只有包揽下来了；再说，我并没有偏袒那一边，更没有维护那一边，我只是抱着一颗良心，为各位作一次公允的调停而已。”

贺修接口道：“但是，这涉及我三弟的血仇！”

燕铁衣平静的道：“是的，此中已经丧失了一条性命，本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只不过，我们却不可忽略了之所以流血丧命的原因，也就是说，那人为什么会被杀？”

没有人接腔，十几双目光却是惶悚不安的。

燕铁衣继续道：“经过各位与冷凝绮的叙述 - - 虽然颇有出入 - - 但毋庸置疑这是一桩为情生怨的公案；冷凝绮人生得绝美，且浪荡成性，照理说，对一次寻常的邂逅式畸恋，应该毫不在乎，更事后即忘；她业已有过许多次这样水性杨花的记录，她并不是一个三贞九烈又用情专一的女人，但是，对令三弟，她却这般认真、这般执着，唯一的解释，即是她已对令三弟发生了真正的情感，这种情感的纯粹诚挚是可以确定的，因为除了此项目的之外，令三弟并无其他足以令人觊觎之处 - - 没有喧赫的家世，没有富厚的财力，也没有太高的声望；所以说，有关她的叙述，我相信。”

贺修激昂的道：“我三弟并不爱她！”

笑笑，燕铁衣道：“这句话，未免叫人有些遗憾，令三弟既不爱她，则缠绵四月有余，除了存心欺骗玩弄，尚有什么其他解释？”

贺修猛一下憋住了 - - 他等于自己打了自己嘴巴！

燕铁衣低沉的道：“冷凝绮出道极早，机警狡狴，心计灵巧，且又出了名的狠辣歹毒，翻脸无情，要骗她只有一个法子 - - 使她真正动情，而使她真正动情的方式，便只有对方也真正动情或假作真正动情，否则，她不会痴迷至此，甘心上当；令三弟显然就是假作真正动情，骗取冷凝绮的身心及一切；要知道，一个似她这般老于世故，历尽沧桑的女人，是极不易敞心容人的，可是，一旦真情流露，就会比一般人更要强烈固执得多；令三弟心思不善，存意可卑，如此始乱终弃，空言无行，伤害一个可能即此迁恶为良的女人，老实说，乃是咎由自取，罚不为过！”

顿时，贺修面如死灰，全身栗栗颤抖，也不知是急是气是羞是恨，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了！

贺弘在一刹那的悲愤之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狂声大吼：“这是什么话？简直悖逆公理、抹煞是非、我们不服、我们也不会听从！”

花川跟着大喊：“不错，我们不听，我们不服！”

贺修双目如火，嘶哑的喊叫：“燕铁衣，照你这样说来，我三弟贺尧的

一条命，以及我‘八环聚义’因此伤亡的兄弟，这笔血债，就此算完？”

燕铁衣沉稳的道：“贺尧心计龌龊，行为卑鄙，遭此报应，咎由自取，而各位不自检讨省过，反而仗恃人多势众，再追杀逼迫，冷凝绮为求自保，唯有反抗一途；令三弟与各位昆仲之间的折损，我看，也只有认了！”

贺修“克崩”的一咬牙，怨毒至极的道：“如果我们不‘认’呢？”

微微一笑，燕铁衣道：“那么，我很怀疑‘八环聚义’还能生存几环？希望各位三思而行，不要把各位辛苦闯下来的名声变为一个陈迹。”

贺弘暴烈的吼：“姓燕的，你在北边称雄道霸，吃你的十六方，我们全不管，跑来这里撒野卖狂，只怕就没有在你老家那样灵便了！”

燕铁衣淡淡的道：“是么？”

花川也面容狰狞的吼叫：“你来到我们的地头上耍你瓢把子的威风，还差着那么一大截，燕铁衣，识相的见好便收，夹尾巴上道，否则，你就会把你‘泉霸’的万儿砸在此地！”

吃吃一笑，燕铁衣道：“各位听过两句话——不是猛虎不下岗，不是强龙不过江？没有三分三，还敢上梁山？列位千万把招子放亮啊！”

贺修阴冷的道：“燕铁衣，你是决定要帮着姓冷的贱人？”

燕铁衣凛然道：“我只帮着真理，而目前，真理不在你们这边。”

贺修像是痛苦异常的道：“方才的结论，就是你最后的结论，也是你的决定？”

燕铁衣颌首道：“正是！”

贺修绝望的道：“无可更易？”

燕铁衣道：“恐怕是无可更易的了。”

低下头去，贺修仿佛在考虑一件什么事，当他再抬起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显得悲壮凄凉，他似是喉中哽噎着什么一般，道：“你有没有替我们的处境设想一下？燕铁衣，你这样做，叫我们怎么办？叫我们如何去面对天下人，面对死者的冤魂？”

叹了口气，燕铁衣道：“贺兄，令三弟的行为原就是一个错误，发生了那样不幸的后果，你们就该深切反省，不应文过饰非，一意只以己身的立场做出偏执的决定，因而酿成了更大的损失，但你们现下回头，犹来得及，再要坚持下去，只怕‘八环聚义’结局便越加不堪设想了！”

贺修低缓的道：“是这样么？”

燕铁衣同情的道：“贺兄明人，自当心中有数。”

双目倏睁如铃，贺修激烈的道：“燕铁衣，你休要以你的淫威邪名来压迫我们，我们便是斗你不过，打你不赢，今天也要豁上这条性命，与你一分生死存亡！”

燕铁衣冷冷的道：“不要自趋绝路，贺修。”

贺修狂笑一声，悍然道：“大不了一死而已，燕铁衣，不论今天的结局如何，你将面对‘八环聚义’的全力报复，以及白道上忠义之士的齐声讨伐！”

燕铁衣深沉的道：“我如含糊你们‘八环聚义’便早已撒身袖手，不敢问闻此事，而黑白两道殊途同归，白道更多明理之辈，设若有那不分是非，强行出头的人物定欲找我决断，姓燕的来者不拒，一概接着便是！”

花川大叫：“姓燕的，你会受到侠义门的制裁，受到正路同源的包抄！”

冷笑一声，燕铁衣道：“侠义名门，并非各位之御用工具，亦非全系盲从附会的应声虫，各位妄想挑唆拨离间，只怕难以称心如意！”

往后退出几步，贺修亢厉的大叫：“‘八环聚义’的兄弟们，燕铁衣包庇淫恶，助纣为虐，其行可耻，其心可诛，我们八环兄弟聚成一心，生死罔顾，誓与他一决雌雄。”

花川狂吼：“哥儿们，白道的忠烈正气，就在此刻便要显示敌前，我们死不足惜，却不能折了侠义门一贯的凛然无畏之慨！”

贺弘也在振臂高叫：“我们和这个黑道上的魔星，匪窝里的头目拚了！”

往前一站，燕铁衣双手平垂，笑容可掬：“气打足了，各位，上吧。”

后面，冷凝绮忽叫：“小伙子——不，燕大当家，容我助你一臂之力。”

燕铁衣头也不回的道：“少罗嗦，都是你惹的麻烦，给我呆在那里别出声！”

窒了窒，冷凝绮有些委屈的道：“我是一番好意，他们是群疯狗，乱咬乱扑，有我加上，好歹也减轻你一点负担，燕大当家，何况这又是为了我的事。”

燕铁衣冷冷的道：“不必了，冷凝绮，你那几手也帮不了我什么大忙！”

冷凝绮气得尖声道：“你不要看不起人，燕大当家，我这几下子并不比你差多少，收拾这几个王八兔子贼，包管绰绰有余，你快不快点来替我解绑？”

燕铁衣生硬的道：“如你不服，冷凝绮，待我应付了‘八环聚义’这一伙人之后，我们两个可以较量较量，你以为凭你那两手就上天了？”

挣扎着，冷凝绮咬牙道：“你这么狂妄，当心我会教训你！”

燕铁衣冷淡的道：“你？歇着吧。”

冷凝绮厉声道：“燕铁衣，你看不起我？”

燕铁衣道：“现在不用吵闹，冷凝绮，我救了你的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也不是毫无过失的，此间事了，我会告诉你怎么处置你！”

突然嘎嘎地笑了，冷凝绮道：“我还自作多情，以为你对我好着哪，燕大当家，想不到你居然真的不偏不倚，这么个铁面无私，好叫人心酸啊！”

燕铁衣背对着冷凝绮，慢慢的道：“你的‘自作多情’可不要一而有再，否则，下一次要吊颈的辰光，恐怕就不会巧到有第二个燕铁衣出现了！”

勃然大怒，冷凝绮愤恨的道：“燕铁衣，你敢取笑我，羞辱我？”

燕铁衣目不斜视，面无表情的道：“如果你要继续叫嚷下去？冷凝绮，更难堪的场合还在后面。”

哼了一哼，冷凝绮正待说话，一抹幻影如带，飞卷而来，同一时间，“哗啦啦”的三节棍又扫向了燕铁衣！

燕铁衣半步不动，左手微闪，冷电映处，“当”的一声便震开了扫来的三节棍，这时，被层层困绑得有如粽子般的冷凝绮急速滚动，堪堪避过了那擦身而过的猩红绸带！

七柄朴刀，寒光赛雪中，齐齐罩向地下的冷凝绮！

别看冷凝绮全身被缚，这时却在刀刃翻飞劈斩里滚动，每每于一发之微弹侧，在双刃隙缝夹绞中穿滚，又快又准，俐落无比！

燕铁衣心念一动，正想替冷凝绮解困，贺修的“霸王钢鞭”业已在微晃之下四面八方罩压而来！

仍然卓立不动，燕铁衣的手臂伸缩，“照日”短剑光尾吞吐，略一飞绕，已经连串十几次磕开了钢鞭的攻击，又在猛扬之下逼退了再度扑近的贺弘！

冷凝绮一面滚避七柄朴刀的砍斩，一面犹得躲让花川红绸带的攻卷，

她有些吃力的尖叫：“燕铁衣，燕铁衣，你还不快点为我解绑？他们全在这里朝我下手哪！”

燕铁衣剑影弹闪一抹，“嗡”的一声刮掉了贺弘一撮头发，在贺弘的骇然惊避中，他不紧不慢的道：“没关系，你功夫硬，一半时还挨不上刀，你太刁泼，受点折磨也好！”

喘息吁吁里，冷凝绮身形翻滚，厉声喊：“燕铁衣，你麻子不叫麻子，你叫‘坑人’！”

淡淡一笑，燕铁衣身形猝动，“照日”短剑在一蓬光雨的抛洒中卷向贺弘，而贺修的“霸王钢鞭”方自呼轰侧袭，另一蓬光雨也飞迎贺修。

贺家兄弟同时暴退，但横了心的贺修却蓦地一个旋身，双手握鞭，猛砸对方腰际，鞭势未定，又倏忽晃摇，整个罩住了敌人的全身！

燕铁衣的“照日”短剑突然形闪成九十九抹流光四散标射，光聚如虹，刹那时只见贺修那柄粗长沉重的黝黑钢鞭有如一条受了伤的怪蛇般颤抖摆动，斜舞偏歪，而同时，另一道冷电眩目闪现，快不可言，贺修尖嚎一声，血溅三尺，一个筋斗便摔出去五六步！

贺弘悲号如泣，双手紧执三节棍的两端，以第二节猛套燕铁衣脖颈，在燕铁衣闪退的一刹那，棍身突翻，自上而下，暴击燕铁衣天灵！

燕铁衣只是微微偏身——约莫两寸——三节棍沉重的“呼”的一声贴着他的耳边挥落，他不待敌人有第二个动作，左手倒翻，连正眼也不看一下，寒光伸缩，贺弘也如同乃兄一样，怪号一声倒翻出去！

于是，凌空八条人影疾扑下来，人在半空，赤虹一道，贯射似飞！

不错，颇有点“出云”的味道。

燕铁衣身形猛跃，急速翻滚，但见一团黑影旋转如球，剑芒穿刺流闪，便宛如那团旋舞的黑影身上逆溅着一圈冷电精光，灿烂无比。

尖锐的破空声刺耳的呼啸声，剑刃以难以言喻的快速飞穿，红绸一击不中，尚未及收回，业已在一片“刮”“刮”声里段段削落，漫空飘拂！

而另一抹光刃闪掠更急，花川刚刚恐惧慌张的腾起三尺，那抹光刃已像自虚无中凝形，那样突兀的将花川撞出丈许之外！

殷红的鲜血，正衬抱着片片飘荡的红绸，自空中落地。

“七刀拢月”的七位朋友，这时已顾不得再攻杀冷凝绮，七个人吼喝连声，却是硬着头皮扑向了燕铁衣。

燕铁衣这一次不再以静制动，而采取了以动制动的方式，他侧身暴进，一长一短双剑流灿翻飞，剑刃的光辉交织成一幅瑰丽的图案，刃风削裂空气，也同时卷起了三柄朴刀！

三个失去兵器的大汉方自惊叫着抱头滚地，燕铁衣已凌空旋舞，双剑眩目夺神的映幻出漫天光弧，于是，剩下的四柄朴刀飞卷上了天。

七名大汉的样子实在够狼狈——一个个不是在地下爬滚，就是没命往四周奔逃，他们忽略了燕铁衣宽大的心胸，他们一时全未想到，燕铁衣如果要杀他们，既能卷飞他们的兵刃，又何不卷飞他们的脑袋？

双剑早已还鞘，燕铁衣闲闲背手而立，衣发不乱，气定神安，连一点汗渍也未见，就犹如他没有动过手，一直在做壁上观一样。

现在，贺修、贺弘兄弟二人已能支撑着坐起来了——燕铁衣并没有要他们的命，只是一人挨了一剑而已，当然，那一剑全是深透腿根，业已令他们暂时失去了行动的力量。

一个人只要能够动作，往往便难以控制情绪，燕铁衣知道这个道理，便只有令这些激动的朋友们安静下来，花川也一样，大腿根上挨了一剑，几乎两边洞穿。

但是，“七刀拢月”的七个人却没有一个挂彩的，燕铁衣不要他们挂彩，燕铁衣考虑到这七个人必须好生留下来照顾受伤的三个人回家。

贺家兄弟的神情沮丧又悲哀，垂首坐在那里，默无一语；花川却抱着受创不轻的大腿，痛得汗下如雨，整张面孔全泛了灰！

燕铁衣叹了口气，道：“贺修，你们非要试，我早已告诉你们结果会是这样的了，预见不幸，何苦还非要明知故犯不可？”

咬咬牙，贺修抬起头来，脸色惨白，无尽的痛苦合着悲愤盈于双眸之中：“燕铁衣，你要就斩尽杀绝，一一诛戮我们于此，否则，我们会记着今天，记着这一切……你知道，武林中人，报仇雪恨只有一个法子。”

燕铁衣平静的道：“我知道，但我奉劝你们打消这个念头，否则，就是各位更大的不幸了。”

贺弘切齿叫道：“姓燕的，你杀了我们吧，你不杀我们，迟早我们会杀你，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摇摇头，燕铁衣道：“我不杀你们，因为你们的罪过也还不到该死的地步，可是，我给你们这个活的机会却不是无限的，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贺修幽冷的道：“当我们再找到你，燕铁衣，我们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而且，也不奢求你再一次近乎羞辱的施舍以及怜悯。”

燕铁衣缓缓的道：“务必三思，贺修，务必三思。”

一昂头，贺修道：“就是这样了，现在你要反悔，还来得及！”

燕铁衣摇摇头，道：“我不反悔的。”

这时，花川在那乾嚎：“狼心狗肺的燕铁衣，你好阴狠，你这样折磨我们，还不如杀了我们来得痛快，‘八环聚义’誓不与你甘休！”

没有理会花川的号叫，燕铁衣朝着畏缩在远处的“七刀拢月”招招手，高声叫唤：“你们七位还不过来扶走你们的兄弟，却在那里看什么把戏？他们流血流多了照样会死人的，都过来，我不会伤害你们。”

于是，七条大汉像七只小猫一样，畏畏缩缩，蹭蹭挨挨的挤了过来，却都远远躲着燕铁衣，那样战战兢兢的捧起了坐在地下的三个伤者。

凝视着燕铁衣好一会，贺修沙哑的吐出一个字：“走！”

当“八环聚义”的人们在极度的沮丧与沉重气氛笼罩下，蹒跚的离去之后，燕铁衣犹深深怔忡于贺修那临行前充满仇恨及凄楚的眸瞳神情！

看情形，这段梁子，又结定了。

低嘘一声，他转身来，心情十分沉重的走到冷凝绮身边，冷凝绮的模样也十分狼狈可笑——头发披散，衣裳破裂多处，混身上下，甚至包括面庞，全沾黏着灰沙草屑，脸颊部位还有几块青肿擦伤，显然是她在方才的连串翻滚中也多少吃了些苦头。

望着燕铁衣，冷凝绮表情古怪的道：“燕大当家，现在，可以替我松绑了吧？”

燕铁衣不带笑意的笑笑道：“当然，但却要在做完一件事情之后。”

脸色一变，冷凝绮尖锐的道：“你又想出什么花样？”

第七十九章 心若日 义慑刁娃

燕铁衣背负着双手，形态安闲的道：“没有什么花样，我曾经说过，你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受人欺弄，愤而杀之，情固可悯，但手段也未免嫌狠了些，就为了你的这种狠毒心性，便必须使你有所警惕而改悔，我想，还是惩罚过你以后再替你解绑比较合宜。”

冷凝绮阴沉的道：“你救了我的命，我很感激，难道你竟会愚蠢到做出什么不当的举止来抵销我的感激，甚至将我的感激变为仇恨？燕大当家，你得罪了一方，至少该获另一方的友谊，你绝不会傻到在做了这么一桩吃力的事以后，两边全不讨好吧？”

燕铁衣微笑道：“我插手进这桩争论，冷凝绮，只是为了个人的一点道义感与公正心，求的也只是个无憾而已，并不希冀得到什么人的感激也不在乎招至那一方的怨恨；当然，我救下你来，这是桩美事，顺水人情我也会做，如果费了力气反而赚了个是非，的确是不聪明，可是，要讲究那么点道义与公正，也就顾不得了。”

沉默片刻，冷凝绮低喟一声，幽幽的道：“你真是个怪人，如果我做了同样的事，我不信我会采取你这样的处置方式！”

燕铁衣道：“所以，你不是燕铁衣，你只是你自己——冷凝绮。”

忽然展现此一片美丽的笑靥，冷凝绮那样妩媚的道：“说说看，大当家，你准备怎么来治我这个‘活罪’？”

燕铁衣笑笑，柔和的道：“‘肉刑’，怎么样？”

冷凝绮吸了一口气，脸上有些变色：“未免太狠了点吧！大当家，你看看我，从我身上割下任何一样东西来，而会破坏一种整体的、和谐的美，是不？”

点点头，燕铁衣道：“说得是，确实令人不易选择，我没有把握在行刑之后仍旧还维持你的美丽，对一个以你这般漂亮的女人而言，似乎有些过份的残酷！”

冷凝绮温婉的道：“我听说过，大当家你向来不忍心令一件较完美的事物变为残缺，我个人的容貌虽然不尽完美，但自认也接近这个阶段，我以为你或者会考虑使我能够保持住他，而我，剩余的也就只是这一点儿了！”

燕铁衣沉吟了一会，道：“冷凝绮，除了你因恨而屠杀了贺尧夫妇的这件事之外，你平素的行为也太过邪恶，你不容于天下某些人道的标准，你明白？”

冷凝绮低声道：“不要往我身上累集罪名，大当家，我们只就事论事！”

燕铁衣道：“这其中却有着极为密切的连贯性，譬喻说，如果你一直是个善良娴淑的女人，当你发生这件事之后，你的罪名就更轻得多了，也更易受人谅解及同情，但若相反，便很难得到支持了，人家会想，本来你就该遭到惩罚，有了这种事情发生，则理所当然不能获得恕宥！”

冷凝绮咬牙道：“这样想的人都是混帐！”

燕铁衣一笑道：“不然，一个人平素行为的优劣善恶，往往会给他带来相等的同情或憎恨；以你来说，你往昔的作风已构成罪状，则再有一桩导发事件为引，就罪上加罪，更重一筹了！”

冷凝绮睁大了眼道：“那么，你要给我罪上加罪？”

燕铁衣安详的道：“你多少年来，一直以毒辣狠酷著称，你干下的恶事不少，这该已铸成遭到报应的因果，而贺尧的事情便加并在一起，所以我不得不惩治你，冷凝绮，江湖上少了你这一号人物，会平静得多。”

唇角抽搐了几下，冷凝绮道：“你会得罪我的。”

燕铁衣轻轻的道：“我不是贺尧，因此，我不怕你的剑、轮，以及网，若是不信，将来你可试试！”

冷凝绮阴沉的道：“如果我现在就想试呢！”

燕铁衣道：“记得你表示过要同我比划比划——你真敢？”

冷冷一笑，冷凝绮道：“自从出娘胎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没有不敢的事！”

燕铁衣道：“这个，我倒也相信。”

冷凝绮缓缓的道：“替我松绑，容我领教高招。”

来回踱了几步，燕铁衣道：“冷凝绮，我不以‘宫刑’施于你身，因为我也不愿破坏你那‘和谐’的美感，我决定换一个方式，我要以内力透穿你背后脊骨第三节的‘曲垣穴’，从而破坏你体内的聚气功能，使你永远无法凝劲运力，换句话说，你也就失去武功的凭藉，再也难以此做为行恶的依恃了。”

冷凝绮神色倏变，双眸深处的光芒恍如冷焰闪射，她以慑人的狠毒眼光凝视着燕铁衣。

燕铁衣不以为意的又道：“这样一来，你的容貌毫未遭损，仍然一如往昔的娇艳，我也心安理得，维持住了你剩下的这一点东西；我剪除了你为恶的本领，又惩治了你对贺尧的残酷行为，然后，你除了稍稍的那一些不便之外，依旧国色天香，宛如天人，你找个合宜对象出嫁，退出江湖，彼此皆大欢喜。”

冰凉的一笑，冷凝绮的声音宛如寒泉：“为什么？大当家，为什么你非要这样对付我不可？”

燕铁衣严肃的道：“我已说过，为了公平，我已肩上了这付分断是非的担子，便必须做得心安，对得起每一个当事人和自己，而世道日见奸险，世情越为淡凉，总也应该有个人站出来维持一点传统的道义及伦常，就是如此而已。”

叹了口气，冷凝绮道：“但你对我不错！”

燕铁衣道：“我是对真理不错，对公义不错，不是对你。”

突然扬起了面庞——那是一张美得可怕的面庞，冷凝绮萧然的道：“你如果现在就破我的武功，你就是个懦夫！”

燕铁衣皱着眉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冷凝绮狠狠的道：“我们要斗一场，你不待我同你比划，就先行破除我的武功，这就是懦夫的行为，大当家，你打得好算盘！”

燕铁衣笑了，他道：“原来如此，也罢，就等我们比试完了你再受罚不迟！”

冷凝绮挑衅的道：“你有必胜于我的把握？只怕到了时候不但你惩治不了我，还要我来饶恕你呢！”

燕铁衣笑道：“这种可能性不会太大，冷姑娘。”

冷凝绮十分温柔的道：“可别太自信，大当家，我不妨先提醒你，我的

功夫是非常精湛也非常诡异的，而且，我下手之前不会稍有犹豫，我的习惯经常使我易于攻击敌人的要害，致命的要害。”

燕铁衣颌首道：“多谢你的忠告，我会留心。”

顿了顿，他又问：“你的兵器呢？莫非你想以赤手过招？”

嫣然一笑，冷凝绮道：“空手过招该多乏味？大当家，否则就算了，真要此试，还是刺激点好，你以为呢？”

燕铁衣道：“但是，你的兵器呢？到哪里去找你的兵器？”

冷凝绮俏媚的道：“只是不敢相烦大当家。”

燕铁衣有如金童似的微笑道：“没关系，你说吧！到哪里可以找到你的兵器？只要是我办得到，我会设法替你去取，当然，你也不能令我为难。”

冷凝绮柔美的道：“就在那片疏林子左近，他们将我的兵器裹成一卷，随意抛置于地，尚烦大当家劳神，代我寻找捡回，那是一个灰布裹卷，极不起眼。”

燕铁衣道：“你是亲眼看见他们将你的兵器带来此处，并以灰布裹卷弃置的？”

点点头，冷凝绮道：“我亲眼看见，贺弘且曾告诉我，当把我吊死，且曝七七四十九天之后，他们便会转回来替我收，并将我的兵器同我埋葬一处；他们根本便未曾想到我会生还，所以，他们便十分草率的把我的兵器包裹弃置一边；大当家，请你细心帮我找找，相信不难发现。”

燕铁衣眯着眼道：“你可不要出什么歪点子！”

冷凝绮正色道：“我不是没有骨气的女人，大当家，你将会发觉，以我的坚毅果断而言，有许多男子汉尚不及甚远，何况，在你眼皮子底下，我怎敢掉什么花样！”

笑笑，燕铁衣道：“好，你等着，我替你去找。”

冷凝绮道：“多谢大当家。”

来到那片疏林子里，燕铁衣很容易便在一棵树下的虬根间隙中，找到了那个狡长的灰色包卷，他拎着那沉甸甸的包卷，放到冷凝绮的身边。

有一刹那的光景，冷凝绮的双瞳中闪过一抹无比渴切与振奋的光芒，就好像一个挣扎在水中的溺者看见了一根浮木，或是沙漠里的旅人发现了绿洲一样，那样的神色，含蕴着得救的喜悦。

燕铁衣意念到了，他的心中有着淡淡的揶揄意味，他遗憾冷凝绮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如果他没有绝对的把握，岂会将敌人的兵刃送上敌人的手？

冷凝绮的呼吸微见急促，她道：“大当家，现在，是否可以替我解绑了？”

燕铁衣和煦的道：“当然。”

锋利的“照日”短剑割切开紧紧困绑在冷凝绮身上的牛皮索，过程却只是一闪，冷凝绮有心要瞻仰一下燕铁衣这柄名闻天下的短剑，但是，她却失望了，当身上的束缚倏松，燕铁衣的短剑早已失去踪迹，甚至，她连光芒的闪缩都没有捉摸到。

并没有马上跃立起来，冷凝绮闭上眼睛，深深的调息运气，贯通血脉，一面，她的双手不停搓揉着全身的关节，动作熟练又沉稳。

燕铁衣默立一旁，注视着冷凝绮的举止：那苍白的面庞逐渐转为红润，失去血色的嘴唇也泛出了艳柔的光泽，微蹙的双眉缓缓开展，呼吸也由急促

而平顺，她轻轻的推拿，轻轻的搓揉，非常安详又宁静。

在这恢复的光景里，冷凝绮整个的形态显得完美而均匀，几乎没有瑕疵——除了她颈项间那一圈紫红的瘀痕之外。

燕铁衣注视着这位宛似蛇蝎般可怕的女人，他不得不再一次承认，这女人是相当美艳的，美艳得有些超乎常情了。

低声嘘了口气，他将视线移开，冷凝绮就要运功完竣了，他虽说没有任何其他意念，若被冷凝绮发现他这样的加以注视，总是一桩尴尬的事情。

也只是刚刚将目光移向一边，燕铁衣尚未及有第二个联想，轻微得几乎只像梦中幻觉似的一丝声响，已突然惊动了她。

本能的反应，促使燕铁衣猝然侧闪，于是，他看见一柄窄只一指，长约尺许的晶莹剑刃，堪堪从他腰旁穿过——细巧的剑身，宛如一条毒蛇的蛇信吞吐！

目光的扫瞥一转，燕铁衣移步飞旋，寒电映处，一团仿佛倒齿般尖锐锋利的轮环，已狂挥而到——那是一只圆盘大小的轮环，除了手握处之外，圈沿上倒铸着密排的齿形刀锥，成为参差倒指的角度，这个角度极其歹毒，朝上的正面便是刀口，往下微弯的尖端便恍同利勾，触及人身，不消说那样的后果将会如何惨重。

暴翻丈许，燕铁衣避开了那“百刃轮”的疾袭，然而，光流如矢，随影又到，闪窜流舞，似是一蓬爆开的烟火！

这一次，燕铁衣没有再躲，他双目凝聚，左手翻飞，“照日”短剑的锋刃割裂空气，发出刺耳的啸声，剑芒凝成一条盈聚的光虹，穿过流舞的冷焰，更快更狠更凌厉的直指敌人眉心！

身形微缩，冷凝绮倒翻而回，她的“百刃轮”斜举，“鱼肠短剑”业已倒贴左腕，隐于衣袖之内，面容上，浮漾着一抹嘲弄的冷笑。

燕铁衣看看她，心里提高了警惕，这位“血蒙妩媚”的武功之强，的确超出他的意料，在那瞬息之间，她竟能解开布包，抽出兵刃攻击，更且连贯不断，快得不可言喻，如此的身手，委实犀利精绝！

多少年来，燕铁衣还没有碰上具有如许武功造诣的女子！

冷凝绮柔柔的道：“没伤着你吧！大当家。”

燕铁衣微笑道：“还好，都只差那么一点。”

眼波流转，冷凝绮道：“下一次，可能就不会差这么一点了，大当家。”

燕铁衣莞道：“苦学终生，冷凝绮，要求的只是这毫厘之别，你切勿自满，要知道，差之毫厘，便往往谬以千里了。”

冷凝绮妩媚的笑道：“你倒很自信，大当家。”

燕铁衣平淡的道：“我一向自信，但并不盲目；你的本事很好，而抽冷子动手的训练更是到家，但遇着我，只怕你的那些绝活儿不易派上用场。”

冷凝绮眨着眼道：“大当家，你该不会埋怨我未言先动手的那个作风吧？黑道中人，一向是这种调调，大当家你乃我们这一行中的顶尖人物，想也经多见惯，不以为忤，而且，大当家的用这种手法约莫比我更要纯熟精练？”

燕铁衣道：“的确，但在方式上，我比你略要高明一二。”

吃吃笑了，冷凝绮道：“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身份上，你也比我更上层楼，我差了你一大截，水涨船高，可不是？大当家。”

燕铁衣不愠不怒的道：“冷凝绮，现在，我们再来一次开始，嗯？”

点点头，冷凝绮道：“我在等着，大当家。”

燕铁衣安详的道：“你要注意，我的出手非常快，这是我一生练剑的最大要求，快，所以，你应对攻拒就要特别的灵活才行。”

冷凝绮道：“谢谢大当家的提示，我会小心和你周旋，不用你说我也丝毫不敢大意，因为你不是别人，是燕铁衣，是我有生以来，所遭遇到的第一个强敌！”

笑笑，燕铁衣道：“我来了。”

字在空气中跳动，它的余韵还在人们耳朵里缭绕，一溜莹光已射向冷凝绮的面门，快得若同极西的电闪。

冷凝绮滑出三步 - - 只是身子微扭 - - 她的鱼肠短剑透空而出，在几十道虚实互映的光芒中，倏然反卷敌人，同时，百刃轮猝翻横扬，圈影如繁星飞舞。

燕铁衣的“照日”短剑上下交旋，但见流辉交织，幻影中，一剑如指，暴飞冷凝绮胸口！

“噫”了一声，冷凝绮上身侧仰，“百刃轮”猛回猛绞，“鱼肠”短剑由下而上，洒出层叠寒波，倒挑敌腹。

燕铁衣的左手抛扬，人也借力翻了一个筋斗，筋斗翻跃的一刹那，剑刃闪耀，仍然指向冷凝绮的心口 - - 方才一样的位置！

这一次，冷凝绮有点火了，她倔强的也以前的招式封拒 - - 轮旋于胸，短剑由下往上飞快倒挑。

燕铁衣又是左手抛扬，但是，他却没有翻出，身形暴转，另一股寒光映眩似电，“刮”的一声已削落冷凝绮的裙摆一角。

往后疾跃，冷凝绮冷汗隐泌，面上变色，她注视着那一块被削落的裙角，正在飘飘地！

燕铁衣并没有乘虚而上，他站在那里，双手空空，笑咪咪的道：“招式的运用，要灵活变化，不可墨守成规，也不可固执牵强，两人搏命，尤非意气之事，跟着我学，衬着我裱，就失之聪明了。”

冷凝绮十分勉强的一笑道：“还不到那个时候，就不要说那个时候的话，大当家，对你的教训，我并不服气，如今隔着你胜我的关口，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呢？”

燕铁衣闲闲的道：“不太远，在我看来，就似在眼前。”

冷凝绮怒道：“恐怕你太乐观了，大当家。”

燕铁衣开朗的笑道：“是我太乐观，还是你太自负，结果将会证实，正如你说的话，事实胜于雄辩！”

冷凝绮一个翻滚跃到，短剑飞舞，有如漫空的银雨冷电倾泻，她的“百刃轮”纵横劈带，顿似弧月流掣，串连套结，又密又急。

燕铁衣长射而起，“太阿剑”形成一片汹涌呼啸的光海芒涛，彷彿含掠天地般卷掀伸激，锐风破空，宛同鬼号连云，剑刃排合着剑刃，组成了这一片壮观的剑之潮，而当双方这由不同光华凝映成的景像交触的一刹那，金铁的撞击声，便响得有如千百连鞭炮的燃放之威。

浅浅的棕红色长发飞飘，冷凝绮旋空打转，在燕铁衣也掠出的一刹那，她猝煞侧扑，身上的七处伤口洒着鲜血 - - “百刃轮”脱手飞袭燕铁衣，肩襟部位也裂开两条隙缝的燕铁衣长剑猛颤，星焰一点，暴弹来轮，“当”的一响，轮刃便抛上了半空！

于是，冷凝绮尖啸如泣，斜起疾撞，她背侧对着燕铁衣，“鱼肠”短剑贴着左肋往后猛刺；燕铁衣平腕轻振，长剑上扬，“擦”的一声便架住了对方剑锋，他几在同时，腕劲倏旋，冷凝绮的短剑便脱手飞出！

变化之快，是目不暇迎的，就在这时——

冷凝绮的双臂张开，似要拥抱燕铁衣，但是，她的双腋之下，却突然带起一片黑云似的罗网，兜头罩落，来势之快，无可言喻！

猝然间，燕铁衣的“太阿剑”“嗡”声颤响蓦地横飞向前，奇快奇准，刚刚投入罗网之中！

冷凝绮的“罗刹网”孔密口窄，剑一入网，立即收缩扯带，然而，剑刃入网却挟着反方向的强劲力道，冷凝绮猛扯未动，却被网中剑力反带得一个踉跄！

够了，这时，燕铁衣闪自她的身后，“照日”短剑，便森寒冰冷的搁上了她的脖颈，轻轻的，却坚定的搁在那要命的位置。

第八十章 全夙愿 指下行仁

身子猝然僵硬，冷凝绮一动也不动的静默半晌，然后，她幽幽叹了口气：“看样子，是我输了！”

燕铁衣淡淡的道：“我说过不用太久就可以见分晓的，冷凝绮，你的武功已算相当高强了，但若是和我比较，你还差了一段距离。”

冷凝绮木然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既栽了筋斗，还有什么可讲的！”

燕铁衣笑道：“你倒非常光棍落槛。”

冷凝绮道：“打赢打输不打赖，可是？”

燕铁衣点点头，道：“明白这个道理，可见你还不算太刁蛮。”

目光斜瞥着贴在脖颈上的刃锋，冷凝绮低声道：“大当家，对你功夫之精湛，我是甘拜下风，钦佩莫名；这一次，你挺身而出，救了我的命，不管你对我个人的看法如何，我却绝是感激多于其他任何成份的，至少，这也是一种缘，大当家，你认为呢？”

燕铁衣道：“大概有点巧合的关系吧。”

咬咬下唇，冷凝绮道：“我想，你愿不愿保留住我们之间这一段施恩报恩的佳话？我是说，别把这样原属美满结局的事情破坏了！”

燕铁衣道：“你到底想说什么？打开天窗，讲明了吧，我不习惯兜圈子。”

冷凝绮坦率的道：“可以拿开你架在我脖子上的剑吗？”

燕铁衣道：“你的意思是不喜欢受到这样的箝制？”

冷凝绮重重的道：“我更不喜欢你要加诸于我的惩罚！”

燕铁衣笑了，他道：“用剑逼着你，就是不叫你再节外生枝，给我增加麻烦，以便我从容些治你的‘活罪’，绕了这么一个大弯，你是希望我放弃这个主意，唔？”

冷凝绮生硬的道：“我不愿做一个废人！”

燕铁衣道：“解除你的武功，并非就是废人，只要不耗力、不施暴，你

仍然和任何正常的女人一样，而且，天下的女子，还是不识武功的多，你何不从善如流？”

摇摇头，冷凝绮道：“不，我不要做一个寻常的女人，叫我依赖男人，顺从男人，仰承男人的鼻息，学那样的娇弱和卑下，这种日子，我过不了！”

燕铁衣道：“如今，却由不得你了。”

冷凝绮激动的叫：“为什么？燕铁衣，你为什么非要伤害我不可？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能满足你那一种的虚荣心？”

燕铁衣沉缓的道：“我再三告诉你了——冷凝绮，江湖上少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会平静得多，会少去很多麻烦，而且，贺尧的事，你也不能毫无责任的推卸咎戾，这两样加起来，便是我要这样做的原因；我没有虚荣心！我一向看得开，看得淡，唯一抛不下的便是良心，这人世间上充满邪恶，充满冷酷，总该有个站出来维护公义的人！”

冷凝绮悲痛的道：“燕铁衣，你不知道，你这样做会毁了我。”

燕铁衣冷然道：“我以为，这才是救你，才是超渡了你，否则，你有武功在身，会死得更快，比你想像中的时光要快得多。”

吸了口气，冷凝绮幽幽的道：“燕铁衣，我求你，行不？”

有些惊讶与意外的感觉，燕铁衣没有料到以冷凝绮的为人和个性来说，也会表露出哀求的意思来，她原是那样倔强、那样骄傲、又那样自认为高人一等的。

冷凝绮的声音更哀惶了：“真的，燕铁衣，我求你，求你放过我，求你别伤害我……我不能失去我的本领，这是我要活下去的依持！”

燕铁衣硬着心，漠然道：“没有武功，你会活得更好，冷凝绮，舞刀弄棒或飘泊流浪的江湖生涯，不该是女人能以适宜的，女人的天地，还是在家庭里，那才是她们发挥才华与一尽天职的地方。”

冷凝绮挣扎着道：“那是一般的女人，不是我。”

燕铁衣平静的道：“你并没有什么大不同，冷凝绮，人身上多学得一门技巧，并非即乃超人，你怀有精湛的武功，就与某些女人会得高明的女红或特佳的烹调方法一样，都很平常，而武功这门技巧，却更易招来灾祸，便是没有也罢。”

冷凝绮悲楚的道：“不，燕铁衣，你不可以这样做，无论如何，你都不可以这样做！”

坚定而沉稳的，燕铁衣道：“这是你早几年就该说的话，现在才讲，迟了。”

全身抖了抖，冷凝绮颤声道：“我求你，燕铁衣，我向你乞求，我向你下跪……只要你改变主意，你对我怎么样都行，燕铁衣，我甘愿接受你一切的‘肉刑’，只求你别废去我的武功。”

燕铁衣执握短剑的手纹风不动：“你不在乎破坏你那整体的，和谐的美了？”

冷凝绮痛苦的道：“任你如何对付我，惩治我都行，只求你不要废去我的武功。”

燕铁衣冷静的道：“我认为，只有废去你的武功，才是最合适的惩治方式，其他的手段，未免迹近暴虐，我不打算使用。”

几乎是呻吟似的发出一声哀号，冷凝绮的身子在不停抖索，她的脖颈，也因为无意间的扭转而被贴在其上的剑刃割裂表皮，流出津津血丝；但是，

燕铁衣却毫不动摇，“照日”短剑稳如磐石。

冷凝绮背对着燕铁衣，她的双肩不住的颤动，燕铁衣突然查觉她在咽泣——“血蒙妩媚”，这个歹毒狠辣的女煞星竟在咽泣！

燕铁衣有些愕然，但他随即又硬下心来，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故作姿态，像冷凝绮这样的女人，经常会俱有多变的面具，会懂得使用各样的方法来达成目的！

终于，他真的听到了冷凝绮啜泣的声音，冷凝绮在哭——甚至在被人吊死之前她都没有掉过一滴泪，没有讲过一句求饶的话，但此刻，她非但早已求告，更且在哭泣，那等悲痛绝望的在哭泣！

一时间，燕铁衣举起的手——并指如戟的手，竟然犹豫着落不下去！

冷凝绮又抽噎着启声：“燕铁衣……我有一点钱，送给你……数目不大，但是我仅有的一点。”

燕铁衣轻叹道：“财帛收买不了我，冷凝绮，你不该这么天真，你几时听过燕某人曾被财富左右过主意？”

冷凝绮啜泣道：“那……我我的身子你要不？燕铁衣……我虽非完璧，却可以给你在这一方面最大的快乐……我会尽力的服侍你。”

脸色一沉，燕铁衣生硬的道：“你晕了头！冷凝绮，我燕铁衣统领数千儿郎，雄霸北六省绿林，岂是一个无行无德，趁人之危的贪淫好色之徒？”

冷凝绮绝望的悲号起来：“燕铁衣，你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睬，你伤害了我又能得到什么？是个人就应该有点人性，有点人心，莫非你的七情六欲却铸成了生铁？你便是尽到了维护公义的责任，做到了卫道者的本份，你又能怎么样？”

燕铁衣冷冷的道：“我就对得起良心，不愧来这人间世上玩一趟！”

冷凝绮凄楚的道：“你杀了我吧……燕铁衣，你不如慈悲点，杀了我，这样还容易令我接受些……”

燕铁衣道：“不能杀你，该罚的免不了，不该罚的也决不逾分！”

栗栗颤抖了一阵，冷凝绮的声音是那样的悲切：“你一定非要这样做不可？”

燕铁衣深沉的道：“不错。”

抽噎了一会，冷凝绮软弱的道：“我向你提出一个要求，唯一的一个要求，行不行？”

燕铁衣毫无情感的道：“只要我能接受——你斟酌吧。”

吸了口气，冷凝绮哽咽着道：“给我一个月的时间，燕铁衣，只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任你废除我的武功，甚至杀了我都可以。”

双眉皱起，燕铁衣道：“为什么？”

咽泣片刻，冷凝绮苦涩的道：“我要完成一件事……一桩心愿……在这一个月里，我会竭力去做，或者时间太仓促，但我在一月之限到期的那天，不论做到了多少，都会履行我的诺言，任由你来处置。”

沉吟着，燕铁衣道：“冷凝绮，我有点怀疑——你曾经撒过很多次谎，你也并不是一个诚实的女人，如果你这一遭又不是说真话。”

冷凝绮惶悚焦迫的道：“我向你发誓，向你赌咒……燕铁衣，我绝对讲的是真话，绝对遵从我的诺言，我不会骗你……你说过，浪荡成性的女人，一生中也有以上付出真正感情的时候，就算我经常虚诈，我也总会有几次是说的实话，现在，我完全是出自衷心，一片赤诚，字字句句都是真心话，

燕铁衣，请你相信我，一定要相信我。”

燕铁衣缓缓的道：“如果你跑了呢？”

摇摇头，冷凝绮几乎又要哭了出来：“不，我不会跑，我决不会跑……燕铁衣，假使你信不过我，你就跟在我身边监视着我，直到限期届临的那一天……”

燕铁衣大摇其头：“开玩笑，我那有这么些闲功夫跟着你一个月？况且，我自己还有自己的事，一个月的时间太长，我……”

冷凝绮激动的打断了燕铁衣的话：“你多少发点慈悲，行行好，我求你，我请你，我央告你……你就抽出这一个月的功夫来监视我，用你一个月的时间来换取我终生的痛苦，我相信你的事再忙，也不会有我一辈子的心愿所系来得重要，你只消花一个月的时间，我却赔上永世的灰黯……燕铁衣，求你。”

脸上的神色极其复杂，好一阵，燕铁衣才沉沉的道：“你真会履行诺言，不在半截腰上耍花样！”

连连点头，冷凝绮道：“我起誓，我绝对履行诺言，不出任何花样。”

燕铁衣咬咬牙，道：“好吧，我便豁上这一个月的功夫，再来度量一下人心。”

于是，“照日”短剑沾着血迹归鞘，哑簧的轻脆声声，竟震得冷凝绮机伶伶的打了个冷颤。

燕铁衣也早已有了主意——他跟随冷凝绮身侧，可以在眼皮子底下监视对方的一行一动，若有异状，尚可来得及预防处置，若是放任她自行离去，万一届时她食言毁诺，则等于龙入大海，再要追寻，便难上加难了……

冷凝绮僵直的站立着，好一会，方才缓缓转过身来，她的表情悲楚忧惶，泪痕斑斑，一副梨花带雨的怜人模样——这一刹那间，燕铁衣不觉有些震动。他发现，冷凝绮在这须臾间的形态，竟是如此赤裸裸的哀伤，如此毫无掩饰的绝望，如此透澈的娇弱，又如此纯真的怨意，没有做作，没有装扮，一切会出自内心，由自自然，就好像一个丝毫不懂得隐藏或掩饰情感反映的童稚少女一般。

冷凝绮在诡异阴诈的江湖道上打了十余年的滚，而且出身在最险恶黑暗的环境里，她本人更是出了名的歹毒冷酷，放荡形骸，她不但世故、老练、狡猾，更知道如何以虚伪来欺骗人、保护自己，似这样的一个女人、黑魔女，却在这时流露出豆蔻少女那样纯挚真情来，虽只顷刻之间，却也怎能不令人感到惊异纳罕？

拭去脸上的泪痕，冷凝绮幽幽的道：“大当家，再谢你一次对我的宽容。”

燕铁衣低沉的道：“只希望你不要使我对你灰心。”

冷凝绮叹息道：“还要我剖出心来你才相信？”

摇摇头，燕铁衣道：“记住你的话就行了，冷凝绮，我并不是经常容易相信一个人的，尤其似这种情况之下你这样的人！”

冷凝绮阴晦的道：“你宽念吧，大当家，我不是个好人，但我也绝不是一个毫无心肝的人，我坏，却尚未坏到恩怨不分的地步。”

燕铁衣正色道：“好，既是如此，我也不再多说了，但有一点你千万记住，设若你有丝毫背信或意图遁逃的念头，甚至有这样的形迹显示，就莫怪我下手狠辣无情！”

冷凝绮直率的道：“假如我有此项企图，你尽管下手，即使凌迟了我，

我也决无怨言！”

燕铁衣庄重的道：“有言在先，我们彼此把话都讲明了，从现在开始，以后一个月的时间全是你的；我不干涉你的任何行动，但你却要在我的视线之内！”

轻轻点头，冷凝绮道：“谢谢你，我会做得使你满意。”

望望天色，燕铁衣的脸上又浮起了那样温柔童稚的笑容，他的口气也亲切得宛如在慰问自家的姐妹：“身上的伤，不重吧？”

冷凝绮苦笑道：“皮肉之伤，算不了什么，等会我自己敷点药就行了；承你手下留情，大当家，盛情铭心，我就不再赘说了。”

燕铁衣笑道：“你好功夫。”

冷凝绮有些窘迫的道：“大当家这不是在调侃我吗？在你面前，我这点功夫实在登不了大雅之堂，就以我身上的伤痕来说，如果你存心要我的命，这几剑下来，任是那一剑也足可达成目的了。”

燕铁衣道：“我也中了你两下呢！”

冷凝绮涩涩的道：“那两下子我知道，仅只割破你的衣衫而已，实际上，这已是我最大的所能加诸于你身上的伤害了，我并不是不想伤你，委实是我的功力伤不了你，我费了好大的劲，只是割破你的衣衫……惭愧！”

燕铁衣平静的道：“这一次，你比较吃亏，但若有下一次，情况可能便大有不同，斗场之上，形势乃是千变万化难以揣测的，你被困绑了很久，又颇受虐待，无论身心两面，多少都遭受影响，也是你今天败阵的原因之一，否则，你会有更好的表现！”

笑得有些凄迷，冷凝绮道：“大当家别给我戴高帽子了，和你动手过招，就算我各方面的能力都正在高峰之上，也一样难望你的背项，不是你的对手！”

燕铁衣扬扬眉，道：“怎么你忽然谦虚起来了？先前你还颇有自信，雄心万丈！”

冷凝绮坦直的道：“先前是讲的气话，现在是说的实话，如此而已。”

哈哈大笑，燕铁衣道：“我们走吧，我的坐骑就在对面的那座小岗子树底下，你可以暂时乘我的马，到那里，全凭你的意思。”

收回了自己的兵刃，冷凝绮偕同燕铁衣行向小山岗的那边，她一面走着，一面轻轻的道：“大当家，我们到‘大荒岭’下的‘鹰翼岩’去。”

燕铁衣问道：“那个地方离此地有多远？”

冷凝绮道：“大概三百多里路，朝北走，不用太赶，两天两夜也就到了。”

本想问问去那里干什么？但话到嘴边，燕铁衣又忍住了，因为，他说过，他不干涉冷凝绮的任何行动，只要冷凝绮不逃脱，不离开他的视线，其他的事他就无权干预，也不愿干预。

这半天来，他明白，他对冷凝绮的折磨已经足够了，现在，直到一个月以后，便任由冷凝绮去办她自己的事吧！

悄细的，有如情人的低语，冷凝绮道：“大当家，你说过只要我不逃走，你便不限制我的行动，是吗？”

燕铁衣颌首道：“不错，而且我也言出必行。”

咬咬下唇，冷凝绮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浴着夕阳霞照，在暮霭浮沉中来到了小岗顶的大树下，他们的形态平静而和祥，看上去谁也不会知道他们彼此间的真正立场，倒似一双郊游踏青，尽兴归去的情侣了。

第八十一章 色是空 定静安虑

“鹰翼岩”是一块外形奇特的巨大山岩，两侧伸展，中间昂突，看上去，确有几分雄鹰展翼的样子，它便座落在“大荒岭”下的一片斜坡上，孤伶，但却伟壮的矗立着，带着一种铁铮铮的崇高味道。

由“鹰翼岩”仰眺“大荒岭”，便更觉“大荒岭”的险峻削厉，苍莽森郁，是那样慑人的，俯视着平齐岭脊之下的大地，而“鹰翼岩”也就越加浑然挺拔，遨游欲飞了。

这片山坡也是气氛萧煞的，萧萧的黑松林，萧萧的风，萧萧的长草迎风吟泣，面对着一并不太宽的窄道。

坐在林中，燕铁衣一直默默没有出声：冷凝绮坐在几步外的另一棵松树树下，也一样不声不响，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几近冷寞，但她显然在沉思，在忖想着什么，偶而，她的眼光瞥过燕铁衣的面庞，也时时像是不经意的注视着坡下道路的那一方。

燕铁衣并没有向冷凝绮探询来这里的目的。他谨守他的诺言，只要冷凝绮不打逃走的念头，不有意回避他的视线，他就不愿过问甚或干预对方的行动，这一个月的期间，他将给予对方最大的自由。

他们是晨间抵此的，大约也就只是天刚亮的时候。现在，却已接近黄昏了。整天的枯坐与等候，燕铁衣相信冷凝绮必有其目的在。他曾经不止一次的推测过冷凝绮的意图，反覆思量，层层抽剥，如今，他不敢确定到底是那一项，但却已有了范围。

忽然，冷凝绮的目光注定在燕铁衣的脸上，她轻轻的开口道：“大当家，你在想什么？”

燕铁衣笑笑，安详的道：“你以为我在想什么？”

吃吃一笑，冷凝绮露出狡猾的神色道：“恐怕你正想着我所要做的事？”

燕铁衣道：“不错，我在想，你想的是些什么。”

冷凝绮道：“现在可已有了一个答案？”

扯了一根草梗在手上玩弄着，燕铁衣道：“已有了一个范围，但却不能肯定是那一项。”

嫣然笑了，冷凝绮道：“为什么不问？”

燕铁衣淡淡的道：“不想问。”

冷凝绮道：“为什么不想问？”

燕铁衣悠闲的道：“因为这并不在我们的协定内容之内，你不逃走，不规避，就算尽到了本份，其余的事我无权，也没有兴趣干预！”

冷凝绮道：“如果我愿意告诉你？”

燕铁衣无所谓道：“那是你的事，我也不能堵住你的嘴或掩上我的耳朵。”

俏媚的歪着头，冷凝绮似笑非笑的道：“大当家，老实说，我对你相当失望，同样的，对我自己也相当失望！”

燕铁衣微挑着眉道：“又是什么事使你生起这样的感触？”

冷凝绮道：“我的各方面，好像不论是那一件事也引不起你的兴趣似的，对你而言，我似乎并没有一点值得探索的价值？而我居然平庸枯燥到了这种程度，我以前竟不知道，你说，我还不该对你、对我自己都失望吗？”

燕铁衣笑道：“每个人的个性、观念、处境全不相同。冷凝绮，或许有很多人对你抱着莫大的兴趣，你本人及你那些传奇性的，带着浓重桃色意味的风流韵事，都有新鲜刺激的成份，他们会乐意甚至迫切的追探与注视；但我却不喜欢这一套，明白的说，我已是十分厌烦了，我自己的杂俗事务已太多，使我提不起劲来对你的一切过于关怀，再说，你那些传闻轶事，在我眼里看，不仅迹近疯狂，更且荒唐，没有丝毫经验上或世道上的价值存在，平淡中带着浪漫，腻味得很！”

冷凝绮不快的道：“那么，连我这个人，也不值你大当家的一顾吗？”

燕铁衣表情古怪的道：“怎么个‘顾’法呢！我倒有点不明白。”

咬咬牙，冷凝绮道：“你不要装糊涂！”

燕铁衣耸耸肩，和颜悦色的道：“我可能说不上聪明，但也不至于故意装傻。的确，对你话中的意思，我有点揣摸不定，也有点不敢冒失去猜！”

冷凝绮火辣辣的道：“难道说，你无视于我的过往，也无视于我摆现在你眼前的胴体？过往是虚无的，而我的身子却是实实在在的。”

燕铁衣有一刹那的怔愕，他随即失笑道：“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冷凝绮，你误会了，因为你并不了解我！”

哼了哼，冷凝绮道：“少在这里假装正经，像你们这种高高在上的强豪巨擘，财势雄大的江湖霸主，那一个离得了这种调调？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天下的男人也一样都是像闻腥的猫，以你来说，表面上大义凛然，刚正不阿，骨子里，还不是见到漂亮女人就暗下想起歪点子来了？”

燕铁衣眯着眼道：“别人如何我不知道，但我自己的感觉，你却是以何为依据下此断论的？”

冷凝绮道：“我不用依据，男人就是那种毛病，十个人里有九个人爱好这一套，剩下的那一个便是假正经、伪君子！”

燕铁衣笑道：“你说得也有道理，只是过份偏执了些。男人不好色的亦有很多，而发乎情、止乎礼的更是不少；异性间的交往爱悦，只要顺应自然、不悖伦常，按照道德规范来进行，便没有说不过去的地方！你若统称为假正经、伪君子，就是你自己在这一方面太敏感了！”

冷凝绮忽然“咯”“咯”的笑道：“大当家，照你这样说，你又算那一种的男人呢？”

燕铁衣道：“我不好色，但我亦非麻木不仁，我也有那种人类原始的欲望，只是却要在正常的礼教传统下满足这种欲望，除开此等情形，就只有把持自己。”

冷凝绮的声音透露着十分的甜腻：“家花那有野花香？何况你并未娶妻，放着现成的艳福你不享，又算守的是那门子清正？大当家，少来这一套仁义道德了！”

双臂环胸，燕铁衣微喟道：“江湖人没有太多的道学气，我也不自命清正，冷凝绮，只是我的天性如此，我不习惯于这样的轻佻浪荡，而你，又何苦作贱自己？”

脸上色变，冷凝绮怒道：“我这才是任其自然，不虚伪、不做作、不忸

怩、敢爱、敢恨、尽情的享受与逸乐，人生苦短，烦恼无穷，若不珍惜时光，把握现实，谈什么三贞九烈和礼教之道都是白白糟蹋了这几十年的生命！”

燕铁衣摇头道：“你已将人生的意义歪曲与误解了，冷凝绮，这是很可怕又很可悲的不幸，你不该有这样的观念，以你的种种条件来说，如果你矫正这些偏执的看法，你的将来仍会是很幸福美满的！”

冷凝绮厌倦的道：“得了吧，幸福、美满我早就不去指望了，那是留给些痴男怨女去瞎憧憬的，我想不了那么远，无论好坏，眼前的才是最重要！”

燕铁衣道：“冷凝绮，我们是道不同，便难以为谋了！”

流波莹闪，冷凝绮笑吟吟的道：“正是道不同，你才无须顾忌呀！”

燕铁衣又折了一根草梗放在口里轻咬着，他道：“好家伙，这叫诱惑？”

冷凝绮艳冶逼人的道：“有兴趣没有？”

燕铁衣冷然的道：“没有。”

怔了怔，冷凝绮的双瞳深处又好似在燃烧着两团火红的赤焰，她的唇角不住抽搐，好一会之后，她才慢慢的道：“大当家，没关系，我们两人相处，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你要是从头到尾都能把持得这么坚定，我才叫服了你！”

燕铁衣微笑道：“你真是个巫女，冷凝绮，而你的容颜便是诅咒，你要拖着我们一起下水替你垫背，这种用心，也未免嫌狠了点！”

冷凝绮说怒就怒，说笑又笑了：“大当家，我这是最佳的奉献，有生以来，你可曾经历过真正的温柔滋味？享受过如我这样姿容的女人？其中的妙处，我敢说你只要尝试之后就永生难忘！”

笑了，燕铁衣道：“也就终生受累了。”

冷凝绮狠狠的道：“你是木头呢？还是铁石心肠？”

燕铁衣谦虚的道：“一个守名守份而不逾规矩的江湖人而已。”

注视着燕铁衣好一会，冷凝绮叹了口气：“大当家，你说得不错，我的确不解你！”

燕铁衣平静的道：“否则，你便不会兴起这样的念头。”

冷凝绮背靠着树干，仰头望向林梢，她像是在说着别人的事情一样：“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验，或是同你身份相彷彿的‘霸’字号人物，或是在道上混得有头有脸的年青俊彦、少壮英才，他们有的也和你一样，起初是一流正人君子、中规中矩的姿态，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软化了，而且程度往往比那些一上来就饥不择‘色’的人更要窝囊！我对自己有信心，天下的男人，能够抗拒我的只怕少之又少，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就像隔层纱似的了！”

燕铁衣没有作声，默默的看着她。

冷凝绮又接着道：“我不了解你，大当家，但我了解男人，除非你某一方面有毛病，否则，你便也少不掉一股男人的习气，和兴起的念头很正常，你推拒，才叫反常。”

有些啼笑皆非，燕铁衣道：“说来说去，你还是以为你的美色可以征服所有的异性，甚至包括我？”

点点头，冷凝绮道：“不是‘以为’，大当家，我是有事实做依据的。”

燕铁衣道：“人有不为的自由，你若不信，尽管照你的想法去做，至于我受不受，那就是我的事了！”

冷凝绮半张着眼，神态妖媚的道：“走着瞧吧！大当家。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光，男女之间的情态发展，可是相当微妙迅速的，这段日子，已算是

很长久了！”

燕铁衣的声音有些冷硬的道：“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人？”

冷凝绮不在乎的笑笑：“男人，一个男人罢了！”

燕铁衣舐舐嘴唇，觉得真是“岂有此理”，他索兴半倚半躺下去，一句话也不想说，也懒得说了！

冷凝绮挑逗的道：“怎么啦？大当家，心里不高兴了？”

燕铁衣沉沉的道：“不，我没有不高兴，只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实在不值得再讨论下去。”

冷凝绮笑道：“真的不值得再讨论下去吗？”

又坐了起来，燕铁衣严肃的道：“冷凝绮，你心里在打什么主意我很明白，我们姑且不要去点破，但我要率直的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任凭你用什么方式，都不会达到你心底所希冀的目的。”

冷凝绮僵住了片刻，冷冷的道：“大当家，你也不要太过自作聪明，你怎么知道我心里在打什么主意？”

燕铁衣道：“对人处世的经验，使我保持了一贯的警觉与尖锐的判断力，我见过太多的邪恶、太多的狡猾、也太多的阴谋，当我遭遇到每一种不同的景况，我都会十分深入的分析 and 思虑，然后研究其动机并获致其结论；往往许多事情发生，一个剧烈的演变也好，一个小小的动作也好，甚至一点表情的转换，一句话的内容，都不似它表面上的单纯，背后经常隐藏着更大的企图，我的经验使我去探索这些隐而不现的企图，冷凝绮，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和你有过接触的任何一人一般的简单，要不，就是你的愚昧了。”

吸了口气，冷凝绮竟又十分温婉的道：“你把我说得太深沉，太有心机了，大当家，你以为我对你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意图吗？”

燕铁衣道：“没有最好，否则，恐怕你会大失所望的！”

冷凝绮不禁气往上冲，她尖刻的道：“大当家，别把你自已看得太高，你除了本事比我强上一点，其他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看你那志得意满的熊样，倒似诸葛重生——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了！”

微微一笑，燕铁衣道：“我没那么大的能耐，但你也不要在我面前耍心眼，纵然比不上诸葛重生，可是比起你冷姑娘来，约莫是多少要高明几分！”

冷凝绮幸幸的道：“等着瞧吧！我倒要领教一下你高明在那些地方！”

燕铁衣又不出声了，只管嘴里咬弄着一根草梗，悠闲自得的眺望着坡下的道路！

冷凝绮余怒未息的道：“哼！表面上看你，长着一付多么天真纯洁又童稚敦厚的面庞，好像那样的生嫩真挚，其实，全不是那么回事，你的狠毒霸道、狂妄专横乃是首屈一指，无出其右的，江湖上的刽子手、武林中的大恶枭，最最阴险的人就是你。生了张孩儿脸，净做的是些阎王勾当，亏你还开口仁义、闭口道德，就凭了你的外貌，已经不知蛊惑了多少人，残害了多少人，和我比较，你是一丝半点也不比我强；我们都是用外形来掩遮内心的丑恶，你在甜言蜜语后面伸血手，你还自认为比我行？比我高明？别丢死人了。”

燕铁衣静静的道：“是么？”

冷凝绮愤怒的道：“姓燕的，你不要故作雍容大度之状，一个惹翻了我……”

燕铁衣微笑道：“怎么样？”

冷凝绮咬牙道：“我会和你拚了！”

吐掉嘴里的草梗，燕铁衣点点头，慢吞吞的道：“很好，冷凝绮，我们便当你起的誓、赌的咒，一再的保证都是放屁，如果你想反悔、要毁诺，可以，我们现在从新再较量一次。”

一下子又泄了气，冷凝绮悲切的道：“燕铁衣，你别看我是一个女人，一个坏女人，但我至少还有一样许多男人也赶不上的长处——我不失信、不背约，凡我答应的事，至死不渝！你知道我言出必行，你犯不着又来刺伤我！”

燕铁衣道：“我还以为你已经忘记了！”

一摔头，冷凝绮双目宛似透射着火焰：“你这个口是心非，利嘴利舌的混帐东西！”

燕铁衣吃吃笑道：“谩骂只是表示理屈，冷凝绮，此为智者所不取！”

指点着燕铁衣，冷凝绮恶狠狠的道：“姓燕的，如果有一天你栽进我手里，你就会知道我将如何来对付你，我要一根根抽你的骨，一层层剥你的反，把你当猪一样阉了之后，丢你进粪坑里再把你泡腐浸烂！”

“啧”了几声，燕铁衣笑道：“真狠着呢，这些糟蹋人的法子，你是从那里学来或听来的呀？”

冷凝绮睁着眼、斜着眉，玉也似白嫩的颈项上浮起了青色的筋络，她的模样宛如要吃人似的狞厉，字字迸自齿缝：“你以为我做不到？”

燕铁衣视若无睹，闲闲的道：“不敢说，冷凝绮，这样的手段你以前用过么？或是看见别人用过？抑是只听得传闻而已？”

冷凝绮凶横的道：“你问这些做什么？”

沉重的低喟一声，燕铁衣道：“人间世上有许多事，非要亲身经历，是不知其中滋味如何的；光听人讲、自己心里想像，和实际的情形仍然差上十万八千里，冷凝绮，狠话不要说得太满，有些事，是某些人永远做不出来的，你自以为横得了心，下得了手，这就叫‘狠’了，其实，你却连狠字的边也没沾上！”

冷凝绮不服的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燕铁衣冷漠的道：“我告诉你一个譬喻，以杀人来说，一刀杀死也是杀人，凌迟碎剐也是杀人，有些人只能用一刀致死的方式来下手，但有些人却可以像剖鱼一样刮鳞、割腹、剜肉，一丁一点来糟蹋对方，同样的结果是死亡，而其中的过程却大不相同，这样的手段，并不是每一个杀人者都能习惯的，前者是带着激愤的冲动，后者却是绝对冷静的残酷，我以为，你是属于前者那一类型的？”

冷凝绮阴沉的一笑：“你以为我是吗？”

燕铁衣缓缓的，以一种如此晦涩幽森的语气道：“我见过你方才所说的那种酷刑，亲眼见过，那个人双手俱失，仅存下两节光秃秃的臂肘，断肘的部位是紫褐凸凹的斑斑肉痕，瞎了的一只眼变成一个血脓混浊又流淌恶臭黄水的烂坑，眼眶四周是红颤颤的腐肉黏沾一脸的溃疮，赤糊糊、腥淋淋的布满了整个头脸，连鼻子都烂掉了一多半，露出黑中泛青的鼻骨与肉蠕黏的内腔，他的嘴巴已被缝死长合，只存下一条隐约的红线，左腮上是一个人工开割的小洞，皮肉缩卷的乾瘪小洞，混身上下，全都是斑斑癞疮溃烂，叫湿沼粪毒给浸透了，那个人，几乎已不成人形……”

面容上失去了先前的阴鹜，冷凝绮有些作呕的抚住了自己的嘴巴，她似乎不大相信的道：“这……算什么？”

燕铁衣道：“人彘，听过这个字眼么？”

冷凝绮呐呐的道：“人彘？老天，这不是已经把一个人弄得不似人了？”

燕铁衣冷冷的道：“就是这样！”

冷凝绮忍不住又乾呕一声，她惊悸的道：“那个人，你见着他的时候，是活的？”

燕铁衣道：“是活的。”

倒吸一口凉气，冷凝绮的背脊上都在泛寒，她喃喃的道：“你认识他？”

燕铁衣生硬的道：“他是我在人间世上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更正确的说，他是我的恩人，他曾在一条名称叫做白娘娘的毒蛇利齿下救回我的生命！”

冷凝绮手摸心口，怯怯的问：“后来，后来呢？”

燕铁衣道：“他死了。”

抖了抖，冷凝绮道：“死了？”

燕铁衣无动于衷的道：“不错，人被虐害成这个样子，不但事实上绝无生存的可能，就算再活下去也没有生趣了，这一点，我想在你这位姿容出众又特别注重姿容的美人来说，该是最能深切体会的！”

摇摇头，冷凝绮恨声道：“杀人不过头点地，就算有天大的仇恨，一刀不足愤，何妨补上三刀五刀甚至十刀？又何苦将人整成这个样子？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受活罪？大当家，是那一个野种下的毒手？你可曾替你的朋友报了仇！”

燕铁衣低沉的道：“报仇了。”

冷凝绮急问：“怎么报的？”

苦涩的一笑，燕铁衣道：“就用你说的方法，一刀不足恨，我就给了那人三刀五刀，又加上十刀八刀，直将那恶毒的凶手杀得死透！”

冷凝绮犹在气愤的道：“便宜了那里，大当家，你也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对！”

燕铁衣沉稳的道：“现在，冷凝绮，我说了这么一段过往的惨痛回忆，就要触及正题了，我的目的是告诉你，有些人尽管口头上戾势十足，实则却是真正下不了毒手的，我们都是道上闯荡了多年的角色，也都见过世面，经过阵仗，但我们只适宜明刀明枪，搏命溅血的硬闯狠杀。却无法冷静的残酷手段去折磨一个人——纵然是我们的敌人仇人，有些时，我们为了某种原因而在这一方面有所做作，也只是到达一个程度而已，却不忍心坚持到最后，你是这样，我亦如此，是故，你不要把狠字挂在嘴边，在人道的泯灭这一项上，你还差得远，天幸你还差得远！”

冷凝绮不响了，她脸儿白白的，像是在沉思什么，咀嚼什么？

燕铁衣也没有再说下去，目光幽冷的注视着坡下，这一阵子，他的情绪也似是被往日的这段痛苦回忆给浸蚀得阴晦了，眉宇之间，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悒郁暗影……

悄悄的，冷凝绮道：“大当家，我很抱歉使你勾起了这一段往昔的痛事！”

燕铁衣淡淡的道：“说过就算了，我是在提醒你，‘人性’是怎么一种论断与剖析法。”

叹息一声，冷凝绮没有接腔，她双手托腮神色也不禁凄迷空茫起来，

怔怔忡忡的，仿佛自己也不敢肯定自己的观念了……

于是，在幽寂里，在风拂林梢的簌簌叶落风响中，在黄昏的夕照紫驼嫣红下，路的那边，隐隐传来了遥远的马蹄声。

倏然，冷凝绮有如大梦初觉，她全身一震，精神抖擞，双目中闪烁着明亮火热的光芒，“虎”的站了起来异常兴奋的注视向山坡拐角的来路上。

燕铁衣默然不动，视线清澄的望着冷凝绮那张充满期待盼切的面庞。

片刻后，山坡的拐角那边，已经出现了三人三骑，他们甫一转过弯来，便立即放慢了坐骑的奔速，并且非常谨慎的左盼右顾，打量着地形，尤其是“鹰翼岩”耸立处的这片斜坡松林！

那是三匹高大强壮的栗色健马，马上骑士俱是已近中年的彪形大汉——一个个虎臂熊腰，魁伟骠悍，满脸的精明世故之色，尤其是都流露着一股粗犷凶横的气息，一看即知皆乃江湖人物，而且，必然是难缠难惹的江湖人物！

三个人只在鞍后携卷着一条简单行李卷，却每个人都斜背肩上一只灰布包袱，三只包袱，看上去又大又沉重，似是里面裹着不少东西。

此刻，冷凝绮的眸瞳深处又似透出了炽红的火焰，她已用一条丝巾住了半张面庞。

第八十二章 刀勾会 妹劫阿哥

静静的坐在那里，燕铁衣的声调也是那样平静，不带丝毫惊讶：“抢劫？”

冷凝绮大大方方的点点头，着半张面容的她，竟越见俏丽美艳，说话的声音透自丝巾的后面，也带着一种柔柔的软腻了：“是的，抢劫。”

燕铁衣笑笑，道：“果然没出我预料的范围之外。”

冷凝绮凤眼流波，也在笑：“我也知道你大约可以猜中。”

摇摇头，燕铁衣道：“这么美丽妩媚的‘老横’（劫匪），可是不多见呢！”

冷凝绮将衣裳抄扎了一下，道：“姿容在这种场合发生不了什么作用，反倒有害处，使对方容易记得打劫者的像貌，说起来并不是桩好事。”

燕铁衣注视着下面逐渐接近的三人三骑，低沉的道：“你知道他们是谁？那个码头的？什么出身？”

冷凝绮轻轻的道：“知道。好些日子以前我就踩探过了，他们全是‘刀勾会’的硬把子，‘五阿哥’中的前三个，‘大阿哥’‘怒魁’谭英，‘二阿哥’‘豹胆’陶元，‘三阿哥’‘闪刀’孟长清，‘刀勾会’在‘会稽山’方圆五百里的地面上，可是头一号的，‘坐地虎’……”

燕铁衣道：“既是如此，你朝‘刀勾会’的虎嘴上拔须，架他们的梁子，岂不是自寻烦恼？”

眼睛里透着一股那样娇媚的神色，冷凝绮道：“话说得不错，可是看在那三百根‘小黄鱼’的份上，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人要财，就免不了要遭点累，担点风险，可不是？”

燕铁衣诧异的道：“你怎么知道他们身上带得有三百根小条子？”

注视着坡下三人三骑的行动，冷凝绮坦然道：“在我从川西一路追蹊贺尧回来的时候，我另外也随时注意和刺探适合下手的目标，‘刀勾会’里也有嘴皮子不稳的人。何况，凭我的本事，只要略施小计便可使他们神魂颠倒的，连十八代祖宗家谱都背出来，这点小秘密，他们那里还藏得住？”

燕铁衣叹喟的道：“你真是厉害，一面满腔悲愤的跟踪来向老情人下毒手，一面却仍有心思另找财路，冷凝绮，你是般般兼顾‘人’‘财’却要啊。”

冷凝绮淡淡的道：“本来嘛！要报仇雪恨，也要生活下去，不能先顾着要那没良心的命，就不管我自己将来的日子啦！人在这种环境里，总不该忽视现实问题。”

燕铁衣道：“你更能非常淋漓尽致的运用你的天生本钱去求取所需。”

抛抛那头棕红色的秀发，冷凝绮不以为意的道：“色不迷人，大当家的。”

燕铁衣苦笑道：“是人自迷喽？”

点点头，冷凝绮道：“不错，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譬如你怎么就不受我的门道？”

燕铁衣道：“受不起，冷姑奶奶。”

扑嗤的笑了，冷凝绮道：“得啦！我没功夫再和你闲嚼舌头，大当家，买卖上门了，请你在这里等会儿，我下去接了货包就回来。”

燕铁衣低沉的道：“不要同我耍花样，其他的事我不管。”

冷凝绮道：“放心，我如同孙悟空，任是怎么个蹦跳法，也逃不出你如来佛的手掌心！”

笑笑，燕铁衣道：“你明白这一点最好，彼此都可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请吧，难为你已守株待免苦候人一整天，还拖着我‘陪榜’！”

赶出两步的冷凝绮回眸一笑：“别埋怨，大当家的，分你三成如何？”

燕铁衣无动于衷的道：“心领了，你还是自己留着发财吧！问题是，你能得手么？”

冷凝绮十分轻松的道：“那可不敢说，得费点力气以后才知道。”

双手抱膝，安坐不动，燕铁衣道：“如果吃不住劲，你想抽腿开溜的辰光，别忘记该朝那个方向跑，否则，你可就要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啦。”

没有生气，冷凝绮反而咯咯一笑，窈窕的身形猝然弹上半空五丈多高，然后，衣袖飘舞，冉冉若云中仙子般以反常的速度降落下去，她那袭新上身的鹅黄色裙裾真美，就宛如一朵妩媚娇艳又花瓣蓬张的黄玫瑰一样。

现在，“刀勾会”的那三位“阿哥”差不多已越过了斜坡下的大半距离，来到了“鹰翼岩”伸展的左翼翼尖部位，而冷凝绮便刚刚落在他们的马头之前不足丈许处。

半空中，突然有这么一位美如嫦娥般的红粉佳人冉冉而落，宛如脚踏彩云，祥雾烘托，衬得那样的绰约生姿，轻灵飘逸，香风隐隐中，便俏生生柔怯怯，如此突兀又令人瞠目结舌的站到了那里，倒真像是从广寒玉宇滴下凡尘的仙子。

只是，此刻只是黄昏时分，玉兔未升，冰轮不现，这位“广寒仙子”却是从那儿钻出来的？

冷凝绮的出现是这么平静、这么安详，一丁点狞厉暴戾的意味都不带，就窄似路边一株花草随风摇曳般的平常，以至那三位“刀勾会”的“阿哥”除了一刹那的迷惘之外，便只有一刹那的怔愕，连他们的坐骑也不惊不嘶，

居然就那么自自然然轻轻松松的停了下来，有若方便它们的主人去和老朋友打招呼一样。

眸瞳中流波盈盈，笑意如蜜，冷凝绮轻轻向对面马背上的三个大汉颌首致意，模样儿是甜极了、媚极了，也温柔极了。

鞍上，三个久经阵仗，江湖阅历极深的老行家，一时之间也不禁有些迷惘了，他们怔怔的，又是疑惑又是纳罕的瞅着冷凝绮，三个人的意识都是一样的有着须臾间的愕然。

冷凝绮笑吟吟的道：“三位大哥，这是才来呀？害得我枯候了一整天啦。”

最前面的一骑上，坐着那个甲字脸，颧骨高耸又满面于腮的大汉，即是“刀勾会”的“大阿哥”“怒魁”谭英，这时，他蓦地有所惊悟，神色上透露着的疑惑便立时转为森冷了；浓眉上扬，他重重的道：“你想干什么？”

左颊上有一条蚯蚓般紫红色瘰疬疤痕的“豹胆”陶元，也顿时意会到这是怎么码子事了，他偏马三步，十分戒备的吃喝：“上线开扒么？小娘子，你找错主儿啦！”

形容瘦削冷峻的“闪刀”孟长清阴森森的道：“年头变了，我们不去挑人家的山门，截人家的道儿，自认为业已在吃斋念佛，不想居然竟有朋友找到我们头上来生事，这位朋友却又是恁的一位娇滴滴的大姑娘呢。”

冷凝绮和和气气的道：“我这厢还没说上几句话呢？三位就如此聪明替我把来意点明啦？”

“豹胆”陶元大声道：“少他妈的在爷们面前装蒜，你半截腰里猛古丁往我们马头上一站，拦住爷们的去路，不是找碴的莫非还会安着好心吗？”

谭英也阴沉的道：“小娘子，你马前截道，黑巾里面，打的什么主意不妨明说了吧！彼此全是江湖上混世面的人，犯不着闪闪缩缩！”

冷凝绮笑道：“还是我们谭大阿哥光棍落槛，乾脆爽俐！”

脸色微变，谭英谨慎的道：“你知道我是谁？”

点点头，冷凝绮道：“当然，不但久仰阁下大阿哥的威名，这两位我也一样神交多时了；只要是两道上跑过几天的角色，谁不晓得‘刀勾会’的声望？又有谁不晓得‘刀勾会’五位阿哥的英雄盖世？”

谭英极为警惕，他看着对方，缓缓的道：“你把我们的底细摸得这样清楚，想不是只为了好玩，你有什么目的大可直接表出来，或者，我们可以斟酌斟酌，意思意思。”

冷凝绮的表情有些夸张的惊异，她欢悦的道：“当真？大阿哥，你们当真这么慷慨？”

直觉的感到不大对劲，谭英的唇角抽搐了一下，他冷硬的道：“不过，却也要看看你的意图是什么，我们能否接受而定。”

冷凝绮一派娇羞不胜之状：“说出来，我实在不好意思，尤其是刚刚才与三位结识，三位又这样大方豪迈，更叫我难于启齿了。”

“豹胆”陶元咽了口唾液，嗓音哑哑的道：“喂喂，你这副模样倒是扮得像，也他妈不知是真是假，有什么话尽快说，爷们还得朝前赶路哩。”

冷凝绮垂下头幽幽的道：“我缺少钱，日子过得太苦，不得已，想向三位大哥借几文花用花用，藉此渡过目前难关，冒失之处，还请三位大哥海涵。”

陶元勃然大怒，怪叫道：“他妈的，这是干什么！耍‘老横’居然耍到我们哥几个头上来啦？我们一天到晚还不知去找那一个龟孙打主意，你竟敢

朝着我们身上动脑筋？”

嘿嘿冷笑，孟长清不屑的道：“搞了半天，原来却是想打劫呀？这‘无本生意’的勾当，我们早已在十年前便不做了，今天反倒遇上了这么一个女强盗，真是新鲜事！”

陶元咆哮道：“成天打雁，莫不成还能叫雁啄瞎了眼？你这两截穿衣，三绺梳头的雌货约莫是吃了迷糊汤晕了头啦！对着这一行的祖师爷们打歪主意？”

冷凝绮古井不波，双眸含笑：“别生气嘛！就只方才三位还是那样慷慨大方，怎的一转脸面，就变得如此凶神恶煞起来？我也没向三位剥皮瞪眼，也没缠绕不清，仅是想借几文钱而已，三位就恁的小家子气？”

陶元厉烈的道：“你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三鞭子打不着，八竿子捞不着，爷们凭什么要借钱给你，而且你马前拦路，半途截道，分明来意不善，这和强夺硬索有何不同？爷们是横吃十八方的，岂能叫你这婆娘当猪头看？”

孟长清冷淡的道：“我看这贱人是活腻味了，我们掠倒她再将她一身人肉给片下来！”

摇摇头，谭英沉着气道：“你两个先别起哄——小娘子，说说看你想借多少钱？如果数目合适，大家同为江湖一派，今日朝面也是有缘，帮衬几文亦是应该的事，我哥儿们素来喜欢结交朋友，假设能济你的急，解你的难，断不会推辞，彼此也好留个日后见面的余地，说吧！你要多少？”

冷凝绮一本正经的道：“大阿哥，还是你明白事理，待人宽厚，更加上胸襟浩阔，仗义疏财，果然不愧是位铁铮铮的男子汉，响当当的英雄，正格的江湖豪士、武林俊彦，我算是折服了。”

谭英皱着一双浓眉，并不领情的道：“不必客气了，打开天窗，把那亮话抖出来吧！”

似是犹豫了片刻，冷凝绮好像怯生生的道：“大阿哥，其实数目并不大，我……我只要三位背着的那三只包袱就行，以外一个铜板也不多取。”

斗然变色，谭英厉吼：“大胆贱人，原来你是早有图谋，冲着我们‘刀勾会’架梁来的！”

怪叫着，陶元也跟着道：“好呀！没本钱的生意做到我们头上来了，臭婊子，你是真想劫我们的‘货’啊？”

脸上一片铁青，孟长清冷酷的道：“绕了这大的弯，全是有意耍弄我们，老大，她早就打定主意是要半途劫夺我们哥儿所保的这票‘黄货’了，看样子，这贱人业已仔细盘算过，纯像预谋在此摘我们的招牌！”

谭英愤怒的道：“那却得有这个本事才行，我倒要看她如何来扫我们的颜面，摘我们的招牌？”

冷凝绮柔柔的道：“大阿哥，何苦这么鸡毛子喊叫的自己生自己的气？我也并不过份呀，三位背着包袱里，合总也只是三百根‘小黄鱼’而已，这数目并不大，我自信伸得出手来。”

陶元大吼：“你自信伸得出手来？妈的，你自以为是什么东西？是什么身份？把你连皮带骨卖了，也不够一串铜板，居然大言不惭，还自信伸得出手来？简直不知道你算是那一类的白痴、疯子！”

吃吃一笑，冷凝绮道：“你的意思，二阿哥，我不够向三位取这点金子的份量，是吗？”

陶元怒吼：“何止不够！你连边也沾不上，他妈的，完全是鬼迷心窍了！”

冷凝绮平静的道：“我以为，我恐怕并不似你所说的这样不知自量呢！”

左颊上的疤痕泛赤，陶元气冲牛耳，嗔目叱喝：“那么你就试试！”

微喟一声，冷凝绮道：“二阿哥，还是不试的好；你们乖乖把背着包袱交出来，胜似我亲自动手从你们身上解下来，结果并无不同，怕就怕在这自动与被动之间，对三位的生命多少有点影响。”

陶元大吼：“放你妈的屁！”

丝毫不愠怒，冷凝绮安详的道：“二阿哥，难道说，你除了生就一张会吠叫的嘴巴以外，脑袋里连几条纹路都没有吗？你也不想想，如东西我拿不下来，我敢往上凑么？”

呆了呆，陶元暴烈的叱吼：“你这贱人是在吓唬你面前的那个祖师爷？就凭你？老子一手抓着鸟，只用一只手便足足可以将你掏死！”

冷凝绮摇摇头，恹恹的道：“多脏，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陶元挫牙道：“我这就活剥了你这烂货！”

一伸手，谭英冷冷的道：“老二且慢！”

冷凝绮一笑道：“对了，还是大阿哥沉得住气，有瓢把子的风度！”

上下打量着冷凝绮，谭英硬板板的道：“既敢上线开扒，找着我们‘刀勾会’耍横卖狠，指明了要索取我们保着的这票‘黄货’，你便总有个来头？”

冷凝绮道：“当然。”

谭英恶狠狠的道：“不错，我哥儿三个这趟保着的正是‘刀勾会’一年下来各项进益的总数，以及一位钱庄东主托保的资金，足有三百根‘小黄鱼’，你敢打主意，便把万儿留下来！”

冷凝绮俏媚的道：“大阿哥，我只要金子，不要扬名传万，所以，我这名姓，还是不留的好，留了，你们不便，我也不便。”

陶元吼道：“藏头露尾的臭婆娘，无名无姓的小婊子，就以你的这点微末道行，也不怕叫这些黄金撑死你、压死你？”

冷凝绮笑道：“不怕，真的不怕，二阿哥，财不嫌多呀，是不是？”

孟长清狠毒的盯着冷凝绮，语声锐利得像刀口子：“越说，你这贱人越当真有这么回子事了？不管你是玉皇大帝的妹妹、阎王老爷的小姨，就算你长了三头六臂吧，包袱便背在我们哥儿三个的肩上，你可是上来摘了去呀！”

冷凝绮道：“三位非要我亮上一手不可？”

陶元粗暴的道：“你他妈即使亮上一百手，除了‘抓瞎’还能管个卵用？”

轻轻吁了口气，冷凝绮道：“看样子，你们是不见棺材泪不下，硬要玩到四仰八叉了才肯认输，要钱不要命，连青山都舍了，将来再怎么植柴呀！可叹……”

“怒魁”谭英偏腿下马，伟岸有若一座小山似的面对着冷凝绮，这位“刀勾会”的“大阿哥”形容威凛，气态轩昂的道：“你想要我们的这一千五百两黄金，也就不啻是用脚踩上‘刀勾会’的头顶，更与索取我兄弟三个的性命无异，说句老掉牙的江湖词儿吧！我们兄弟想要答应，可是我们的家伙却不答应！”

说到这里，谭英一掀外衫，斜别腰侧的一柄“鬼头刀”已拔在手上，刃光森寒中，他的左手也自另一边的腰带上扯出了一只铁勾，黑黝黝的，那么单纯的一只铁勾，就像码头上的苦力用以勾拉货物的那种勾子，很粗糙、

很寻常，但，却是要命的家伙！

谭英一亮武器，陶元、孟长清也下分先后的跟着露出家伙，陶元更大叫道：“老大且慢，杀鸡还用得着牛刀？这臭娘们交给我打发掉也就是了！”

孟长清慢吞吞，阴森森的道：“我看老二你也不妨歇在那里做壁上观，由我来掂掂这女子的份量，看她的功架可比那三百根‘小黄鱼’来得深沉？”

冷凝绮不惊不悸，平平淡淡的道：“这样说来，三位硬是非见真章不可了？”

谭英重重的道：“天下的财路广得很，不论有理拿没理抢，却总是留给那承担得起的角色，你如自信提得起来，可以，我兄弟三个便候着领教，休说是身上的金子，连命也一样现成摆着！”

第八十三章 网剑轮 雌伏三英

冷凝绮颌首道：“大阿哥豪气干云，出语铿锵，果然是位人物，还没动手，我业已觉得那股浩然之概，凌头压心，只是，为了这黄澄澄的金子，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便是含糊，除开舍命奉陪，亦没有别的法子了。”

斜刺里，一刀如虹，暴斩冷凝绮颈项，还加杂着陶元的怒吼：“叫你卖乖！”

只是微微挪动了半步，半步而已，锋刃带着寒光锐风擦过了冷凝绮雪白粉嫩的颈项前一寸不到，冷凝绮连眼皮子也不撩一下，左手伸缩，“鱼肠剑”冷电闪射，去势奇速，猛一下便将陶元逼跳出五尺之外！

孟长清侧面欺进，刀挥处只是一抹波颤的幻芒，而他的铁勾已由下往上，飞扣敌人的小腹，出手诀、招式狠，硬是要命的架势！

冷凝绮动也不动，手腕倏翻，根本不见她取轮的动作，但“百刃轮”早已上手，然下压，同时上翻，“叮当”撞响中，孟长清刀震勾荡，冷凝绮的窄剑宛如毒蛇的舌信，闪动之下，孟长清的肩头已血溅肉绽！

几乎是滚出去的，孟长清咬牙切齿的憋着气叫骂：“好阴毒的贱人，出手居然如此阴损。”

冷凝绮淡淡的道：“姓孟的，你想要我的命，边都沾不上，我先给你来点小小的警告，下一剑，说不定就要透穿你的咽喉了！”

背后，陶元闷不哼声的往上凑近，冷雪莹灿的刀刃横切冷凝绮腰身，却在临接前的瞬息扬起，斜劈敌人肩头，呈现着半透明的光晕，扩展涌动，功力十足。

冷凝绮的反应出人意表，她不跃不翻，却蓦然贴地飞旋，“鱼肠剑”闪缩如电，“百刃轮”回腾流滚，锐气交织下，陶元一个筋斗侧掠三尺，反手十九勾扣扎下去！

十九溜晶寒的剑尾闪击，十九响金铁的交击声中，陶元再退四步，冷凝绮暴移于侧，“百刃轮”突然跳跃，陶元已怪叫着踉跄出去——这位有“豹胆”之称的“刀勾会”二阿哥，右颊之上赫然已裂开了一道血口子，蠕蠕颤颤的仿佛一张婴儿的小嘴！

在一刹那的惊窒之后，陶元暴跳如雷，直着嗓子吼叫：“心黑手辣的臭婊子，烂污货，你你你，你竟敢如此糟蹋你家大爷！”

冷凝绮轻蔑的道：“阴沟里的老鼠，井底下的癞蛤蟆，你才见过你娘的多大天日？就在姑奶奶面前卖狠耍狂？歇着吧，以你这等下三流的龙套角色，姑奶奶我打发掉的不是一大束也有八箩筐了，娘的！”

在这一阵之前，冷凝绮所显示出来的态度与姿容，全是俏媚融合着细嫩，娇艳加杂着柔婉的，但，只是须臾之间，她便已变得如此刁泼、如此凶横、如此狞戾而残酷了，她又恢复了她惯有的气质——一个女巫、一个妖邪、一条毒蛇也似的狠毒气质！

陶元不住用手背按捺着右颊上的伤口，嗔目切齿的怪叫：“你破我的相、毁我的容，臭婆娘，我不将你凌迟碎剐就誓不為人，我要活埋了你，再把你分尸八段，挫骨扬灰！”

哼了哼，冷凝绮道：“陶元，光练嘴皮子不算英雄好汉，我人就站在这里，你有本事不妨上来照你所说的做，看看你是否能达目地！”

额头上暴浮青筋，陶元气涌如山的大吼：“烂污婊子，你当大爷收拾不了你！”

“呸”了一声，冷凝绮不屑的道：“别在那里臭美了，撒泡尿照照你那副熊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空生了高头大马的骨架子一身，却稀松得和一滩烂泥一样，你收拾我？你连从我裆下钻过去我都觉得太腌酸！”

全身起了一阵剧烈的抽搐，陶元脸孔泛青，呼吸急迫，一双眼珠子都似要凸出了眼眶，他猛的一挫牙，尖号起来：“我劈死你这贱人！”

侧横一步，谭英猛然伸臂挡住了陶元，同时沉稳的道：“不可妄动！”

陶元愤怒逾恒的叫道：“让开路，老大，我要跟她拚个死活，今天只管把命赔上，我也决不能让这臭婊子捡了便宜，妈的皮，她在我盘儿上开一条口子，我就要在她脸上划割十刀，连本带利找回代价来！”

谭英厉声道：“我叫你退回去！”

陶元激动的嘶声吼叫：“无论怎么说，今天也非要把这贱人搁在此地不可，老大，血债血还，不摆平了她，我们今后还拿什么脸面再混下去？”

冷笑着，冷凝绮道：“我看，姓陶的，你就凑合着用你左右面颊上这一边一道刀疤的丑脸混下去吧，凭你这付尊容，再多加几条疤痕也就是这么回事。”

陶元红着眼狂吼：“老子是丑脸，你以为你这妖女就生得漂亮？别他妈令人作呕了！”

冷凝绮轻藐的道：“比起阁下你来，恐怕是要高明上许多，姓陶的，天生你不如我，而人为的玩意，你更差得不能谈，给我提鞋子我还嫌你粗陋！”

几乎气晕过去，陶元像疯了似的直着喉咙吼叫：“杀，杀，老大，杀了这贱货，狠狠的零碎分了她……”

谭英咬牙道：“闭嘴，老二，你简直不成气候！”

点点头，冷凝绮道：“不错，简直不成气候，‘刀勾会’有这种料，活该要倒上八辈子霉！”

怒目相视，谭英恶狠狠的道：“你也不用得意太早，现在只能算你占了点便宜，离着你希望的那个结果，还差上老大一段间距！”

冷凝绮闲闲的道：“没什么间距，只有一点阻碍而已，大阿哥，那一点阻碍就是你，但纵然你要阻碍吧！所能发生的效果也有限得很，我会再费点手脚，却也无须耗多大力气！”

谭英呼吸粗重的道：“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你的身手不弱，但我们

三个更不是泥塑木雕，光站在这里摆样子给人看的楞货！”

僵硬的一笑，冷凝绮道：“不是泥塑木雕，也不是光摆样子，可是事实上，在我看来却差不多！”

谭英厉烈的道：“随你怎么说，今天你也别想走脱，你所做的事，必须对其后果担负一切责任——偿付这血与肉的代价！”

冷凝绮那样鄙夷的笑笑，蔑人至极的道：“谭老大，动肝火不是认清现实的适当方式，你仔细琢磨，你们要命呢，还是要财？两端只能作一项选择。”

谭英愤怒的道：“你狂得离谱了！”

冷笑一声，冷凝绮道：“姓谭的，你先搞清楚，没这个道行，就不敢挑这件事、插这条腿，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是强龙岂能过江？”

谭英强硬的道：“就算你横上了天，眼下也别盼顺利得遂的妄想！”

摇摇头，冷凝绮道：“我可是在‘妄想’么？你这闭着一双鸟眼睛说浑话的楞头青！”

脸上的肌肉紧绷，谭英悍然道：“你不会得逞的，我们以三条命在这里担压着，不信，你再试试看！”

冷凝绮的一双眼黑亮有如墨玉，闪闪生光：“沙灰里的先生——还能跳得了多高？姓谭的，列位未免把自己估计得太朝前了，不知死活竟然到达这一步田地，你们实在是可笑又可怜！”

在谭英背后，陶元大喝：“放屁，你他妈的才不知死活，不知自己是什么玩意！”

冷凝绮揶揄的道：“陶元，说你是条莽牛吧，你除了是畜生之外，还另带着那么几分瘟性，你好有一比，狗屎做鞭——闻（文）不能闻，舞（武）又不能舞，光是臭也能把人臭昏了！”

陶元窒着一口气叫：“我把你这又泼又刁的婆娘……”

谭英的刀就在这时候出手，快得有若一抹流电，只是一闪，业已到了冷凝绮的面门，而他左手的铁勾，也同时扣向冷凝绮的胸脯！

冷凝绮早就暗中防范对方这一着了，她一点也不慌乱，不退反进，往前一凑路，“鱼肠短剑”倏往上扬，“百刃轮”猛力下击又贴滑飞翻，于是，谭英的刀立被磕开半尺，铁勾也在一沉之下失丢准头，而“百刃轮”的倒刀齿却已顺着勾削向五指！

吃惊之下的谭英往后疾退，铁勾微沉反起，“鬼头刀”在一片如波的颤闪中再次回卷，冷凝绮身形飞晃，剑舞芒织，轮转如弧，比他更猛更凌厉的当头压到！

连连倒退，谭英倾力招架，却在瞬息之间便落了下风，于流旋激荡的光彩劲力中，模样竟是那样的艰辛吃重了。

就在这时——

孟长清飞扑而至，陶元也奋勇攻上，双刀双勾，便狂风暴雨也似会合着谭英的兵刃圈罩向冷凝绮身上。

冷凝绮的腾挪游闪，非但快速无匹，更难得的却是她身法的美妙，每在如此疾速猛烈的移转间，却仍表现着优雅的姿态，含蓄的风仪，以及轻灵的韵律，美得好像是在舞蹈，当然，这般的形色中，却有着强烈的死亡气息。

“刀勾会”这三位“阿哥”，以三打一，以众凌寡，却半点便宜占不到，非但占不到便宜，更显而易见的左支右绌，处处艰难了。

山坡上的黑松林里，燕铁衣看得十分清楚，也听得十分清楚，从头到

尾，他就没让任何一个情况、任何一句话漏出自己的视听感觉之外；他非常注意双方形势上的演变，自然，他也明白照这样下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不打算有所干涉，因为他已有了够多麻烦，不想再增添上另一桩了。

对于冷凝绮举止的老练精刁，言谈的锐利泼悍，燕铁衣不觉有点叹为观止的感触，尤其是这位“血蒙妩媚”的武功之强，更使燕铁衣赞赏却又惋惜不已；人，不论男女，只要有了本事，都将带来本身行为更大的扩张与伸展，若是善行义举，倒也罢了，如是恶行罪衍，则不啻变本加厉，如虎添翼；目前，冷凝绮便是如此，这样一个俏美的女人，这样一个武功出众的女人，却偏生是个女恶棍、女魔星，她恁般的机警灵巧，身手不凡，居然配上的却是无德失端，怎不令燕铁衣打心底泛起那一股惋叹？

目光注视着山坡下道路上的这一场火拼，燕铁衣有种不值的感觉，人的行为就这么愚蠢；而人命也就这么贱法？一千五百两金子，竟能使四个人在豁命以争？纵然其中含着尊严及个性的因素吧，这争执的起源同开端却未免荒谬，人命原是无价的，但有时算算，实在也不值多少。

那里，仍在狠斗着，以三敌一，可是双方的情势优劣，却正好与人数的多寡成反比。

燕铁衣悄然往下移动了一段距离，他非常清楚，隔着胜负之分，就在眼前了，冷凝绮业已控制住整个局面，而看样子她却好像并非倾以全力，这女人！

燕铁衣的判断并没有错，决定性的演变在于谭英那横滚逆龚的动作里——这位“刀勾会”的“大阿哥”挥刀舞勾，宛如雪凝寒光，蛇影穿掣，那么快的暴起攻杀敌人，而陶元与孟长清也同时自两侧狠挟猛扑而到！

冷凝绮便在此刻显示了她精湛诡异又凌厉凶狠的武功，只见她纤细的身形猝然仰滑于地，背脊并不沾尘，双脚倒飞，谭英在横袭落空之下胁腰等处骤中两脚，一个筋斗便倒翻出去，几乎在谭英身体滚翻的一刹那，冷凝绮已经弹跃七尺，背朝敌人，双臂后扬，两面星云似的罗网快不可言的分别兜罩住了左右扑至的陶元与孟长清，网影才现，又“呼”一声抛扯，陶元同孟长清两个突觉黑雾罩身扣住头脚，退不及退，甫感身子卷紧，方在奋力挣扎，却又被抛掷出去，于是，谭英刚刚从地下半坐起来，他的两位兄弟却又跌成了一团！

目欲裂的谭英，用右手刀猛力撑地，一面艰辛的往上挺立，一面嘶哑的吼叫：“我们与你这女匪誓不两立……今天便在此地分个死活，除非你——将我们摆平，否则你便休想全身而退。”

摔跌得满眼金星，头昏脑涨的陶元与孟长清二人，也在各自摸索到抛脱身边的兵刃后，摇摇晃晃的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陶元目瞪口呆，力竭声哑的大叫：“我们全豁出去，同这婊子拚了！”

呛咳不停的孟长清也一边背揉胸，一边鼻青眼肿的咒骂：“这贱人好歹歹，她是存心要折磨我们逗乐子，我们任是叫她分了，也断不能下这口冤气！”

冷凝绮俏生生的站在丈许之外，她笑着道：“三位，对你们，我已经是格外宽大为怀了，做这种事，讲究的是杀人灭口，永绝后患，而我也一向遵行这个法则，只不过今天有点例外，我的情形特殊，所以，我不杀你们，放你们活着回去，就算我按着道上规矩，要财不取命吧！你们识相点，我可是经常不记得这个规矩的。”

陶元气涌如山的吼叫：“做你妈的春秋大梦，要财不取命？呸！你除非

连我们三条性命一起收了，我们身上的金子你沾也别想沾一下！”

冷凝绮冷笑一声，没有说话，目光的神韵却讥诮得令人难堪。

突然 - -

孟长清丢掉左手铁勾，慌乱的伸手在肩背部位摸索，刹那时又像见了鬼一样惊恐逾恒的叫嚷起来：“不得了，不得了啦！我的包袱呢？我背着的包袱呢？”

陶元呆了一呆，本能的跟着检视自己身上的包袱，这一看，也不禁猛的跳了起来，气急败坏的狂吼：“我的包袱也不见了。只刚才还是好端端的背在背上啊！妈的皮，真是大白天出了那祟啦！包袱会不长翅膀飞了，他妈的！”

方始吃力站定的谭英，这时不由连全身都僵了，他在瞬息间的震恐之后，才骤然发觉自家也是身轻如燕 - - 背上轻松松，凉兮兮的，他背着的那只灰布包袱，也同样踪迹杳然，不知何去了！

在一阵惊悸混乱过去，三个人的目光自然聚集向冷凝绮那边，于是，他们这才惊骇的发现，他们那三只沉重的灰布包袱，早已堆叠在冷凝绮的脚跟后面！

冷凝绮平淡的道：“不错，都在这里。我要的，我已得到，是而我也不想再解决你们 - - 只要你们不逼我这样做的话！”

三个人目定口呆，眼珠子却像不会转动了，他们楞楞的看着冷凝绮，神态活似在看一个天外飞来的怪物，或是一个自虚无中凝形的妖魔！

冷凝绮冷寞的道：“不必用这种眼光看我，我的本事有限得很，只是你们三个太脓包了，我很讶异于列位反应的迟钝与感觉的木讷；当我用双脚踢蹴谭英的时候，也就是勾落他包袱的时候，当我的‘罗刹网’罩住了陶元和孟长清，我抛出了你们，却留下了你们背上的包袱在网里，这样明白的手法，各位居然懵懂不察，确实令我惊奇。”

“刀勾会”的三位“阿哥”面面相觑，他们彼此望着看着，在犹豫、在悻悻、在惶悚，但是，却也在愤怒，也在传递着受挫的激动与不甘！

看着看着，由眼神里，他们达成了默契，沟通了心意，于是，骤然间，陶元厉啸如泣，虎扑向前！

冷凝绮宛似早有所觉，早已猜到他们的意图，因为冷凝绮的反应要来得更快、更隼利，她暴飞十步，凌空翻腾，陶元的刀勾挥空之下，她的“鱼肠短剑”寒芒倏映，只是那样一闪，已经七次透进又拔出了陶元的两条大腿！

“鱼肠短剑”的刃口上还带着滴滴圆盈猩赤的血珠子抛洒，冷凝绮已猝然斜侧避开了孟长清的刀勾并袭 - - 刀锋与勾尖贴着她的颈旁左右擦过，蓝汪汪的“百刃轮”便突然“扑嗤”一声斩进孟长清的肩胛，顺着轮刃拔扯的力道，冷凝绮又将孟长清一个筋斗摔出了五尺之外！

那一声尖厉凄怖的长号来自冷凝绮的背后，锐风旋流，袭体而来，冷凝绮躲也不躲，双臂飞张，黑网两面“呼”声翻卷，准确无比的兜迎住了谭英的一勾一刀，而瞬息里，冷凝绮的“鱼肠短剑”与“百刃轮”便透入了谭英的两条腿根！

闷哼有如呻吟，谭英只是一个旋转，小山似的庞大身体便一头栽倒在地！

冷凝绮的衣裙上仍然是那样的鹅黄鲜洁，连一丁点血链子都没溅上，她仅是满头棕红色的秀发微见散乱了些；轻俏又妩媚的，她抚理了一下鬓发，

然后，她并不如何费力的拎起了地下的三只沉重包袱，头也不回的走向山坡——身段款摆，娜生姿，就像一步踏在一朵莲花上只留下后面那一片呻吟血腥……

燕铁衣以一种古怪的目光迎接着冷凝绮“凯旋”回来，他没有说话，偕同冷凝绮步往“鹰翼岩”的黑松林中。

“扑通”“扑通”“扑通”，冷凝绮将手上提着的三只沉重包袱丢弃地下，她带着点疲倦意味的舒了口气，又抚理着她那奇特的秀发，懒洋洋的道：“大当家，见者有份，你分一只包袱去吧！”

燕铁衣笑笑道：“这是什么？分赃？”

黑亮的眼睛一瞪，冷凝绮道：“你表现你那门子清高？分赃？不错，是分赃，我说大当家，你没拿过这种钱财吗？只怕你的金山银山里不知堆了几许血腥与人间愁惨！”

燕铁衣安详的道：“我并没有金山银山，只是有一点帮里公聚的堂费，其中是连着鲜血白骨，却并无人间愁惨，而那鲜血白骨，也只是安帮立命所付出的代价罢了。”

冷凝绮尖声道：“少给我这一套江湖仁义，你到底要不要分上一份？”

摇摇头，燕铁衣道：“盛情心领，无功不受禄。”

忽然妩媚的笑了起来，冷凝绮道：“唷！大当家的何必这么客气法？你一直隐在暗处替我掠阵，光凭这一份心意，我用这一包袱的‘小黄鱼’已是报答不完了。”

燕铁衣似笑非笑的道：“冷姑奶奶，你可别自作多情，谁是替你掠阵来的？我守在暗处，只是监视着你，预防你逃之夭夭！”

哼了哼，冷凝绮不快的道：“你把我姓冷的看成什么角色？我虽然是个女流，且不入正道，但至少还有说话算话，言出如山这一桩好处，我讲过不逃就是不逃，你休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燕铁衣拱拱手道：“果是如此，自属最好不过，若有失言，倘请姑娘包涵。”

一扭头，冷凝绮有些负气的道：“你当我的钱财是轻易分得的么？向来我都是独吞独吃的习惯，谁也别想在我手底下找剩余，分你一份，居然还不要，真是不知好歹，你不要，我还更不想给呢！”

燕铁衣笑道：“你辛苦，自当留下，我担心的是‘刀勾会’那三位朋友的伤势！”

冷凝绮道：“放心，全死不了；今天若不是你在旁边看着，我一个也不放他们生还！”

燕铁衣若有所思的道：“我相信你确是有这个心意，但事实上这样做却太不应该！”

一挑眉，冷凝绮道：“你还有完没完？一天到晚不知要听你教训多少次，别忘了这一个月的时间是我的，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到了时辰任你宰割，不到时辰你就少罗嗦！”

笑笑，燕铁衣道：“没有一个月了，只有二十五天……”

狠狠瞪了燕铁衣一眼，冷凝绮弯身拎起地下的三只沉重包袱，一言不发行向栓马之处，燕铁衣耸耸肩，跟了上去。

第八十四章 伤心人 别有怀抱

燕铁衣发觉，冷凝绮的心机实在相当深沉，而且思维细密，行事也颇为老到，尤其是，她下得了辣手，是一块跑黑道的上佳材料，“隐”“狠”“准”的三字诀，她甚得个中神髓；表面上，这位容颜出众的娇娃是一半的冶艳合了一半的冷峻、一半的妩媚掺杂着一半的放浪，但骨子里，她却果断坚毅，敢做敢为，是那种典型的冷酷角色，拿得起，放得下，须臾前的柔婉缠绵，须臾后就能染血夺命，她那颗心，说软就软其柔如蜜，说硬便硬其刚如铁，一会才是鲜红的，马上就可以变得乌黑！

从“鹰翼岩”的事件来看，冷凝绮的行动乃是布置得恰到好处，有条不紊的，她计划过每一个小节，研判过通盘的形势，而且深入了解对方的内情，甚至连护镖者的可能反应也几乎全在料中，这一切，她都深藏不露，掩饰于平素的嬉笑浪荡里，令人很难估量出她居然是这么一个极有心机的人。

她的狠辣、深沉、冷酷与倔强，都被她那花容月貌与万般风情所浮奇幻掩了。因此，人们眼中看见的，往往便只是一个美艳绝伦，又蚀骨锁魂的红粉佳丽，却忽略了在那美色之后的蛇心肠！

自“鹰翼岩”离开，现在，他们正指向百里外的一个小镇甸——“马家集”，当然，这也是冷凝绮所选择的地方。

鞍上，燕铁衣有些不解的问：“那马家集只是一个小地方，纵有一条官道相通，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却少有在当地落店住宿的，至多也就是打个尖而已，冷凝绮，你劫财劫到那里，只怕找错目标了！”

冷凝绮吃吃一笑，道：“是吗？我的大当家。”

燕铁衣道：“‘马家集’我曾经过几次，好像并不太热闹，一般殷实商旅或骡马驮队借道的也不多，他们都直经大驿道抄近路走了，除非偏‘马家集’以南有买卖的行商才朝那边走，我奇怪你到底在打些什么主意！”

冷凝绮道：“你早就给我点破了，劫财，就是这么个主意，没什么新鲜的。”

舐舐唇，燕铁衣道：“冷凝绮，你实在太过小家子气。”

冷凝绮道：“怎么说？”

燕铁衣道：“我不知道你以前都是干过多大的买卖来着？但以我而言，一千五百两黄金的生意，的确是嫌少了点，如果是我，丝毫也引不起兴趣来，你费了偌大力气，吃下这么一撮金渣子，却似乎沾沾自喜，颇为得意？现下又兴致勃勃的朝‘马家集’那个穷乡僻壤赶，这一遭又打算去弄他多少？一吊钱还是半包碎银？唉，大热天，你满脑子想着的那些黄白玩意，只怕还顶不住我流汗跑路的代价！”

冷凝绮恼火的道：“你说完了没有！”

燕铁衣接着道：“我的意思是，你既想在这一行道中捞，手脚便不妨放大点，区区数目的千儿八百两金银，抵不上所耗的唾沫星子，何况更得费力担风险？冷凝绮，假使你这趟去的目的地所获不多，我看算了，别拖着我一遭吃土吸沙，还顶着火毒的太阳挨烤。”

悻悻的，冷凝绮道：“谁拖着你啦？别不害臊，是你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旋，一步也不肯放松！”

虽然说的话是断章取义，可也不能说不对，燕铁衣哈哈笑道：“好家伙，反咬我一口，不知内情的人听到你的话，准以为燕铁衣怎么会变成一条色狼啦？居然还色到了这步田地！”

冷凝绮也忍不住笑了，她道：“你可不真是这么付德性？一点也不肯放松人家！”

燕铁衣道：“我是怕纵虎归山，贻患无穷，为了给异日的武林保一点安宁，说不得也只好受点误会，遭点闲言闲语了。”

冷凝绮怒道：“我并不似你说得那么坏，姓燕的，你少他娘摆出这么一副悲天悯人又仁义道德的假面具，拆穿了还不是沽名钓誉，半文不值！”

燕铁衣坦然道：“尽其在我，不求谅解，冷凝绮，你心里明白姓燕的是那一种人！”

哼了哼，冷凝绮道：“鬼才明白！”

摇摇头，燕铁衣道：“先别争执这些个，姑奶奶，你还没告诉我，这次前去‘马家集’，又想对付人家几多文？如果数目不大，就罢了，这种天气燥热难当，不合算的事犯不上火辣辣的往前凑！”

冷凝绮在马上移动了一下姿势，挑起一双新月似的眉儿道：“大当家的，我可不能同你比，你好像家财万贯的富家翁，而我却只似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穷措大，你眼中见钱不是钱，是因为你看得多，也存得多。我们这寒门小户的穷人，捞着一文便有天大，我们没那种气势，更没那种根底，休说千儿八百两黄白玩意看着害馋，便几吊制钱也一样叫人悬着心盼望。”

笑笑，燕铁衣道：“你说得多么可怜人！”

冷凝绮又似嘲人，又似自嘲的道：“一点也不，大当家，因为事实如此，你想想，你是‘青龙社’的魁首，是北六省绿林道的盟主，也是名震天下的拔尖人物，姑不论你个人的本领、威望、地位，先说你率领的堂堂‘青龙社’吧，有那样多的人才，文武兼备，粗细任选，那样多的买卖，正邪俱属，广布四方，更有那样多的财产窖存，盈库满仓，区区一点钱财，你当然不放在眼里，就算你想打主意弄一笔外快，你也有的方法，有的是人手，有的是路子，自己不用出马，翘着二郎腿在山上等消息就行，你的手下自会办得圆圆满满，漂漂亮亮，可是，我那一点能同你比？我单枪匹马，孤苦伶仃，独个儿混，独个儿吃，也独个儿当，什么事也得从头到尾一个人挑，和你那一呼百诺，威风八面的景况不啻天地之差，你是大手笔惯了，有那个本钱，我小本经营没那等气派，只有战战兢兢，凑合着弄几文小钱就是了。”

燕铁衣道：“对方，冷凝绮，你先别发牢骚，我问你，为何像赶命似的，一地赶一地急着强取豪夺，饥不择食般搜括钱财？这不是太也恶形恶状了么？”

冷凝绮嗔目道：“姓燕的，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装迷糊？”

燕铁衣摇头道：“我故意装什么迷糊？”

冷凝绮大声道：“再不趁这几天的机会多弄点钱财，往后我还有个屁的指望？如今我凭这身本事赖求硬抢，好歹尚能搞几文以渡残年，等期限到了，你一旦废掉我的功夫，我却用什么方法去找碗饭吃？”

燕铁衣“哦”了一声，道：“原来你这么急切的四处作案，只是为了存点钱维持日后的生活？”

冷凝绮重重的道：“否则怎的？”

燕铁衣道：“那么，你说要在这段日子里完成一个心愿，也就是这件事

了？”

脸色似是阴暗了一下，一抹痛苦空茫的神韵掠过冷凝绮的双瞳，她乾涩的一笑，有些沉重，又有些勉强的道：“不全是，但也有很大的关连……”

觉得对方的回答含混支吾，燕铁衣追问道：“你说得详细点。”

冷凝绮烦躁的道：“我已讲得够详细了，你还要我怎么说？！”

微微一晒，燕铁衣道：“若是只为了日后的生活着想，冷凝绮，我劝你大可不必冒这样的风险，再结这么多梁子，我倒可以贡献两个好方法解决此项问题，任凭你挑一个，都强过目前的做法！”

冷凝绮冷冷的道：“讲吧，你又有什么骚主意？”

将马缠在手指上，燕铁衣闲闲的道：“其一将来你大可择人而事，以你的容貌和聪慧而言，十分轻易的便可嫁得一位如意郎君，嫁得一位既俊且富的如意郎君，那时，还怕缺少什么？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只怕你终生享用不尽了。”

冷凝绮古怪的一笑，道：“其二呢？”

燕铁衣正色道：“其二，你可住到‘楚角岭’我那里，如果想做事，我会给你一份轻松的活干，如果不想做事，想嫁人了，我再替你撮合一门称心意的婚事，包管叫你熨贴满意。”

冷凝绮平静的道：“多谢你的美意，同样的，盛情我也心领了！”

燕铁衣皱眉道：“不要固执，冷凝绮，我看不出我提供给你的两个法子有那一点令你不能接受的地方？这两个法子的内容都合情合理。”

冷凝绮深深叹了口气，她一反惯常的嬉笑怒骂形态，模样十分沉重，也十分悒郁，低哑的说道：“不是我不接受，而是我的个性处境与自尊使我无法接受；大当家，嫁人，是一般女子的自然归宿，天经地义应该如此，但我不同，我浪荡惯了，心也野了，最重要的，我声名狼藉，败柳残花之身，好人家的儿郎谁敢要我！而那些横眉竖眼的三山五岳之徒，我又不愿嫁，给人做小我忍不住这口气，嫁个正配又难找主见，再说，我不适宜做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我也不是那种材料……不错，我有过嫁人的念头，和贺尧在一起的那段日子，这念头还非常殷切，但是，有生以来头一遭兴起这个念头，便又破灭得如此之悲惨丑恶……‘曾经沧海难为水’是谈不上，至少，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谈嫁人，别说我不够格，也心寒了；到你那儿住，不可能，因为我不是寄人篱下的个性，你那儿堂口大，规矩严，上下人多，我这些毛病怎么住得下去？也住不出个‘好’来，要说等你为我撮合婚事，说句不中听的话，你‘旗盘’里虽然尽多俊彦之才我还看不上眼呢！”

燕铁衣感喟一声，道：“你也不要太挑剔了，女人的青春并经不得多少日子。”

忽然笑了，冷凝绮道：“‘青龙社’的人要我挑一个合意的嫁，却不是没有。”

精神一振，燕铁衣忙问：“那一个？说出来听听，只要可能，我会设法！”

冷凝绮娇媚的道：“就怕那人看不上我。”

燕铁衣颇为有劲的道：“先说是那一个？别忘了‘青龙社’的龙头就在你面前，别的事不敢夸口，‘青龙社’范围之内的大小事体，我还自信作得了主！”

稍稍有些忸怩，冷凝绮道：“难了，这事……”

燕铁衣着急的道：“还没有把那个人是谁讲出来，怎么知道‘难了’？”

难不难我会比你更清楚；快点告诉我你中意的人是谁？我来替你拿主意。”

冷凝绮的脸儿竟然泛出桃花一抹，她轻轻的问：“真的？”

燕铁衣诚心诚意的道：“看我这样子像是在开玩笑？”

扑嗤一笑，冷凝绮道：“大当家，你一定不会答应。”

燕铁衣忙道：“你还没说出那人是谁来，怎么知道我不会答应！”

纤纤玉指往燕铁衣鼻尖一点，冷凝绮道：“就是你。”

呆了呆，燕铁衣道：“我？”

冷凝绮双颊飞红，娇羞欲滴：“不错，是你。”

燕铁衣也不禁大大的尴尬起来，他连连摇头：“荒唐，真是荒唐，简直是在开我的玩笑！”

冷凝绮垂下头，低低的道：“一点也不是开玩笑，我明明知道这事不可能，但你逼着问我，我也只好将心里所想的告诉你，‘青龙社’中叫我挑一个人嫁，我就想嫁你，当然，这本是我的妄想，不啻痴人说梦，但，至少我已告诉你我的想法。”

叹了口气，燕铁衣窘迫的道：“别逗了，冷凝绮，我在同你说正经的。”

冷凝绮仰起脸来，深沉的道：“我说的并没有不正经呀。”

燕铁衣苦笑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点点头，冷凝绮道：“是的，我也知道这事不可能，我从来也没认为可能过，所以，在未说出是谁之前，我已经再三声明这只是一种妄想。”

燕铁衣咧咧嘴，没有说什么，他能说什么好呢？

冷凝绮幽幽的道：“我知道你不会看上我，我是个不洁的，污秽的，不清白的女人，你却是江湖上的霸主，绿林中的巨擘，如果你要，尽有比我好上千百倍的佳丽，送到面前，而且全都是十足的闺秀出身，我又算得了什么呢？别说这样的想法近乎荒唐，就是我们两人的名姓连在一起，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沾辱，大当家，我只是说说罢了，其实，我根本没当它是一回事，也不敢当它是一回事。”

燕铁衣静静的道：“冷凝绮，男女之间的婚姻，不是这么简单的事，这需要缘份，而且，还需要有时间彼此了解，产生情感，并非口头上说说就能决定的。”

冷凝绮淡淡一笑，道：“你就当我是说说算了，别记在心上，否则，你憋得慌，我更不好受，因为，到底你是拒绝的一方，比较能够容忍的！”

燕铁衣歉然道：“你也别多心了！”

冷凝绮道：“是我自找难看。”

目光注视着缓缓向后退去的地面，耳中听着清脆又单调的马蹄声，燕铁衣沉默了，他想得很多，尤其是，他想到冷凝绮突如其来的施出这一手，是否也关系着期限届临的那天，对她武功被废的惩罚有所挽救？

燕铁衣真没想到冷凝绮会对他说出这样的话来，而看当时的情形，这个女煞星却又似乎是顶认真的，并不像在调侃或操揄。

但是，这件事却是匪夷所思的，简直 - - 令人啼笑皆非。

过了好一会，冷凝绮爽朗的问：“大当家，你在想什么？”

燕铁衣笑笑，道：“没想什么？”

冷凝绮安详的道：“别想了，就当没那回事，好吗？”

燕铁衣微窘道：“希望你也看开点。”

吃吃一笑，冷凝绮道：“我当然看得开，大当家，坎坷的人生，悲惨的

命运，痛苦的岁月，这些，从小便折磨我到如今，若是看不开，我那能活到现在！”

燕铁衣忙道：“是这样就最好了……”

顿了顿，他又道：“冷凝绮，我有点感想，不知你愿不愿意听？”

嫣然一笑，冷凝绮道：“关于我的？”

点点头，燕铁衣道：“关于你的。”

冷凝绮道：“请说。”

又舐舐嘴唇，燕铁衣沉稳的道：“在我浪迹江湖这一段漫长的岁月来说，像你这样的女人我还确是少见，女人的本领、心性、智慧、作风、反应、思想等等而言，如果，早几年便能除去恶习而改向正途上走，我相信你的境况与际遇，必然大大不同于目前；黑白道上有你这样资质的并不多，明确的说，少之又少。设若各方面都能容于常规之内，一切绝对超越你一向的做法多多。今天，你我就没有这样的麻烦及遗憾！”

冷凝绮默然片刻，怅怅的道：“现在说这些做什么呢？事实上已经迟了！”

燕铁衣坦白的道：“老实讲，冷凝绮，在这些天里，我们两人可以说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我一直都在仔细的观察，谨慎的注意，希望能够再了解你深些。”

睁大了眼，冷凝绮道：“你观察到些什么，又注意到些什么吗？”

摇摇头，燕铁衣道：“很抱歉，没有，迄今你的一贯作风及心性仍旧也是我所知道的你——‘血蒙妩媚’；我竟没有另外找出一点属于你的什么！我是说，属于你的善良的一面，我曾想找出任何可以原谅你的藉口来，只要一样就行，但是，我找不出来，至少，到现在还找不出来。”

冷凝绮凄恻的一笑，道：“犯不着这样，大当家，我早已认了命，诚如你说过的话，我也该满足了，这总比死了强，尤其比被‘八环聚义’那一批恶毒畜生吊死要强！”

燕铁衣低缓的道：“我想你应该明白，我已是非常的宽容你了！”

冷凝绮伤感的道：“我明白，而且，我也从没忘记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燕铁衣道：“这倒不值一提。”

冷凝绮道：“这是事实。”

目光是柔和的，燕铁衣道：“只希望你不要记恨我。”

冷凝绮直率的道：“我会记恨你，因为你坚持废去了我的武功，我唯一的倚赖；而我也会感念你，因为你救了我的命，使我不死在那些我不甘死的人们手里，就是这样，对你，我会又痛恨又感激，又诅咒又祈祷。”

燕铁衣道：“你倒相当坦率。”

摔摔头，冷凝绮道：“我不喜欢故作姿态，更不喜欢言不由衷，心里想什么，我就说什么！”

燕铁衣道：“这也算你唯一的长处，可惜的是短处太多，这一点点长处实在弥补不过来，无法以此作为可以原谅你的藉口。”

冷凝绮笑了笑，道：“不必故意挑起我的希望，大当家，我不是三岁孩子，我晓得什么事可以挽救，什么事已成定局；你要加诸于我的惩罚，已经不能更改了。因此，你就用不着再来叫我后悔什么！”

燕铁衣道：“我不是在捉弄你，冷凝绮，我的确有这个心意。”

冷凝绮索然道：“我们不谈这个，好吗？”

燕铁衣眺望着远景，低沉的道：“到‘马家集’，你真的要去做什么？”

冷凝绮道：“目的和在‘鹰翼岩’相同，真的。”

看了对方一眼，燕铁衣道：“但是，我不认为那里有适合你下手的对象，若是代价太小，实在不值。”

冷凝绮道：“代价不会太少，我判断比得自‘刀勾会’的还要多，而且，我不只一个目标。”

皱皱眉，燕铁衣道：“不只一个目标？”

冷凝绮失笑，道：“是的，那儿有两个值得我下手的地方。”

燕铁衣道：“那两个？”

冷凝绮咬咬下唇，道：“‘马家集’确如你所说的，并不是一个有大油水的所在，那里欠缺真正殷实的富户，也极少怀有巨金的过路客商。但是，有两件事显然你还不晓得，‘马家集’有一处赌场，很大的赌场，在‘马家集’四周的邻近城镇，一般好赌的豪客富绅，大多喜欢到那里去赌，当然，这是具有秘密性的，有中间人给拉线安排，没有路子还进不去。”

燕铁衣诧异的问：“奇怪，这些人为什么喜欢到‘马家集’这个偏僻小镇去开赌呢？难道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没有同样的玩处？”

冷凝绮道：“有，可是不比‘马家集’好——地方僻静些，是好赌者心理上较为容易接受的，但马家集的赌场不只这一项优点，他们除了以绝不掺假的真赌博作招牌之外，还供给客人上等的享受，最好的饮食，精美的茶点，舒适的憩息处所，以及温柔的女人，这一切全部免费，任何一个能够进入赌场的客人都可以尽情享受他们的招待，此外，他们包接包送，并对客人的安全负责……大当家，像这样的赌场，你如是赌客，愿不愿意去照顾？吃喝嫖赌，让你一次就能完全享尽！”

笑笑，燕铁衣道：“我也有几处赌档开设着，怎么就没想到用这些花样以广招徕？难怪生意不大好做，人家的脑筋比起我们来到底要灵光多了，回去之后，真要交代他们改善，现在我才知道，只以不掺假的真赌做号召是不够的呀！”

冷凝绮不屑的道：“这些名堂，我早就知道了，没啥新鲜处，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进去赌的人经过这一阵昏陶陶的乐子之后，不把底衫底裤通通押上才叫有鬼了！”

燕铁衣道：“你准备怎么动手法呀？”

冷凝绮莫测高深的道：“我不是抢，我也去赌。”

燕铁衣不解的道：“也去赌，莫非你懂得这一行中的诈术？”

摇摇头，冷凝绮道：“我是用真功夫。”

燕铁衣惊讶的道：“你会赌？”

冷凝绮道：“没什么稀奇的，在这上面我也下过功夫，杀人的本事我都学得这么精到，那点赌博的小玩意又算得了什么？只要专心一意的去琢磨，还用不了练功夫一半的时间，就是可称为祖师辈的高手了。”嘘了口气，燕铁衣道：“倒看不出，你会的东西还真不少——”

冷凝绮平淡的道：“雕虫小技，不值一笑。”

燕铁衣道：“我对什么新鲜事都有兴趣，‘独’对赌这一项是敬谢不敏，因为我生平崇尚真才实学，苦干硬干，我喜欢努力耕耘，以求收获，我不愿凭诸运气，赌这玩意，带的运气成份太多，它的机会同代价又不是相等的，所以我讨厌它，我开设的那几家赌场，平素就很少去，但知道，开赌场的主

儿，总是只赢不输的，那有个大致的比数，就算一点不掺假，十成中也有二成的赚头，除非特殊意外，赌来赌去，最后赢的必是开赌场的人。”

冷凝绮笑道：“你说得不错，今晚上，马家集那家大赌场，便将遭遇到一次特殊的意外了——我会用真功夫抖漏得他们三年也翻不回本来——”

有些怀疑，燕铁衣道：“你真有那么大把握？”

吃吃一笑，冷凝绮道：“没有三分三，还敢上梁山，我平时是小赌小赢，玩玩而已，今天我可耍狠，狠捞他一票，以后便戒了，只有戒了。”

弦外有音，燕铁衣只当不觉，他道：“可别偷鸡不着蚀把米，那可不作兴耍赖的——”

扬扬眉儿，冷凝绮道：“耍赖？姓冷的这半辈子什么歹事都干过，就没耍过赖，大当家，你看看吧，只要到时他们不耍赖，我已烧了高香了——”

第八十五章 马家集 财不腥手

燕铁衣笑道：“如果确是正正经经上台盘，对方要强横霸道的话，我也尽力帮你——”

冷凝绮欣慰的道：“大当家，虽然我并不需要你真的帮我，但有你这句话，我也心满意足了，这证明你对我好是不好，却也不太坏。”

燕铁衣道：“这样一处大规模的赌场，只怕设场子的主儿不是简单角色，而且，‘把台脚’的也一定有些硬把子，上场要多加小心。”

霎霎眼，冷凝绮道：“大当家，你真的这么关心我呀？”

燕铁衣深沉的笑笑，道：“人非木石，都会有感情的，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好些天，就算再怎么不投机法，也要比那个赌场里的人来得接近，你说对不对？”

冷凝绮颌首道：“当然，其实你放心，我栽不了筋斗的，开赌场的主儿姓刘，因为长了满脸麻子，人家都称他‘刘大麻子’，奉承些的便叫他‘刘三爷’，我这样说，你大概还不会晓得这人是谁，但是，只要我提起这位老兄在江湖上的名号，大当家你便约莫有个谱了，‘断肠无影’，知道此人么？”

燕铁衣微“噫”一声，道：“听说过，莫非就是这位刘三爷？”

点点头，冷凝绮道：“正是他，刘大川。”

燕铁衣有些担心的道：“据我所知，刘大川这个人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那一双腿，神出鬼没，闪飞如电，上好的角色都敌不过他，你自信能对付了他——如果他拉下脸来的话？”

冷凝绮笑道：“大当家，你所知道的只是他那身功夫的长处，其实，他另有一宗厉害花招你还不晓得：这人除了腿上练就了独特的玩意之外，他那套‘笑里藏刀’的阴狠作风更是叫人目眩神迷昏昏淘淘，他能在一面喊你做爹的时候，一面抽冷子放倒你，形色自若，无动于衷，歹毒得很呢。”

燕铁衣道：“这也算是‘断肠无影’吧？”

冷凝绮撇撇唇角，道：“我倒不在乎，因为我也一向喜欢这种调调，大家都可以阴起来干，他会‘笑里藏刀’，我就能‘口蜜腹剑’，他声色不露，我也一样反覆无常，彼此全别想琢磨出什么来。”

燕铁衣道：“刘大川手下可有什么好手护场子？”

冷凝绮道：“我打听过，大约有八十名汉子在场中‘把台脚’，其中功夫扎实的也有十来个，最行的两个叫什么‘小蚤儿’魏角与‘疯癫李’李顺，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人物。”

思忖了一下，燕铁衣道：“这两位仁兄的大名大号，我也从没听说过。但是，江湖之中，卧虎藏龙，深山野岭，尽多异士，不一定无名之辈便是无才之辈，有真功夫而不为人知的好手也不在少数，千万大意不得。”

格格的笑了，冷凝绮道：“多谢大当家的调教，我自会留意，再说，万一我真的‘罩’不住了，还有大当家的你替我撑腰呀，怕什么？”

燕铁衣莞尔道：“若非必要，还是别把我拖下水的好。”

冷凝绮道：“怎么？含糊啦？”

燕铁衣安详的道：“你想，我会含糊？”

“哦”了一声，冷凝绮道：“我知道，大当家的是怕说出去有辱身份，黑道中的‘大招牌’竟到人家小门小户的场合里抖威风，传出去不光彩，唔——”

燕铁衣道：“有这么点意思，但亦不尽然，主要的，大家在外面混世面，得过且过，不到万不得已，砸人招牌总是犯忌的事。”

冷凝绮正色道：“放心，大当家的，除非他们惹我，否则，我不会主动去逗弄他们。”

燕铁衣道：“但是，你就算用真本领赢了他们，也应该适可而止，人家靠这一行吃饭，好歹，总得留条路让人家活下去。”

叹了口气，冷凝绮道：“乖乖，我想不到大当家的居然是这么个悲天悯人法，替别人设想得这般周到，奇怪的是怎么就对我没有这么好？”

平静的，燕铁衣道：“说话可得摸着良心，冷凝绮，我对你还不够宽大么？换了别人，只怕早将你连皮带骨全吞咽了——”

媚眼如丝，冷凝绮道：“换了别人，也早就拜倒我石榴裙下了，可恨你这个铁石心肠，不解风情的鲁男子，柳下惠——”

拱拱手，燕铁衣道：“得了，你宝像庄严点，我受益不浅。”

冷凝绮笑了道：“我吃不了你，大当家的，别记挂着，我也是大风大浪经过，见多了世面的人了，什么场合该怎么做，我清楚得很，包管不会叫他们承担不起就是，一到了‘适可’的节骨眼，我自就会‘而止’了。”

燕铁衣道：“这样最好。”

望望天色，冷凝绮道：“赶快一点，说不定正好到‘马家集’吃晚饭，吃过晚饭休息一会，就该上场子了，大当家，到时你开开眼界——”

燕铁衣轻声问：“你说到‘马家集’去的目标有两个，另一个是什么主儿，也是开赌场的？抑是设私窑子或开烟馆的？”

狠狠白了燕铁衣一眼，冷凝绮道：“那是一批走镖的朋友，他们每个月的月底都固定押一票盐银到杭城去交割，也都在今天落宿‘马家集’，老字号的买卖独家生意，我已经缀吊着好些日了，本来想下一次再动手，如今被你逼得非拣这一次下手不可。”

沉吟了一下，燕铁衣道：“大束大箱的银子，重得压死人，就算你抢到手，又怎么运送法？光天化日之下大刺刺的赶着车在官道上走？”

“扑嗤”一笑，冷凝绮道：“我说大当家的，有时候你精得像猴似的，怎么有时候脑筋却又转不过弯来？我刚才讲那批人押的是盐银，银票不行吗？难道非得成锭的银子不可？”

不禁也笑了，燕铁衣道：“原来如此，可知道这是由那家镖局子押送？”

略一犹豫，冷凝绮还是老实的道：“‘同兆县城’的‘致远镖局’。”

燕铁衣突然一怔，一抹惊愕的神色掠过他的双眸。但是，这样的反应只是瞬息便已消失，他极快的恢复了冷寞的表情，缓缓的道：“那是北边来的镖局子了。”

侧脸注视着燕铁衣的形态，冷凝绮道，“不错，‘致远镖局’是北边来的镖局子，同兆县是河南的一个大码头，大当家，那地方你熟吗？”

燕铁衣安详的道：“不算熟，去过几次，我们在那里有派驻的弟兄，但只是个小支堂而已。”

似是若有所思，冷凝绮笑道：“‘致远镖局’的仁兄们，跑了这些趟的太平生意，吃也吃足，捞也捞饱了，该叫他们触一次霉头蚀点老本啦；他们一共是五个人，押的是晚镖，大概总计有五六千两银子的票额，可能更多些，我不贪财，凑合着干他这一票算了。”

燕铁衣不以为意的道：“或许，这一票已够叫‘致远镖局’焦头烂额的了。”

睁大了眼，冷凝绮道：“怎么说？”

干咳一声，燕铁衣道：“我在北地起家出道，江湖上的情形不敢说了如指掌，也可算得非常熟悉，做镖局买卖的只要稍有名堂，字号叫得响的人家，我全知道，但这‘致远镖局’，我好像没听说过，显见是家不甚出名的小局子，举凡这样没无闻的小镖局，也就是几个苦哈哈，穷凑合卖命，吃的是辛苦饭，淌的却是刀头险，有点可怜，五六千两银子数目虽不太大，但放在这种镖局身上，可就沉得像山一样，万一半途上走水失镖，便够他们倾家荡产的去张罗了。”

哼了一声，冷凝绮道：“话不是这样说，大当家，既然挂起招牌，摆起门面开镖局替人走镖，就理该有这一份本事，担这一份风险，是行的吃这碗饭，窝里的乾脆关上大门回家去抱孩子里充架势吓唬人的主儿就活该要倒霉，拿人钱财，不能替人消灾，还算是那一号的达官老爷？”

苦笑着，燕铁衣道：“其实你不是不晓得，做镖局这行营生，不在于用暴力强势与人硬碰，主要还是求的人面广，眼皮子活，八方烧香，上下打点，讲的是情分，论的是交谊，再掺点江湖上的渊源，武林中的关连，将就混生活，如果全靠打杀闯天下，岂有一天的安宁日子好过？”

“咦”了一声，冷凝绮不悦的道：“大当家，你怎么帮着他们说起话来了？莫非开镖局子的这一行还给了你一份长期供奉？抑是你在这些镖局里也押了本钱？”

燕铁衣道：“不要瞎说，我和他们这一行道自来是风马牛不相及，各人走各人的路子，谁也没犯着谁，勾着谁，彼此不相干连。”

冷凝绮悻悻的道：“既是如此，你大可不必帮着他们说好听的——”

燕铁衣道：“我不是帮他们说话，因为我了解这一行中的苦楚，所以，我不得不照实说出来让你知道；当然，该怎么做是你自己的事，我早已声明不干涉你的行动，是而只做建议而已。”

冷凝绮重重的道：“大当家，果然你还没有忘记你所说的话。只要我不逃避，不企图遁脱，我的一切行动你便不能干预，更不能阻止——”

燕铁衣一笑道：“我并没有说过不算是不是？”

凤眼冷锐，冷凝绮道：“大当家，这样就最好不过了——”

燕铁衣微笑道：“你未免猜疑过甚——”

冷凝绮一扬头，道：“不是我猜疑过甚，大当家，是怕你忘了什么。”

望着前面蜿蜒的路，燕铁衣平静的道：“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曲折得很，能够把握住为人处世的原则，方才可以履途无险，直达康庄。”

冷凝绮默然片刻，道：“我明白。”

点点头，燕铁衣道：“我相信你会明白。”

两个人都不再说什么了，于是，马儿加快了奔速，直指向“马家集”。

一圈浓密深郁的苦树林子围住了这幢古怪的屋宇，说它古怪，一点儿也不错，铺着“鱼鳞瓦”的屋顶上竖张着两人高的刺丝网，二层楼的屋宇全是用巨型石块砌就的，小小的窗口上又加着铁栅栏，这幢楼房非常宽阔，占地极广，它的四周，倘筑着几有半楼高的虎皮石围墙，墙端、窗口排着倒勾铁刺，那两扇大门，更是生铁铸成，关闭得严紧合缝，这地方，看上去像监牢又不似监牢，像库房也不似库房，说是什么富家巨室的宅第吧，那有这么个戒备森严法的？若是什么衙门公堂，却又缺少了那种官家的味道，岂不是怪？

其实，说穿了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刘三爷开设的赌场而已。

这家赌场，在四周几百里的地面来说，都是颇负盛名的，确然做到了“宾主如归”，尽兴而返的服务原则，他们供给客人高级的享受、招待和玩乐，当然花费也是高级的。但是，偏偏就有那么多人赶来这里倾囊奉献，不弄个口袋精光不肯离去，照例，输净了口袋的客人，由赌场派专用车轿送回来处，客人中，“马家集”本地的主儿很少，大部份都是从外地赶来的，他们一进了赌场大门，便开始连续不断的享乐、酒、色、财、气，直到精疲力竭，奄奄一息，方才鸣金收兵，可是，一待恢复了元气，便又急巴巴的送上门来，重新开始消耗精力的再度循环，这里，就有这么个诱惑法，邪门不是？刘三爷便具有此等手段。

现在，才起更呢，赌场里灯火辉煌，人声喧哗，汗臭、脂粉香，莺声燕语夹杂着呼卢喝雉的夸张音浪，一片乌烟瘴气、地狱景像，正是才开始热闹的辰光楼下进门之后，是左右两排各四间密室，中间是一条甬道，丈多长的甬道尽头，又是一道门，推开门便是大厅——赌场的中心，这里分开摆列着各式各样的赌具，牌九、单双、骰子、押宝、铁博，只要是赌的玩意，几乎齐全齐备了，而每一种赌具之前，都围满了人，有的在赌，有的在看，但不论是赌的或是看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兴奋和紧张。

赌台的形状不一，设备亦迥异，每张台子后面，都有一个主事的“师傅”，三名下手，另加上几个“把台脚”的汉子，客人中有满脑肥肠的大腹贾，有油头粉面的纨绔子弟、公子哥儿，有衣履光鲜却举止粗鲁的暴发户，也有三山五岳、横眉竖眼的江湖朋友，在他们身边，有的依偎着一些花枝招展、形态轻佻的妖媚女子，更有些男女不分，扭捏作态的“相公”“童鲜”穿梭其间，打情骂俏，越发令大厅里的气氛淫晦放浪得令人作呕，这里，俱有赌档与窑子的合并特色。

从大厅入口左侧的楼梯上去，楼上有特辟的静室，定制的精致赌具，指定的人手招待，那里，是专供一般豪赌又不喜喧嚣的特殊客人使用的，自然，楼上也备有更舒适奢侈的“消魂窟”，到楼上的客人，身分算是又高一等了。

不管楼上楼下，最常见的是那些身着黑色劲装，扎黑色头巾，黑绑腿黑皮软靴的巡场子大汉，他们个个腰间鼓起，凶神恶煞般，但是，却都硬要扮出那一抹谦恭谄媚的假笑来，看上去就有如戴着面具似的不调和。

先前，燕铁衣跟着冷凝绮进入了这家规模不凡的大赌窟，他也搞不清冷凝绮是用什么方式找着那个蹲在吃食摊前正喝着老酒的中间牵线人的，只见冷凝绮走上去拍了那家伙一下，那家伙立即站起身来，点点头招招手，便领着他们一直来到这里，又似暗号叫开了门，不过，燕铁衣倒是发觉了在那褴褛汉子离开的时候，冷凝绮暗中塞了点什么东西给他。

他们两人进入此地到现在，差不多已有一个多时辰了，燕铁衣漫无目的的东转转、西看看，十分无聊的消磨着时间，而冷凝绮则早就坐到那边“押单双”的赌台前去了。

在这种怪诞荒唐的场合，倒是容易打发光阴，所见所闻，全不是平常看得到或听到的，淫浪粗陋，尖叫怪喊，人的模样、表情、打扮举动，都是那般奇特反常，活像换到另一个世界上了……

最叫燕铁衣伤脑筋的是那些突如其来或是投怀送抱，或是毛手毛脚的花俏女人，他几乎有些防不胜防迎接不暇了，这光景，活脱他自己变成了女人，进入了一群久已不知肉味的土匪窝一样。

他没有发现刘大麻子，甚至没看出来谁是“小蚤儿”魏角，“疯癫李”李顺，他看见的只是一些奇形怪状、妖里妖气的人脸在打转，热腾腾的雾氲亮晃晃的灯光，各式各样的赌具，闻着的尽是人身上的口臭、汗酸气、脂粉气，耳朵里充斥着叫嚷、吼喝、狂笑、咒骂、悲叹，以及嗲得要命的娇嗔及俏喊，总之，这些全是兴奋与失望的七情六欲的组合，像是人们要下十八层地狱之前最后的狂欢写照，放浪形骸，荒淫怪诞，仿佛今夜一过，明天便不会再来了……

燕铁衣脑袋都像要涨裂了一样在隐隐作痛，他恨不能插翅飞出这个地方，或是挥起撑天之杵砸碎这个赌窟，但事实上他又不能这么做，只有像在熬刑似的尽力忍耐、苦着脸，人家在做乐，他却如同受罪。

显然，冷凝绮一直都在赢，因为她面前的金元宝、小黄鱼、银锁子、银锭、银票已经越堆越高了，相对的，跟着她下注的赌客也越来越多，惊喜的尖叫叹息也一次比一次引人注目，现在，庄家脸色逐渐的难看，“把台脚”的伙计们汗下如雨，“巡场”的朋友也慢慢的往这个方向过来了。

冷凝绮稳如泰山，表情冷肃，她坐在那里，全神贯注于摇宝师傅的手法执“宝盒”的姿势，掌指的按压，运力的轻重，方向的移转，上下的翻动，她更仔细聆听，聆听“宝盒”里骰子的摇滚、碰撞、弹回、叠散……她是那样的专心一意，心无旁骛，令人觉得，她的整个精神形体，似已完全融进那只“宝盒”之中，与盒里滚动的骰子合为一体了……

“单、一点、通赔……”

庄家又在叫，嗓门有些不正常的沙哑。

一阵欢呼，接着是一阵赞叹，又是金子银子唏哩哗啦滑动的美妙声音。

“咳”“咳”“咳”时而像有节奏，时而又没有节奏的摇宝声音，是骰子在“宝盒”里滚动的音响，于是庄家又在喊：“双……双哇，六点……全六点，通通赔啦——”

庄家的“喊点”原本是粗宏悠长又清亮的，神气十足，充满那种自信，骄傲、冷寞又满不在乎的意韵，但是，现在的这种叫法，却居然颤巍巍、抖

索索的，提心吊胆，沮丧骇惧，最后的尾音，竟已带着哭腔了

于是，重复相同的音响。

于是，又是那种单调的摇宝声。

“双双双……有鬼啦，又是双，全四点，皇天老爷，通赔，通赔，我的妈妈哇——”

庄家叫妈，不输也该输了，喊点喊出了杂词儿，那还有赢的希望？

气色灰败，满头大汗，精神几乎崩溃的这位庄家，被两名下手扶了下去，又换上了另一个，这一个“师傅”迅速开始摇宝，举止形态，似乎比他那败下阵去的伙计要沉着老到得多。

“咳”“咳”“咳”。

“两点，双……”

窒了一下，是咬着牙的吼声：“通赔——”

惊喜的呼叫像要冲破了屋顶，又似浪潮般翻卷开去，人都挤拥向这边，他们全想一沾这位幸运姑奶奶的福泽，分点羹渍，只是，这位新换上来的庄家却一下子又灰了脸

第八十六章 大千界 赌血赌命

冷凝绮神色不变，只妖艳的抛了个媚眼给庄家，然后，等庄家把赔出来的金元宝及她自己的本钱用木推子推到面前，她好整以暇的推理整齐；那生了个葫芦脑袋的庄家紧绷着一张“孝子脸”，双臂环胸，一点也不领受冷凝绮的媚眼，只管重重的呼吸着，他的几名手下，正在台底的两口木箱中检数金块银匣，照数赔给其余跟着冷凝绮押中的客人，手忙脚乱的，像在散财都来不及了！

十多个腰粗膀阔的黑衣大汉，早已围绕在台子的四周。

他们一个个面无表情，但形色不善，他们都还没有任何动作，只偶而用那种带有威胁性的眼光狠狠盯视着冷凝绮。

连眼皮子都不撩一下，这等阵仗，冷凝绮多少年前就看腻了，那还会放在心上？在她看来，这只能吓唬一干村夫乡佬，拿来摆给她看，休说不值一笑，想都懒得朝这上面去想。

等这一阵忙乱过后，那位摇宝的“师傅”猛一挺胸，“呸”“呸”在自家那两只大手上吐了两口唾沫，像要冲锋陷阵似的，紧紧举起那只细瓷雕花，十分精致的六形“宝盒”，他向冷凝绮投去挑衅的一瞥，拉开嗓门，声调怪异的吆喝：“下注，押啦！”

冷凝绮没有动静，她轻抚鬓角，柔柔的一笑。

围拥在她身边的赌客也没有动静，大家都等待着跟随冷凝绮押注。

这种情形，是开赌的主儿最忌惮的，他们不怕一人独赢，因为再是赢多少，一人一份，也到底有个限度，怕的就是有其他赌客跟进，大家都随着这位赢家下注，如果这位赢家真是手气好或是技巧高，莫说十押十中，就算有个六七成把握，庄家赔起来也就和汪洋大海一样，没个边没个头，赌场就有金山银山，不用多久也会赔个尽净。

单双的规槩，可以在庄家摇盒的时候先押注，那是纯靠运气，也可以

在庄家摇完了置定“宝盒”的时候才押，举凡这种主顾，就是有些门道了，赌场的人对这种角色也特别注意，而冷凝绮，当然是属于后者，她每次都等庄家置定“宝盒”以后才押注，邪的是每押必中，无一落空。

咬咬牙，庄家高举“宝盒”瞪着眼大喊：“下注，押哇……”

冷凝绮没动，悠闲的移目四眺，好像她纯系个置身事外的人一样，形态轻松极了，她没有动静，其余的赌客们就更没有动静了。

庄家嘴巴里不知咕噜了些什么话，终于开始摇动“宝盒”，他先是轻轻的上下摇，然后又重重的左右晃动，接着，他像疯狂似的乱抖乱颤，一下高举过头，一下放落至腰，一下两边抖动，一下前后摇动，到末了，他单手倏滑，由右手食指顶着盒底，滴溜溜打了几个旋转，左掌猛伸托牢“碰”的一声四平八稳端正搁在台面上！

庄家一开始摇宝，冷凝绮便立即恢复了她原先的模样，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她仔细看，静静听，一刹那之间，仿佛已入无我之境。

等到“师傅”表演了这手“花招”，将“宝盒”平置台面的瞬息，那“碰”的一声，宛如将冷凝绮自梦中惊醒，她眨眨眼，毫不犹豫的将她面前的大堆金银，推向台面上分划成六格，每格以鲜红的颜色涂抹成一至六点子骰子点数的五点上——她押的是单。

很快的，像万流入海，四周那些赌客纷纷争先恐后的，跟着将自己的赌注也押了上去，当然，都押在“五点”上，单。

葫芦脑袋用手指在脑门上刮了一溜汗水抛下，老牛大憋气似的吼叫：“快快下注，喊点啦，揭宝啦！”

人们的动作告一段落之后，这位仁兄像猛古丁吞了火栗子一样，凸着两只眼珠子怪声怪气的尖叫：“离手——开啦。”

他那只又粗又厚的大手却非常灵巧的以拇指食指拈着盒盖顶端的细润圆球，往上便提，快得无可言喻，他的小指点向盒沿……

冷凝绮目光一寒，猝然弹指，只见那位庄家突地一哼，身子便僵直不动了——他就像一刹那间变成了泥塑木雕的一样，面孔古怪的扭曲着，凸突双眼，青筋浮额，鼻孔掀张，嘴巴歪咧，摆成了一副极其可笑可怖的姿势，而他的拇指食指，也停留在拈盖掀起的一刹那，他的小指，堪堪拈上了盒沿！

先是一阵死寂，随即爆起了惊恐的喊叫声与沸腾的喧嚣声，这张赌台四周的客人们全都被激动了——他们有的是惧栗，有的是畏怯，有的是讶异，有的是迷惑，但是，也有明白门道的老赌家发觉了其中的奥妙与内情了，庄家是想捣鬼！

押单双的行家全晓得这个规架，也全清楚这个窍门，“宝盒”搁定，落地生根，谁也不能再去稍微触动“宝盒”，甚至连台盘都不准摇晃一下，为的就是求一个公平，想想看，六粒或四粒骰子放在滑不溜丢的瓷盒里，摇成什么点数便摆成什么点数，随一便碰或者轻轻一触，任何一粒骰子的翻劲即可使整个已定的结果变化，所以，一待“宝盒”搁落，谁也不能再去触动，否则，就是作弊弄假！

眼下，这位庄家可不正犯了大忌啦？捣鬼！

看出名堂的赌客在须臾的惊愕之后，立即愤怒起来，叱叫吼骂乱成一片，于是，那些原是迷里迷糊，不明所以的客人们也马上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跟着起哄，吵闹叫嚣同尖喊厉喝的浪潮便变得汹涌险恶了。

可不是？活灵活现的证据便在面前，那位想做手脚的庄家不正定在那

里？小手指头还点拨在盒沿边上哩，就若似尊特制的泥像专门塑成这付形态来作证一样！

散立周遭的那些护场子朋友，最先也是都楞了片歇，等他们看出情况不妙之后，业已来不及做任何掩饰或压制的工作了，靠台面较近的赌客们已经比他们更先揭露了这个弊端！

十数名黑衣大汉不禁慌了手脚，他们有的往人堆里硬挤，企图对付冷凝绮，有的扮着笑脸在尽量疏导解释，有的却绕过去打算抢救庄家，湮灭证据！

身形轻弹，冷凝绮站到椅上，她声音尖锐的道：“通通不准动，那一个胆敢擅移一步，休怪姑奶奶心狠手辣！”

尖厉的音浪传布开来，有如一串冰珠子沁进了人耳，冻慑着人心，立时将喧哗离器的躁声暂时压制下去，有了片刻间的僵寂。

突然，两名黑衣人齐一动作，其中一人猛挥手臂，三柄柳叶刀暴射冷凝绮，另一个却悍野的一头撞向仍然僵立在那儿的庄家！

冷凝绮的反应快得叫人打哆嗦，她左手闪翻“百刃轮”回旋，三声撞击串成一响，而三柄飞刀却是分为两个方向反弹回去，寒芒流灿中，那抛刀的原主儿怪嚎一声，被他自己的两柄飞刀插入胸膛，将他撞跌出五六步远，另一柄飞刀，却透穿了扑向庄家的黑衣人颈项，更把那黑衣人带了几个踉跄，一头栽跌！

呆立在庄家身边的三名下手，也不知那来的熊胆，竟像吃了齐心丸似的，三个人三双手猛力便推向台面，但是，比他们动作更快的却是冷凝绮的“鱼肠短剑”，晶莹的光流暴映，森森寒气迷漫，三双手便血淋淋的抛上了半空，剑刃吞吐，三个失去双手的朋友并成一排，咽喉喷血往后齐倒，也似吃了齐心丸一样！

冷凝绮说过，谁要擅动，她便会“心狠手辣”的加以对付，她说的话一点也不夸张，她确是“心狠手辣”的在对付了！

现在，她已经控制住了局面，真正控制住了，整座原先喧嚣嘈杂，乌烟瘴气的大厅此刻是一片鸦雀无声，一片翳闷死寂，没有人再敢稍有动作，敢发出一丁点声响来，都怕那剑刃与轮锋会突然飞到自己头上！

凤眼带煞，柳眉斜竖如刀，冷凝绮用手中短剑，一点比较靠近庄家的三个赌客，阴沉沉的道：“就是你们三个，不要触动盒盖，不要摇晃台面，更不准碰到这狗娘养的庄家，你们从他掀起的盒盖间隙中往里面看仔细，到底点数是单是双？”

被剑尖指点着的三个赌客，赶紧拚命点头，三个人战战兢兢，却是心甘情愿的凑上前去进行此一工作，他们的动作非常小心，非常谨慎，三位仁兄伸长脑袋，一一依序往盒子里检视过了，异口同声的道：“这位姑娘，盒里出的正是单数，六粒骰子，五粒是五点，一粒是两点。”

冷凝绮加重语气道：“你们看仔细了？不会错吧？”

三个人坚决的齐声道：“决不会错，有不信的，可以自己来看。”

冷凝绮单手叉腰，泼野的道：“他娘的，做手脚做到姑奶奶我头上来了？我在台面上打滚翻腾，吃香喝辣的辰光，这个做庄的熊驴和这间场子的主儿，还不知道在那里捏屎团子哩，姑奶奶一本正经，规规矩矩的上场，他们居然耍起手法来啦？赌赢赌输不赌赖，开场子就得讲求光明磊落，踏实不虚，净晓得朝里刮，一旦输了几文就急眼捣鬼，算是那门子人物？开赌场的是金子

银子作本钱，莫非我们来赌的就是用冥纸扎的假货？”

一番话虽是又粗又泼，但却句句着力，因而便引起了那干赌客的共鸣，听吧，怒吼厉喝就像一锅沸粥似的翻腾起来：“姓熊的，这是什么赌场，玩假的骗人！”

“还他妈挂的真赌实赢的金字招牌呢？原来骨子里仍有花样！”

“这间赌场开了两年，老子就来了一年半，想想看，这一年半的时间里被他们用诈术骗了多少血本去啊！”

“砸了他妈的！”

“好，转了再说。”

“先翻台子再揍活人！”

“妈的，把老本弄回来再说！”

群情愤激，咩叫鼓噪，就在将发欲发的当口，一声霹雳般的暴吼已突然震耳落尘的掩盖了全场：“谁也不要轻举妄动，那一个想趁火打劫，混水摸鱼，那一个就先倒霉，大家先稳住了，我们会对付领头的人！”

另一个沙哑哑的嗓门带着一股僵硬的腔调跟着响起：“各位老主顾，老朋友，都别傻，那娘们定是受人指使，存心来此找碴生非的，你们别跟着起哄，否则一旦闹翻了堂，刀枪无眼，镖矢横飞，试问那娘们还护得住列位否？”

大家的目光回转，赫然发现在大厅的四周及门前梯口，已布满了刀枪出鞘，张弓搭箭的黑衣大汉们，这些黑衣煞手一个个目露凶先，杀气腾腾，明摆明显是一副将要大开杀戒的架势！

于是，这些赌客们刚刚才被激起的一股愤慨心火，就像被一盆冷水浇得烟灭全无了，非但再也心惊胆颤的闹不起来，每个人连骨缝子都寒透了，人人神气萎缩，噤若寒蝉，莫说再要砸场子揍人，就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本来嘛！他们全是来此寻欢作乐的，其中没有几个挺得起脊梁的硬角色，又缺少视死如归的真英雄，只不过都是些找刺激，爱享受的俗商贾，青皮无赖，叫他们为了这点事情去拚命，别说压根办不到，办得到他们也不肯去办，赌钱赖出生死来，上算么？

那声如旱雷的仁兄便站在厅门旁边，他是个五短身材，头大如斗的长相，一脸的横肉，凶相毕露，这时，他咯咯怪笑，得意洋洋的道：“很好，看情形各位都还心里有数，看得分明，各位同我们合作，即是保障自己的生命，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本场子上下，一向待客如待衣食父母；殷勤侍候，无微不至，这点小小的误会本场子自会圆满解决，与各位无干，并且也决不会牵连各位，今晚的意外，实在非常遗憾，我们谨向各位敬致歉意，尚容日后一一踵府请罪。”

那嗓口沙哑，音调僵硬的人物，却有一副牛高马大的骨架，这人满头乱发，于思两颊，生就一双蛇眼，模样阴鸷得很，他靠在厅门的这一边，阴沉沉的道：“今晚的节目到此为止，不论输赢，我们过时再与各位贵客结算，现在请各位收拾好自己的银钱，鱼贯出门，外头已经备妥车轿马匹，有代步的请即自便，其他客人我们负责直送回府，扫各位的兴，情非得已；这个女人如何来踢场子我碴的内幕阴谋，待我们查明之后，必连其主使人一并公告各位，好让各位判个是非曲直。”

这种场面，当然是继续不下去了，一干赌客们怀着满心的惊疑，惴惴不安的开始离去，他们有的在窃窃私议，有的尚向冷凝绮投去悲悯又惋惜的

一瞥，有的却连头都不敢转动一下，就这样，一窝子人夹杂着那些娼妇相公，很快的便走了一个空！

方才尚热闹非凡的大厅，这时却显得异样的空洞冷清，灯光耀眼，映照着厅里一片零乱，一片单调，也一片森寒。

冷凝绮站在椅子上，唇角带着一抹冷冷的笑，双眸如波，盈盈闪动，她的表情镇定自然，丝毫惶恐不安的样子也没有！

那五短身材的大脑袋正待示意关上厅门，目光瞥处，却赫然发觉尚有一人没有离去，那人侧身坐在一张牌九台子边，双手支颐，像是极有兴趣的在研究面前的一付牌。

紫色的束发飘带，紫色的衣袍，紫色的靴，配衬着的却是一张童稚淳厚的面庞——燕铁衣。

燕铁衣很专心在揣摩着面前的这付牌，他看上去模样纯真又有趣，仿佛一个半大孩子在研究一件他从来也没玩过的玩具一样，充满了一种迷惑，好奇，又迟疑的形态……

怔了怔，那大脑袋猛的大喝：“喂，小家伙，你还不赶紧离开，却在这里发的那门子楞？”

燕铁衣像是被那付牌迷住了心神一样，恍若未闻，连视线都没移一下。

大脑袋勃然大怒，叱叫道：“兀那小王八蛋你聋了？老子和你说话你没听见？”

表情有些愕然的转过脸来，燕铁衣迷惘的道：“你是在叫我？”

大脑袋凶狠的吼道：“妈的，你装什么迷糊？快给我滚，别在这里碍老子的眼！”

指指自己鼻尖，燕铁衣似是不解的道：“你叫我滚？”

神色一沉，大脑袋暴烈的道：“怎么着？不想走么？打算在这里捡什么便宜？”

燕铁衣模样有些腼腆，他呐呐的道：“这位大哥我不能走……”

大脑袋厉声道：“什么意思？”

怯怯的一笑，燕铁衣指了指站在椅子上的冷凝绮：“那是我媳妇，她还没走，我又怎么走法？”

楞了一下，大脑袋突然狰狞的笑了起来：“好小子，假痴假呆，原来却是一路的货色！”

我就叫你这两个狗男女做一对同命鸳鸯，一起上阎王老爷面前应卯！”

满头乱发的大个子冷冷的道：“早就看出这小子不对路，果然是那女人的搭挡，不错，一个明着上线开扒，一个暗里打接应，可是配合得够严紧！”

大脑袋一挥手，叱道：“关门！”

“吱——碰”厅门关上了，敢情也是生铁铸的！这家赌场不似赌场，倒像是座铜墙铁壁的城堡了！

燕铁衣坐在那里，看上去似是有点不安：“你们呢，你们想干什么？”

大脑袋邪笑道：“干什么？别他妈装佯了，小王八蛋，你这一对狗男女胆大包天，居然到我们这里来惹事生非，踹我们场子，伤我们兄弟，存心是想砸我们买卖，刷我们脸面，现在就叫你们试试看，刘三爷的场子是容易叫人踹得的？”

蛇眼大汉阴沉的道：“过界捞也有过界捞的规架，凑合着能罢手就罢手，你们显然也是这一行中的同道，理该知道忌惮，那有搬石头砸自己脚背

的道理？刮油水竟刮到一块肉上来，讲得过去么？大家全是吃的一碗饭，你们这样胡搅就是不让人家活下去，混世面难道是你们这样混法的？”

燕铁衣还没回答，冷凝绮已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她扬着眉儿，冷削的道：“论到要教训人，你还差了十万八千里，什么东西？人形尚未长得周全，就摆起行家姿态来了？你懂你娘个狗屁！”

蛇眼大汉双目怒张，粗暴的道：“我再叫你这婊子嘴巴不乾淨！”

“呸”了一声，冷凝绮不屑的道：“得了，你这一套能吓唬谁？想叱呼给谁看？就凭你这种角色，替姑奶奶洗脚都嫌手粗，还似个人样的在这里充人熊呢？别丢你祖宗十八代加上刘大麻子的祖宗十八代的人了！”

大脑袋怒喝：“住口！你敢辱骂我们三爷。”

吃吃一笑，冷凝绮道：“刘大麻子和你们是一样的货，女人裤裆底下踏钻进钻出的绿头龟孙活王八！”

满脸涨红，大脑袋愤怒至极的厉吼：“臭婆娘，你是活腻了！”

冷凝绮一摔头，道：“省着点吧，你们差得远，姑奶奶混世面的辰光，你们还在师娘怀里撒娇耍赖呢！那见过江湖边上的三点来了？”

大脑袋气得暴跳如雷：“好婊子，好贱人，你和这龟公，今天不叫你们横着出门，我就不姓耿！”

皱皱眉，冷凝绮道：“原来你姓耿，不姓魏也不姓李，脸上没有雨打沙坑的麻点子，自然也不会姓刘了，那么，你们的正主儿呢？缩到那个老鼠洞去啦？”

咬牙切齿，大脑袋的样子像要吃人：“用不着巴结我们三爷同魏七哥、李二哥了，就凭你们这两块料还不配和他们照面，老子们就一样送你们两个的终！”

媚眼如丝，冷凝绮道：“来，乖儿，你只要上来一掂份量，就会知道你娘有多大个道行，便打不出你的屎尿来，也包管叫你满地找牙！”

狂吼一声，大脑袋怪叫：“污言秽语，大言不惭的臭婊子，看我活劈了你！”

就在大脑袋要往上冲扑的一刹那，楼梯上，突然传来一个尖尖细细的嗓音：“耿大头，慢着。”

大脑袋的势子马上收回，他半转身，气吼吼的喊道：“魏老大，约莫你也都听见，都看见了，这个骚浪货简直是目中无人，胆大包天，满口的胡说八道加上满口的荤腥，竟然连三爷同你全不放在眼里，到我们场子来动手脚搅冤枉不说，更坏了我们生意，砸了我们台盘又伤了我们的人，这一阵子，业已是折了五员啦。”

冷凝绮“扑嗤”一笑，揶揄的道：“怎么着？告御状么？倒是那‘儿皇上’露露脸，让我们夫妻瞻仰瞻仰呀！”

这一声出自她口里的“夫妻”，特别的带着那股子柔情蜜意的甜腻真挚，倒像是实实在在的“夫妻”了；燕铁衣起先这样说的原因，只是为了等歌动手有个立场，找得着藉口，不想冷凝绮却过起“乾瘾”来了！

这时，楼梯上端发出几声似是元气不足的冷笑，却连一点声息也没有，便走下一个人来，不像是“飘”下一个人来；那个人瘦瘦小小的，乾乾巴巴的，梳理得相当整齐，就是个头太小，肤色太过苍白，连那张细窄脸孔也只及寻常人的一大半，总之这位朋友的一切都显得细小，像只要搓揉一把就藏在衣袖里了。

冷凝绮上上下下打量了对方一阵，她抿抿唇儿，似笑非笑的道：“乖乖，这是那儿来的‘人王’？说是个孩儿吧，偏生得老气，说是个侏儒吧，却又高了几分，嗯，是了，倒有点像只‘小蚤儿’。”

第八十七章 雌雄会 轮剑争辉

那位“小蚤儿”却一点也不生气，他眉深眼细的笑了笑，生怕惊吓着对方一样，轻声轻气的道：“这位姑娘贵姓芳名呀？”

冷凝绮也嗲着声道：“敢情想拉近亲，盘根源？”

笑笑，那人道：“我是‘小蚤儿’魏角，姑娘约莫已经知道了，这间场子呢，我凑合着挂个总管之名，帮着我们三爷在这里照应，杂木树的果大，上不了大台盘，在这里混碗饭吃，没什么本事，只靠南来北往的同道多捧场，多栽培……”

冷凝绮一笑道：“说得好听，不晓得是不是只在应付场面，打过门儿？”

魏角拱拱手，道：“全是实话，姑娘。”

冷凝绮俏生生的道：“那么，我就谢啦，我赢的钱，这就带走，你们不生是非，我怎好意思挑剔？”

魏角不紧不慢的道：“别急，姑娘，总会让你去的，却不是这么个走法。”

大框儿套着小框儿，画“话”里有画“话”，冷凝绮何尝听不出来？她吃吃笑了，道：“怎么个走法呢？小蚤儿，你抗着我们出去，或是驼着我们出去呀？”

小而窄的面孔上浮漾着一抹说不出的冷硬味道，但魏角却明明是在笑，只是，他那种笑，半点笑味也不带，叫人心紧得厉害；他道：“眼前这么说，姑娘，稍稍言重了点，我们虽是在江湖中打滚的混混儿，但却开着场子作买卖，这个做买卖么，首先讲求的便是顾客至上，和气生财，不到迫不得已，还是文静些好，动刀动枪的玩意，不适宜，唔，不适宜。”

说的话是软中泛硬，一松一紧，口气温和，但却带着锥刺，他是慢慢的，不着痕迹的把圈子缩小，套向主题了。

冷凝绮早就没打算善了，所以根本也不在乎，她依然倩笑如花般道：“小蚤儿，你可真客气，我想问问，眼前，你们的境况是不是已到了‘逼不得已’的节骨眼啦？”

这位“血蒙妩媚”，言谈之间，更是老练而且辣，一针就见了血。

魏角轻轻一拂衣袖，他一定认为这个动作很潇洒，因为他的模样便露出了那种“飘逸自赏”的意味，他笑哈哈的道：“这，姑娘，就得看你啦。”

冷凝绮装作愕然的道：“看我，看我什么呀？”

魏角道：“看你怎么向我们做个交代。”

摇摇头，冷凝绮道：“这话我就不懂了，小蚤儿，我向你们交代什么呢？”

魏角平心静气的道：“都是在世面上混的，姑娘，看情形你更是老江湖了，比我们更且老到得多，何必装迷糊？该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你说吧。”

“哦”了一声，冷凝绮道：“原来你是指的这个，我说小蚤儿，这还不容易？咱们两下请便，我带我赢的赌资走路，当然也带着我老公一起，你

们清扫清扫场子，该埋的埋，该葬的葬，备几口薄皮棺材也就是了，我赢的这几个钱，在你们这样的大老倌来说，想也不会心疼到耍赖使横的地步吧？各位唯一的麻烦，就是如何去向那些老主顾解释今晚这场‘误会’的起源了，好在各位能说善道，会吹会拍更会骗，料亦无甚难处，这不关我的事，就此道声后会有期，不就一切功德圆满了？”

那憋在一边的大脑袋，蓦地大吼：“妈的，你是在做梦，把我们看成些什么瘟生，就这么容易打发消遣！”

嘿嘿笑了，魏角摆摆手压制住他的伙计，阴阳怪气的道：“姑娘，我呢，是以一番诚意相待，要求合情合理的解决问题，像你这样指东打西，云山雾掩的胡来一气，未免就不上道了。”

冷凝绮微笑着道：“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个样子，小蚤儿，你告诉我，该怎么来解决这个所谓的‘问题’呢？”

魏角淡淡的道：“姑娘既是同道中人，便该明白道上的规榘，同行不吃同行，这是一戒，捞偏门不能捞过地盘，又是一戒，光棍不挡财路，亦是一戒，这三戒你可全犯了，另外，你更有三非，砸人场合，踢人台盘，一非，恣意杀人，罔顾仁义，一非，而诬蔑毁谤，损人名声，又为一非；姑娘，三戒三非，你就这么轻描淡写一笔勾消？天下，只怕没这么好说话的道理吧？”

冷凝绮尖锐的道：“小蚤儿，你不怕脸红，个头不大是不大，你却也是个成人的人了吧？居然讲出这样幼稚荒唐的孩儿话来，简直令我惊异；谁和你们是同行？我脑门上刻着靠赌吃饭或许场开盘的字样么？姑奶奶一不使诈，二不做假，凭的真本事，好运气，以黄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做赌本，这算是‘捞偏门’么？难道说你们开赌场不是招徕似我这样的主顾？而只准人输，不准人赢？赢了钱的就非得被扣上一顶‘捞偏门’的帽子不可？这样一来，你们怕不是在开赌场，仍是开金山了；娘的，输打赢要，棒老二也没得你们这么狠，还得替肥羊留下一张皮哩，你们就连肉带骨全吃，渣子也不吐一丁点？姑奶奶用钱财赌钱财，公平交易，赢了拿走，输了倾净，如果说这叫‘挡财路’，你们刮尽人家油水，又算是什么？这三戒出自你口，就会成放屁了！”

不待对方回答，她又凶悍的道：“那所谓‘三非’，我更不知‘非’在那里；其一，你们不在台面上搞鬼使诈，我怎么会砸你们场子，踢你们台盘？其二，你们那些爪牙喽罗若不向我动手逞强，我又怎会加以宰杀？其三，你们既然蛮不讲理，逞强道霸，我不骂你们山门却还客气个卵？”

魏角一时语窒，他冷笑一声，萧煞的道：“你倒是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可惜，今天这场合，却不是光卖嘴皮子就能交待过去的！”

格格一笑，冷凝绮道：“小蚤儿，打开天窗，把那亮话明说了吧；你们见姑奶奶手气好，赢多了，心里不甘，口里不服，先想动手脚捞本，不成之后又待用强胁迫，再栽了筋斗便打算来个硬吃狠夺，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什么戒，什么非，什么道理，什么规榘，全是藉口，全是放些浑屁！”

魏角阴阳怪气的笑笑，道：“你真爽快，姑娘，真爽快。”

冷凝绮冷硬的道：“姑奶奶怕你们输了钱不说，连人也要输罗。”

魏角不温不火的道：“会是这样么？姑娘。”

双手叉腰，冷凝绮狠辣的道：“很好，打一进门开始，我就没安着心闲闲散散的走出去，小蚤儿，你不是说明下面的场合不能用嘴皮子交待过去么？你们有什么法宝，不妨尽可祭起来，看姑奶奶能否过关斩将，砸你们一个人

仰马翻！”

点点头，魏角道：“你这就算要划出道了？”

冷凝绮哼了哼，道：“不错。”

魏角又一拂衣袖，歪着头道：“看情形，你似乎有所倚仗？”

冷凝绮刻薄的道：“有——看着你们一个个软乎乎的好吃！”

坐在牌九桌边的燕铁衣笑着接口道：“还有我，我总不能不帮着我老婆，是不是？”

轻蔑的看了燕铁衣一眼，魏角皮笑肉不动的道：“小老弟，只怕你这艳福享不长了；一个男子汉，却跟着老婆屁股后面转，给老婆提鞋吃灰，委实不见出息！”

燕铁衣笑道：“夫妻嘛，分什么大小主从？恩恩爱爱就是好，你替刘大麻子当爪牙，做狗腿子，也不见得比我强到那里去，对不对呀？”

第一次脸色泛起了怒意，魏角冷冷的道：“小老弟，嘴巴不要这么损，否则，你会后悔不及？”

燕铁衣毫不在乎的道：“是你先开始胡说八道刺弄我的，难道说，只准你刻薄，不准我还嘴？小蚕儿，你生得可没我浑家漂亮，我犯得上巴结你？”

魏角注视着燕铁衣，目光有如毒蛇的舌信，片歇后，他吃吃而笑：“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两口子可是一个比一个来得尖酸，一个比一个要阴损，好，既然是讲开了，彼此也用不着顾忌什么，保留什么了！”

燕铁衣道：“你原也没准备顾虑什么，保留什么，打一起头，你已经决定了要怎么办，而你的决定一直便没更改过，所以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或许是想摆出姿态不落人口实，或者，压根就是你一向的罗嗦毛病使然！”

那耿大头暴叱道：“老大，容我先宰了这小兔崽子！”

燕铁衣笑笑，道：“看我生嫩比较适口！”

魏角冷冷的道：“别急，大头，别急，这两位贤伉俪，今天是一个也别想出去！”

甩了甩那美丽的棕红色秀发，冷凝绮悠闲自在的道：“我老公是平和人，不喜滋事生非，你们有什么把戏，尽可冲着我耍，欺负他，可算不上什么英雄好汉。”

魏角目光一闪，道：“平和人？姑娘，别客气了，二位是好搭档，一个似狼，一个如虎，只怕令当家的那股子刁钻，不在你之下呢？”

冷凝绮挑着眉道：“我们如果是‘刁钻’，小蚕儿，你们就得背上‘龌龊’那两个字了。”

瘦瘦窄窄的脸膛上毫无表情，魏角十分平缓的道：“我们不要谩骂，这无助于目前形势的转变，它该会是怎么个结果，仍会是怎么个结果，我们不是比嘴皮子来的！”

冷凝绮夷然不惧的道：“当然，小蚕儿，随你想怎么办都可以，你拿得出，我们接得下，赤脚的还会怕你们穿鞋的，笑话！”

魏角阴沉的笑，道：“我给你们两条路走。”

一扬头，冷凝绮道：“说吧。”

眯着一双细小的眼睛，魏角道：“一条路，你们两口子一个斩断左手右足，一个斩断右手左足，放下所有的赌金——你们的和我们的——然后走路，另一条路，你们两个便全死在这里！”

冷凝绮格格笑了，笑得有如花枝乱颤：“你是晕头了抑是吃错了药？我

的小蚤儿，亏你怎么讲得出这样的混话来，你们家三爷调教你这么多年头，就把你调教成了这么块料？你好呆呀，小蚤儿，又楞得叫人害怕。”

魏角冷着脸道：“是么？我倒并不认为如此。”

冷凝绮仍然掩着小嘴笑：“是个人样的人，就该四肢齐全不是？那有缺胳膊少腿的？是个正常的人，就不该糊涂到让别人或自己砍掉手腿，那样做便不疯也叫疯了；再则，身上少了点什么东西，多不方便？更不上看，活着也没劲头了，而别说我们赢的钱，就连我们夫妻这点底细你们居然也要留下？我夫妻一旦破产，活也不如其死，所以，这第一条路，很抱歉我们想走亦走不通啊。”

魏角慢慢的道：“这样说，你两口子是全想在这里挺尸了？”

冷凝绮无可奈何的道：“如果依你第一条路去走，小蚤儿，还不如在这里挺尸的好，乾脆俐落的死，总要比痛苦的生受那活罪要强。”

燕铁衣舐舐嘴唇，道：“问问他，就算我们选那第二条路，他们用什么法子叫我夫妻挺尸呀？”

点点头，冷凝绮道：“不错，小蚤儿，我们走第二条路，问题是，列位却怎生叫我们死在这里？我想，诸君该不会希望我两口子自杀或对杀吧？”

魏角的脸色极其阴鸷森酷，有一股逼人的寒慑气息，他语调僵冷的道：“二位放心，既然二位是选的这第二条路，如何送二位上道，不劳费神思量，这就是我们的事了，总不会令二位失望的！”

冷凝绮平静的道：“我们等着了。”

燕铁衣也道：“而且迫不及待。”

魏角退后一步，语声半点平仄不带：“好吧，哥儿们，有谁上来侍候我们这一对好朋友呀？”

“呀”字还在他舌尖上跳跃，这位“小蚤儿”的动作却快得像一抹闪电，暴起凌空，寒流如矢，以那样惊人的速度飞刺冷凝绮。

他使的是一柄又薄又窄，锋利无匹的缅甸刀！

同一时间，那大脑袋也扑向了燕铁衣，手上一对“流星锤”近距离突出狠砸！

冷凝绮早防着了，她素来是阴着伤人，怎么不防着人家也阴着伤她？“小蚤儿”身形才动，她的左臂业已猝挥，黑网卷翻，“扑嗤”一声已绞住了对方射戮而来的缅甸刀，她右手伸缩，“鱼肠短剑”连连突刺，猛一下便把魏角逼了出去！

比冷凝绮更快，燕铁衣身形都没挪动半分，大脑袋的一对“流星锤”甫掠，他右手一抬，“太阿剑”暴闪，“当当”两响串成一响，两枚“流星锤”已撞缠在一起，而大脑袋的意念尚未转动过来，燕铁衣的“照日短剑”业已洒起一溜鲜血还鞘，削掉了这大脑袋的左手五只指头！

燕铁衣坐在原位，好像没事人似的看着魏角狼狈倒翻，而此刻，那大脑袋方才石破天惊的号叫出声！

围侍四周，欲动未动的其他那些黑衣汉子，一刹那间全目瞪口呆的惊愣住了

这算什么场面？这又算那一种格斗？刘三爷手下的一等好手，竟然连一个回合都挡不下来就败了阵？

更惊恐的还是“小蚤儿”魏角，他自来少逢敌手，更少栽过筋斗，他做梦也想不到对方竟高强到这等地步，高强到他一出招就被弄了个灰头土

脸！

等他发觉了大脑袋的情状，那股子震惊惶悚的反应就更剧烈了，老天爷，这一位的本事更厉害到出乎他的意外！

嘴里“嘖”了两声，冷凝绮轻蔑的道：“好家伙，魏‘总管’，就凭你们这两手，就想要我夫妻两在这里‘挺尸’呀？你们这几下子用来抓阴沟里的老鼠都不成，却也似模似样的要摆弄‘人’？真是贻笑大方，滑天下之大稽！”

燕铁衣双手支颌，叹了口气：“‘小蚤儿’的脸色不怎么好看，一定是他平常没吃过这种瘪，今天品尝了一下，滋味欠佳，他有点不好消受。”

吃吃一笑，冷凝绮道：“在这种荒乡僻野，不见天光的角隅里，会有什么不得了的人物出现？小蚤儿仁兄乃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本是滥竽充数，但时日一长，他就自以为天下无敌了，其实，在这阴沟似的一条窄道上，吓唬‘庄狍’、‘楞二子’，他那几乎还用得上，真要上大台盘，棉花店失火弹（谈）也甭弹（谈）？”

魏角僵立在丈许之外，细小的面孔上是一阵青，一阵白，冷汗涔涔，身上也在抑止不住的颤抖，一双眼就像毒蛇似的死盯着面前的敌人！

而大脑袋却仍在一面蹦跳，一面痛得直抖手，血水淋漓中，他一张人脸业已扭曲得不像张人脸了，每一跳动，都不由自主的大嚷一声。

摇摇头，燕铁衣道：“这位朋友，你少跳少蹦，多看点多记着点，我们用的，叫做‘武功’，也就是真正的技击之术，杀人的玩意。如果将来要在外面现世，千万要学这一种功夫，却不似你现在的几下子，那，只能叫花拳绣腿，哄孩子玩，或是卖狗皮膏药，差堪能以陪衬。”

大脑袋凸瞪着一双牛珠眼，眼珠上布满了血丝，他咬着一嘴牙，声音是从喉咙管里逼出来的：“小兔崽子……小王八蛋……小龟孙……你不要得意……老子这五只手指头，要你一颗脑袋来顶……老……老子‘一声雷’耿桂……不会白栽这个筋斗！”

燕铁衣指指自己鼻尖，笑道：“天下之大，想要我这颗尊头的人可不知有多少，但是，这些年下来，它却仍然好端端的顶在我脖子上，朋友，这就代表了一个事实——我这颗尊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摘下来的！”

痛得吸了几口气，“一声雷”耿桂大吼一声：“等着瞧！……你等着……瞧！”

温柔的看着燕铁衣，冷凝绮无限情意的叫：“郎君，我们别耗精神和这些二流子生闲气了，你说，我们是要这就离开呢，还是等刘大麻子来了之后一遭收拾了再走？”

不管真假，冷凝绮这一声“郎君”，也叫得燕铁衣混身不自在，更且面庞上火辣辣的泛起红热，他用力挤出一抹笑颜，道：“我看，我们走吧？”

嫣然一笑，冷凝绮道：“不等大麻子了？”

燕铁衣咽了口唾液，道：“上天有好生之德，留着他自己检点，……”

话没说完，“小蚤儿”魏角已突然一挫牙，狼厉的道：“走，朝那里走？我们这是什么地方？岂是这般来去自如的？”

望着对方，冷凝绮似是十分讶异的道：“奇怪，小蚤儿，你火气还不小呢，假使我是你，就乖乖缩着狗头别哼声，免得再一次丢人现眼了，可是，你居然如此‘余勇可嘉’，我不知是赞美你好，还是可怜你好？”

魏角紧绷着面孔，额头两边的“太阳穴”在不住的“突”“突”跳动，

他语声僵硬的道：“胜败是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你们如果认为占了上风之后就可以慑伏我们，那就是一桩天大的错误了，我们可能技逊一筹，但是，我们的骨气却不输于任何人！”

燕铁衣道：“有志气，有胆识！”

一撇唇角，冷凝绮鄙夷的道：“败军之将，何足言勇？”

魏角冷森的道：“不信，你们试试看！”

冷凝绮尖声笑道：“可吓坏我了，小蚤儿！”

面孔铁青，魏角怨毒的道：“用不着来这一套，至少，你也吓不了我！”

就在这时，大厅紧闭的铁门，忽然启开，七八个神形骠悍的大汉，簇拥着一个衣履都丽，却模样奇丑极怪的人物走了进来。

这人身材高大，肥壮如牛，一张四方脸黑得透亮，满脸的麻坑又深又宽，层叠累累，宛如是一脸的癞疤；他头上戴了一顶文士巾，紧压着黑浓的倒八眉，一双猪眼泡，宽扁的鼻子几乎占了脸膛的大半位置，把两腮的肥肉都挤紧了，嘴巴又大又阔，且微微突出，有如蛙唇。看起来老是像撮起嘴唇要吹拂什么，或色迷迷的想亲吻什么一样，这付尊容，再配上他那顶宝蓝文士巾，穿着寿字图的宝蓝绸袍，真是奇形怪状，伧俗不堪，又加上土气十足，活脱是山大王戴乌纱帽穿朝服，压根儿就不是那么回事！

不用人指点，这位仁兄，便不是刘大麻子刘大川，也必定不会是第二个人了！

一进门，黑麻子往中间一站，跟随他的七八名大汉立时左右散开，一个个挺胸突肚，双臂环抱，完全一付打手的姿态！

打他们这行人出现开始，大厅四周的黑衣汉子们立时纷纷躬身为礼，状极尊敬，而这些黑衣朋友们虽然未曾三呼万岁，却一个个喜形于色，神气振奋。他们认为，救星业已来了！

此刻，那乱发蛇眼的高大块头赶紧抢前几步，呵腰垂手，诚惶诚恐的道：“三爷，你老可来了，弟子们无能，被这一双狗男女……”

黑麻子刘大川倒八眉一耸，顺手一个大嘴巴子，将那大块头搥了四仰八叉，鼻塌嘴歪，他声如牛喘似的咆哮起来：

“没出息的东西，丢净我的脸面，还到我面前咕噜什么？我刘老三纵横江湖数十年，连个跟踉都未颠过，却叫你们这群不中用的混帐将我半世英名如此糟蹋！”

乱发蛇眼的大汉抹着满嘴的血，半声不敢哼，挣扎着站了起来，战战兢兢的垂手站在一旁，脸上全泛了灰。

“一声雷”耿桂也蹙到侧边垂头站住，噤若寒蝉，故意将那只血淋淋的右手摆在显明的位置，一则是丑表功表示委屈，二则也希望主子看在这只伤手份上，免了他的那一巴掌。

刘大川眼珠子一转，重重一哼，没有说话。

于是，魏角亦轻轻来到刘大川跟前，躬身肃立，却一言不发。

又重重一哼，刘大川的巴掌却未再用。他对魏角似乎特别优渥，特别宠爱，但是，一开口，声音仍是粗浊有气：“栽啦？”

魏角面无表情，脸色青白：“弟子无能。”

刘大川怒道：“连你也罩不住？”

面颊抽搐了一下，魏角语声沙哑：“今晚走了眼，遇着了扎手货！”

刘大川的视线邪恶的投向燕铁衣身上，又转到冷凝绮脸上，他的视线

甫一触及冷凝绮，聊猛的颤动了几次，然后，直楞楞的便像定住了。

这样的情景，与男人在这种情景下的思想念头，冷凝绮可是太熟悉太清楚了，她知道人们的眼神中表示的心意，尤其是，在此等目光下的心意很自然也很熟稔的，冷凝绮跟着抛了个媚眼给刘大川。

不由自主的咧开大嘴，露出来两排三差不齐又黄秽的牙齿，刘大川正想报以微笑，又突然醒悟——他急忙闭上嘴巴，赶紧扮出那付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却暗中“——”的吞了一口口水。

站立在四周的刘大川手下，差不多都知道他们当家的这个“寡人之疾”，有查觉方才情况的，却也只敢放在肚子里啼笑——现在，他们光是笑都已笑不动了。

乾咳一声，刘大川一指燕铁衣：“小蚕儿，可是这个乳臭未乾的毛头小子？”

点点头，魏角道：“是的，还有那个女子！”

刘大川的目光又移了过去，迎接他目光的是冷凝绮那销魂蚀骨的如花媚笑，顿时，这位三爷心神晃荡，昏陶陶的有些迷糊了，魏角见状之下，心里有数，他急忙凑近一步，低促的道：“三爷谨慎，这女人艳如桃李，心如蛇蝎，先前一出手就干掉我们五个人！”

悚然一惊，刘大川疑惑的道：“出手杀了我们五名孩儿的那个女人，就是这一个？”

魏角道：“就是她！”

刘大川喃喃的道：“真叫人不相信，一朵花似的大姑娘，居然也有那么个歹毒法？看她柳腰纤细，不满一握，风都能吹得乱摇摆，那么白嫩的细肉，像豆腐似的一把握得出水来，那张小脸，和画的有什么两样？这么标致的小娘子，美娇娇，竟会动手杀人，而且一杀就是五员？”

魏角低声道：“不错，三爷，看情形她就算再杀五十员，也不会皱皱眉头！”

透了口气，刘大川道：“有这话？”

魏角躬身道：“怎敢相瞒三爷？”

鼻孔像拉风箱一般粗浊的呼吸着，刘大川自言自语的道：“妈的，这事有点透着玄……”

魏角细声道：“弟子想从头再向三爷详禀一番，这个女人和那个小子。”

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刘大川不耐烦的道：“事情经过我已都知道了，他们先前去传警的时候已说得够详细；小蚕儿，这一男一女的身份来历你搞清楚没有？”

神色有些尴尬，魏角道：“他们不肯‘露底’，如今只晓得这一男一女是夫妻！”

大吃一惊，刘大川愕然道：“什么？他们是夫妻？这女人嫁了？嫁给那乳臭未乾的小王八蛋了！”

魏角颌首道：“正是，这女人的丈夫便是那小子。”

猛一咬牙，刘大川恨声道：“真是他妈的混球，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白糟蹋了！”

魏角没有哼声，眼珠子却在碌碌不停的打转。

刘大川又望了望冷凝绮，冷凝绮也依然报以甜蜜的微笑盈盈，这位三爷似乎有些抗拒不住，赶紧移转视线瞪向燕铁衣，而当他的目光对着燕铁衣

的时候，却已变得那样的凶狠贱忍了——有如一头攫取猎物前的黑猩猩！

第八十八章 黑虎心 断肠无影

燕铁衣手指玩弄着两块骨质的牌九，在清脆的碰击声里，他迎着刘大川凶恶的注视，十分尔雅的颌首致意。

刘大川突然暴叱：“站起来，见到我来了你还敢坐着？”

出乎众人意外的是，燕铁衣居然果真应声而起，他垂手呵腰，恭恭敬敬，亲亲热热的喊了一声：“三爷。”

刘大川得意洋洋的环视了他的手下们一眼，又向冷凝绮投去傲然的一瞥，然后，他粗厉又蛮横的道：“你是什么人？那个码头出身？姓甚名谁，受谁指使来此滋事生非？立即给我从实招来，若有半字虚言，必定剥皮抽骨，叫你不得全尸！”

燕铁衣似是有点迷惘的道：“三爷，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说实话，就可保全尸？”

刘大川重重的道：“我正是这个意思。”

燕铁衣像是十分委屈的道：“全尸也不是活人了，三爷，说实话是死，不说实话也是死，这岂非有欠公平！横竖一命不保，我还犯得上泄什么底？”

勃然大怒，刘大川暴烈的道：“乳臭小子，你休要再推托延宕下去，我告诉你，死有时也大不相同，有的死得痛快，有的死得艰难，这痛快与艰难，差别可大，你要放弃这个机会，便后悔莫及了！”

燕铁衣是一付不甘不服的样子，他悻悻的道：“三爷，你这个条件未免太苛，江湖上没这一门规桀，我认为……”

大吼一声，刘大川圆睁双眼，狰狞已极：“你认为！你什么也不能认为，这里还有你拿主意的地方！我是在命令你，那一个同你谈条件来着？江湖上的规桀，呸，什么江湖上的规桀，我说的话就是江湖上的规桀！”

燕铁衣扭着手，苦着脸，好像犹豫不决，又是愤怒，又是畏惧的样子，这时，冷凝绮悄移莲步，款摆生姿的走近，她冲着刘大川嫣然一笑，珠圆玉润，轻启檀口：“我说三爷！”

刘大川形态立变，赶紧打了个哈哈，忙应道：“呃，小娘子，有什么事呀？”

掩嘴倩笑，冷凝绮百媚横生：“三爷，我这郎君年纪轻，世故浅，不会说话，尤其见到像三爷这样名震遐迩，声威盖世的大人物，就更惊慌失态，不知所措了，还要请三爷多担待，多包涵。”

呵呵大笑，刘大川咧着嘴巴道：“客气客气，好说好说。”

魏角一看苗头不对，他立即凑上去压低嗓门向刘大川提出警告：“三爷，三爷，千万要小心这只狐狸，她表面风骚冶艳，烟视媚行，骨子里却狠毒阴损得紧，杀人残命于言笑之间，心黑手辣，切切不能稍有疏忽！”

刘大川横了魏角一眼，意思叫他不要在这时多说话。

魏角心里急，明明知道他主子的心意，却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他仍然低促的道：“只是先前，她还口出恶言，一再诋毁三爷，蔑视弟子，而这女

人手段厉害，艺业精湛，态度举止随时变化，令人莫测虚实，不知高深，防不胜防，我们的五个兄弟全是丧在她的手里，一名‘师傅’至今还被‘定’在当堂，总之，从头到尾就是这女人在搞鬼，使坏，耍奸玩邪，出面的是她，下手的是她，架梁的也是她，蛇极其心，芙蓉其面，刁泼凶悍无以复加，三爷，你大意不得……”

鼻孔中发出重重的一哼，刘大川不快的道：“小蚤儿，你咕噜的还没有个完？我是干什么吃的！凭我的经验阅历，莫非还不能认人辨事，倒要你来指点我了？妈的，我在道上玩命的辰光，你尚在穿开裆裤呢！”

眼皮跳动了几下，魏角沉沉的道：“弟子是一番孝心，弟子……”

摆摆手，刘大川气咻咻的道：“行了，不用再罗嗦啦，疑神疑鬼，危言耸听，简直是扫我的兴头，小蚤儿，你招子放亮点，就凭她这么一个一把可以捏出水来的小蜜桃，还能霸道到什么地步？那些叫她放倒的小角色又岂能同我比？再说，我也没有怎么样呀，只是和她说了几句话而已，你穷紧张个啥劲？”

苦笑一声，魏角不敢再多说什么，唯唯喏喏的退后两步。当然他明白刘大川的想法，现在刘大川果是未曾“怎么样”，但刘大川的魂儿已准备飘向巫山云里，心中也早就打着软玉温香抱满怀的主意了，只是，时辰尚未到罢了。

冷凝绮察言观色，暗中冷笑，她却故意继续卖俏：“三爷呀，今晚上我夫妻开罪三爷手下这些位‘人王’其实却也不是我们的错，主要全在他们首先挑衅启端，仗恃着你三爷的名头，仗恃着他们人多，想欺压我夫妻孤单，三爷，你可得明镜高悬，明查秋毫，不能冤枉我们夫妻啊！”

老牛喘气似的呵呵笑了，刘大川眯起那双猪泡眼道：“当然当然，呵呵呵，我这个人从来不恃强欺人，最是讲理不过，何况，对这样一位美若天仙的小娇娘，你会发觉，我就更是讲理了，呵呵呵……”

冷凝绮妩媚的道：“那么，三爷，多谢啦，我夫妻可以走了吗？”

窒了窒，刘大川有些尴尬的道：“走，呃，呵呵，走是当然可以走，不过，稍微慢一点，得稍微慢一点，你知道，我这人虽然讲理，可也不能太偏袒是不！目前，你总有小纰漏出在这里，多少要有点交待，如果就这么让你走了，我对我的孩儿们就说不过去啦，所以，小娘子，得谅解我的苦衷才是。”

这位“三爷”的话里，业已非常明显的透露了他的企图，他只对着冷凝绮说话，而且称谓上只用“你”，不用“你们”，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了。他对冷凝绮另有打算，却压根儿就没想将冷凝绮的“夫君”一起放走！

脸色微现凄怨，冷凝绮幽幽的道：“三爷，我夫妻两人到你的场子来赌钱，运气好，赢了几文，但你手下护场子的人就红了眼，先是暗里搞鬼弄手脚，被我查觉予以阻止，他们跟着就一拥而上，想打烂仗，我夫妻要自卫，只有反抗，在这种情形下，刀枪无眼，便有了伤亡，可是，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总不能伸长脖子挨刀，对不？再说，动手之前我们讲尽了好话，你手下的伙计们就是半步不让，硬要逼死我们才甘心……”

一边，魏角愤怒的道：“胡说八道，这全是一面之词，三爷！”

刘大川瞪了魏角一眼，道：“什么情形我全知道，你不必插嘴，在我眼皮子底下的事还能瞒得过我？这里由我作主，你们乖乖的给我站着听令就行！”

碰了一鼻子灰的魏角不禁气得脸孔泛青，但在这种光景下，他也只好

闷不哼声，强忍着一肚皮怒火委屈把牙咬紧。

故作沉吟之状，刘大川像是十分为难的道：“小娘子，按说呢，你闯下的祸可算不小，我有心想排解，可确实难以下手，不能为了你而委屈我的手下，我往后还得带人……这，唉，难了……”

冷凝绮急切的道：“三爷，你可得主持公道，帮帮我夫妻的忙呀！”

叹了口气，刘大川以一付悲天悯人的表情环顾四周，似乎极端勉强的道：“这样吧，小娘子，你那老公，先跟他们出去一下，这么呢，由你独自同我谈谈斤两，把是非说清楚，我尽量在其中找出理由来化解此事，说不定，仍有转圜的希望，你知道我这样做乃是非常为难的，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换了别人，我决没有这么好说话，好商量的！”

看在冷凝绮什么面子上？冷凝绮明白得很，说穿了，“色”字一个而已！

刘大川打的主意是非常歹毒的，中意的女人有了“丈夫”，总是一桩不愉快的事，他当然要首先拨除这眼中之钉，他要先把冷凝绮的“夫君”弄到外面解决掉，然后，只剩下冷凝绮孤伶伶的一个女人，他还在乎什么？管它是非曲直，届时色也要，财也要，一股怨气也就因此消除了！

但是，他却并不明白眼前的这对“夫妻”的功力高强到什么程度，他得到场子中的手下前往传报警讯之际，是在冷凝绮揭破骗局，出手对付那几名子角色的时候，而燕铁衣，冷凝绮击败魏角与耿桂的那一场格斗实情他却不晓得。前去传报的人也没看见，自亦形容不出，在刘大川的想法，以他手下近十名狠角色，再加上百余名爪牙，怎么说也可以把燕铁衣放倒了，就算冷凝绮再是难缠，在他认为，凭了他这几下子，收拾她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他盘算半天，对自己的策略颇为满意，他确定这是条“一石两鸟”的上上之计！

一个人不能犯了主观太强的毛病，更不能有着自以为是的心理，尤其不该受了某种欲念的作祟而影响对事物的偏颇判断，这些，刘大川全犯了，而他最大的错误，却在于不知道他要拨除的“眼中钉”到底是谁！

燕铁衣曾经过多大的风浪，见过多大的阵仗？又在生死线上打了多少年的滚？他会尽了天底下形形色色的人，阅历过无数千奇百怪的事，这些，便累积成经验，凝练成世故，形成了敏锐的观察力与渗透力，他反应快捷，思维灵敏深入，而且，有独到的见解和周密的量度，因此，刘大川的企图怎能瞒得过他，又怎能将他眩惑？

同样的，冷凝绮也是历尽沧桑，饱经世故，对人心人性有着深刻剖析的过来人，像这样的事，这样的情景，她经得大多了，她几乎和燕铁衣在同时便明了了对方的用意，这样的心思在她来说，已是太不新鲜了。

可是，表面上她仍然显示着忐忑不安：“三爷，这，不大好吧？”

刘大川睁大了眼，道：“有什么不好的？”

冷凝绮似是颇为忧虑：“我们夫妻连心连体，无事不可相共，三爷，一起在这儿把话谈明白不好吗？为什么非要叫他出去不可呢？而且，有些问题，我也总要和他商议商议……”

一句“连心连体”，说得刘大川没来由的醋气冲天，恶生胆边，于是，也越发加强了他除去燕铁衣的决心！他语气变得生硬了：“小娘子，你那老公是个乳臭未乾的浑小子，根本不知人情事理，我和他有什么好谈的？再说，我看他不顺眼，同你颇为投缘，看情形，你们两个人又是你作主的成份多，当然和你商议，他若在一边，万一楞头楞脑的冲出什么馊主意来砸了锅，就

像先前那样，这个后果，可就难说了！”

冷凝绮迟疑着，呐呐的道：“但……但他不在我身边，我……我……”

神色一寒，刘大川狞厉的道：“小娘子，这样做可是我给你机会，是在包涵你，替你留生路，找台阶下，可不要不知好歹，如果不愿意，行，大家便抡开来看！”

燕铁衣忙道：“那……我就先离开一会吧，浑家，你同他谈……”

冷凝绮望着燕铁衣，眼波闪动：“郎君，你愿意出去？”

点点头，燕铁衣一付委曲求全的模样：“为了我们两人的性命，为了善了此事，我也只有暂时走开了，我相信三爷会网开一面，恕宥我们的，浑家，你得多求着点……”

桀桀怪笑，刘大川狂态毕露的道：“浑小子，这么半天，你才算讲了一句人讲的话，放下你那颗心吧，有你老婆在此，我总会多少设法开脱你们，成全你们的。”

冷凝绮双手捧在胸口，状似祈求：“三爷，三爷啊，你可不能……不能让他们侵害他……”

一抹狠酷的神色掠过刘大川的双眼，他却豁然笑道：“笑话，我刘三爷一言九鼎，岂会说话不算，耍这种不上道的手段？你也放心，小娘子，我们好好谈个清楚，皆大欢喜，我包管还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小老公！”

咬咬牙，冷凝绮似是难舍难分的颤着声道：“郎君，那就依了他吧！”

燕铁衣也戚然道：“我出去了，你可要多依着三爷点。”

冷凝绮心中有火，她听得出燕铁衣话中隐带调侃之意，但是，尽管心里火，戏却不能不演下去，又不能表示出来，她仍然柔情似水般道：“就在厅外，可别走远了！”

燕铁衣颌首道：“我明白。”

这时，刘大川移目环视，一边使眼色，一边开始叱喝起来：“李顺，耿桂，锺名坤，你们三个与赵家兄弟，‘河西三友’陪着这小子到外面去，一千孩儿也全部撤出，这里只要小蚤儿陪我就行。”

“小蚤儿”魏角的形色有些犹豫，也有些惶恐，他咬咬牙，又凑到主子身边，声音里透露着掩饰不住的焦急：“三爷，你得再斟酌……”

眼珠子一翻，刘大川冒火了：“什么意思？”

脑门上渗出了冷汗，魏角低促的道：“三爷的心意我明白，怕只怕……他们收拾不了那小子……”

目光转向燕铁衣的面庞，刘大川不禁冷笑，这时的燕铁衣，表情异常逼真，完全是一副无主的彷徨不安的忐忑，以及，瑟缩又茫然的神气。

拉着魏角走向一边，刘大川恶狠狠的道：“小蚤儿，你不要和我捣蛋，我看你今晚上是有点不对头，老是扯我的后腿，与我唱反调，那女人我是要定了，你再少罗嗦，她那小老公，出门之后就会被做掉，你少在这里自己吓唬自己，涣散众心，就凭他那免崽子模样！还能飞上天去？一只指头戳不穿他，一只手也能活活将他捏死，你却是担的那门子心事？”

魏角沙哑的道：“三爷，你没见那小子动手的情形，耿大头的本事不算差了，是我们‘旗盘’里的好手，但只一过招，五只指头就不是他自己的了，大家连那小子使的是什么兵刃都没看清楚……”

刘大川紧绷着一张黑麻脸，火辣的道：“耿桂算什么‘好手’！他那几下子是你们这拨人中最差的一个，而且，他受伤的原因定是轻敌，小蚤儿，

双方交手有时不全靠本领，运气，环境，胆识也都有关系，说不定那小子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赶巧撞对了，你却疑神疑鬼，认为他是个大罗金仙！你也不仔细端详端详他，他像个角色么？呸，胎毛都未褪全！”

面孔青白，魏角呼吸也显得急促了：“话是这样说，但，三爷，内情只怕不这么简单；那小子动手的辰光，快得有如闪电，出手，招式，凌厉飞速，无可比拟，我看他不见得是碰巧了，因为他一直举止从容，神气安详，而且动作俐落，毫无牵强僵硬之处，甚至隐隐然有一种特异的慑人气质……”

刘大川双目怒瞪，逼视着自己这个得意手下，咬着牙道：“小蚤儿，我把你这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混帐砸扁了——他妈的，你可知道你是在‘妖言惑众’？那小子一付心惊胆颤的窝囊相，脸泛黄，眼带泪，模样惊吓恐惶，只差没跪下来求饶，就如同个没娘的孩子一般，他会似你说的这样霸道？简直一派胡言，你是欺我没生这两只招子！”

咽了口唾液，魏角黯然无语，表情绝望又懊丧，就宛如看见了死亡的阴影业已覆头盖脸的罩下来一样，神态凄惶得紧……

刘大川愤恨的又接着道：“就算他有你说的这种本事吧，他能败了耿桂，也能同样败了李顺、锺名坤、赵家兄弟、‘河西三友’，加上近百名儿郎！耿桂是饭桶，莫不成这些人联合起来都是饭桶？”

魏角艰辛的道：“三爷，弟子对你老可是忠心耿耿，可昭日月……弟子全是替三爷你在打算，生怕三爷你着了道吃了亏；这一对夫妇，必有隐情，他们举止诡异，言谈老辣，而且沉着镇定，临危不乱，在在全流露着一股久经风波，惯见场面的雍容气势，三爷，弟子判断，他们必有极大来头，在江湖上也定然都是颇负盛名的人物，他们突然如此神秘出现于此，真正企图如何，实有深入追究的必要！”

冷笑一声，刘大川不屑的道：“看看，小蚤儿，你自家看看，就似这一对男女，会有‘极大来头’，或者‘颇负盛名’？先别说样子不像，我们也是黑道上的老混！什么三头六臂，有名有姓的硬把子，扎手货不认得，不知道？便不见人也听说过呀，内中可有这么两号人物？三爷我眼皮子底下没有欺瞒得住的邪门道，我们吃这碗赌饭，四方杂处，牛鬼蛇神，那一类人又掩隐得住形藏，逃得过我们的眼睛？妈的，我见到的只是这一对男女畏惧恐惶，低三下四的模样，却未曾查觉他们举止有什么诡异，言谈有何处老辣；沉着镇定，临危不乱的气势就更连影子也不见！”

魏角似在呻吟般道：“越是这种会装扮的人，越是难缠……三爷，以他们的武功造诣来说，他们实不须如此故作惊慌怯悸之态，但他们却是这种样子，其中必然有诈，三爷，或是他们有心捉弄我们，轻视我们，或者，他们有意将我们力量分散，以便各个击破，逐一歼灭！”

勃然大怒，刘大川狞厉的道：“放你娘的狗臭屁，分散他两人加以各个击破正是老子的计策，他们却怎生用得上？小蚤儿，你有双人眼，不会看个明白这一对男女可有一丝半点捉弄我们的样子？他们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魏角透了口气，沉痛的道：“三爷，弟子我全是为你老设想……”

刘大川粗暴的道：“得了，我莫非是才出道的雏儿，刚入门的生嫩娃娃！还用得着你来‘耳提面命’‘指点夹磨’？妈的，我在走三江、过五湖当口，你犹在你妈的怀里吃奶呢，充什么熊能？”

魏角连连躬身，艰涩的道：“弟子该死，弟子该死……”

刘大川面色稍微缓和了一点，魏角到底是他的心腹臂助，他也不愿太

给魏角难堪，于是，他拍了拍魏角瘦窄的肩膀，低沉的道：“小蚤儿，你是我的得力孩儿，也是我的左右手，平素我对你怎么样？那一点不好，又那一点不厚？我不要你怎么报答我，只要脚踏实地的替我干事，顺着我的心，我就十分满意了；你知道，三爷我就好眼前这个调调，你就该怎生出主意帮我弄上手，那小娘子一旦上了床，还怕我不重重赏你！别再唠叨了，马上照我的吩咐做，早点完事大伙也早点宽心！”

魏角用手背抹去额头上的汗水，嘶哑的道：“是，三爷！”

又一次得到了刘大川的暗示与魏角的交待，一个圆脸肥胖，模样生得甚是敦厚福泰的人物走出两步，向燕铁衣伸伸手：“我说老弟，走啦！”

燕铁衣艰辛的点点头，拖着脚步，似是有些踉跄不稳的走出厅门之外，于是，除了刘大川与魏角，厅中所有的人们完全迅速撤离；“吱 匡”，生铁铸成的大门业已关紧，并“客拉”一声从外面下了插栓。

第八十九章 刃凝煞 诛丑慑魔

沿着大厅外的甬道朝外走，燕铁衣夹在人群中间的，直叫“前呼后拥”，贸然一看，倒颇有他在“青龙社”堂堂里的魁首威风呢。

其实，他正处在一群刽子手的当中，正面临一场血雨腥风的阴翳之前，这些人个个心怀鬼胎，磨拳擦掌，都准备将他活剥了。

当然，燕铁衣非常清楚，肚里雪亮。

而他也并不是个善人，他早已盘算好，如何收拾这些“不开眼”的跳梁小丑了——他之所以同他们出来，目的便是这个，如同对方的心思一样。

燕铁衣不准备多事杀戮，却也不准备轻饶了他们，他要给这些人一个教训，一个可以反悔反省，却终生不能忘怀的教训。

他希望很快解决眼前的问题，越快越好，因为，他尚须要转回头去接应冷凝绮——大厅内的刘大川与“小蚤儿”魏角，才是正主儿，才是比较难缠的对手。

现在，一行人夹挤着燕铁衣，匆匆来到甬道尽头的前堂，这些人的脸上，个个全展露出那样戏谑、残暴，又幸灾乐祸的表情。

他们以为要杀人了，要活生生，血淋淋的将这个孤单、幼嫩、孩儿脸的半大小子宰割碎剐了：他们要看这一幕野蛮却刺激的好戏上演，他们希望在血与肉的冷酷分裂中求得兽性的满足，因此，他们期待又迫切，脚步也就更快了。

刚刚来到前堂上，前行的数十名黑衣大汉已突然四散分开，后面的人们也一样四散分开，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在包围圈的中间，孤立着燕铁衣，那李顺、耿桂、锤名坤、赵家兄弟、“河西三友”等八个人，则各自分立在此可以交相呼应又有利攻守的适当位置——这种情形，表示他们并不太过轻敌。

燕铁衣有些不知所措的呆立着，他轻声惊窒的道：“你……你们想干什么？”

圆脸肥胖的那人，突然极其怪诞的“啧啧”高声发笑，他这一笑，

整张面容立时失去了原先的敦厚形状，变得有些疯狂，有点奇幻，也有些空茫的模样，那种模样，和个疯子相似！

不用问，燕铁衣马上知道了那人必是“疯癫李”李顺无异，这种形状，正常人那一个扮得出来，装得出来呐呐的，燕铁衣又道：“各位……各位，你们不可以侵害我，你们当家的说过了——”

“疯癫李”李顺尖叫道：“完了，小龟孙，你完蛋了，我们要宰你，要剥你，要剝你，你的命也完了，老婆也完了，什么都完了——”

“一声雷”耿桂也大吼：“浑小子，你削了我的五根指头，如今正是要你用脑袋来抵偿的时候——”

锺名坤 那乱发蛇眼的大个子，也嗔目切齿的咆哮：“老子看你还有几多威风好使？害我挨了当家的一耳光，我就要你这小王八蛋全身透穿刀洞，叫你不得全尸体”

燕铁衣声音发抖 他不知自己的脸色是不是也配合着变得苍白了：“不可以……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我……这是不公平，欠缺道义的……我的妻子还在里面与你们当家的谈判，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不分皂白，下此毒手？”

“一声雷”耿桂大叫着警告：“兄弟们，不要上这小子的当，他故意摆出这付可怜兮兮的姿态来争取同情，其实他的功夫厉害，心性更歹毒得紧，只要稍一疏忽轻敌，即将为他所乘，妈的皮，他完全是在演戏……”

“疯癫李”李顺怪叫：“我就不相信他的功夫有什么大不了，看他那熊样，活脱吓得尿了一裤裆，呵呵呵，就像只受惊的兔子，那种人扮的兔子，呵呵呵……”

那“赵家兄弟”中个子修长，扁宽脸膛的一个，也以不屑的口气道：“耿大头吃了这小子的亏，约莫是吓破胆了，这小子碰巧占了耿大头的便宜，却未必占得了我们哥儿几个的便宜，不信，马上叫他见彩！”

乃弟是个粗横块头，也跟着嚷嚷：“阿哥说得不错，这猴崽子会有什么能耐？一把就掏死他！”

耿桂气急败坏的吼：“赵定，赵亭，你兄弟两个不要瞎乱哄，这小子不是好惹的，他如今的模样乃是有心装幸，想打我们个不措手，他可凶得叫你们想不到……”

燕铁衣赶忙仓惶叫喊：“不要动手呀，我老婆还在里面——”

“疯癫李”怪笑如泣：“你老婆！你老婆早就叫我们三爷骑上去了……”

接着李顺凄怖的笑声里，在燕铁衣背后，一杆中空套连，伸缩如意的“环结枪”来得好快，枪尖倏闪，暴刺燕铁衣脊梁而燕铁衣的动作便像是同那“环结枪”的出手有着连锁反应一样，他的整个身体随着枪尖飞起 宛若是被枪尖的锐风带起来的 紧跟着冷虹耀眼，“环结枪”“当”的一声扬荡而起，光华斜卷，使枪的那名魁梧大汉狂号一声，血喷如雨，五仰八叉的倒摔出去 只剩一根血糊糊的内筋吊着那颗脑袋了。

偷袭的这一个，是“河西三友”中的一位。

在一刹那的震撼与惊窒里，燕铁衣身形暴旋，长短两道芒刺交叉飞掠，“河西三友”剩下的两个，刚刚才伸手拨取兵器，两个人的两条手臂已“呼”“呼”抛上了半空；折断的手臂在空中滴着血水，形状是极其怪异可怖的，又似扭曲，又似弯张，却是那样不自然。

这时，“疯癫李”李顺方才来得及扑上，他的一对大板斧狂挥猛砍，又急又虑，一边口中还发出那种似哭似笑的怪异啸号声，燕铁衣根本不在意，

他凌空连翻十二个筋斗，剑芒流灿如电，仿佛冷雨交织，丝丝飘罩，于是，李顺踉跄歪斜，身上的衣衫碎布，掺合着斑斑血肉溅洒四扬。

霹雳似的咆哮着，耿桂倾力而上，他只得一枚“流星锤”，伸缩飞驰，眨眼间便十七锤分成十七个不同的方向砸往燕铁衣！

燕铁衣旋闪腾回，“照日短剑”蓦然定竖如峰指天，就有那么准法，当“流星锤”的十七团光彩还未消失的一刹那，剑刃已经“仓当当”的绕缠住了“流星锤”的细铁炼，不知是剑缠锤抑是锤缠剑，总之，缠住了。

“赵家兄弟”赵定、赵亭，各执一柄大砍刀，猛虎似的分自左右砍杀过来。

耿桂大吼一声，奋力扯锤。

唇角的笑意才漾，燕铁衣的手腕倏翻，他自己的力量，加上耿桂拖拉的力量，拳大的“流星锤”猝然飞弹，但见黑影如球，“赵家兄弟”中的老大赵定已骤而惨嚎，抛刀抚胸，连连打着旋滚了出去。斜弹出去的铁锤，正好击中赵定的右胸下侧，肋骨折断之外，这一家伙更砸掉他十年的功力。

在星锤幻映的同时，燕铁衣翻腾七次，“太阿剑”剑芒吞吐，有若秋水泓泓，耿桂“嗷”的狂吼，一只右眼眼核业已挑起了好高！

“赵家兄弟”的老二赵亭，也是眼前唯一幸存的“好手”了，他不禁心胆俱裂，魂飞魄散，一面拼命挥舞着大砍刀，一边哭似的尖叫：“上啊，并肩子一起上啊……”

吼喊连声，十几个高头大马的黑衣汉子往前便冲，单刀劈斩，声势倒也不弱。

眼皮子都没撩一下，燕铁衣单膝沾地，“太阿剑”“削”声倒划一圈光弧归鞘，在那座光弧形成的过程中，十几只携着单刀的人手便撞跌成了一片！

正面，又有十多名黑衣大汉悍不畏死的挥刀扑上。

“照日短剑”贴地飞卷。仿佛一张晶莹的光毯舒展扩张，又似水银曳地，于是，又十几只脚也滴溜溜抛窜滚动。

哀号声与悲噪声响成了一片，凄厉而惨烈，人体在翻腾、扑跌、推撞，鲜血成浆，流洒溅染，这付情景，不仅残酷，更是破人心胆！

像一窝老鼠打翻了一锅沸汤，剩下的那些黑衣汉子们狂呼骇叫，纷纷夺路奔逃，丢盔曳甲，掷刀抛枪，刹那间跑了个人影不见。兵败如山倒，可不是？

那赵亭，居然没有开溜，却大吼一声刀若匹练般卷了过来。

燕铁衣懒洋洋的注视着对方的动作招式，蓦而足尖一跳，单刀一把抛起，他的短剑横挥，“仓”一声火星四溅中单刀直飞敌人！

身形猛偏，赵亭的大砍刀由下往上硬崩“仓当当”那柄飞驰而来的单刀便直钉入梁，但是，燕铁衣的短剑也就在此时六次透入了他的双腿，剑剑对穿，一条腿上六个血窟窿。

挣扎着，爬抓着，“疯癫李”混身浴血的往这边移近。他全身上下，至少有几十处剑伤，有的掉肉，有的破皮，有的伤骨，但却要不了命，现在，他真像疯了一样，居然仍图再做一击。

微笑着等待李顺爬近，燕铁衣淡淡的道：“朋友，你还想做什么？”

脸孔歪曲，血污满布，李顺喘息如牛：“好……小子……你……你装……得……真像！”

燕铁衣安详的道：“人生和上台唱戏一个样子，换个角色扮演，也是一

种情趣 不过，我不认为你如此辛苦的爬过来只为了说这么一句话！”

骤然跃身而起，李顺手上紧握着只剩下一柄的板斧，猛砍燕铁衣天灵，同时尖叫：“对了——”

李顺的这一招，好有一比 螳臂挡车。

燕铁衣连剑也懒得用了，他身形不动，右脚尖暴飞而起，“澎”的一声闷响，踢中李顺下颌，把这位“疯癫李”胖大的身子整个踢得倒抛起来，连人带斧，重重仰跌出五步之外

短剑归鞘，燕铁衣搓搓手，悲悯的道：“何苦？”

他转身，发觉“一声雷”耿桂正倚在一间密室的门框边坐着，一手抚着血糊糊的左眼，一边用那只剩下的右眼痛苦的瞪着自己，身子还在不停的，一下又一下的抽搐

点点头，燕铁衣温和的笑道：“老耿，我这一脚，比起你们当家的那腿上功夫如何？”

呻吟了一声，耿桂又痛苦异常的抽搐了一下，他竭力提着一口气，孱弱的道：“你……你是谁？到……到底……是谁？”

笑笑，燕铁衣回身大步出门，抛下的三个字却有如金铁铿锵：“燕铁衣。”

大大的一震之后，耿桂蓦然几乎捶地、嚎啕痛哭：“都是你们不信我的话……不听我的劝啊……老天……”

燕铁衣是从前面院落中飞越刺网，飘至屋顶上的，对他来说，屋顶面的“鱼鳞瓦”并不难揭，穿过瓦面下的“承尘”更容易，现在，他已经轻轻割裂了一块“承尘”的木质嵌板，移开一缝，下面大厅的景色赫然入眼，清晰明确。

大厅里的情形，令燕铁衣觉得既好笑又轻松 并不比他想像中那样的险恶尖锐，反之，居然柔和得带着那么一种绮丽风光。

冷凝绮正在和刘大川谈笑风生，一个是低颦细语，嗔嘻作态；一个是眉飞色舞，指手画脚；两人距离很近，冷凝绮似是有意展示她天赋的本钱，她微仰着那张美艳妖冶的面庞，轻比着纤纤玉骨似的兰花指，更不时扭动着她水蛇般的腰肢，挺高胸脯，摆动丰满的臀部，吹气清芳，檀口传香，刘大川的模样业已到了垂涎欲滴，色授魂与的辰光了。

两人根本没有谈论正题，全是在扯些闲篇，风花雪月，鸳鸯蝴蝶，女的是眉目传情，巧笑倩兮，男的是色心越盛，不迷自迷 冷凝绮有意像这样拖延时间，以待燕铁衣回援联手，刘大川则不提正事正中下怀，他更盼望延宕下去待到他的手下们收拾掉那“小老公”之后回来报捷，他便可以或软或硬，人财两得了。

就像这样，双方各怀鬼胎，在持续着打情骂俏的局面，刘大川似乎已经认定可以达到目的了，他以为，冷凝绮这类的女人，压根就是不安于室，水性杨花的荡妇一型，手到擒来不敢说，至少，也不会耗费多大功夫。

或者，冷凝绮人尽可夫，生张熟魏俱可入幕，但是，刘大川没有想到的是 这却也要人家心甘情愿，自家乐意奉献才行，似他的这等情态，只怕是过份看俏些了。

唯一神情不安的就是魏角，他不停的来回走动，一下贴到门边倾听动静，一下焦灼惶恐的四处投视，有时抓耳搔腮，有时围厅绕转，总之，模样

忐忑忧虑之极。

在冷凝绮同刘大川突然扬起一阵笑声里，冷凝绮不知向刘大川低声说了一句什么话，刘大川回过头来，竖着一双倒八眉叱喝：“小蚤儿，你转来转去，发的是那门子失心疯？好好的人，也叫你这等浮躁猴急的样子给弄烦了，真是他妈的！”

魏角讪讪站向一边，涩涩的道：“是，三爷，弟子只是心里有点急躁，不知怎的老是忧心惶惶，不落实……”

刘大川哼了一声，道：“那是你闲得没事做的缘故，急什么，躁什么？天塌下来自有三爷我抗着，还犯得上你来害愁？说你庸人自扰，一点也不错！”

冷凝绮媚笑道：“是不是小蚤儿瞧着我不顺心呀？”

刘大川忙道：“笑话，他敢？我看着都这么顺心，他还敢不顺心！他有几个胆子？”

眼波如火，冷凝绮腻着声道：“三爷，我看，找点事叫他干干吧？”

哈哈大笑，刘大川目光一转，指了指那个仍然穴道未解，僵立赌台后面的“师傅”，道：“小蚤儿，我看你闲得发慌不是！台子后面的‘大葫芦’还定在那里，你去把他穴道解了，推拿推拿，这老小子手艺不错，别血气封久了弄瘫了他——”

魏角一言不发，走到台盘后头，仔细检视着那叫做“大葫芦”的“师傅”，只见他忽然伸手一拈，两指上拈起根细长的棕红色发丝，吸了口气，他喃喃的道：“头发？用头发制穴？”

刘大川也听到了，也望着冷凝绮，一伸大拇指：“小娘子，真有你的，想不到人生得娇美，功夫更是高人一等——”

冷凝绮笑着谦虚：“那儿话呀？三爷，比起你来，我这点玩意可是腐木萤光，不堪与皓月争辉了……”

于是，在刘大川得意张狂的笑声里，“小蚤儿”魏角却好似在和谁赌气一样，猛的一拍“大葫芦”背心，又飞快拍打他的胸胁等处，“大葫芦”蓦然呻吟出声，魏角已将他整个人抬起，“哗啦啦”的直摔在台面上！

呼一声，冷凝绮似是遭了惊吓，掩着小嘴惴惴的低呼：“天呀，他该不是要整死那个人吧？”

脸皮一紧，黑麻坑泛闪着油光，刘大川吼道：“小蚤儿，你干什么？轻一点不行？你是在和赌气，还是想吓着人家这位娘子？妈的！我看你又皮痒了？”

魏角没有哼声，他弯腰把“大葫芦”仰瘫过来，准备开始推拿活血，一边却抬起脸来，以怨毒的眼光盯向冷凝绮——他明白这是冷凝绮在施暗箭

但是，他那怨毒的眼光却在投向冷凝绮面庞上的一刹那，蓦地骇然颤抖，瞳孔扩张，就像白日见鬼一样发了直——

刘大川也察觉了这种情形，他连忙咽回冲到口边的叱骂，抬头回视

我的天，就在厅顶的“承尘”一角破口上，燕铁衣的面庞那样清楚的展现着，以一种柔和的微笑迎接他们的注视。

猛的跳了起来，刘大川手指着厅顶，气急败坏的大吼：“妈的，他妈的，这小子怎么会跑到那上面去？这是怎么回事，那些饭桶都是干什么吃的，人呢？他们那些人呢！都死净了么？”

一股寒气泛透全身，魏角忍不住机伶伶的打了个哆嗦，心往下沉，肌

肤上起了鸡皮疙瘩，连面孔也变成灰土土的了，他知道，他的判断业已不幸而中，完了，这一下完了

刘大川犹在暴跳如雷：“蠢材，饭桶，一帮子不中用的废物；几十上百条汉子，居然连这么点小事也办不了？只要伸个小指头就可以点倒点穿的一个免崽子，却竟让他跑掉？李顺、耿桂、锤名坤、赵定、赵亭，还有‘河西三友’，你们都在那里？还不快快给我滚进来拿人？真正一泡稀尿啊……”

魏角吸了口气，脸色阴晦绝望，一开口，先打了两个冷颤：“三……三爷，甭指望了，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他们只怕全已经躺下啦——”

刘大川形容凄怖狞恶忿怒的吼：“放屁，那些人又不是木头，就这么容易叫人放倒一地？这小子也没有恁大的道行，眨眨眼的辰光，他能收拾下如许多人？”

表情沮丧，魏角沉沉的道：“到了这等节骨眼下，三爷，你还不相信弟子的忠告？三爷，今晚我们业已碰上了煞星，恐怕……恐怕就要一败涂地，冰消瓦解……”

咆哮如雷，刘大川口沫四溅：“满口胡柴，小蚤儿，你全是在满口胡柴，你他妈的吓破胆了，莫非连头也吓昏了？简直是危言耸听，混帐透顶！”

突然银铃似的笑了，冷凝绮道：“三爷呀，说真格的，小蚤儿讲得一点也不错，你那些徒子徒孙，现在只怕全躺下啦，谁叫你存心不良，妄图害人亲夫，又想谋人妻子，夺人财物来着？这就叫现眼报，活该你时运不佳，霉字当头——”

大大的摇晃了一下，刘大川脸孔扭曲，形色猝厉有如恶鬼，他目露凶光，脸上的麻点颗颗，阴阴泛红，颤巍巍的指着冷凝绮，他嘶哑的吼叫：“你你你……你这臭婊子，你他妈的果真说变就变？好毒的心肠……”

冷凄凄的一笑，冷凝绮阴沉的道：“别他娘在那里自作多情，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副熊样？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还当你是潘安再世？呸，便天下的男人全死光了，姑奶奶也不会看上你；我心肠狠毒？大麻子，你却犹要狠上十分；人财两得，还想杀人亲夫，说说看，你还是个人种不是？你还算有颗人心没有？姑奶奶如果是婊子，你这孙头就是婊子养的——”

几乎一口气没喘上来，刘大川的一张面孔涨赤有如火炭，他狂吼道：“我宰了你这浪蹄子，骚淫货，竟敢耍弄你家三爷……”

冷凝绮尖峭的道：“你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麻子照镜——自找难看！”

刘大川猛一挫身，声如霹雳：“小贱妇，你死定了……”

于是，厅顶上，燕铁衣飘然而落，就落在刘大川的右侧五六步处。

“呼”声半转，刘大川狂暴的叱喝：“报名受死，免崽子！”

燕铁衣微微一笑，气定神闲的道：“别紧张，三爷，咱们谈谈再说。”

刘大川嗔目切齿的大吼：“谈个狗屁，老子同你这对奸夫淫妇拼了……”

轻啁一声，燕铁衣道：“这样做，你会后悔的，你的那些手下便是榜样。”

刘大川双掌当胸，粗暴的喊：“老子宰你权当宰只鸡，后悔个熊？我问你，你又把他们怎么了？”

燕铁衣淡淡的道：“如果有机会，你自己看看，前堂里外净躺着些人，还有满地的血。”

眼皮子急速跳动，刘大川愤恨至极的叫骂：“小兔崽子，小王八蛋，你

你，你通通杀了他们！”

摇摇头，燕铁衣道：“有的死了，有的还剩一口气，我是个慈悲人，所以，留着他们剩一口气的较多；这只是给他们一个教训，或者重了点，但却可使他们终生难忘——”

呆窒了一下，刘大川怒吼：“老子不信，你没那个本事！”

一边，冷凝绮冰寒的道：“让这麻皮试试。”

笑笑，燕铁衣道：“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怕只怕，一试之后就有人要悔恨不及了——”

刘大川激动又厉烈的道：“你们这一对狗男女唬得住别人，可唬不住我，看我一个一个拎下你们的脑袋来当球踢！”

第九十章 伏恶邪 满载而归

摆摆手，燕铁衣非常平静的道：“刘大川，你且稍安毋躁，听我说几句话……！”

刘大川气涌如山的吼叫：“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燕铁衣安详的道：“今后，你要深自反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切莫再兴起这条恶毒主意，我答应放你一马，然后，我们拿着我们该拿的赌金自行离去，两不相犯，你认为我的建议如何？”

怒极狂笑，刘大川沙哑的叫：“你是在做梦，浑小子，你配来教训我？指责我？你完全是夜郎自大，不知自己为何物，而你犹要‘放我一马’？我不分你的尸已算你烧了高香，你居然还大言不惭反过来‘放我一马’？我老实告诉你这一对狗男女，今天你们死走了，不杀你们我决不甘休——”

冷凝绮不屑的扬着眉儿道：“听听，人家刘三爷雄心还不小呢？自己老命只用一根蛛丝吊悬着了，却还在盘算如何去要人家的命，啧啧，新鲜。”

刘大川磨牙欲碎，面同滴血，一颗颗的麻点全在跳动：“贱人，我叫你说俏皮话，我会用你的头发来缝合你这张利嘴——等着看！”

缓缓的，燕铁衣道：“如何？你答应不答应？”

大吼一声，刘大川口沫飞散：“答应？答应你妈的头！”

退后一步，燕铁衣冷然道：“那么！你就上吧，刘大川，但我可以断言，你不是我的对手。”

刘大川“呸”了一声：“就凭你？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小蚤儿——”

表面上，他是回头招呼他的手下，但却在叱喝的那一瞬，猝然一腿暴飞，只闻风响，腿影不见！

燕铁衣猛仰头，刘大川身形旋回，“呼”“呼”“呼”三腿弹翻，快不可言，就宛如一股股劲风扫过，却根本看不清他双腿的形状及来势

不错，刘大川的腿上功夫，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名不虚传！

“呸”一声叱吼，刘大川四次连击落空，更是怒火攻心，他身形闪腾，双腿暴蹴狠踹，强悍凌厉，像是浪涌涛奔，声势惊人！

燕铁衣一直没有还手，躲让穿走，快逾流失——他要先把敌人的实力掂量清楚，路数观察明白，然后再施以痛击！

此刻，“小蚤儿”魏角业已跃至一张桌台上，全神贯注，目光阴鸷，一

付随时准备乘虚猝袭的架势！

冷凝绮当然也不闲着，她不看场中二人的精彩拚斗，单单注视着站在台面上的魏角，她早已打定主意，魏角不动，她也不动，只要魏角插手，她便绝不客气，来个半途横截！

燕铁衣在迅捷无匹的闪挪中，已经躲过了刘大川狂风暴雨似的七十多腿，他仍然未曾反击，因为，他知道对方的腿上功夫厉害，但他判定除了这项本事之外，刘大川必然尚有专以配合腿功的杀着未用。

现在，燕铁衣就等着逼出刘大川这手杀着。

蓦地身形横飞，刘大川的双脚直踹而来，燕铁衣往上一跃，刘大川猛然翻滚，两腿闪缩环舞，顿时腿影如桩，幻成轮状罩卷。

燕铁衣飞起的身形急速斜掠，就在这时，刘大川一腿电闪，直撞燕铁衣小腹部位，燕铁衣合掌反推，刘大川的另一只腿已兜头蹴至。

猝然斜仰面颊，刘大川的大腿便贴着燕铁衣耳边擦过，而不可思议的，他巨大的躯体骤然拳缩，双手飞翻，两溜寒光急射向燕铁衣胸口。

是了，就是这一手！

燕铁衣不再躲避，微微抛肩，“照日短剑”的冷芒眩映，“当郎”两响荡开了刘大川兜胸刺来的一寸“阔叶双刀”、“太阿剑”有如虹影掠空，“崩”声飞射，把刘大川“猴”的怪叫着逼了出去！

背后，缅甸刀的莹莹光华就在此际如强矢射到。

斜刺里，银轮倏闪，“当”的一记又把缅甸刀撞开。

微微一笑，燕铁衣道：“多谢！”

冷凝绮吃吃笑着，“百刃轮”旋流似千弧串月，在一片尖啸声中，凌厉泼辣的卷向了方才偷袭不成的“小蚤儿”魏角。

惊魂甫定的刘大川猛的吐气开声，双腿横飞，双刀划出漫天晶凝莹光，燕铁衣半步不进，“太阿剑”猝颤，一付扇形的光弧便漫布身前

拚命扭腰仰头，刘大川慌忙侧翻。

于是，“太阿剑”便仿佛一条又一条的流星曳尾，快狠无伦的急秘密集发出，刃锋割破空气，其声宛似鬼泣！

刘大川不禁心惊胆颤，他竭力躲避，一再腾挪，双刃挥舞招架，汗水透衣里，喘息嘘嘘，连神色都变了。

突然间，串射的流光滚动揉合，形成了一轮三差不齐的芒球晶弧，那样威力万钧的朝着刘大川罩了下去。

狂吼着，刘大川扑地滚旋，“阔叶双刀”四面飞舞，眼看着那圈刃轮芒弧就要罩落，斜刺里，冷电灿闪，“照日短剑”已搁架上他的后颈！

蓦然僵坐于地，刘大川微伸着脖子，动也不敢稍动，一张黑脸，业已泛上了灰！

燕铁衣轻轻的道：“三爷，早这么乖，不是要便宜得多？”

就在这一刹那中，刘大川猛一低头，他的右腿居然能从屁股下面倒弹飞蹴，燕铁衣冷冷一笑，左脚猝起猝落，“克察”一声，便踩断了刘大川的右脚踝骨！

“嗷啊！”

惨号一声，刘大川整个人痛得往上挺起，又重重的扑倒，手上双刀掷脱，嘴巴鼻子全啃进地面，燕铁衣的短剑仍然冰寒的架着他的后颈。

摇摇头，燕铁衣道：“真厉害，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刘大川，你又有

什么收获？”

刘大川的身体俯倒在那里，就像是一座肉山，他不停的痉挛着，抖动着，鼻涕口涎黏沾得一张面孔都变成花糊糊的了！

这时，冷凝绮也早已逼得魏角手忙脚乱，捉襟见肘，险状丛生。

魏角的轻身功夫极佳，加上他身材瘦小，所以有“小蚤儿”之称，但冷凝绮的提纵之术更为一绝，比他高明多多，两人这一较上，魏角的亏可就吃大了，魏角赖以制敌的轻功业已不如人家，其他的本事更是相差甚远，这个仗，他还到那里去赢？

缅甸刀挥舞中，满头冷汗的魏角步步后退，喘息如牛，身法手眼越见迟钝，而冷凝绮游闪腾挪，动作快逾闪电，左手“百刃轮”翻飞翔回，右手“鱼肠短剑”吞吐伸缩，神出鬼没，攻势之凌厉凶猛，已经完全将她的敌人压制住了

斗然，魏角暴挥十刀中，身形斜偏，冷凝绮把握时机，“百刃轮”弹闪，以轮上的倒刃绞扭敌刀，同时右手剑倏穿，魏角猛退，冷凝绮右臂下的黑网已“呼”的一声将他罩住，抛起来摔了个狗吃屎！

闷哼一声，魏角腰背挺起，还想挣扎，冷凝绮的“百刃轮”已“刮”的一记在他背肋处开了一条长长的血口子上

“唉唷！”

魏角长号出声，冷凝绮身形一转，“刮”声又是一道血槽开在魏角的另一边背肋上！

鲜血喷溅着，魏角挺起的腰背随塌，冷凝绮双瞳如火，“鱼肠短剑”急刺，已扎进了这位“小蚤儿”的尾椎骨！

“噢！噢……唔……”

魏角大口大口的吐气，业已痛得连叫都叫不成声了

一声不响，冷凝绮的“百刃轮”又已闪亮着扬起！

冷淡的，燕铁衣道：“算了。”

“百刃轮”一翻收回，冷凝绮回眸一笑：“怎么？不忍心了？”

燕铁衣平静的道：“给过教训就行，这是在将人‘凌迟’，超过‘教训’的限度了。”

放回家伙，冷凝绮笑道：“好吧，依你，夫是天，妻是地，郎是乾，妾是坤，那一层你不压着我？”

燕铁衣啼笑皆非的道：“你真叫人吃不消！”

耸耸肩，冷凝绮道：“有些艳福你都不会享，瞧瞧爬在你前面的这一位，想都想不到呢！”

燕铁衣摇头道：“你好有一比。”

含情脉脉的，冷凝绮道：“那一比？我的天？”

笑笑，燕铁衣道：“肚脐眼里冒烟 腰（妖）气！”

狠狠“啐”了一声，冷凝绮双颊飞红，连连跺脚：“死鬼，人家不来了，你竟然这样捉弄人家！”

燕铁衣开朗的一笑道：“别吵了，我们先解决正事要紧。”

说着，他低头向爬在前面的刘大川道：“三爷，我这一次不杀你，也只是给你一个警告，好叫你永生记得做人要把良心摆在中间，不可邪恶，不可贪婪，更不可过份狠毒，否则，下一次若遭遇到同样的情形，只怕你这颗人头就要挪挪地方了。”

哼唧着，刘大川痛恨的道：“你不杀老子……老子并不领情……待老子再找到你头上，要杀你的时候，你可别怨！老子不饶你的性命！”

燕铁衣道：“话止于此，如何选择，便全在你了，三爷，以后不论你再和我朝面也好，同别人遭遇也好，设若你这恶习依旧，我包管你死得比你预料的时辰要早！”

呻吟一声，刘大川咬牙道：“老子……不须你来替老子……算命……你只要……小心……你自己的脑袋……就行……老子一定要报仇……雪恨……活剥了……你！”

冷凝绮忍不住尖声道：“一剑通死这麻皮球去，留下他岂不是同留下个祸害一样？和这种下流无耻，卑鄙龌龊的猪狗，还有什么仁义可讲？”

淡淡一笑，燕铁衣道：“浪子回头金不换，同样的，恶人向善，本属难能可贵，我们总要给他一个省悟的机会，再说，本无深仇大恨，你又拿了人家的，不更该慈悲点么？”

哼了哼，冷凝绮道：“随你吧，我拗不过你，却看他能否向善？”

燕铁衣道：“去取回你的赌金，当然再加上赢的，台面下是人家的本钱，可别擅动！”

回头瞪了燕铁衣一眼，冷凝绮悻悻的走向那边收拾去了。

归剑入鞘，燕铁衣背着手站在一侧，刘大川吃力的挣扎着坐了起来，先望了望自己那只已经变得粗肿的断足，一边歪扯着脸咆哮：“妈的，好狠……兀那小子，有种的报个码头字号，我们后会有期！”

点点头，燕铁衣道：“我会的，三爷，江湖上讲究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可不是？”

喘息了一会，刘大川怨毒的道：“你如此毒辣的伤害我以及我的一干孩儿，这血海深仇，我永不会忘，不管你在天涯海角，只要我一息尚存，便要追你报复！”

燕铁衣笑道：“现在，你相信我有这个本事摆平你手下的那些酒囊饭袋了？”

猛一挫牙，刘大川的声音迸自齿缝：“妈的！”

片刻后，冷凝绮已经收拾妥当，她提着两只大皮口袋，显得十分辛苦的走了过来，把皮口袋沉重的摆下，她轻抚垂至额前的一绺秀发，道：“我们走吧？”

燕铁衣道：“全弄舒齐了？”

嫣然一笑，冷凝绮颌首道：“放心，一文不多取，也一文不少拿。”

燕铁衣伸手帮她自地下挽起了两只大皮口袋，乖乖，好重，压得他吸了口气，又叹了口气，两人相视一笑，走向厅门，在冷凝绮用短剑伸入门缝挑拨外面的铁栓时，坐在那里的刘大川已在愤急的大叫：“兀那小子，你不是说过你要告诉我你的码头旗盘及出身来历么？怎么，就这样缩头缩脑夹着尾巴走啦？妈的皮，你有种没种？”

“克拉”一声，门外的铁栓已被挑开，冷凝绮回头先狠瞪了刘大川一眼：“麻皮，你再瞎嚷嚷！姑奶奶就给你一飞刀穿死你！”

接着，她又向燕铁衣道：“走吧？老公！”

燕铁衣双肩各负一只大皮口袋，他挺了挺胸，回头一笑：“‘青龙社’魁首，人家叫我‘泉霸’燕铁衣！”

说完了话，他偕同冷凝绮出门而去，步履声逐渐由近而远，终于消失。

瞪直了眼，张大着嘴巴，刘大川像被人一棍敲呆了似的僵楞在那里，怔忡了好一会，等他神智恢复的时候，方才发觉冷汗一身，把里外衣衫都浸透了！……

回到才进集子里就先订下的那家简陋客栈，冷凝绮入房之后却并不歇，她立即开始了忙碌的整理收拾工作。将金银归纳分开，各装入几只木箱与皮口袋中，并且重重绑捆，弄得严严实密，结结实实，然后，她再把一厚叠银票塞入贴肉的内衫暗袋里，东西通通归理舒齐了，她才长长吐了口气，顺便掀窗探头，望了望天色。

靠在掩紧门扉边的燕铁衣，又是有趣，又是好笑的一直看着冷凝绮自个儿在忙活，直到这时，他才似笑非笑的以揶揄的语气道：“你可真有力啊！连口气却顾不得歇，一进门就搂着金银财宝不放手啦！”

白了燕铁衣一眼，冷凝绮抽出腋下的那条浅黄丝巾轻拭香汗，边佯嗔着：“还说呢？却是你害的，光看不动，累得人满身大汗。”

燕铁衣笑道：“银钱过手，最须谨慎小心，避嫌自检，我若帮你整理收拾，万一少了个一两半钱的，岂不认定我揩了你的油啦？”

吃吃一笑，冷凝绮抛了个媚眼过来；“得了吧，我的大当家，别在那里挖苦人了，眼前这点零碎，在你看来就和打发叫化子差不多，也会动上念头？再说，我的人都可以被你‘揩’去，何况是这些区区身外之物！”

燕铁衣双臂环抱胸前，淡淡的道：“别这么大方，其实，我也不会打你与财的念头，你也不可能让我打这个念头。”

冷凝绮道：“大当家，我可不只是说说玩的，对你，我真不在乎，只要我有的，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钱财你是满窖满仓，多得嫌累赘，但是，我保证你还没有经历过似我这样‘色艺’双全的女人，我就是我，任你权倾天下，威慑九州，也难找到像我这般完美的天然雕塑，怎么样？要不要试试？”

苦笑着，燕铁衣道：“屡蒙青睐有加，毋任感荷，只是道殊不同，感情心领了！”

冷凝绮认真的道：“大当家，我这样做，纯是一种奉献，一种报答，也是一种感恩的表示，因为我所有的，你全有了，甚至更多更好，所以，我能够奉献给你的，便只有我的身子，大当家，这个身子已不清白，但却可以给你满足同快乐，而且，我不要名份，不要代价，更不会拖累你，甚至以后你想都不要再想一下，对于我，却将留刻一段隽永又珍贵的回忆，我浪荡一生，声名狼藉，可是，我总算真正的将我自己奉献过一个值得我奉献的人！”

沉默了片刻，燕铁衣透了口气，道：“不可以。”

难过的垂下头，冷凝绮幽幽的道：“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也配不上你——”

燕铁衣温和的道：“不是这个问题，冷凝绮，只因为我们彼此之间还没有爱在滋生，若是将情感的发展及心意的表示连筑在肉欲上，就未免太过现实与丑陋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对这方面的也欠缺兴趣，冷凝绮，如果你一定认为必须报答我，往后好好做人，就是最好的方式了——”

恨恨的，冷凝绮道：“你真叫迂。”

燕铁衣平静的道：“这是我一贯为人的风格，否则，眼前的燕铁衣，就不会是现在人们口中所说的燕铁衣了。”

冷凝绮再试一次：“不会有人知道，只要你我永远不说！”

燕铁衣道：“君子慎独。”

无奈的笑笑，冷凝绮道：“好吧，郎君。”

燕铁衣一笑：“那是假戏，可别真做，你不知道，倘若再叫一声，我的心里都会紧一下。”

冷凝绮轻轻的道：“大当家，你真残忍，莫非连叫我过过乾瘾的机会都没有？就算是幻想，是憧憬，是做一场虚无缥缈的梦吧，你也让我暂时沉醉一下。”

燕铁衣摇头道：“别说得那样凄惨，没这么严重。”

美艳的面庞上浮现着一抹深沉的悒郁，双瞳中也是那么一片朦胧的烟雾，冷凝绮的模样就像浸润在一杯醇酒里——苦涩，甜美，刹那时的兴奋同无限的虚空，但韵味却长：“当在那家赌场里，你说我是你妻子的时候，我全身冰冷，又有一股涨溢鼓炸的感觉，像血液都在奔腾沸烫了……这种滋味是由太多的兴奋与太多的欢愉所形成，那短暂的须臾里，我觉得真是你的妻子，忽然间，我对你好熟悉，好亲切，又好甜蜜，若是我们相聚在一起已有千百年，好像我们真是连心连体一样……理智告诉我这是假的，但我却拚命否认，想抓住那一刹那的激动同欢悦，把我自己埋葬其中，永远也别再面对现实，只是，我没办到，因为现实逼着我觉醒，那么快就觉醒了！”

燕铁衣凝视着她，没出声。

忽然摔摔头，冷凝绮勉强笑道：“很傻，也很痴，是吗？”

燕铁衣叹了口气，道：“叫我怎么说？”

咬咬下唇，冷凝绮毅然道：“大当家，我们走吧！”

燕铁衣讶异的道：“深宵赶路？何必这么急？稍稍憩歇一会，天就亮了，白天上道不好么？”

冷凝绮悄细的道：“不是离开这里，我还得再办一件事，到集子后面的那座破城隍庙去一趟。他们每次经过‘马家集’都住在那儿。”

立时憬悟了冷凝绮所指的是什么，燕铁衣神情冷肃的道：“冷凝绮，必须要去劫夺‘致远镖局’的这趟暗镖么？”

点点头，冷凝绮坚的道：“必须。”

燕铁衣不以为然的道：“我们教训过别人不要贪婪，同样的，我们自己更须谨记不可贪婪，冷凝绮，你的收获已经不少，‘刀勾会’那一票弄了一千五百两金子，刘大川的场合里必定也贏取了金银总数甚丰？”

冷凝绮道：“赢了黄金大小锭子一千一百两，银踝数百两，银票数额四千多两。”

燕铁衣正色道：“这已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冷凝绮，为什么还不够？”

笑笑，冷凝绮平静的道：“将来的日子，便全指望这几次的收获来维持了，以后，只怕我再也没有办法靠此种方式赚钱啦，所以，不得不乘着机会尽量多弄几文！”

燕铁衣道：“就以这两次的所得来说，已足够维持你一生的生活了。”

神色忽而有些凄暗，冷凝绮却迅速以一抹微笑来掩饰：“话不是这样讲，大当家，得要看将来要过的是却一种生活才行，就以我现在手中这点存底而言，粗茶淡饭，布衣茅舍的日子勉强能以维持，但稍微过得丰足些就不够了，老实说，我不是能够适应过苦日子的人，今后不敢奢言享受，可是，总也得叫我多少宽裕点吧？我不能不为往后打算，所以，‘致远镖局’的这

一票买卖，便非干不可！”

僵寂了一会，燕铁衣道：“不再考虑？”

冷凝绮平静但却不可动摇的道：“无须考虑了。”

燕铁衣低喟一声，道：“那么，你独自前去，我恕不奉陪。”

睁大了眼，冷凝绮道：“你不怕我跑掉？”

燕铁衣道：“你不会跑掉，因为这些财物要留在此地，而且，我相信你的诺言。”

“扑嗤”一笑，冷凝绮道：“原来你是有恃无恐呀！”

燕铁衣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挑挑眉儿，冷凝绮无奈的道：“就这么办吧！你在房里等我，我得了手马上就赶回来。”

燕铁衣低沉的道：“冷凝绮，像‘致远’这样的小镖局子，人少底薄，并不富厚，你去劫财，千万记得不要伤人，否则，就是过份了。”

冷凝绮悻悻的道：“奇怪，好像这家镖局子是你的外甥开的一样，你就这么个体恤照应法？口口声声全是帮着他们说话？”

坐到一张竹椅上，燕铁衣笑笑，没有再说什么！

于是，冷凝绮略一抄扎，又将身上的家伙检视了一遍，向燕铁衣眨眨眼，身形宛如一抹轻烟般掀窗飘出。

第九十一章 城隍庙 黄雀在后

隔着“马家集”里许地不到，与镇边只有一条小河挡着，就在小河边的那道矮冈子下，便是那座破破烂烂的“城隍庙”了。

几丛杂木点缀在庙的四周，夜深人静，野寂荒落，偶而传来几声枭斗兽吼，越发现得这附近一片凄凉，而那座“城隍庙”也就更加残破幽森了。

冷凝绮到达的时候，正巧碰上庙门里有一条高大的身影晃了出来，那是个满面于腮，微微有点驼背的中年人，他正提着裤子，睡眼惺忪的蹙向暗影深处。

显然，这人是想小解。

冷凝绮不知道银票是放在这几个镖师的那一个人身上，她打定主意，放倒一个搜一个，速战速决，不让对方有求告或联手的机会。

于是，那位大个子仁兄的这泡尿，一半时可就解不出了。

夜色很沉暗，无月无光，只有空中的几点星辰眨闪。

冷凝绮悄无声息的往那人背后掩进，有如螳螂捕蝉，那大个子懵然不觉，正褪下裤子准备完成公事好再回去睡觉。

那面形成一幅翼状三角形的黑网，就好像一片黑云似的“呼”的一声罩住了弓着背正在准备小解的大个子，那大个子突遭袭击，本能的猛力挣扎，然而，他才只扭动撑拒了一下，冷凝绮的纤纤玉指已戮上了此人的“软麻穴”，大个子闷哼一声，瘫倒于地，一柄细窄的剑锋已指住了他的咽喉。

低沉但却冷峭的，冷凝绮微俯着身道：“不准出声，不准反抗，否则，我要你的命。”

声音是那样的冷酷稳定，那大个子知道，对方并不是在吓唬他。

抖索了一下，大个子惊窒的问：“你要什么？恐怕……认错人了吧？”

冷凝绮冰寒的道：“你们这趟保的盐银银票，摆在谁身上？”

震骇的瞪着那在暗影中执剑相逼的窈窕身形，大个子这才醒悟到对方乃是来劫镖的！他不由打了个冷颤，期期艾艾的说不出话来。

尖锐又冷硬的剑端轻轻向咽喉压顶了一点，冷凝绮更为狠厉的道：“你说不说话？我老实告诉你，‘致远镖局’每个月固定的这趟生意，我已钉缀得够久了，我知道你们出发的时期，歇夜的处所，也知道你们每一次都是四个人护镖，更了解你们的武功深浅，对你们，我很有数，你告诉我银票在谁身上，替我减少麻烦，也等于为你的伙计们消弥的一场灾难，要不，我宰了你，再进去把他们收拾掉，一样能达到目的……”

顿了顿，她又幽冷的道：“而一旦到了那等节骨眼，只怕你们镖银不保之外，连性命也都赔上了！”

大个子透了口气，脸孔在黑暗中痛苦的扭扯，他艰辛的道：“这……这位姑娘……我们……是‘致远镖局’的镖师……姑娘，大家都是江湖同道，吃的也全是碗场面饮……何必撕破脸逼人于绝？你有什么困难，不妨说出来，只要在我们能力之内，都好商量……”

冷凝绮低叱道：“住口，那一个在和你拉交情，盘渊源？废话少说，回答我的问题！”

身子痉挛似的抖搐了几次，大个子吃力的道：“姑娘……我们……只是家不上台盘的小镖局……因陋就简……凑合了几个苦哈哈混饭吃……既无身家，亦无恒产，底子单薄得紧……连局子的房屋都是向人租赁来的……平素承蒙各方朋友赏脸照应，方才勉强撑起这么一点小小支架……若是你这次劫了镖银，我们五、六年来辛苦奠下的这点基础，就要冰消瓦解……你忍得下心？”

“呸”了一声，冷凝绮冷森的道：“忍不下心我还会来干这一行？你不要再哭穷叫苦，妄想博取我的同情，我一向出马之下，例不空回，今天就算拿不到银子，也要带几颗人头回去。”

大个子又是愤怒，又是惊悸的道：“你就算行行好，发发慈悲吧！姑娘，我们担当不起这个损失……如果一定要下手，也罢，我们也只好连性命一起给你！”

粉脸顿时变青，冷凝绮语声僵硬：“狗才，你当你家姑奶奶下不了这个手？”

大个子咬紧牙关，窒着气道：“杀吧……我们宁肯舍上性命，也不能失去镖银……我们不能对不起惨澹经营‘致远镖局’的杨总镖头，不能辜负兄弟伙的期望，更不能亏负自己的良心！”

“打！”

一声低叱，来自庙门的方向，蓝光三溜，疾取冷凝绮背后。

头都不回，冷凝绮右手倒甩闪挥，冷电飞旋中，三枚“小梭钉”“当”“当”“当”激抛分坠，顿时，三条人影已自庙里飞扑出来，站在三角点中，将她圈在中间。

三个人，都是一身劲装，年纪也全在三十余岁上下，每张面孔上俱皆流露着相似的忠耿敦厚之色，他们是武林中人的穿章打扮，显然本事也还不弱，但却在粗犷激昂里，另有一种特别的真挚坦率的韵味，一看之下，即知

他们都是正派的后起之秀。

冷凝绮轻藐的目光回顾，微昂着脸，冷冰冰的道：“很好，自己送上门来，正免得姑奶奶多费一番手脚！”

三个年青人互视一眼，其中那个宽额狮鼻的青年人满面堆笑，十分有礼的拱拱手道：“这位姑娘，其中想必是有什么误会，在下范景梅，姑娘右边的一位叫陈勉，左边的一位是简杰，地下躺着叫唐富才，我们都是‘致远镖局’的镖头，俱属总镖头杨保义麾下，只因护镖前往杭城，一则为了避人耳目，二则为了节省几文盘缠，方才留宿于此郊外破庙之内，我们在此过夜已有多次，不知是不是犯了姑娘什么忌讳，或者那里开罪了姑娘？尚请……”

冷凝绮打断了对方的话，尖削的道：“银票拿来，放你们生出，其余的废话一概免谈！”

呆了呆，那范景梅依然陪着笑道：“原来姑娘是有了困难，不知确实数目是多少？尚请示下，在下等也好斟酌为力，四海之内尽是朋友，我们虽然并不富有，但好歹也能帮姑娘一个小忙。”

冷森的一笑，冷凝绮道：“我要的是你们身上暗保的那笔银票，不是向你们要小钱，怎么？你们以为姑奶奶我是讨饭的吗？就这么好打发？”

范景梅也不禁脸上变色，但他仍然强忍着心中怒气，委曲求全的道：“姑娘，武林有道义，行行有传规，你就算伸手打劫，也总得讲点情面，论论根由，何况我们小门小户，实在承受不起这样巨大的损失，你再狠，也该给我们留步活命的余地，那有像这样强横霸道的？”

双瞳深处光芒闪映如火，冷凝绮蓦的飞跃六丈，尖叱道：“浑小子，姑奶奶的家伙就是情面和根由！”

她口中叫着，却一连十几个筋斗曳落，寒芒冷电，骤雨般掠来，七十七剑暴刺范景梅。

范景梅骇然奔避，手腕翻挥，一柄“三尖两刃刀”业已拨出，但是，他也仅有机会拨出兵刃而已，冷凝绮的左臂暴起，“罗刹网”兜头飞卷，将范景梅一个筋斗扯翻于地。

后面，那眉浓如墨的简杰手舞三节棍，“哗啦啦”猛劈过来，冷凝绮身形猝移半步猛力抖抛左臂，于是，范景梅怪叫一声，滚翻出去，与简杰撞跌成一堆！

使着一对尖锐“峨嵋刺”的陈勉，大吼如雷，连扑连进，双刺伸缩颤闪，拚命攻击敌人，而冷凝绮却翻飞游回，耍孩子似的做了十一次范围极狭，但动作快速无比的闪移，猝然侧倒猛起，双腿扬弹，“蓬”“蓬”两响，将陈勉踢得抛起三尺，打着翻滚重重摔出。

冷凝绮从出手对付这三个青年人，由始而终，只不过是瞬息之间的事，一气呵成，乾净俐落，功力之精湛老辣，确是不同凡响！

怒吼着，范景梅已从地下挣扎爬起，他双手握刀，不要命的冲向冷凝绮而来。

煞气顿时盈聚眉眼，冷凝绮猝然贴地横飞，范景梅一刀棚空，冷凝绮的右足尖已“腾”的一声将他踹了个大马爬，寒芒闪处，“鱼肠短剑”直指范景梅腰肋。

就在这一刹那间，斜刺里，若鹰隼，似惊鸿，快得无可言喻，一条黑影暴射而至，那人手中一根三尺来长的青竹竿，轻抖倏闪，“当”的一声已

点开了冷凝绮刺向范景梅腰肋间的剑锋。

大吃一惊之下，冷凝绮急退五步，她怒视来人，口中尖叫：“是那一个卑鄙龌龊的大胆畜生，竟然抽冷子暗算姑奶奶？”

来人黑巾蒙头蒙面，外罩一袭肥大灰袍，却半声不响，身形倏旋，青竹竿在一片狂风劲气中宛如怒浪惊涛也似汹涌卷上，冷凝绮咬牙切齿，剑轮齐飞，做着凌厉又密集的反攻，双方甫一接触，在一片猛烈与翻荡的强力撞击里，冷凝绮的丰臀上已挨了一记，打得她一个踉跄几乎跌倒！

气极尖叱，冷凝绮双目光芒有如火焰隐射，她倏左倏右，忽上忽下，剑穿飞轮旋舞，黑网交张卷罩，若同双翼，而那神秘客却更是身手登峰造极，快狠准稳之处，无懈可击，完美得仿佛山岳压顶，浑然一体。

在这样间不容发却又招招关连着生死的狠拚中，冷凝绮突然弹跃而起，短剑一点骤刺，“百刃轮”斜串出团团光弧飞激，而左右双网又由下往上，包卷敌人

神秘客的身体也猝然拳缩成一团，青竹竿如同形成了一圈密麻麻的竿轮四散流射，竹影三差激转中，锐风尖啸，就像来自虚无，来自九幽，另一只短只尺许青竹竿已握在神秘客的手上，突然凝形闪击，冷凝绮的腰眼一麻，连连打了几个转子抢出，她猛一回头，恶狠狠的瞪了那人一眼，跺跺脚，飞掠而去。

于是，那神秘客冲着呆立于侧，目眩神迷的几个镖师低叱：“还不快走？”

声出人逸，等这几位镖师醒悟的俄顷，那神秘客早已鸿飞冥冥，踪迹不见了！

鼻青眼肿的范景梅急切之下，赶忙嘶哑的大喊：“壮士，恩公，慢走一步，请留名讳以便晚生等拜谢……”

简杰，陈勉，也齐齐拉开嗓门大叫：“英雄留步，英雄慢走，英雄救了我们，总要叫我们知道英雄是谁啊……”

然而，黑夜深沉，晚风如泣，那里还有那神秘客的半点影子？

客栈里，冷凝绮神色败坏，怒火如炽，像一头疯狂的雌虎般冲进房来，正坐在竹椅上沉思着什么似的燕铁衣好像吃了一惊，悚然站起来，他望着冷凝绮愤怒激动的面容，有些愕然道：“回来了？怎么这样快法？得手了么？我看你气色像是不对！”

一下子站定在燕铁衣的面前，冷凝绮像要吃人似的瞪着燕铁衣，她双目红光隐隐，把燕铁衣从上看到下，又从下看到上。

似是颇为迷惘，燕铁衣怔忡的道：“你怎么了？这是干什么？好像不认识我似的！”

努力调匀了呼吸，冷凝绮憋着一口气，冷冷的道：“大当家，你来去这一趟，可真够快！”

呆了呆，燕铁衣瞠目道：“说什么？我来去了那一趟这么快？冷凝绮，你不是脑筋有了毛病吧？怎么就这一会儿，便语无伦次了？到底要说什么？我实在不懂你的意思。”

再度仔细打量了燕铁衣一会，冷凝绮却也在疑惑了。她看不出燕铁衣同她方才离去之前有什么两样的地方，面不红，气不喘，衣履整洁，既无汗渍，亦不沾尘沙，如果说，先前在“城隍庙”外坏她好事的那个神秘客就

是燕铁衣，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怎么会一点蛛丝马迹的征状也看不出来？

但是，如果不是燕铁衣，在周围地面上，有谁的功力会这么超绝，而出现的时刻又是这么凑巧？再说，那不速之客伸手拦阻的动机又是什么？

恨恨的一跺脚，她用力坐到床沿，却又痛得一咬牙站了起来。那地方被青竹竿打肿了。

燕铁衣一付不解的表情：“怎么了？冷凝绮，这是怎么回事嘛？”

冷凝绮怒冲冲的道：“今晚上遇见了鬼，一个恶鬼，死鬼，捉狭鬼！”

像是满头雾水，燕铁衣道：“你越说越叫我迷糊了，是不是碰上了什么阻碍？事情有了波折？”

冷凝绮气愤膺胸的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吊我胃口？”

叹了口气，燕铁衣摇头道：“我看你是真个遇上鬼了，我一直坐在这里等你‘满载而归’，半步未移，你出去前后的经过情形，我又怎会知道？我看到的，就是你离开前一张笑脸，回来后的这一张凶脸！”

冷凝绮沉默半晌，方才稍见缓和道：“你真没离开房间过？”

燕铁衣一本正经的道：“我骗你作什么？确实没离开过。”

咬咬下唇，冷凝绮悻悻的道：“今晚上我可是阴沟里翻了船，眼看着就要得手了，半截腰里却猛古丁杀出来一个程咬金，从头至尾，屁也不放一个，楞头楞脑冲着我干，偏偏那小子功力奇高，尤其动作之快令人匪夷所思，就这样，我的买卖砸了，还弄了个灰头土脸！”

燕铁衣惊异的道：“竟会有这种事？那不速之客是个什么样子，可看清楚了？”

哼了哼，冷凝绮道：“看清楚倒又好了，他用黑巾掩着头脸，只露出一双狗眼，外面穿着一件极不合身的灰色罩袍，连个肥瘦都分不出来……这个野种，本领却是好强。”

顿了顿，她注视燕铁衣的眼睛，缓缓的道：“那人的眼，好像和你的眼一样炯利有神，而且，他用的兵器是青竹竿——一长一短的两只青竹竿，若将竹竿换成剑，便是一长一短的两柄剑，他施展竹竿的招式，则是由剑变化来的，确实的说，他就是把竹竿当剑使！”

燕铁衣神色自若的笑道：“越说越像我了，但事实却不是我，这一点，相信你会分别清楚。”

冷凝绮烦恼的道：“我就是分别不出是不是你，如果是你，我和你拚命，看你还敢不敢再帮别人！”

耸耸肩，燕铁衣道：“算了，权当此事没有发生，好在你也并无损失，本来，打劫‘致远镖局’的事我就不赞成，幸亏有了这一场波折，否则，你得了手连我也跟着心不安！”

瞪着燕铁衣，冷凝绮寒着脸道：“大当家，那个人如果不是你，什么也不用再提，如果是你，可下不为例！”

燕铁衣忙道：“这个当然，我就算不帮着你，也不会去帮别人呀，再说，我讲过不干预你的行动的，我也并未忘记我的许诺……好了，歇会吧，天一亮我们还得上路。”

冷凝绮不再作声，却独自立在窗前发楞，像在思忖什么，又像仍在生着闷气。

顶着当空的烈日驰马出去了五十多里地，冷凝绮方才告诉燕铁衣，她

要去的目的地是“沈君山”。“沈君山”离着这儿有近百里远，策骑奔行，不快不慢，约得六七天的功夫，燕铁衣当然没有意见，他说过，这一月之内的时限是属于冷凝绮自己的，冷凝绮爱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他只能“附诸骥尾”而已，唯一的任务，就是监视着冷凝绮防她逃之夭夭罢了。

冷凝绮并没有告诉燕铁衣去“沈君山”干什么，燕铁衣也没有问，但他判断，免不了仍是做那无本买卖，在他的看法，冷凝绮简直是半疯狂了，她似乎要在这一个月仅存的光阴里，把天下所聚的金银财宝完全抢夺到自己手中！

燕铁衣多少有点纳闷 他不明白冷凝绮要下手劫掠，为什么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莫非附近地面上就没有值得她一顾的对象？但是，冷凝绮不说，他也不便追根究底的盘诘，眼下的辰光，仍是属于冷凝绮的，她只要不图脱逃，便享有行动上的自主同自由。

这些天来，燕铁衣不时对自己的这种做法感到好笑 他像是成为冷凝绮的扈从，保镖、兼伙伴了，而实际上却又完全相反，严格的说，他们之间甚至是对立的，只是，这样的对立情况十分微妙罢了。

一路上来，两个人都甚少开口说话，一则是天气太热，日头晒得慌，再则，彼此间也像是找不出什么话来说，气氛就有如现下的天候，火辣辣又闷燥燥的。

路前不远处有一块杂草蔓生的荒地，长着几株垂柳，柳条儿绿黄黄的，似是叫溽暑天气窒闷得无精打彩的低垂着，那儿，尚有一丝荫凉可乘。

燕铁衣抹了把汗，面庞红红的道：“到前面路边的柳阴底下歇歇马吧？日头太毒了。”

点点头，冷凝绮无可无不可的道：“随你。”

他们两个人，却是三马，另有一匹马冷凝绮临时托店家代购的，专门用来驮运她“白手捞鱼”弄来的那批财物。

来到路边柳荫底下，燕铁衣同冷凝绮飘身落地，任由马儿在荒地上吃草徜徉，他们两个自自躲到荫凉的树下去，燕铁衣是男人，毫不犹豫敞开衣襟，用衣袖扇风驱热，冷凝绮却只有挺熬着的份了。

透了口气，燕铁衣道：“真热……”

哼了哼，冷凝绮道：“还是你们男人方便，这儿如果有一口水塘，我看你八成脱光衣裳跳下去了。”

燕铁衣笑道：“倒没有那等严重法，不过，能有点冷水浇浇脸，却未尝不佳。”

冷凝绮抿抿唇，正想说什么，来路上尘头大起，一串急骤的马蹄声闷雷似的往这边传来 看样子，还是一支骑队。

江湖上混久了，险恶环境处惯了，往往便会产生一种预感，使人能在某一样灾变或麻烦发生之前，就会先有了心理上的一股压窒，现在，燕铁衣突然觉得不大对劲，而冷凝绮的表情也有些微微的不自然了。

望向来路那一片滚荡的灰沙中，燕铁衣低沉的道：“我觉得，这支骑铁像是有点怪异，可能 与我们有点牵连。”

笑笑，冷凝绮僵硬的勾动了一下唇角：“他们赶路赶得很急，似乎在追踪什么……如果是追我们，那么，他们已经追上了，大当家，我和你有相同的感受，那些人好像冲着我们来的……”

就在两人的对话里，十五乘铁骑业已来至近处，马上人也似是查觉了

他们，于是，突然一声哨响响起，烟雾浮迷中马匹“唏聿聿”长嘶不绝，十五乘铁骑骤而纷纷仰立打旋，停止奔驰。

慢慢的，尘沙落净，十五匹坐骑上的十五张面孔，正朝对着他们，这些张面孔，乃是全由怨毒，痛恨，愤怒所组合成的，有的燕铁衣认识，有的，燕铁衣陌生。

“八环聚义”的朋友们。

燕铁衣认识的几个人，有“石虎”贺修、“玉虎”贺弘、“红绸飞云”花川、“七刀拢月”的七位好汉，他不认识的五个人，为首者是一位身材魁梧，方面大耳，双目炯亮如电的中年人物，两个满面病容，头手各处仍然包缠着白布的瘦小角色，此外，一个是脑袋平整有如斧削，寸发不生的黄脸独目大汉，另一个，圆脸小嘴，矮胖如缸，短手短足的看上去就宛似一团圆滚滚的肉球一样。

燕铁衣叹息一声，喃喃的道：“他们居然果真找上门来了。”

悄细的，冷凝绮却咬着牙在出声：“方面大耳的那个中年人就是‘八环聚义’的老大‘十字流星’梁不屈，头手还裹着旧伤的那两个则是‘八环聚义’的另一环‘沧江二奇’常舫、常帆……这两个小子当时在我手里伤得不轻，想不到也硬挺着赶来了。”

燕铁衣低沉的道：“仇恨的力量是很巨大的，一个人为了报仇雪恨，往往命都可以不顾，又何在乎身上这一点剑伤？剩下两个人，认不认得？”

凤目冷森的闪亮着，冷凝绮摇头道：“不认得，大概是他们请来助拳的帮手。”

那边，“八环聚义”的人已经下马，贺家兄弟同花川三个却增加了新的配备，每人腋下加撑着一只竹拐，三个人的行动都显得相当吃力。

双目锐利的“十字流星”梁不屈独自走前几步，他盯视着燕铁衣，声如洪钟：“阁下想就是‘青龙社’的大魁首‘梟霸’燕铁衣燕大当家了？”

燕铁衣点点头，笑道：“不敢当，我是燕铁衣。”

梁不屈的脸色是凛烈的，坚毅的，他的语声更是冷酷而稳定：“燕大当家，阁下同‘八环聚义’之间的，不论孰是孰非，从此一笔勾消，所有恩怨俱化无形，但是，我们的条件是请你交出冷凝绮！”

燕铁衣看了冷凝绮一眼，冷凝绮的表情倔强而生硬，可是，隐约的，却流露出那么一丝儿她竭力试图掩饰的期盼与祈求。

舐舐嘴唇，燕铁衣和悦的道：“梁老大，有关我出手拦下此事的内情始末，我已与你的几位拜弟说得很清楚，冷凝绮固然有错，但贺尧的错却更大，冷凝绮被人始乱终弃，愤而出此下策，手段激烈，但其情堪悯，贺尧的不该，业已自食其果，冷凝绮的过失，我也会给她应得的惩罚，不过，却非置之于死。”

梁不屈声音昂烈的道：“燕大当家，这是‘八环聚义’同冷凝绮之间的私怨，阁下领导北地绿林，麾下豪士成千成万，气吞河岳，肩抗半天，势雄威盛，英名喧赫，倘请爱惜羽毛，莫因此些许失着而有损清誉！”

燕铁衣道：“你太客气，太高抬我了，梁老大，私怨之间，仍须存其真理，有所公论，我们忝为江湖一脉，不平之事，该当作不平之鸣，若一味讲求渊源，昧于亲疏，谁还会出头来维持这一点几将不存的武林道义！”

神色倏寒，梁不屈厉声道：“如此说来，阁下是下定决心，一意孤行，非要偏袒此女不可了。”

燕铁衣平静的道：“我不是‘偏袒’，只是讲究是非，分判曲直而已。”

梁不屈愤怒的道：“阁下并非法曹民官，此亦非‘青龙社’山门内之家务，请问阁下凭何依据妄断此事？”

燕铁衣缓缓的道：“凭了一个人的良心、道义戚，凭为了维持江湖上的公正严明，也凭的是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同我燕铁衣手上的两柄利剑，梁老大，够不够？”

一边，冷凝绮激动得泪水盈眶，她咽噎着叫：“大当家……”

第九十二章 力维义 百善孝先

这时，那脑袋平齐，头顶皮骨略作腊黄色的扁脸人物蓦地大叫：“老梁，还和这一对狗男女罗嗦个鸟？下手做翻他们才是正经！”

“玉虎”贺弘也悲愤的叫着：“大哥，我们星夜趲赶，四处追寻刺探，好不容易才得到了他们在‘马家集’刘大川赌场里的行影踪迹，我们又辛辛苦苦的拦截住他们，莫非只是为了和他们讲道理来的？”

“红绸飞云”花川也强硬的道：“动手吧，大哥，任你说破了嘴，姓燕的也不会稍做让步，他早已安了心要袒护这贱人到底了，我们除了拚杀之外，没有第二条路走！”

圆滚滚肉球的怪人打了个哈欠，懒洋洋的道：“说真的，老梁，不管有没有这件事，我也早就想会会这位年轻有为的桌中之霸了，我倒要看看，他能‘霸’到个什么地步？”

燕铁衣忽然一笑，道：“这位朋友，你是？”

圆球似的脑袋歪了歪，那人道：“呵呵，燕瓢把子，我可没你那么大的名头，小名小姓的，怕你听不入耳啊，‘笠尖峰’‘盈月翁’曹笃就是我。”

在嘴里念了两遍，燕铁衣觉得仍然陌生，但是，旁边的冷凝绮却低促的道：“我知道，大当家，他是‘青岳派’的掌门人，曾在七个大城镇里开过教场！”

曹笃的耳尖，呵呵笑道：“惭愧惭愧，想不到以我这么一个没没无闻的马前卒子，犹能一入这位风云际会的大姑娘耳里，实是预料不及。”

指指那头顶平齐的人物，燕铁衣笑道：“你又是谁？”

那人暴烈的道：“武渔棹，南边七条官道上通行无阻的驴马队‘合’字旗旗首！”

冷凝绮轻悄的在傍补充：“此人性烈如火，暴躁得很，他号称‘顶天首’，头上功夫最是厉害，南边七条官道上的驼运行队，举凡插着黑底白‘合’字旗字号的，都是他手下。”

燕铁衣笑道：“原来是这么一号人物，我还以为他也是南七省的武林首脑呢！”

此刻，“十字流星”梁不屈冷烈的道：“燕大当家，你是非逼我们出手不可了——”

踏前一步，燕铁衣的形色突然变得酷厉无此，他冷森的道：“在上一次，我已当面警告过你的兄弟们，我饶恕他们的原因只是为了他们罪不至死，而且，我特别强调，那一次给他们活命的机会也是唯一的一次，我表示过，‘八

环聚义’的人如果要求找我寻仇，我等着，但务必三思，看情形，各位并没有三思而行，很好，现在你们来了，我在这里，要怎么办，悉随尊意！”

冷凝绮也迅速的道：“大当家，我先接，请你替我掠阵……”

燕铁衣冷冷的道：“你不用上场，我一个人完全接下。”

急了，又感动非常，冷凝绮忙道：“不，大当家，冤有头，债有主，他们是冲着我来，担子不能叫你一人挑！”

燕铁衣凛然道：“我是一帮之主，冷凝绮，你若插手进来，在对付这些人而言，就是我的耻辱，我要以长短双剑，试试这些人物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竟敢如此咄咄逼人！”

冷凝绮尚要开口，燕铁衣已低沉的道：“退下。”

怪笑一声，“盈月翁”曹笃道：“大瓢把子，你可真是狂得紧啊，一肩要挑起半片天？”

燕铁衣冷峭的道：“曹笃，别看你是‘青岳派’的掌门，比划起来，你连边都沾不上。”

脸上顿时挂不住了，曹笃涨红了面孔，愤怒的道：“你又算什么东西？大言不惭的狂夫，我这就来掂掂你的份量，看你凭了些什么在江湖上沽名钓誉，欺瞒天下！”

燕铁衣傲然道：“不要一人上，曹笃，何妨一起上？这样，你们挣扎的时间或许尚能稍长一点。”

“顶天首”武渔棹嗔目暴叱：“姓燕的王八羔子，你也不怕吹牛吹破了你的肚皮？简直嚣张得无知！”

燕铁衣狠辣的道：“用你的狗头来试试，武渔棹！”

抢先动手的人却不是武渔棹，也不是曹笃，竟是“十字流星”梁不屈！

只见半空中光华灿耀眩闪，一双尖锐的，蓝亮的凸脊十字星已飞划而至！

燕铁衣猝然偏侧，“太阿剑”流虹一道，用难以言喻的快速破空直指，剑刃指出，方才响起割裂空气的锐啸，梁不屈没想到对方的剑势如此之快，一击落空，暴折三步，而燕铁衣的“照日短剑”已挥出一蓬光雨，倏罩过去！

连连翻滚中，梁不屈双手十字流星飞舞，金铁密响连声里，他的一角衣衫业已“刮”的一声飘飘落下。

悄不哼声，“盈月翁”曹笃闪身扑到，动作如电，手上一柄“铁鹰爪”揉合着他的“红煞指”交互飞扬，伸缩弹移恍同石火一现，斗然间已封死了敌人的四方追路！

燕铁衣似乎根本也没打算追，他往后猛靠，“太阿剑”翻卷回绕，一片晶莹的匹练冷芒周身旋飞，立时硬生生将曹笃逼了出去。

大吼一声，武渔棹长身掠入，一对“金瓜锤”滚雷流石般呼轰压下，燕铁衣身形晃掠，剑似万星殒落，蓦地弹起漫天光点罩向对方。

武渔棹双锤挥舞，却招架不住，极其狼狈的连连倒退。

半空中，一团身影凌虚扑下，“铁鹰爪”翩掠如抓，毒蛇似的“红煞指”吞吐配合，尽是朝着致命的部位招呼。

于是，燕铁衣贴地旋转，长短两束光流，便倏然有如一个炸碎了的琉璃球，锐芒星点四散分射，曹笃双臂一振，拨身丈高，但是，当那闪眩的光华还在脚底，燕铁衣早已暴掠而至，短剑斜挥，在一溜冷电的弹射里，曹笃慌忙挥爪横截，然而，快到不可思议，“太阿剑”的锋刃幻映，曹笃的一双

短腿已经血淋淋的抛起！

十字星从下往上飞掠，燕铁衣身形猛沉，“太阿剑”有如骤雨喷洒，成流成条成线的寒芒罩落，梁不屈大叫着翻滚躲避，身上已连连见彩

应合着这时才响起的曹弩的哀号，武渔棹嗔目欲裂，“金爪锤”以雷霆万钧之势挥砸，团团点点，俱是分击燕铁衣双剑！

剑闪锤旋中，武渔棹大吼一声，抢进中宫，低头挺腰，猛然一头撞了过去。

燕铁衣身形微偏，武渔棹一头撞空，倒滑步，又是一头撞来。

动作就和业已成为过去的那样快，燕铁衣左手短剑突松，右手长剑猝击，“当”的一响犹才扬起，“照日短剑”已经在半弧一闪之下“扑”的一声穿入了武渔棹的后颈！

原先的劲道，加上剑透入颈的冲力，武渔棹闷噪半声，来势却骤然加快，燕铁衣猛的一个踉跄，他飞快伸手拨回了自己短剑，一股热乎乎的鲜血便随同武渔棹的尸体齐扬齐落！

梁不屈尖号着凌空而下，十字星纵横飞舞，芒影流眩，交叉腾回，燕铁衣冷然不响，长短双剑在弧光似电闪的出现中，一阵强劲一阵的迎击过去！

于是，梁不屈跳跃窜蹦，拚命招架，血点子却轮洒旋溅！

一道赤虹，就在这时直卷燕铁衣。

燕铁衣的“太阿剑”猛的倒圈成十个浩大中空的光球反弹，但见光圈闪耀，“刮”“刮”之声不绝，几段红绸，四散飞扬，他身形狂旋，短剑倏颤暴出，花川已经全身一挺，长嚎着仆倒——背上有七个伤口往外喷血！

贺弘的三节棍就在这时当头劈落，燕铁衣看也不看，短剑闪缩，“叮”的一声穿入三节棍的第一、二节相连的铜环眼里，行动迟钝的贺弘见状之下奋力拖棍，燕铁衣左臂飞抖，首节棍头猝然倒撞，骨骼的折断声和贺弘的惨叫一起传来，整个人已仰跌出五步之外

“狠毒啊——”

厉吼着，贺修丢掉腋下竹拐，挥动他的“霸王钢鞭”歪歪斜斜的撞冲扑击，燕铁衣却自他面前暴闪而过，当贺修的钢鞭才只落下一半，“照日短剑”已十一次穿进又拨出了贺修的四肢！

七柄朴刀从七个方向劈向燕铁衣，他双剑齐旋，精芒似流电蓬飞穿射，当七只人手紧握着他们的朴刀甩起空中之际，燕铁衣的“太阿剑”已闪指许开外的梁不屈！

混身皮开肉绽的梁不屈竭力拦截躲避，燕铁衣一个倒翻弹跃，双剑划起串联的弧，飞泻如雨，莹光紫芒眩目一片，正在往上凑近的“沧江二奇”，常舫，常帆兄弟二人，连挡都挡不及便双双滚倒，血肉模糊中辗转号叫，兄弟两人的四柄“虎头钩”全丢出了老远。

就像并没有倒跃出去一样，常家兄弟甫始倒地，“太阿剑”已似流星的曳尾般在一道弧线中射向梁不屈，梁不屈的一对十字星合拢硬接，光华却一绕急偏，梁不屈拚命侧身，再度挥动十字星迎截，他的一只左脚却在另一股寒电的闪映下骨碌碌翻了出去。

身子一踉，梁不屈“扑通”单膝跪下，一声痛呼未及出口，双手突震，“仓郎郎”连响，他的一对十字星业已滴溜溜斜坠落。

满地的残肢，满地的血迹，满地零落的兵刃。

呻吟凄凄惨得宛似能扯断人的肝肠。

脸上没有丝毫表情，燕铁衣的神气极度萧煞，他的双剑早已归鞘。注现着单膝跪地，血污满身的梁不屈，他道：“曹笃狂妄，斩去双腿，武渔棹凶邪，取其性命，花川为人阴鸷毒辣，亦不可留，其余的人，包括你在内，我再次网开一面，重惩而不杀，梁不屈，维护公理正义，便免不了要以暴止暴，就是这样了，如果你还想报复，‘楚角岭’上我燕铁衣随时候教，不过，你们设若再来，‘八环聚义’便将无一幸存，你记着，自己斟酌吧！”

语声冷凛刚厉，有若快刀，又似冰珠弹跳，梁不屈面孔痛苦的歪曲，双目突兀，牙齿已将下唇咬碎，血染颊唇。

燕铁衣转身大步离去，他向站在一边，满脸流露着关切惜爱又感激涕零之色的冷凝绮招呼一声，翻身上马，扬蹄奔行，冷凝绮更不怠慢，迅速策骑跟上，犹不忘着那匹牵驼着财物的马儿。

于是，这路边，这荒地上，情景更见凄凉惨布，那些颤抖悠长的呻吟，也都低沉黯哑得宛似一声声的叹息了……

“沈君山”是一座并不雄伟险峻，但却清奇灵秀的小山，山上山下，树林碧绿苍郁，峰角峦势相互将称，极得宁怡安详之趣，的确就像一位小巧玲珑又端庄秀丽的小妇人，韵味非常隽永。

山脚下，在一片碧翠山色掩映之中，露出一角红楼飞檐，颇具情趣，散发着一股特异的宁静气息，楼阁朱红，翠色清新，人没住在那里，业已觉得涤尘净器，胸中叠块尽皆消除，飘飘然有出世之感了。

小红楼有个不俗的名称——“揽翠楼”。

这是冷凝绮的家。

燕铁衣不知道，是冷凝绮居然还有一位高堂老母，两个犹在髫龄的弟弟。

在燕铁衣随着冷凝绮进入内室探视这位躺卧榻上的老太太的时候，他委实不敢相信，一位应该只有五十岁上下的妇人，竟然会这样的枯槁憔悴，看上去，至少此她实在的年纪苍老了十年以上。

老太太很慈祥，对燕铁衣表示着适当的礼貌与关注，但对冷凝绮，却完全是一个慈母对乖女的情感流露，深挚、怜爱、疼惜、又那样的纵容，母女俩亲热的谈笑了一会，老太太精神已不济，冷凝绮扶着母亲躺稳，静悄悄的陪着燕铁衣走出房来。

在二楼的凉阁上，冷凝绮将纱窗撑起，微风习习中，“沈君山”的山色尽映入阁，一片幽幽的碧翠，一股静静的安详，好雅致，好清爽。

她先请燕铁衣坐在一张上铺软席的大躺椅上，送上一条经过泉水浸冻过的面巾给燕铁衣净脸拭汗，然后，又亲自泡上一杯香茗，在角落的玉鼎中撒燃起一把乾碎的玉兰花粉，于是，整间凉阁，便轻香飘漾，更显得怡然出尘了。

自己拉了一张小圆锦凳坐在燕铁衣的对面，冷凝绮先没有说话，她注视着燕铁衣，但眸瞳中却有些凄苦与茫然。这时的冷凝绮，看上去竟是如此的淳朴挚真，如此的善良单纯，宛如她根本不是什么“血蒙妩媚”，她只是一个美丽却寻常的少女，一个多愁善感的大姑娘一样。

燕铁衣微微一笑，道：“你很懂得享受生活的情趣，也很会侍候人。”

冷凝绮温柔得几乎有些羞怯意味的道：“是吗？”

燕铁衣目光远眺山色，低沉的道：“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沉默了一会，冷凝绮轻轻的道：“刚才，你已见过家母，那是我的亲生母亲，今年她老人家才满四十八岁，可是却憔悴苍老得几如六十许人了……平素我若不在家，都是由一对雇用多年的老仆夫妇侍候。”

燕铁衣关怀的道：“老太太是不是有病？”

点点头，冷凝绮幽幽的道：“有病，那是一种罕见的怪病，也是纠缠了我母亲多年的痼疾，是属于肝脾类的毛病，每到发作痛苦不堪，不能吃，不能睡，两眼模糊，全身浮肿，连一张脸都变成腊黄的了，而且病人体内却又有如火烧炭炙，唇乾舌燥，但喝不了几口水……这病，很折磨人，在我试过好大夫之后，终于被一位名医诊断出了家母所患的病是一种难医治的肝热毒，这种病，无法断根，且极危险，唯一的消极治疗办法，就是在平时服用大量怯热导毒的药物，而这些药物又不是寻常的那几种，是那位大夫精心配治的几味药材，非常珍贵，价格极昂，每配全一次，都要跑上好些个地方才能办齐，花的钱当然也很可观……”

燕铁衣缄默着，目光却很柔和。

冷凝绮静静的接着道：“家母每隔三天，就要服用一次这种特别调配的汤药，老人家也全是靠了这种药物的支持方才能够苟延残喘下去，否则，只怕早就不堪设想了……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三岁，都还是小孩子，先父过世得早，因此，奉养家母，照顾弟弟的责任便自然由我承担，平时我出外作案，弄得的几个钱差不多都拿回来以供家用，主要是支付家母的医药所需，这一次碰上了你，我自知劫数难逃，所以才想在被你废去武功之前尽量积钻些底子，以供往后的开销……或许你认为我穷凶恶极，太过贪婪，但是，我有苦衷，我无可选择……你曾劝我嫁人，大当家，试想有谁会愿意背上这么一个负累？我不是没有憧憬，没有理想，而这些对我来说却都是奢求，我或许可以找到一个好归宿，但我不能不顾我母亲，不顾这个家，对我而言，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

燕铁衣依然沉默着。

苦涩的一笑，冷凝绮又道：“在你前些时要废去我武功的时候，我向你要求一个月的宽限，我说要完成一桩心愿，就是这个……多弄点钱回来应付以后的日子，如今，心愿已了。”

端起杯子来啜了口茶，茶色淡绿，清香扑鼻，燕铁衣缓缓的开了口：“你说的这些，全是事实？”

点点头，冷凝绮真挚的道：“千真万确，没有一个是假的，你若不信，可以去问家母，问我两个弟弟……就是我们回来时在门口玩耍的那两个孩子甚至可以去问那位大夫，他住在离此三十里外的‘枣镇’，小北门街，开设的是‘余仁堂’药铺，大夫名字叫何德宣……”

燕铁衣深深吁了口气，安详的道：“我曾说过，我并不希望伤害你，我一直在找藉口原谅，宽恕你，现在，我找到了，冷凝绮，你有孝心，就凭这一点，已是够赎取你的过失了！”

猛的睁大了眼，冷凝绮还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颤抖的问：“大当家……你，你是说……你是说……”

燕铁衣清晰又肯定的道：“我是说，因为你的克尽孝道，我决定免除对你的惩罚，不再废掉你的功力。”

一下子站了起来，冷凝绮激动得泪水盈眶，她双瞳中荡漾着莹莹波光，声音哽咽：“真的？大当家，你说的可是真的？”

燕铁衣学着冷凝绮先前说话的语调，使用着她用过的字词：“千真万确，没有一个是假的。”

“扑通”跪倒在燕铁衣膝前，冷凝绮再也忍不住泪流满面，她全身抖索着，感恩的热流融合了极度的喜悦，使她泣不成声：“大当家……谢谢你……大当家……你是我今生今世……所遇见的最好的人……是我最最敬爱的，亏负最多的人……大当家，大当家啊……在你面前，我是多渺小，多惭愧啊！”

轻轻扶她起来，燕铁衣正视着她，诚恳的道：“别这样说，只要你能永远记得这一次教训，体会我的一番用心，以后改邪归正，往正道上学做人，抛弃以往的恶习异行，一切从头来起，仍旧为时未晚，你的将来，幸福美满当可预期。”

一次又一次的点着头，冷凝绮几乎是用生命的声音在起誓：“相信我，大当家，相信我，我一定依照你的话去做……”

凝视着这张被莹澈的泪水洗涤得清秀绝伦又不带丝毫烟火气息的白净面庞，燕铁衣觉得冷凝绮就好像已经脱胎换骨了一样，眼中的她，这时是如此的灵逸，如此的纯真，又如此的皎洁不染，洋溢着 股新鲜的韵质，连双目中的光辉都净化了，于是，他知道，冷凝绮的确被他渡过邪恶，引向祥瑞至善之境了。

站起身来，燕铁衣温柔的道：“我走了 不要留我，这些日子来，你受了很多折磨，却也得到很多收获，人性的改变是不易的，尤其是由恶向善更为不易，你总算能够彻悟，我也学了些经验，至少，我明白了一个人的表里并非绝对一致的，再坏的人，往往也有他善良的一面，人的本质天性，大多都是由‘善’开源……”

冷凝绮面颊沾泪，依依不舍的道：“大当家，不能在这儿多住些时？你才刚到……”

笑笑，燕铁衣道：“不了，堂口里还有很多事等我回去料理，再不赶快，他们恐怕都会急了，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呢！令堂那里，请代我辞行，我不进去打扰了。”

知道不能强留，冷凝绮亲送燕铁衣下楼，在燕铁衣牵着马匹，由冷凝绮陪伴沿着这条幽寂的林荫小道走往大路的时候，冷凝绮忽然怯怯的道：“大当家，有件事，在我心里一直是个疑问，你能不能现在明白告诉我？”

燕铁衣笑道：“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事 在‘马家集’外的‘城隍庙’，当你打劫‘致远镖局’那几个镖师的时候，突然出现阻止你的那个不速之客是不是我？不错，是我。”

冷凝绮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俏丽的脸蛋上没有丝毫怒容，却浮起一抹浅浅的笑。

燕铁衣打趣的道：“不同我拚命——”

明媚的笑了，冷凝绮道：“当然不，但是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帮他们？”

燕铁衣安详的道：“这是一个很简单故事，‘致远镖局’总镖头杨保义，是个此我还要年轻上好几岁的小伙子，如今年纪只有二十七八，他是个从贫苦艰困中起家，肯上进，肯奋斗，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好青年，赋性忠诚坦率，急公好义，做事非常光明磊落，人又厚道，我十分看得起他，七年前，当他尚未开创‘致远镖局’的时候，在济南府因为打抱不平而开罪了当地的一帮恶霸，几乎叫那帮恶霸杀害，是我碰上了替他解围，自此以后，

他以益友视我，却执弟子之礼，每年来岭上探视问安，并报近况，但他却骨节硬朗，不求依赖，只靠自己苦干，我几次要在财力物力上支助他，他都不肯接受，甚至从不向人提起和我有这层渊源，以免授人趋炎附势之讥，而直到现在皆是如此……他创办了‘致远镖局’，却依然并不富裕，轻财好义，整天仍在生活上挣扎，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点基业，倘若叫你给毁了，我何忍心……”

冷凝绮感动的道：“你是对的，大当家，如果没有你的阻止，我恐怕就后悔不及了！”

燕铁衣上了马，俯脸笑道：“但是，为了对我未履约诺言致歉，为了补偿你那一次的损失，我已在凉阁上我生过的那张椅子席垫下放了一张纹银一万两的银票，请你笑纳，就算我对令堂的一点心意吧……告辞了，后会有期。”

感动得再度泪水盈眶，冷凝绮期盼的，依恋又伤感的哽塞着问：“大当家，你什么时候再来？你一定要来看我啊！”

策骑奔出，燕铁衣回头挥手：“我会来探望你的，善自珍摄了。”

路，从前面蜿蜒伸展到平原的尽头，到天边，一人一骑也便逐渐消失在路途里，冷凝绮孤单伫立，泪眼模糊，流到唇角的泪水，她已尝不出到底是苦的抑是甜的了。

*****全集完*****

